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ZC01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1.3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三七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指掌三十卷卷前二卷

前事一卷後事一卷(二)

〔清〕儲欣　蔣景祁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天藜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提要

宜興　儲　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黃安張希良師石參閱

僖公中

(癸酉)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是年冬陳宣公杵臼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敖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于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指月)宜就弔黃中大發憐黃之意憐黃使該得罪伯故說透黃之不幸而得正息義俱自了了小國賢君於桑義上見他賢處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戌)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陳穆公款元年

春狄侵衞

胡傳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
黄而救兵不起是忽於舊書其業怠矣然後狄入衛迫
侗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
杞而不忌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
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
直書於策其義則游聖門者然誠于言意之表矣故曰仲
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

旨定 然後二字宜玩至誠無息
句極重聖人貴王賤伯全在此
合救救徐至誠無息句總起　合遂會救鄭桓公怠荒
俱啓患　合邢丘啓患委權伯益戒舜無怠無荒周公
戒成立政立事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見侵衛傳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

兵車之會二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附左 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
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
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
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是年冬蔡穆公肸卒

春諸侯城緣陵

胡傳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
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
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
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
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役凡亦書諸侯而不序
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

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
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王去其
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
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
邢之師而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
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緣陵

指月 只當以城邢照斷不當以楚丘相紐玩傳則其事專
矣句何見罪桓之專只見啓土立都其事甚重杞未及請
救而存之亦可而一旦遷之便是專輒意舊指不稟命是
楚丘之專非此專矣傳一則曰專二則曰尤專在已滅未
滅上辨已滅故須稟命而封未滅則自不消得也亦非謂
奏報可及意○京少曰未假雖只紐城邢楚丘發貴王賤
伯議論然緣陵在此二者之間豈得全無干涉舊云桓三
城而合義者一此伯之所以可賤也則知貴王賤伯自是
本題歸宿處姚現聞先生謂賤伯在楚丘
文中輕輕映帶一二語爲妙殊未融徹

○緣陵　厭愁 貶恤患之專明義以正待人　恕恤患之怯原心以恕待人

○緣陵　黃父 俱以正待人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胡傳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
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
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
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訊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因
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
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
而遂以季姬歸之爾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
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鄫穀作繒後同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胡傳 沙鹿晉地也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
其事應而事應俱存此春秋異物之反常爲異使人
恐懼脩省之意
也其垂戒明矣

秋侵鄭 見上侵衛傳

冬蔡侯肸卒

附左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仇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背音佩　傅音附

丙子 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即諸夏故也 指月 暴橫憑陵全在遠字上寇偪患近則當急救形親勢便則又易救二意亦當重發。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兵車之會三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胡傳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旣盟於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狃於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指月 以楚罪起轉下三段就各段中模寫他怠處而以至誠無息大發于後三書法亦是紀寔而義自見宜總收三段一步緊一步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然使桓能嚴明號令則怠可奮也而復次焉書次於匡見伯主號

帥公作率後同

令之不嚴矣然苟能親帥諸軍以赴徐猶諒其志義之美而又大夫帥師諸侯不行焉可見桓德益衰而安攘之志怠矣然則諸侯之不協亦寬桓之志而不協也號令之不嚴亦因志之怠而不嚴也故後面始勤而終怠只承末段怠字怠即就今日事迹上說不可扯前日行荒業怠等語味欲有國者云云有以桓垂戒意

敖救徐

指月 救亦有命將者但諸侯皆在而命將便是苟且塞責初無必欲成功之意矣志字重看志衰即是德衰曰益衰者從侵陳傳桓德於是乎衰矣句來蓋侵陳以後尚有救許等事至此則不復能矣

敖救徐　楚子圍宋 書曰無怠無荒春秋謹始卒 易曰作事謀始春秋端本

敖救徐　邢丘 志怠于終大夫帥師諸侯不行 政失之始重煩諸侯大夫聽命

敖救徐　札聘 誠俱有中庸語要知桓是當時第一 中佀者札是當時第一賢者故聖人

責掌俱大

合九國救鄭一怠一勤諸侯不行而大夫帥師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 合四國侵鄭上至誠無息中庸下作事謀始易 又有牡丘溴梁題敦誠謹禮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 旨定 責桓失恤患之道意在徐而伐厲回視[illegible]門之役何如不伐楚而伐厲回視陘亭之役何如思意借救救傳始勤終怠作稍有根據

八月螽 螽公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胡傳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夫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

晉大夫也夫子至于士皆有廟夫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指月 天應之也謂此乃天變必人事有以感之雖本展氏有隱慝句卻要會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句開閉說廟制一段不用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全張氏 見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 指月 見城濮傳全在諸大夫不能救止見楚之橫以城濮問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予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

涉河二句占辭 本謂晉侯車敗而秦穆不解去 音驅塗 音誰辭 內卦貞 與為風 秦象外 外悔艮 為山晉 象 三敗晉 車三壞 也孫音遜 氣役憤 于外血 脈必周 身而作 僨動也 外有強

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晢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二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大子圉為

彩內實 乾為 列位也 還音旋 輅五嫁 反首 亂髮下 形毀壞 披服 止草舍 縶康公 名弘其 兄弟也 令行間 服遣人 之服喪 秦伯迎 姓瑕呂 名飴甥 字子金 郎呂甥 也飴音

償貳代 也圉惠 太子懷 公名圉 田分公 田之稅 給所當 之眾征 賦也繕 治也 于謂圉 州二千 五百家 使州長 各繕甲 兵 刲音 盍音奎 血也 音償 如字又 上聲 首常 音脫

質于秦秦歸
河東而妻之。

胡傳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王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盍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戰韓獲

旨定 上以罪晉爲主。免秦。正。以罪。晉收書及而不書伐書獲而不書歸。下以重君爲主。輕師。正以重君。收書獲晉侯而不書師敗績。
曲直輕重作眼。

敗惚及 絕句又 及字或 逭下 蛾音蟻 又卯字

戰韓

指月 只書及不書伐一書法。玩怨秦伯何則秦之來伐亦不無罪但以晉較則晉罪爲甚而秦可免耳夫伐人國執人君而猶怨之則其罪晉何如哉只重背施二字幸災貪愛怒鄰皆背施中事各處書及重志戰此獨重致兵上。
戰獲合執鄭伯書伐俱重君 合鄢陵收各以不書師
收起各倒責晉曲直盛衰策遇蠱策遇夜 合戰邲不書師敗重君獨書林父重將

丁丑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鷁發作鶂

吾不敢逆
君故也。

公羊 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胡傳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驟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删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日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

亢尊也

孟之執文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指月 重垂戒後世上。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邛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伯業愈怠矣。
此意提過主滅項傳僖公在會作案成文。

左傳 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是年冬齊桓公小白卒齊亂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 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見荊聘徐越伐吳二傳

兵車之會四

夏滅項

胡傳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在君則當諱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旨定 辨明季孫之惡倒書法上作抑臣止所以尊君全在擅權為惡上發不為朋黨比周須從聖人意成文不專著季孫斷罪

合 公在楚 上不為朋黨下豈有朋附俱重書法上發

合 滅邢君臣親疎俱以滅譚照起

合 取汶陽尊君尊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公 公下有會字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雍人名巫即易牙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齊孝公昭元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甗齊地言彥獻三音

秋救齊

胡傳 伐齊之喪奪少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秋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淺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旨定 伐喪全為奪長故傳意重奪長上總是罪宋緊要在大義二字不然襄受桓囑未必不以此厚桓也書法雖多只是其責詳耳不必兜纏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胡傳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援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返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德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旨定 全要縮在救齊上與辰陵子楚討陳之意同作文須有斟酌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執嬰齊

〔旨定〕二邊俱從執上體貼發揮責滕邊不事齊宋串說傳云不尊事大國只論以小事大之常體不必以慢伯生議論責宋邊只不歸于京師一意

○執滕　遂圍許　慢伯。慢王。滕介齊宋之間旣不事齊又不事宋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旣不會踐土又不會河陽

執滕　執仲幾　稱人　稱地　皆罪其專

合沈潰滕介齊宋之間沈在平輿縣北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見下圍曹傳

公作宋人

鄫子會盟于邾　王後曲傳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者須本宋襄福心來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見戰泓傳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三亡國魯衛邢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画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画筆也

圍曹

〔指明〕口血未乾今復圍曹正起下不親不治之當反蓋方與人盟而人遽不服此必我有失德而無以厭人心也操心之失全在不省德上而所以不能省德者其病根又全在欲速見小上只要模寫襄公操心近小不能須臾待的景狀透便得欲速即急也見小從欲速來

、圍曹　執曹畀　不反仁智重急字欲速見小　不脩辭令重遽字事暴心譎

、宋人圍曹　宋師圍曹　虐小報怨　俱不自反

、圍曹　盾免侵陳　俱不反仁知

○圍曹　會盂伐陳　急待　幾於　不能內省　自反　非同志　其衆輯

合戰泓反仁智假仁義　合衛侯奔楚欲速見小利釁智心不廣　合盟蒲上失圍伯之道下失服人之本俱不反己

衛人伐邢　王滅邢傳衛人念不反思而遷怒於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於齊脩桓公之好也

〔胡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

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哭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
一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非
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
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强矣然
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脩伯業
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
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
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
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
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
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
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指月 楚人之得與中國
會盟自此始句最重
合翟泉非人非地諱大防嚴大分　合會蜀譏從夷罪
辱君　合邢丘齊桓之業又二年復盟云云文襄之業
後此八年溴梁云云　合鍾離楚始盟吳始會　合盟
宋與楚會盟之始晉楚之從交見之始

梁亡

左傳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
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胡傳 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自棄人之
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
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
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
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於政治則日
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
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
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亟音棘　罷音皮

辛巳 十二年 襄王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胡傳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
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
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
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
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莊其役

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
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
意深矣
全 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
之庫門似天子皐門雉門似天子應門
指月 全在不當爲上見他輕用處
使重視民力未有不審其所爲者
合檇李君道了道脩泮宮復閟宮敗越師棲越君各以
所書起倒所不書作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左 滑人叛鄭而服於衞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僃出居於鄭傳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罪其不
王

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 爲邢謀衞難也
於是衞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左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壬午 十三年 襄王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衞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見合盂傳

左傳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
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左傳 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
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
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巫尫女巫也或謂尫者瘠病其面上向天恐雨入其鼻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

宋

左傳 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楚人果伏兵車以執宋公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胡傳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彊豈能勝齊五國之衆何弱於楚然而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指月 責諸侯全重宋直楚曲不可以理力乎看責宋公全重不能攘楚以尊王不重取禍上是不勇於義下是不明於義俱在執上論勿以伐竝

合伐宋 圍緡 襄欲紹桓業 承桓餘業故皆以尊攘大義責之 合諸侯盟 屈凌伯 釋賊 皆分惡於諸侯 合盂 圍宋分責 責諸侯均責諸侯 合獻捷 諸侯不勇義 彖侯 不申義 合泓 隨不見譏 背議 著理直 俱直書 合葵 來不諱 責 昧義 不諱 彰遷善

故爲之 早 盂公作 霍穀作 零

澠音沔 信音申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胡傳 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以致討不忠無詞魯於是時會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

指月 拒其使而不受因聲其罪而討之二句串下說非謂一不受亦可辭責也觀下文曾不能中大義云云可見

合盟宋 不言宋地以宋皆惡魯悖義 合會楚于宋 責受俘 責薦賄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 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胡傳 會不言其所爲衛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爲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盟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正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僨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

指月 二書法連側側重爲魯諱上

合伐宋 圍緡 委權助虐 魯既不能云云 齊既不能云云 合納 不與釋 不與納 合踐土 操縱自楚 廢置自晉 合范 如王 操縱由楚 廢置由利

般音班 僨音奮

癸未 襄王 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取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胡傳 按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固得爲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句其俱反 公作朐 大皞伏羲也 四國封近于濟故司濟祀

伐邾取須句

指月 以亂易亂句最重。發透不請擅取之爲亂，便見得不可以易亂了。只重擅取，勿以封國建侯平說，亦勿用擅伐語收取字。○京少曰：不請王命，則其伐專伐也，其取擅取也，反其君亦擅反也。不請句，總領此數條；以亂句，總承此數條。但書法歸結只一書取耳。玩傳自見。

取須句　取濟西　復人國，復已邑，俱有以亂易亂句。

取須句　取汶陽　毋命、與收、奪者、無異矣；伯命、與得、非其有、奚異乎。

取須句　城杞　不請王命、而毋怨、是報、擅權；不奬王室、而毋家、是恤、昧本。

合 升陘 失崇保之禮，異誅暴之義。合 伐宋陷猾恤小
非禮凌伯非義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身方見釋，隨伐鄭以挑楚，宜其致泓之敗也。

左傳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附左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胡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旻。

時邾屯亡者多，故招魂以矢。

旨定 輕用師徒原，指取須句說，方與誅暴禁亂句有關會。此師原因須句來，使當日慎重於始，一以王命行之，則誅暴禁亂，邾自悔禍而不敢動矣。惟擅與報怨，所以用其師徒者輕矣。是以敗亡相循，兩國皆害，有以不脩詞而輕于交戰爲輕用者。傳無此意，至以不設備爲輕用，則是聖人教魯以設備而勝邾也，尤非。

合 戰泓，輕兵貽患。文仲之請，飾名取辱于魚之告。

合 遂伐邾，兩不設備。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若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大司馬固，莊公孫，司馬子魚也。重，如字。儳，嚴未整貌，仕銜反。

胡傳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處於陵爲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指月 春秋非責宋襄不能乘機勝楚，亦不是追咎他前日，只緣平日所行都是不仁不義，今獨不阨云云，則是計末遺本，飾小妨大，非王政之本矣。詞繁不殺，指言日朔見公羊。○同人曰：宋襄好戰而不知戰，及乍兵敗身傷，國人歸咎，而後飾說以掩之。傳中飾小名三字，是判入骨髓處。從來先儒都被他瞞過了。文定特歷數他平日所爲件件不仁非義，以破其至仁大義之說，故行獨愛煞有精神。此飾字之鐵案也。泛括本末終始，猶未徹。

合 城濮 王政、王政、王道。　合 衛侯介楚 飾小名報小怨。

大鹵 王政、王師、王道。　合 野井 物有本末，禮有本末。　合 札

聘 飾小名狗介節、王政聖道。　合 歸粟于蔡 飾小名施小惠。

甲申 十五年 襄王二十有三年 是年夏宋襄公茲父卒。○冬杞成公卒。

春齊侯伐宋圍緡（左）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胡傳）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兇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

（指月）惟伯國餘業，故以尊攘之義責之。若他國則但貶其不當乘約伐人而已。餘業意當重發，據傳又字爲案，而體尤字爲斷。

合宋師伐滕，齊伯國餘業，失尊攘之義；宋伯主餘業，失誅討之宜。以宋敗陳逆作案。　合伐鄭，皆重既又字，皆以義字爲主。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附左）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胡傳）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辨桓纂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附左）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宋成公王臣元年。〇是年冬，晉惠公夷吾卒。

春王正月（借）送納帶傳。知禮王趙衰相公子賦詩事，在上年，無不成題。

（附左）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〇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緡穀作閔，後同。　茲公作慈。　杜注下期字音基，言以朞爲期也。辟，罪也。　魏武子名犨。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廧音牆。咎市刀反。隗五罪反。儵

齊音劑。　脅幹謂之肋。駢，并也。杜注駢脅，合幹。薄，迫也。飧音孫。　三士狐偃趙衰賈佗。　辟音避。三十里爲一舍。弭莫爾反。櫜受櫜。鞬受弓。櫜音高。鞬九言反。奉芳勇反。匜音匜，一以紙反。盥古緩反。　羈，馬絡頭也。紲，繫也。息列反。

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原屏樓三子之邑子餘衰字

見居鄭傳

夏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

不與爵事在莊二十一年 弔傷也 咸同也 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邘音于

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祭音債 召穆公名虎 鬩音翕 惏音婪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於秦鄭伯省視官具於氾而後聽其私政

甘昭公王子帶也 省官司具器用

胡傳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爲後戒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丙戌 襄王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是年夏衛文公十七年燬卒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

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胡傳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滅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指月 傳首一段以王法論斷滅親之罪爲重中一段以人道論又就滅國之中發明滅親之罪所以尤重意春秋之法法字正與王法字相應蓋法爲人道而設也此段緊要緊說透不可不差等意而衛罪自見末一段見衛罪之無可解所以坐實其滅親之罪不重

滅邢　襄歸 由仁義而立法故辨親疎之等 由性命而立言故嚴義利之辨
合秦人伐晉遷怒貳過均重責　合河曲俱有輕重之權衡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胡傳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女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婦自逆婦其失明矣

附左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

乳變兌 而上當

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人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離諸爲　日　饗設醴酒又加之幣帛以助勸　宥助也　庭直也　虞度也　縮引也　辟音避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胡傳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卹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伐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

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指月 此傳原從納上起義使楚人納之只頂諸侯之不納來以陳罪提起創諸侯上

合辰陵責中國傷中國　合廬吳歸不與納不與封
合吳救陳俱責中國

葬衛文公

附左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寳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
使處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 衛成公鄭元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盟洮 盟向

指月 見遂乞師傳。起處提云：致公之如楚乞師，報齊之侵
伐也。夫魯獨不思所以怒齊者乎。魯致洮向云云，既又二
字要玩。須本衛不義以斷黨衛之罪
而以名兵意束之，仍收到乞師上。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討二盟也。

胡傳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齊
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
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譏明矣。
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豫，追戎於濟西是也。在境外
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
者，遷辭，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
譏之。

指月 齊憤黨衛，魯憤齊侵，非正。郎在鄉境上，斷用詐深入
皆憤心所爲也。弗及亦自深入內來，非譏其法。齊法總結
此亦皆紀實。
非特筆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
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
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
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速公作遬，後同　酅公穀作嶲　弗左作不　縣罄齊樹懸罄

春秋指掌卷十二　廿六

職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
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
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伐北鄙

指月 子長句傳。文告之詞，以齊師非義，故起例展禽作。
重申王命，十全要見樂敵，不必戰意，不貴多作贊詞。
合[illegible]陸[illegible]展喜卻齊，孫滿卻楚，以左合 ▶ 合遂乞師得
待敵之道，大謀國之義

○衛人伐齊

旨定 伐與北鄙出，因展禽
卻齊，要歸于此下，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傳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
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胡傳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還怨於鄰，而
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於洮，又與其臣盟
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
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
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指月 以義字爲主。傳中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即伐齊傳危
字意。室雖不和，不可諂於鄰以齊，故逼楚。其患將有深於
齊者。

合戰 [illegible]與魯報齊，俱不義。一合 [illegible]俱不自反
外 [illegible]人[illegible]敘[illegible]仲文仲不薦展禽下
易伐其鄙同[illegible]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傳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
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illegible]
成得臣[illegible]師滅夔，以夔子歸。

胡傳 春秋[illegible]之祀[illegible]過其祖者[illegible]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
[illegible]以是[illegible]其罪[illegible]不得祀祝融
不[illegible]而楚[illegible]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之
禮也。

指月 [illegible]滅同姓，是從[illegible]滅[illegible]之書
名[illegible]無罪，故衛之滅同姓爲可[illegible]是[illegible]無罪

夔公作隗

春秋指掌卷十二　廿七

則楚亦當書名而何以不名也蓋此是春秋待夷狄之體豈恕楚哉觀春秋之非恕楚則夔之無罪益見矣宜辨附於末。

合入廟躋祀守禮魯祀越禮 合立武宮明祀典昧祀典 合豹歸怨無罪聖有罪

冬楚人伐宋圍緡 主圍宋傳

左傳 宋以其善於晉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胡傳 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人皆知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也忠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指月 以字提起例書至作盾定不用危意例以字書法若曰楚何人也而可以之也若曰穀誰之邑也而可以楚取之也以字舊有責其擅與者非如必欲以不以作擅興則按汪傳亦曰以者不以者也無說矣

合襄九至伐齊一危其事一大其功

春秋指掌卷之十三

宜興 儲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仁和 郤錫蔭謐生 參閱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 戊子 襄王十九年 是年夏齊孝公昭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

春杞子來朝 左傳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 借杞子卒傳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 責無禮也 見餘丘傳 傳論仲遂全在久擅此纔第一事耳宜以謹微意發之重垂戒上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爲音會 說音悅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

胡傳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擅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指月楚一頭諸侯與魯二卿諸侯。一楚也，魯一諸侯也，三書法總收，貶楚處不可畧，全把楚罪說得痛快，而下二項自明。

○圍宋 城濮

兵。定王示義，伐原示信，大蒐示禮，一戰而伯，文之教也。

刑。以擅蘩殺顛頡，以奸命殺祁瞞，以逃歸殺舟之僑，三罪而民服。

○圍宋 三伐鄭

訓。謀。示義。示信。示禮。一駕。二駕。三駕。一戰而伯。不戰而勝。

○○圍宋 楚子伐鄭

襄九年。教民。息民。子犯。魏絳。

合歸父會宋宋 合盟屈公之

盟宋合翟泉，附楚不臣，俱在地上見；方見圍，無嫌與盟，楚方在宋，誅而爲斷；罪亦著矣，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齊昭公潘元年○是年夏陳穆公款卒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 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胡傳 初，公子重耳之出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忿之兵

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矣。爲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公與會而同盟，是雖得曹，新昏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淺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侵曹伐衛 只伐衛一比同

旨定只再稱晉侯譏復怨也一意。或曰以下辨晉侯非爲背華舉兵，乃爲復怨耳，故書曰以下文結在復怨上。太文況衛已請盟，何只再足上意。請而弗許，亦是忿處，或把私與刻分者，非樂與人改過，只從再稱晉侯上帶來，不是與衛責備賢者，是聖人厚待晉之意，要發。同人日須知與塊薄觀也，算得莫大橫逆，比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者，不同在常情，萬難容忍，但既爲賢者，則當忍人所不能忍耳。假設文公生平睚眦必報，無一件大度事，使不僨得責備他。乃斬祛竊藏，何等大怨，何且忍得，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作文只體說責備賢者，何則傳意得而文自高矣。

侵曹伐衛 執曹畀宋

私而刻。暴而譎。

○晉侯伐衛 秦人伐晉

二傳俱有懲忿窒欲，宜揔用於前，俱要發責備上，以能忍於奄豎云云來斷，下以誓言來斷。須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

、晉侯伐衛 納捷菑

春秋樂與人改過，聖人以改過爲大。

絕人改過可譏。書有忍。勇於改過可與。易乘縢。

、晉侯伐衛 札聘

譏復怨。絕人已甚。聘辭圍。守節避中。

外合遂圍許，無從叛之迹而治之，可議；有慢王之實而治之，可乎？少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胡傳 按左氏，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强國，於是乎不君，故特書其故以貶之。

楚人救衛

見。上侵曹伐衛傳。指月則議晉深矣。深字要體貼。仍重忿上不與刻平。亦不可用遺義語。合晉

合衛侯奔楚。俱托詞見脩怨。重救字奔字發揮。晉人之

侯伐叅深議晉深善叅俱托詞　合秦伐晉許晉人楚

悔毀秦以見　合楚伐陳俱下書云云　合宣二年楚救

人伐鄭惡復怨子反正皆托楚見意。合鈌救書二楚伐

則議晉深矣。晉救則非與楚矣。雖出二。救邦重二。合

合宣十年楚子伐鄭。筆楚救。例晉救逆忿悖力。合

衛救陳其以救晉意在責宋也。合成救俱下書。削

成九年晉伐鄭下楚子重侵陳云云。合韓厥伐鄭

子亨之救。罪鄭從楚上與塊之怨。下集矢之德。合貞

救報怨扼險下書又書。合蕭魚下書蕭魚北盟戲傳

合車丘如下文所來北會夷儀傳。合平丘亦有如

下文句○按本股所係上傳脫母合伐麋蕭魚重丘諸

股兩邊皆脫犯功令矣。概宜刪去。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舍墓示將發塚　言無德而居位故責其功狀　爇如劣切　百音陌　徇勸也

（胡傳）古者觀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illegible]者未押晉文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用兵黍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向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指月古者觀文四句言處曹之道當然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二句正是斷其處曹之非道詞令非單只空言即觀文匿武云云寔脩吾政而使之押而知所從也遽字正與序成不至相反此二句極重既執其君以下又就遽入中摘出兩項之罪以甚之譎字亦就治曹上論言以此加曹則為暴若以致楚則又為譎也舊以致楚另作一項欠當從其遽入之後則又有暴之罪從其所以暴而言則又有譎之罪連珠推出串發為妙○同人日指月看傳精矣然愚按晉文主盟全在一戰勝楚而所以致楚戰又在執曹畀宋一謀則執曹畀宋自是文公君臣極得手極快心事看來暴屬加曹譎屬致楚兩項並重未為不是且傳直說到勝楚主盟蓋以勝楚主盟機關都在今日這着也舉動不中於禮正刺今日非泛指定伯前後事

入曹畀　取汶陽　王道。王制。俱有孟子曰有王者作云云

、入曹畀　盾免侵　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暴譎　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仁智

○入曹畀　舍之侵宋　晉文聽先軫之策欲致楚師與之戰鄭簡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與之

○入曹畀　盟戲　惡譎謀。子善謀　先軫一戰。知蓄三駕戰　致楚師而與之　致楚師而

加　不與戰。城濮蕭魚同

外合衛侯奔楚不中禮不勝任　合執衛歸京虐曹致楚抑君助臣　合伐楚救江討譎法殊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

若敖子玉之祖　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

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
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
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
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
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
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
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
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
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
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
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
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
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
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
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
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
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
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
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
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
公其能刑矣
三罪而民服

胡傳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
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
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
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伯主不能
恤敗徐於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
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

百人　辟音避　亢猶當也　酅戶圭反　山陵險阻名　每亡回反又梅對反　輸晉君英　盬若原田之草每每然　貞子欒枝　韅音古　鞅音憲　靽音半　在背曰韅　在胸曰靷　在腹曰鞅　在後曰靽　牛馬因風而走　大旆旗名　祁瞞名掌此二事　瞞莫干反　奸音干

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首有美詞稱揚其
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
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會西不為管仲而
仲尼孟子雖老於行
而不悔其有以夫

城濮

指 凡楚稱人黜過仰以及字惜起倒控楚非道義上非道
義全在戰意不必扯執曹傳譎字戰意只在許曹衛拘宛
春上不可參入蒙馬等事誅其意便是畧其功書及便是
無美詞傳前是案後是上有二層功利道義字須發透
參旨定誅晉全在意上得臣無戰意而
能使决意晉意也三意字呼應最緊

○城濮　彭衙　罪在必戰 以子玉請戰起　罪在違戰 以孟明拜賜起　各倒書及
王者明道正義
王者息爭寡怨

城濮　宋楚平　專論　俱有明道不計功句

城濮　鄢陵　不貴戰意字　傳天三施三怨　不貴勝倖字　射目五敗五勝

○城濮　盟戲　必戰成功者畧之　原軫一戰加踐土　不戰成功者美之　知罃三駕蕭魚同

此題下比舊王蕭魚傳不知盟戲
傳原有美之句還王盟戲為是

○城濮　蕭魚　譎以挫外　舊以此為蕭魚傳題。今傳題　誠以服貳　俔革宜從合

城濮　厥憖　畧有功 誅意　恕無功 原心

外合衛侯奔上譎下盟　合河陽誅其意嘉其意　合
楚子入陳誅志畧其功予功赦其罪　合清丘挫敵非
道禦敵非道　合大鹵志戰許戰　合召陵假畧其譎
陋其貪　合柏舉畧功誅意畧意予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
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榮季曰死而利
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

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

衛侯出奔楚

胡傳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於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伯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指 凡此傳罪晉全在拒盟塞其向善之心上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是病源此句極重當時許衛結盟足收拾天下一箇大機括文公為小失大一生受了鑿智云云的虧所以至於殘人兄弟亂人君臣禍人國家而事業亦不光大非但責其報怨而已舉動煩擾通前後言只一侵衛曹便紛紛生出許多事來何以統大衆處大事故曰不勝任責備賢者雖以文對衛言亦是厚望文公意文之賢在欲主夏盟取威定伯上見○京少曰春秋責桓文與宋襄諸人迥別俱以前後聖帝賢王引援比勘疊成罪案益望之深而責之備也如此傳引高帝世祖亦此意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於晉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子人氏九名　彤赤弓　玈黑弓音盧　卣音酉　逖遠也有慝于王者糾而）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逃之出人猶去來　隊直類反）

胡傳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寔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寔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寔也與其名存寔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子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既立以為君也此見晉人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踐土

指 削下勞是特筆書法叔武未逾年自合稱子是紀寔書法上去實全名非責天王只是扶持人倫意下專權自恣根行私來即請命立武亦所不許也廢置都在立武上見不可分賜參旨定傳意只重名字廢置一段文抽出結尾板對格太凝不如照傳遍做為妥

合翟泉君弱臣強上凌下替　合名伯賜命一得一失

陳侯如會

全杜氏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旨定破云即與國之來同而伯事之盛可知矣

公朝于王所

胡傳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乃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備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者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王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夫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經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非正其本之意也

指 凡正本只就不以諸侯就朝為非二句看出非責其受朝非所特貶其下勞耳蓋天子在是諸侯不得不朝諸侯來朝天子不得不受只緣他下勞不是了正本正此而已傳意本重非所而所以非所者由非時來者依巡狩常期

而出不爲下勞則自當於方嶽而不當於衛雍矣勞民傷
財一段是發春秋所以正本之意當時晉謀作王宮以逆
王勞原不曾有倉卒不辦云云然觀後世巡遊無度者
往往有此若春秋之義行則無此弊矣文未當重發
合河陽正其本原其情　合獮巢皆非地皆正本上單
重天王下倒重于虎　合如京合伐因下勞而受朝則
非巡狩常期因會伐而往朝則非述職常禮重書法上
合公如京大意同　合執仲幾受覲非地討罪非地
正本謹初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胡傳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縱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指月 書歸是點起將甯子在外叔武在內而晉又許復故無難也只重書名上稱復一段是爲不稱復而發只點用文後

合椒聘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傳 討不服也

會溫

指月 河陽名王事正在此主有罪而情順句實講須條箇罪中之情不必倒書法然亦以河陽問起此題只講事是河陽全自書法上發揮二題之別虛實之間耳

天王狩于河陽

胡傳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河陽

指月 全在聖人意思上發諱解總在自狩爲文上見爲王諱便是爲晉解尊周處即其全晉處故結以忠恕句勿看作兩項時晉强大雍累入京恐有震驚之嫌故請王至溫以諸侯見其志實在朝王故曰忠忠字根心字意字來情字誠字又根忠字來○京少曰玩旣又字諱與解分明兩箇意思只聖人立文之妙一書自狩而兩意俱見耳雖勿看作兩項仍須體而字及旣又字發出委曲尊全至情

河陽　遂伐秦　巡狩以自狩爲文　述職以伐秦爲遂事　俱在書法上發意勿斷那

晉侯下殺無齊侯

狩教作守

河陽　納捷菑諱、名、君而全之、譯置君而予之

河陽　厭愬原情、原心、俱怨。

外合執衛歸京以臣名君、原其情、爲臣執君、顯其罪、合桓
合處父盟婉詞全君臣之禮諱詞正君臣之分
舉尊王原其情恤患畧其心　合從祀事逆情原事順
情逆上覲禮下祀禮

壬申公朝于王所傳王河陽傳以諸侯見、兼王圖許　傳許獨不會尊王慢王分作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橐衣囊饘糜也以君衣食爲已職

〔國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

〔胡傳〕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爲伯討也

〔指月〕以君臣無獄一句斷殺晉罪不然元咺理直豈不可助耶抑君助臣串說總收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胡傳〕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遂圍許

〔指月〕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傳但說繼事明不以專罪諸侯也蓋繼河陽踐土而舉兵則許之以不朝致討昭矣玩傳而可以不會乎句明是罪許但板板斷罪未合傳情宜從序諸侯圍許之故中令確指點爲妙今法是宋法不可用傳殊無予晉語不可作予討罪

○遂圍許　同圍齊無道不臣　皆宜討者

合襄歸討罪以義復國以利、合翟泉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諸侯之大夫于此盟　合鄭乞師以王事而會兵討罪非王命而徵兵報怨　合公如京罪許罪魯俱在朝王上論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胡傳〕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于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襄歸會圍許

〔指月〕理一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是而行即爲義參透性命自能安義下若賂而可以得國則義不爲榮利不爲辱義利無別盡人皆顧利害而不顧是非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故曰其說行而天下定參旨定玩其歸之道非所以歸句則曹伯自可仗義以直詞何假口于筮史也時說竟撇却此句故全傳精神不洽此義利性命等語都成磨惑矣○京少日傳云云非所以歸則自有所以歸之道在即如非禮非信非刑云云此皆曹之君臣明日張胆之言之而晉人悔禍這便是義便是所以歸之道矣托于筮史以曹爲解當時看得因利乘便所費甚微所得甚大不知此正所謂義利之別也性命之理有義無利義利之別不嚴則性命之理不正嚴字正字要洗別勿訓詁

合舍至兩邊告有行貨事上以賂得國下以禮立身舊
王義利二字合未當　合圖成貨筮史貨梁丘據　或
又合如京會伐正性命之理存君臣之義

[史記]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陝共公朔元年

春介葛盧來 [左]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見郳黎來傳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胡傳]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稱公作狄 會上公 有公字

[指月]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極重此句文氣雖屬上段然下段入天子之境句即此意兩箇于此都根這句來舊說二段俱是無君然玩傳而無君之心著矣只屬下段蓋下陵自是無君上替說不得無君既說不得無君非緣何亦在人之中乎此乃是正其本之意蓋上既替則莫禁乎下之陵矣本字對外臣言斷以正其本誅其心對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為一句所謂內大惡其詞緩也

諱公用大惡字人諸卿用貶字人子虎用正本字

合盟暴翟泉王城之內洛邑天地之中　合就仲裴正

本謹初俱重王畿

秋大雨雹

[胡傳]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胡傳]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問狄之罪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前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旨定]狄聞晉之有鄭虞也此句可玩爾時晉尚未圍鄭也狄人已潛窺之若不移師擊他是為其所窺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雙 穀

及公子瑕

[胡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胡傳]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于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降怨薄恩遺親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網羅誅殺無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指月]忌怨義利字要劃明傳引六朝云云重垂戒

[illegible]戚屬非若叔武同氣[illegible]等語

合納捷菑長惡不悛改過不吝 合衛衎歸
失信無刑 合陳侯名復國存亡國選賢與能興滅繼
絕俱公天下 合盧吳歸大意同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縋丈偽切 鄙邊邑 陪益也 行李使人

胡傳 按左氏晉侯秦伯圍鄭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唯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指月 晉王忿字秦王利字二國結釁云云只屬秦邊

合收殺以晉逆忿忿親起各倒秦作上聽燭之武下聽杞子 合獲焚二國結釁從此始矣晉楚爭鄭自茲非得寧矣燭之武子產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胡傳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夫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夾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指月 以王室禮隆起倒魯不恭作中有不親不專二意宜串重不專上須將周禮之隆相形要發履霜堅冰之漸意書遂只是事定故曰不貶絕云云

昌歜昌蒲菹 白熬稻 黑熬黍形 鹽鹽形象虎

、宰周公聘

指月 不尋周亦不責魯只泛論其禮意之厚合魯不可薄報意

如京遂如晉 直書遂 大不恭
如京遂如秦 以伐秦為遂 大不敬
總以朝聘大意論起
合公如齊茂如京不躬朝又以二事君如齊臣如周俱慢王

壬辰 襄王三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左傳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

胡傳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皆定此地原受于王故諸侯不得竊取魚命而自晉復之猶然竊取矣以亂易亂意要發書法只取字只不係國出起

合齊取濟西復故田而言取春秋不以亂易亂魯致田

而言齊取春秋不以利爲利、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節謹于事晉責其慢王。

夏四月四卜郊

〔胡傳〕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嘗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祀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

韣音獨弓衣

〔全陵氏〕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皆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正月上辛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别以他牛爲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則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

〔呂定〕只重僭上自成王伯禽賜受已然不責僖公不時强卜二意用況字挿入

不從乃免牲

〔胡傳〕古者大事决于卜故洪範稽疑龜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指月〕此即上傳所謂或以牲也故本傳只解免牲事宜主上傳僭祭作只免牲者特以卜不從之故非不僭也

猶三望

〔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胡傳〕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于羣神巡守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祀于宗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

〔指月〕非所得爲正見可已今要體貼猶字發○全題〔指月〕發明譏僭郊意而以時卜牲望如傳或字點明因變而書猶三望合猶朝廟寘禮怠禮上譏其不已下幸其不已合猶繹僭君薄臣皆禮之當已者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胡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尚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豫國事也王后之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猶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毋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于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指月〕傳中猶曰字況于字要體貼重乖戒上合華合比奔婦寺之戒體傳引呂武恭顯意發之

秋閏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虚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于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于殺作於　相夏啓孫居帝丘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是年夏鄭文公捷卒○冬晉文公重耳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胡傳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仰其臚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 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軼音逸 皋樂忍 父 辟音避

甲午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 鄭穆公蘭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見文公三十年○秦人伐晉傳

左傳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

乘四韋 先去声 先韋乃入牛 積音王 餼米來 薪

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公羊 弦高者鄭商也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遄傳半

秦人入滑

指月 以襲鄭不克而入滑紋明重貪鄭斷罪未須挽歸誓言以發春秋責備之意合伐擊皆移師于小一貪一暴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國歸父聘

主 遂納幣

傳 知禮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我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

敗秦下左殽有師字 子謂襄公文未葬故稱于凶服從戎故墨之 墮音灰

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胡傳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遏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特之利僥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是安于徇已老成之人以不就已而忌疾之也猶謀巧諞編言也謂杞子

旨定 晉重忘親背惠帶說秦重襲鄭不哀喪帶說總重利字宜先以先軫杞子利謀說起倒二君過聽上傳論利之弊極痛切須發透

合卣伐徇利棄信皆聽言不審蹇叔杞子子展子駟
合宋定平徇利交兵事利平國先軫杞子華元子反

附左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癸巳葬晉文公

秋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訾婁公作叢數作訾樓

胡傳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爲是以爲可乎

旨定 重不勝忿欲斷罪以義字爲乎念母意如傳辨後以義折忿欲乃懲窒大關鍵豈得托之念母乎收直書書法忿欲二字不乎欲字從忿字生

晉人敗狄于箕 見晉侯伐秦傳

左傳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且子徐反凡居先軫子先茅絕後取其縣以賞胥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實

胡傳 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厲則其

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益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益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指月】惟不殺草。故李梅實。不平。除惡於微二句。要發得隱躍。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見【晉侯伐秦】傳。與敗箕同。雖出一比。要見他生平氣習如此。不待伐秦之日。而後見恃力之罪矣。

春秋指掌卷之十四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平原董思凝養齋參閱

文公上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是年冬楚世子商臣弒成王頵而自立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

【指月】踰年即位。是通例。惟文公承命而立。故傳於此發之。全在聖人垂法上說。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附左】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文祖堯始祖神宗堯廟格至也　公日上有朔字　雖音雖　穀文伯　難惠叔　食如字　始謂以冬至為曆首中每月中氣也歲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傳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載見圭璧內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弨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經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指月 曰初見曰繼朝曰獻功皆在而受之非來錫也文公喪制未畢尚非入朝之時只是王室不當來耳晋法只一來字此命是黻見圭璧之命

合如京逆伐上有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三句下有諸侯服喪畢則朝三句上失正下不敬

晉侯伐衛

所餘日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曰歸餘于終　敵當愾恨怒意弨弛也音超

左傳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晉侯伐衛

指月 王城杞傳尊獎王室作欲伐衛而先朝王能脩文之業矣

○○晉侯伐衛　會扈伐陳

先朝後伐　服叛以義
先待後伐　招攜以禮

外合衛人伐晉聽且若能服人聽孔達失反已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指月 見南季聘傳受王寵命冊躬朝猶曰緩也況使卿拜命乎

用張氏注責孔

衛人伐晉 達失反已之道

左傳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指月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借歸父會穀

傳謹禮　作文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左傳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敖初聘於齊此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本汪氏注

左傳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頵丘倫反公穀作髡　羋亡氏反楚姓江芊成王妹嫁于江呼發聲蹯音煩熊掌難熟冀有外救環列者列兵而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 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鞫九六反　瞫尺甚反音審　成子趙衰　環王宮

胡傳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主者之事也

彭衙

指月 處巳二字極重大凡不能息爭者都只見得罪之在人而忿自處故以處巳破之巳有罪巳無罪皆所以處巳皆不戰也以桀攻桀正與秦忿相應就遽然二字上看出須發透

彭衙 四國伐秦 歎王事 過常情

○彭衙 晉侯伐秦 責以王事 予以王事 息爭寡怨 改過釋怨 兩起處須論明王事

彭衙 晉宋伐鄭 重聖人意發 處巳 反巳 王事 王法 以桀攻桀何愈乎 以燕伐燕庸愈乎

彭衙 四國伐鄭 應敵以兵 爭試以力 皆不能相愈下有 五十步笑百步句

外合鄭陵上越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下范文子曰外寧內憂君其戒之 合國書伐上處巳下省躬

丁丑作僖公主

胡傳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朞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胡傳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參旨定 及處父盟者公也是引起諱不書公其不地於晉也是引起適晉不書返國不致大意皆諱公爲處父所抗正君臣之分正以存臣子之禮二意渾作書法總收

合[illegible]良大夫盟皆抑外臣之抗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傳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垂隴公穀作垂歛

垂隴

指月 主無駭卒曹殺二傳書士見世官不書司空見專命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者大夫皆命於天子 參旨定 借曹殺會穀二傳一見襄以士穀爲司空則專命聖人欲天下之政自天子出一見大夫與諸侯會則縱權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京少日只就士穀一人身上論自鄒泗山始然似不如舊說之正大故并錄旨定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胡傳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直不曰至於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大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止卽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係憂樂也其意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指月 傳卽聖人書法上推出文公之意二意字有味怠於政事又自無意上想出憂樂所講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

齊肅也 臣繼君猶子繼父

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附]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

宗知禘　反不審　后稷子　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　虛器開　居蔡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烈山氏炎帝之號　嚳音谷　單上声　晝也均平也　冥契六世孫　幕舜之

微報甲　也之祭　總少康　杼上甲　子契八　微孫高　世太王　閭祖師　皆也　循質孫　明信　商人神　舜字　諡當作　嚳　煩音燬　笑簡昔　也三笑　三躬卯　一逆

[胡傳]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

[指月]只重兄弟不先君臣無書法

合城杞、兄弟、先君、臣、害尊尊之義、母族、先父族、昧親親之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胡傳]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者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敗特貶而稱人

[指月]常情亦可已矣何當玩役興字全字尊欲字無已字須發得斷切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正諡結怨二字不重敗字忠春秋待晉之以漸而下始而彭衙以王法責之中而四國伐以常情責之終而伐秦爲不足罪矣參合定德力二字極重見晉前之再勝已不務德而力爭今又興此役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也寧特王者不爲即常情亦可已矣濟河焚舟非晉有以激之乎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殽函告敗以來晉凡再勝矣　殽函作釁以來秦已知悔矣

特力　逞忿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

以常情貶搆怨　以王事予改過

四國伐秦　四國伐鄭

報怨　爭貳　過於常情　何愈於楚　俱稱人俱　有德力字

外合伐忱責報怨貶詞討罪乎詞甚無謂　合新衆皆　惡其修怨通經用兵半屬修怨似此亦不勝搘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指月]娶雖在三年之外而圖婚在三年之中則今雖未娶而志已存乎娶矣居不約則志不哀可知重志乎

合遂逆女俱從喪制說

三年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胡傳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與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伐沈沈潰

指月　傳首以其服於楚句便是一傳議論張本所云義舉宜即就討從夷之國上論蓋圍新城棐林伐背是討鄭之服楚皆是義只為沈非久附中國而叛去者故討之不得為義舉耳再按沈在汝南平與縣為句北字屬下讀今河南地方與楚接界止說他未通中國之由蓋惟不通中國而服楚則可以討惟以近楚故北未通中國而南服楚則亦可無討可以無討則不得言討罪之義可以討則亦不得同私怨矣故杞寔稱人而不加褒貶權而本之以正一句讀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權也尤必合義然後為正不然即如伐沈之役名為討從夷而猶在可否之間況行私乎○京少曰戰鄭傳兵者誅暴禁亂升陘傳亦異乎誅暴禁亂之兵矣可見用兵只有此項是義是正臣解義舉生此未為不是且如討從楚亦仍在誅禁數中非另一說也

○伐沈沈潰　伐楚救江　權而出於正用師之本　正而濟以奇用兵之法　重聖人意

上發

、伐沈沈潰　伐莒莒潰　示用兵之本○　示為國之本

外合楯救陳用師之本用兵之意　合城陸渾上與報復私怨異下與闢土圖强異沈在汝南云云陸渾在王都云云

合荀吳伐鮮虞用師之本用兵之畧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見史記

左傳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封埋藏之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胡傳　按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過窒其慾矣役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忿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秦人伐晉

指月　悔過在貪上貳過在忿上貪指入滑言自彭衙以後俱責其忿故傳末云穆公逞其忿而後悔或以濟河取郊分貪忿大謬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可味實虛打向穆公悔過心腸上去教他自忖度比前兩番是同是別自有光景秦旨定作文勿死著斷罪語觀春秋諸侯知德者鮮便見當時只有穆公作誓庶幾知德奈何悔而復貳徒托空言哉自是見伐不報非稱他後日能踐正見此時便當踐而不踐所以備責之也

、秦人伐晉　納捷菑　悔過而吝改者責之備　聞過而勇改者善之深　損之象　同人之九四

○秦人伐晉　札聘　懲與忿非王者之德　賢且智過聖賢之道　刪書錄秦誓　過吳平季子　俱責備賢者

外合秦伐晉悔過復貳悔過能改　合入陳秦穆貳過原其賢而責之楚莊合刑美其功而畧之

秋楚人圍江　指月　照救傳應發見楚必不掃境而行也救之者其必大合諸侯而後可乎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菁菁者莪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 如晉及盟公至

指月 借公在楚傳晉侯有改盟之請則鄭好無虞莊叔有愼儀之對則臣節無損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 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傳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屈焉晉文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頓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公穀無以字

○○處父救江

指月 不救江而伐楚猶桓文不救鄭宋而伐楚伐楚不爲非但獨遣一軍爲非耳今江國小而弱四句最重正見其勢偪難非大合不爲功也結江黃復曹衛正大合諸侯處與獨遣一軍相反不可用奇正字命秦是極西之國命齊是極東之國便該得諸侯在內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正見可乘此機會大合諸侯非另一意○同人曰須設身處地利害瞭然有聚米爲山之槩幾是春秋紀用兵之法

• 救江 戰邲 殊用兵之法 齊桓晉文反照 失主將之道 欒書荀罃反照

救江 盟蒲 恤患非法 齊桓晉文 服貳非本 子鮮季路

救江 召陵侵 劉文公臨之 王叔桓公臨之 俱無功各有也文例

外合荊救陳用兵之法用兵之意 合荀吳伐鮮虞下用兵之畧 合晦十六年公至自晉用兵之法自强之道下用衛文公越句踐反照 道失平怨之本甚無謂 合平莒及鄭失用師之

戊戌 襄王三十九年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

允信也 君小君 主內主

胡傳 逆者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禮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故公不知敬其伉儷逆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堅徵卹者有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道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指月 責魯收稱婦不書至責齊收不稱夫人姜氏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見滅黃傳

左傳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左傳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傳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敗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猶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與乎襄公怠親貴惡大敗秦

降服素服 出次避正寢 不舉去盛饌 過數過之 因之禮有數今 邧音元 一音上 声

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辱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非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卅脩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文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脩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晉侯伐秦

旨定 現聞先生曰不宜空空說一箇善秦便了須體貼然晉襄見伐而報數語意發揮方妙深善秦伯意要發得透蓋改過釋怨之秦其與競力之襄相去萬矣若厚誅晉以不道則彼秦者僅免于貶而已何以齊其深嘉樂與之心故曰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京少日不貶晉以善秦是通經中一極奇書法較後十年貶秦與晉倍為剝特蓋貶秦與晉猶是彼此相形不貶晉以善秦真覺天淵淵絕矣猶字轉捩有神深字須着眼不報將文指今閉闔謝過指川識其無據且然傳中明云自是見伐而不報可捏說耶

○晉侯伐秦　楚人侵鄭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不貶晉以善秦　春秋大改過許遷善

衞貶楚以予鄭○下易十年秦伐晉大意同重貶秦深許晉

●晉侯伐秦　夾谷歸田

改過仰德之修　謝過王道之化

○晉侯伐秦　歸盜

不貶晉以予秦俱改過　伐晉蓋來同　不諱前以彰後　加秦人

○○晉侯伐秦　歸讙闡

俱托詞予改過

外合宣十年楚子伐鄭類改過之善頗恃力之非合吳救陳畧報怨善改過抑恤患傷息義　文武合參書救改過恤患故批淡

衞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 衞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肄習也　朝正朝而受政教也

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覺明也

○○甯俞聘

指月 主納幣傳知禮在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 上辛曰棄館之忠可照入

合六年行父如晉 衞甯武子不荅彤弓季文子求遭喪禮此等題何所取義與不可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己亥 襄王三十年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胡傳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非禮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係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特不稱天以譏之也

含戶暗反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旨定 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故秦入之晉襲不如初年故秦楚橫行○同人曰旨定過矣此何可作題

秋楚人滅六

指月 上成孫傳　見夏息之滅

左傳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庭堅皋陶字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左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庚子 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 定 是年夏秦穆公任好卒秋晉襄公驩卒君未

春葬許僖公

附左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夏季孫行父如陳 指月 行父季友子始見 經主致夫人傳世卿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漸音潛 以剛柔勝己本性 不干時謂寒暑相順無違 而不違言過其行 離遭也

遭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傳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善則周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驩公作讙 辟音僻 偪姞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居己上 射穀作夜

左傳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殺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失出也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爲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皋當諫君況身爲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阿聽人主之所爲主於顚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矣

指月 說處父非侵官正見處父當言以責襄之不密也重垂戒意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胡傳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首月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

簡伯續鞫居 帑音奴 介因也 竟境同 辟君也

告音谷 爲如字治也

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觀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卵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指月 須就象數理上發明閏不可廢意而不告朔之失自見蓋文之不告正以閏爲附月之餘而可廢也幸其猶朝正以罪其不告須體貼愛禮存羊意發得悽惋方妙書法只重猶字不言朔是紀寔
只不告月單主廢禮只猶朝單發愛禮之意
合初稅畝廢禮廢法唐典周制殷助周徹 猶朝合四不視朔主始幸其存終傷其廢 上易不告月廢閏廢朔

奇音基 策蓍策 也扐兩指間 奇參數 詔告也 閏月無所居故居于門

辛丑 襄王七年 晉靈公夷皐元年秦康公罃元年〇是年夏
三十二年 宋成公王臣卒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伐邾閒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也貪土地而惠逋逃豈崇祀

句其俱反 邾文公

保小之義乎
出 汪氏注

遂城部 備邾難也 旨定 主中丘傳非義文中須見氏既苦征伐矣何忍更勞之工築乎故書遂以見爲穢事也

子叔邾 在魯 句公作朐 王臣公作壬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

令平声 蔑公作眛 奔上有以師字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胡傳 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堇音謹 一音靳 蓐音辱 早食於蓐 寢蓐也 刳音枯

指月 稱人提破即將書及問起倒晉志戰而歸重廢立不慎上重垂戒意作文
或出射姑奔先蔑奔漏言宜戒置君宜慎

狄侵我西鄙

左傳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酆舒狄相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胡傳 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自是日益衰矣

旨定 盾強在強諸侯上魯怠在後至上專廢置多廢弛止其根本文中須映帶入講不名與諸侯不序分收不序諸

侯正是隱其不及。合十五年。盟扈議專政而兼責忘政議咻義而兼責怠義俱以晉說起轉到魯作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爲徐所伐來求援而請盟借斷道傳。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井同欲也

左傳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壬寅 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 宋昭公杵臼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胡傳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詳予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用其詳書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合大綠與復謹辨詳書以貧詞間起 合伐陸渾雒邑入地之中陸渾王都之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胡傳 其書不至而復者敖棄使于周之意而從己氏之欲從大夫忘循欲肆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師主於

涖公穀作莅　雒戎公作伊雒戎　公無而字

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指月 重垂戒意傳中持志御氣字極細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胡傳 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刑之宜矣

指月 出司城奔以意諸不能其官起倒昭公作守土二字極重正與出奔照

合子哀奔意諸失職子哀存道 合華孫盟守土掌兵二官俱不得人 合城數寵其私惟其世皆不以賢任官

節符信也卿逆從大夫魯公重其效節以故逆以本官效致也

春秋指掌卷之十五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同邑史惟圓雲臣參閱

文公下

九年（癸卯頃王元年）是年秋曹共公襄卒

春毛伯來求金

〔胡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矣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固兼攻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使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

諒音梁 陰烏含反

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指月〕王者利器全在命令人臣假令脅制禍最無極故謹之

夫人姜氏如齊

〔附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登之上）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軍）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矣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齊以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夫人初歸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

豈得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文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二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指月〕明小君之重正見不可使之不安也文公無正家之法敬嬴怙寵外比而為奸庶子奪嫡將萌而不悟此出姜所以不安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胡傳〕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猶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情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胡傳〕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厭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指月〕懲不恪泛責列卿就今日言晉主夏盟以下文就列卿中獨重趙盾之罪就平日言傳意原側重破忠上宜以懲不恪故忽倒責盾作只楚伐重無故字

合厥貉盾意于擾楚蔡志于從楚〔合戰鄖以啟戎心〕誰之過乎責相是棄晉師于誰責乎責將〔合箕衛會〕彌范山狼淵子重陽橋上責趙盾下責行父〔合伐鄭〕救馬陵一怠一勤又楚伐〔合滅庸〕范山爲賈變夏可誅圖存可恕

一

夏狄侵齊

〔附左〕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傳〕楚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胡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稱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列亦不使與夷狄等恩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越扶廢反 椒穀作秋

〔循凡〕與荊聘傳小異彼重聖人樂與人爲善世類意差輕此見聖人重絕人世類意極重

合盟扈上書爵書名下不分爵號 合鄭伐許蔡義猗

利 合晉伐鮮虞上春秋忠恕下春秋謹嚴 合入夷

儀各重不輕絕人意發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胡傳〕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爾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 曹文公壽元年

甲辰與上二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左〕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胡傳〕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之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指月責秦殆全以晉悔之正爲案則晉善已在內了宜主此作文而以或者深許云云大發一段於後傳俱是活詞作文須依他說得活

合宣三年楚人侵鄭重貶秦伯獨罪楚人許悔過 正 子反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左〕頃王立故也 指月見雜澤傳主王臣有命二段會蘇並斷然須體貼不符書同意

方妙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殉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胡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惡齊次陘脩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懲惡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

厥公作屈 盂田獵陳名 復遂楚期思邑公 抶恥乙反 子舟無畏字

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指月 上重師無所指上誅其心下重無四境之虞上誅其志楚本謀伐宋宋覺之先爲聽命楚怒無所洩而移之逃歸之麇耳下書伐麇以著其罪非罪其伐麇即伐麇以顯其憑宋之罪也

合盾救陳削三國書蔡侯書救陳不書救宋 合辰陵

俱怨陳鄭從楚上情非得已下義有可從 合盟戲下

書伐麇以著其罪下書蕭魚以美之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指月 重心于伐宋上使宋不覺則此師在宋矣救書伐麇于厥貉之下

左傳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合新城憑夏從夷各由驗此 合鈇救俱下書

救同合戚六年娶齊伐同 合蕭魚亦同○按已上

俱嚴毋斷宜削去 合書

麇九倫反 公作圈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左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指月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借無事

傳發當有以正之意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與伐麇同或主諸侯相恤之義

左傳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秋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國語 防風氏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周爲長狄

左傳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

公穀無仲字 承筐公穀作匡 鄋所求反 瞞莫干反 駟乘四人共車 摏音春 耏音而

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穀梁 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胡傳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於策後亦無所考矣

指月 此傳只辨其非長狄見春秋正名之書要分別種類使後人有所考信制禦之畧傳未及

丙午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全孫氏 莊公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偪爾故不名也

杞伯來朝

晉滅潞在宣十五年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齊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于人

郕公作盛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見札聘傳畧其使人在術不稱字上亦非貴之但畧之耳

左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 秦爲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

術公作遂

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胡傳 故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

穿趙盾屬大夫　肆暫往而退也　退軍爲綏兵未爭而兩退曰交綏　慭魚覲反闕也　薄迫也

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河曲

指月 舊說兩稱人主秦納不正四句是歸咎令狐郤說連動大衆云云亦歸咎令狐細玩秦納不正固指令狐納雍然遂非積忿云云則非指令狐矣晉不謝秦潛師禦之過指孤禦秦然總承之曰身以暴兵連禍云云則亦說在後事令去矣兩稱人寔是原令狐之役以見今日秦來伐晉與秦戰猶然各不省咎故均罪之貶處總在今日所以貶處總根令狐來輕重權衡要發透 參看定現聞先生曰暴兵連禍以上一段傳是通說河曲來所當時立雍一事晉人即時援轉而秦人將錯就錯結纏到底前年秦師來伐晉已服矣亦可已矣而又爲此役自該以秦及晉不該以晉及秦若晉人依舊按兵不出則春秋仍以免之矣而雄心未盡旗鼓相當則秦人十分不是晉人分了三四分去故與秦皆貶而稱人而罪之輕重自在其中若傳首令孤一句不過事寔謂爲河曲之禍胎則可若貶晉處推開今日之動大衆從秦師而追論前日之事胡氏未必作此斷案也

○京少曰提輕重之權衡一句爲綱則胡傳意自洞然易見

蓋河曲一戰兩下俱曲特其中却有箇輕重耳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晉只差奉詞一着動衆從秦故貶而稱人兩下輕重如上秤稱來不差銖兩故曰輕重之權衡也若仍咎令狐則當日納雍者秦迎雍者晉迎雍之罪豈反輕於納雍之罪乎弗思甚矣

○○河曲　衷要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不言晉及以晉及之

合四國侵鄭秦曲甚故雖皆稱人而不以晉爲主晉理曲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左 書時也 全 孫氏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

鄆公作運後同

○城諸及鄆

指月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一朝城二邑文用丘以城俱挑入

丁未 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 是年夏陳共公朔卒秋邾文公蘧蒢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左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荀林父將中行故以爲氏　帑壽餘妻子　繞朝秦大夫策馬鞭

邾子蘧蒢卒

左傳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胡傳〕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脩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深矣

世左穀作大音泰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還上穀無公字棐公作斐 四月義取行役

如晉會沓及盟還晉會棐 十三 公至 十四

〔指月〕僖公在楚傳文于能答子家之賦鄭衛共協平晉之謀○題連數比事越兩年今傳題既裁此等題不知屬何欵項應削去

只會沓會棐〔旨定〕晉將謀討鄭衛至是文子相魯爲請成春秋善解紛故志之安意要備○愚按裁去二比尤欠妥

鴻鴈義取哀矜鰥寡之四章義取引大國以救助采薇義取豈敢定居

十有四年

戊申頃王六年崩經不書 定公貜且元年是年夏齊昭公潘卒子舍立

陳靈公平國元年楚莊王旅元年邾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叔彭生叔仲字惠伯 妃音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胡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從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之厭苦三國雖誠有弗獲已者前而不書蔡怨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乎齊如此者荊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指月〕不是諸侯有攘楚之謀從晉便是外楚亦不是晉能尊王但聖人之心惟恐諸侯從僭王之楚故乎其從晉耳當時惟晉與楚作對諸侯若不從晉便從楚了楚不怕晉只怕諸侯諸侯從晉則楚勢孤猶有所畏而不敢肆君臣之義庶不遽滅耳若說晉尊王何以有行事未大相遠之說耶傳末謹字要玩蔡不與盟只作事寔帶入

合辰陵謹大義惟晉當從正大倫雖楚可從 合盟蜀俱明大義 合斷道同外楚同忿齊 合馬陵下同病

楚 合雞澤下同惧楚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胡傳〕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尊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文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者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胡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

菑側其反捷公作接 貜音矍 乘繩證反 墉音容見 弗克非力不

過爲太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罷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捷菑弗克納

[指月]八百乘重看惟力能克而以義不克故爲美義字與力字對引易文證弗克之爲美詞聖人以改過爲大一段正美居之意須重發聞義能徙卽指不奪長勿與以臣置君不看收弗克而稱人帶之諱其置君之失正以全其不果納之美也

納捷菑　子哀奔　予徙義　貴存道　易乘墉　易見幾

納捷菑　四國侵鄭　徙義　棄義　非力不能義不克也同人

納捷菑　楚人侵鄭　徙義　反正　力非不足以理曲也訟

納捷菑　宋公伐邾　置君　討罪　書弗克而不書趙盾　書伐邾而不書取邑　俱隱

納捷菑　益來　諱外以善改過　不諱內以彰去惡　揚善惡

納捷菑　歸益　諱外善改過　顯內彰遷善

外合滅胡歸知過能改過知命不立命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傳]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

宋子哀來奔

[胡傳]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仕附庸升爲卿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指月]昭公無道子哀知之久矣何待今日始不義宋公而出乎蓋封人猶可托於吏隱至爲卿便有國家之責矣當時君孤立而內外比奸亂形已兆若一居高位挽回旣難而徙死又無益權之於道無如愛身子哀悉透到此飄然而去所以爲見幾所以爲存道也偷生避禍云云是禍已及而逃之正與幾字相反

合含至書子哀貴之書姓氏賢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單伯冬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單伯淫乎子叔姬

[胡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而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指月]誣之以罪誣其與單伯淫也以已執之已字指單伯言以單伯本身之罪執之而無與魯事也

齊人執子叔姬

[胡傳]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何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誅罪之旨嚴矣

[己酉]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　齊懿公商人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亞旅上大夫

胡傳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指月 全在華督之孫上發意。比他傳譏世官者不同。不稱使。是紀實。凡來盟皆無成命者也。專行無君。雖不重。亦見得逆賊之後。宜乎有此。

華孫盟　曹會奔 逆嗣實嗣　華孫公孫　都在聖人意上孫所傳末俱有賢者功臣

語專行待放畧點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胡傳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命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單伯至

指月 人臣禮當尊王。故尊王命。正所以謹臣禮。二句不平。總在字單伯上論。○同人曰。無所書雖繫項致而不名。亦要統上皆書其字說。若曰乎日於命大夫。固皆以字書。參就如今日見執而致。猶與他人不同。此以見尊王謹禮。無所書而不然也。

○單伯至　圍彭滅 尊王命。謹王度。或取謹臣禮合。不若王命王度尤冠冕。

、單伯至　舍至 尊賢尊賢　俱以大夫執而致則名問起舍　亦書名但兼書姓字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旨定著附楚之罪。從厥務次新城盟說來。

秋齊人侵我西鄙

左傳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季孫行父如晉 左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定 因齊侵而往告於晉。可作下告方伯。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胡傳 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夷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畏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指月 傳中受賂而退。爲晉侯發也。不曰晉人會以下。爲諸侯與魯發也。玩傳只受賂責晉。卿援云不曰晉人云云。則分惡還是分晉受賂之惡。蓋獨晉受賂。故爲分之。而魯初不與盟會。亦不爲無罪矣。但不當一頭兩脚。宜依傳抑揚。

渾斷為妙。

合四國伐宋討商人，討宋亂君臣皆謙義，總用孔子告哀公事。下易會扈同書法，皆畧而不序。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傳 不言齊人于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旨定 晉與諸侯受賂不討，是成商人為君，故一歲再侵魯。

十有六年 是年冬宋昭公杵臼弒

庚戌匡王二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全 趙氏 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譏公不親往。

春秋指掌卷十五　十五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傳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朔政。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朔，無疾不閱會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意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指月 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朔矣，須叙明奉以告廟，聽事神，出視朝政，聽治民，心放要發透本于昔厭政說來，方切久守。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於郪丘。全 宋氏 齊魯皆千乘之國，况直在魯而不在齊，何謙遜復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懼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毁泉臺

郪丘公作犀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丘

左傳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辛未，聲姜薨，毁泉臺。

胡傳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毁，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毁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也。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旨定 輕先君之心何重，故毁臺雖小事，直推到弒父與君上去。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傳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減楚之罪詞也。

○滅庸

指月 宜以庸罪提起，重楚作者謀全，備不徙亡，見得他有主意。將文多講左傳事，定是用兵之善，其謀國之善矣，列書三國，使若不專於楚，然楚不稱師，使若未嘗有事兵之臨。然胡氏為宋朝不用兵而南渡，遂至不振，故發此傳。○京少日不徙，固是老謀，然不出師而株守故都，則庸與百濮蜂起蟻聚，未必不長驅而入矣。故謀之善全在不徙，而所以能不徙者，尤在伐庸。宋高最怕是用兵，所以委中原如敝屣，當日雖渡河宅汴，能一朝居乎。

滅庸 侵祟 謀之善 為賈 謀之迂 趙穿

振廩發倉同食 上下無異饌 蚡冒音

蚡冒楚武王父 陘音刑 鯈音條 裨鯈魚庸三邑 輕楚故 但使三 巴人逞 之驕 傳車 月音

滅庸 以陳 圖存討賊 爲賈申叔時 皆滅其罪
滅庸 貞伐鄭 善謀失謀 爲賈子國
滅庸 圖蔡 圖存復讐 爲賈申包胥 作 以庸蔡之罪重起倒楚
合滅胡豹歸均責其自取 合選州來爲賈以徙阪高
爲非莊聽之予馳以請遷吳爲非昭逆之一得一失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 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

杵公作處 數音朔 帥甸郊甸之帥

辛亥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宋文公鮑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國語 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暫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陵以大陵小也 錞音純 錞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 丁寧

胡傳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貶者竊諸人其稱人貶之也

指月 共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正說卿之所以可貴處與賤字相反職字重看一念及職則討賊非以爲人乃自爲也不如是則職廢矣

合行父如齊上不討鮑而反爲成亂下不討宣而反爲請會俱重卿上發

行也 暫謂暫 共無備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 公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左傳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執訊通訊問之官 宣多穆公侍立 寵專權 蕆成也敕物也 音翻居反 音鋌古字相同 假借 鯈晉鄭之境 欲以兵言 迎晉也 音倚

胡傳 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指月】伐宋時已立文公至是晉復合諸侯以平宋也傳未及受賂語不必提

一四人伐宋會扈合四國伐鄭取賂皆貶稱惡上大夫諸

一侯下方伯降因 合入陳圍鄭不討賊均貶能討賊均恕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壬子】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 是年春秦康公罃卒子共公立夏齊懿公商人弒兄惠公元立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歜昌欲反 刖之斷其尸足 扑箠也 抶擊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胡傳】使舉上客將命元例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啟問者見事情也于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弒不書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日

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率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指月】遂得臣並書只欲起問耳而罪則專在遂也得臣不能爲有無意畧帶

冬十月子卒

【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叔仲氏

【公羊】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之曰君幼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於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

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全家氏】告宣公之立也經書行父如齊于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弒矣【吉定】出姜歸而卽如齊議納賂而請平也破云卽大夫奉使而謀惡之罪彰矣

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光域也 高陽帝顓頊之號 高辛帝嚳之

八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天藜閣鐫

龐敳音 隤火 戭音 演 尨音龐 伉 帝鴻黃帝 少昊金天氏也 縉雲黃帝時官名 饕餮音叨

春秋指掌卷之十六

宜興　儲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仁和湯右曾西厓參閱

宣公上

公名接文公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　齊惠公元元年　秦共公稻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指月〕其意只在不討賊上見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討故結婚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指月〕必字乃胡氏料想之詞要發得活此謀正是廢禮之由重廢禮上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胡傳〕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待禮而行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於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使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於齊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抉見

麕音困

至隱著妾母嘗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渠
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指月夫人與有罪句提
過重妾母用事斷罪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傳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指月 諸侯立卿四句最重正見其有討賊之責非謂有能討之力也謀國如此雖指上納賂請會然意重不能討上末段謂惟其如此故雖有晏嬰之勤儉而無其名非以其賢而備責之○同人曰晏嬰是有氣骨的勤勞恭儉行父是沒氣骨的勤勞恭儉故文定取以相形觀晏子處崔杼之亂倔倔穩穩置身家于度外眞乃群鷄孤鳳行父一生次缺獨此指月謂不必及此過矣且納賂請會較不能討更加數倍總之隨波逐流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公室耳亥其類即五代馮道一流所以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傳末數語有多少慨惜意

合遂如齊惡成惡 合僖崇季文子趙宣子謀國皆誤易秦師伐晉同 合宣十年楚子伐鄭齊惡爭貳下書平州云云不待傳而著傳稱士會云云兼以傳爲案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胡傳 放猶屛置毋去其所比于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據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僭爲後戒也

指月 專放是通例提過倒盾庇穿上就此論出晉政之在私門來政在私門便成了上僭之勢非有二層趙盾當國四字重看作文重垂戒上

呼去聲

合僖崇用刑用兵其志固形于此其端又見于此重趙盾 合鞅歸不用命則穿首止治軍門之呼皆貶可也而獨放甲父綠衛貢則鞅重若均始禍之刑皆逐可也而獨歸趙鞅桃園之志靖公之廢

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定公位 左 會于平州

胡傳 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討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

指月 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論時弊然所以惡其與會者正爲此蓋魯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發明黨之無益而惡黨始孤若但說黨惡之罪未透收會字

公子遂如齊

左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傳 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遂及行父則亦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主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指月 不重責遂只著其始終成就逆謀之實以戒後世人主當杜其漸意

合歸濟西仲遂始終成就弑立之謀齊人始終輔成弑逆之罪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胡傳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狄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乎法如此然後人知

濟西魯故地僖公取之曹者

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指月〕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云云句極重利其爲惡又不止縱惡矣利之之心比爲惡者更甚爲惡者尚不能無懼而利惡者惟恐人之不爲惡也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云自字最可玩平州是會故重黨惡濟西是賂故重貪利而論貪利之害又重弭亂上鄫國盟主亦不可遺

合宋師伐鄭利魯亂而黨惡舍陳罪而虐小齊鄫國盟主餘業宋大國伯主餘業　合高張晧皆有鄫國盟主句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林氏曰侵蔡遂伐楚以見齊伯侵陳遂侵宋以見楚伯

〔胡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憯不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指月〕全重不能討宋上亟病中國亟字指侵陳又侵宋言既不能討宋連侵宋亦病中國也要體會義于何字口氣與他棄晉初心比較一番不貴死煞斷語書法稱人是貶詞書侵陳遂侵宋是直書而罪自見如傳帶用

合辰陵貶從楚不貶從楚俱爲大義計　合晉宋伐鄭

鄭棄晉以宋共附楚不以宋晉失鄭以宋共開鄭復以宋俱非義　合五國伐鄭以有詞于伐對師可舉矣俱責鄭附楚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傳〕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

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盾救陳

〔指月〕以先代之陳有罪之宋原起自有斷案書救邊須體貼聖人用兵之意不書救宋典刑自宜如此典刑猶云常法誅亂討賊便是聖人常法前方以宋爲當討此復以宋爲當救是紊常法矣就書法論不可責盾參旨定鄭不得以宋故陵陳晉不得以救陳故及宋況鄭非能討宋罪而宋非無可討之罪晉安得救之而經安得書之

盾救陳　宋師圍曹　削救宋見不當恤於人　削曹伐見不得報於人

盾救陳　會扈伐陳　恤患合義　討罪近禮

外合晉宋伐庇惡恤患黨惡討貳然上傳獎責盾庇惡意　合盾免使用兵之意主盟之道亦無味　合書伐鄭削救宋以其弒君削救鄭以其從楚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公羊〕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詞也

〔胡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于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棐林公作斐林　數上声

○○棐林伐鄭

〔指月〕二意俱在書法上做此晉師即趙盾所帥救陳之師諸侯往會之于棐林以伐鄭也書會自不得不書師然列數諸侯于趙盾帥師之下而止書趙盾則似君將不稱帥師之例故曰臣疑於君微字就稱謂上論謹禮於微謂謹君臣之禮於書法細微之際也美盾處根鄭之附夷來美其討罪非夫其功將解揚見囚已無功矣參旨定此節

只有書會晉師一書法耳此其地原不可作書法傳恐疑此役之爲呕故偶及之宜通篇暢發謹禮于微意而以著其美吾帶數言于後○京少曰二意相沿已久有定忽作軒輊見解一新然地而後伐豈不可作一書法乎還仍舊說爲是

棐林伐鄭　大棘敗獲　獨稱師　兼稱師敗　立臣疑于君之防　明將等于師之義

○○棐林伐鄭　會扈伐陳　合義　合禮　地而後伐著美之詞　會而後伐與晉之詞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胡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譎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姓名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崇公作御在京兆鄠縣甘亭

指月　此傳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從謀之迂以推其心之逆然亦胡氏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不然字可見由穿遁歸盾上方得其端又見於此意書侵只見與求成之道相反勿涉伐晉傳私意無名句

侵崇　平莒取向　圖成　求成非道者心之逆　以利者心之私

侵崇　赤棘　趙盾當國　季孫當國　崇在西土　赤棘晉地　要盟非道皆誅　當國者之心

侵崇　書伐鄭　上此之伐楚以救江　江何異二邊皆以救江異矣下與處父救江北斷上護相似

而事不同下事相似而所救之人不同上書侵下例救

外合舍之侵宋假求成以尊兵用詐謀以致伯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胡傳　宋人弒君既列于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晉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指月　全以聖人之王法發揮說透法不赦宋而晉瑕自見日以燕伐燕曰聲罪致討可見鄭罪原當討使晉不同宋去則此師與棐林何異乃責鄭之附宋而我亦黨惡庸愈乎鄭方以我黨宋故棄我從楚我復同宋伐之鄭將有詞以對我故曰瑕言示以瑕隙也何指伐時言非原其舊稱人而伐字帶之

晉宋伐鄭　宋師圍曹　不得伐人　無容報人

甲寅　匡王　**二年**　是年秋晉靈公夷皐弒　六年崩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御音迓

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胡傳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大棘敗獲

叔牂羊斟字合答也睅音患日出睍皤音婆于思如字又音腮多鬚貌那何也從縱音

指月此傳爲師之當重而發首云大夫雖貴與師等役又以元帥發問而解云自行師而言云云蓋衆爲帥本不可不重而元帥之所以重則以其爲三軍司命之故而非徒以其分之尊則重將亦爲師也亦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蓋不重其選則將不知兵而未免如今日輿師之禍故選將亦爲師也語其義則兼重兵所以重則皆爲師王道輕重權衡須發透

使鄭傳以宋爲主亦要提過

○大棘

指月見使鄭傳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宜乎罪在鄭也此是辨案勿輕放過不書伐是略鄭罪以宋主是罪宋楚之命鄭伐宋猶夫使陳也之病中國也但前此因陳而及宋則病中國之形顯見今只就宋與鄭戰自然宋是有罪遂人而伐之者不忠無詞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說時說云楚理直其謬下傳說楚有詞正以起晉曲文中須合蓄帶晉方妙

大棘 戰郯 鄭伐宋不言伐而以宋華元主兵弒不逆 晉放郯不言救而以晉林父主之宋不

患無詞敵討逆之楚則非觀釁

大棘敗獲 會厖 又書師敗示人君兼重 其曰晉師戒人臣專權

秦師伐晉

胡傳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與師而報晉則將其與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也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宜乎當國笑無遺策獨惜於此說其從之也而居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深著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惜閑也

指月與侵崇同但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而益驗其情耳非侵崇將其情尚隱必待今日始見也穿居低昂渾貴不書伐無以正秦之名書圍又似以暴累秦故筆削之如此

一 秦師伐晉 四國侵鄭 敵加已誅意俱有宣子當國 兵加人正本何

秦師伐晉 楚子伐宋 晉攻秦之與晉伐而不書鄭 宋攻楚之與有詞于伐而書爵

下易圍宋大意同

外合四國災宣子當國無遺策子產當國有令政一情見一德驗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傳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誅主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

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乖戾明矣

四國侵鄭

指月師之老在曲直何單就晉論非兼楚說惟晉之理曲而不直故楚雖不足畏鬬椒雖不足避而其師自老而不壯耳傳何嘗云楚直而壯乎避字宜玩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宋言則爲本不正自今日報鄭言則爲理曲亦須根大棘來惟取賂釋宋則加兵於宋者爲有詞而晉之爲宋而報鄭爲無詞將何以服鄭而敵楚哉蓋本之不正末流必至此也可不慎乎有昔他追悔意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云云又推開說更成此意亦要發○同人曰師之曲直在當下論者多惟此處理曲是去根上曲的故傳云以理曲也而仰只從衆作事謀始繼之見晉之曲不妨于今日而營在始之取賂釋宋也始仰本不正卽曲或云取賂一段是前後總論切不可認客作主盡晉舍取賂一事更有何曲而不能服鄭不競于楚乎是客是主必有能辨之者

四國侵 平莒取 討貳正本 平怨治本

四國侵　圍宋　營宋伐陳下端本皆始謀不撤皆有訟非上正本

○四國侵　袁婁　取賂釋、敢晉理曲、故力非不足。而終　含憤雪恥。晉理曲　于遊楚　故職非

不勝而不能屈齊○按上傳

無直楚意只宜以晉曲合

●四國侵　厥憖　力非不足而歎于理。說之、　心欲救蔡而限于力。恕之、

外合沙隨皆晉曲　合國皆伐晉魯皆曲俱有師之老

壯句易曰謀始書曰省躬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左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而立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皐公作獋　胹音而　表也孰　熱分　士季隨　合也溜　屋霤郎　中堂　麑音迷

又音倪　嗾素口反　獒猛犬五羔反　搏音博　宦學也　介甲士

乙卯定王元年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illegible]鄭穆公蘭卒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胡傳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我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胡傳 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指月 比僖公傳無魯得用重禮意只重非主斷罪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胡傳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雖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戎之辨禁猾夏之階

指月 謹華戎之辨貼戎禁猾夏之階貼楚二意俱自聖人作經意上發

合滅陸渾俱重王畿　合滅舒蓼王道世道

夏楚人侵鄭　左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人侵鄭貳於晉故也

公作賁渾戎殷

無之字　圖西山川奇異之物使九牧貢金象所圖物鑄之于鼎若順也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螭魅音丑脉

【胡傳】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卒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邪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楚人侵鄭

指月晉成初立何重春此正鄭人遷善改過之由改轅最得其時楚顧侵掠之哉直說于鄭不妙須從責楚上淡淡揭出獨著楚罪獨字有味書楚侵自不必書及晉平了此意不重終旨定只重于反正罪楚處正是予鄭處罪楚是聖人書法予鄭是聖人心事不可劃然兩分

楚人侵鄭　宋師圍曹　宋書宋師圍曹　能反正　不反已　書楚人侵鄭不書鄭及晉平不書曹師伐

楚人侵鄭　盾免侵陳　能反正　不反已　鄭既見侵則及晉平可知矣　書晉衛加兵卽陳及楚平可知矣

楚人侵鄭　楚子伐鄭年十　反正之善罪楚以予鄭　爭貳之非罪楚以責晉

外合成六年晏齊伐獨著下書俱楚不當侵伐合會
吳伐齊反之正變之正齊鄭事迹須敘明倒楚吳作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傳】按左氏宋文公卽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者二族以見逐而乘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狄氏註赤狄白狄隋赤衣白衣也武氏謀春須及昭公子作亂事在文十八年

【指月】不責二族不能討罪只要照起下意見二族雖非以討罪起兵然宋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故總結之曰宋惟有不赦云云要知聖人惓惓討賊意使人知一爲亂賊人得而加我我不得而加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然後逆節少彌矣收不書伐宋而書圍曹

宋師圍曹　平莒取向　報怨　平怨　俱不自反俱有本字

宋師圍曹　盾免侵　不書曹伐宋而書宋圍曹　不書林父伐而書盾免侵　亦主自反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伯儵南燕祖儵音脩媚愛也　穆公作繆

丙辰定王二年　四年　鄭靈公夷元年是秋弑春秦共公稻卒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胡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平莒郯伐取

指月罪只在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上着郯有婚姻之好其平莒未免有私郯之意且欲齊爲平莒所以不肯也以利心圖成卽利其婚姻之好所謂私係是也非指取郯傳末反求諸己一節尙未具歸係之心以正其平怨之本非責其不自反而取邑也只責取以著其私係之罪二者法餘俱釋文心京少日心不偏黨之謂平首句立一傳之案此

所謂平怨之本也。有私係、與不偏黨絕相反。傳末二句非但不責取邑并無望宜反求意。蓋此處重垂戒後世。言不知治本自然行不得了。行有不得其故總在自家一反求便見斯可矣。只是曉其所以不得之故別無他指。

、平莒取向　盟蒲　已不平而强人平　已不信而强人信　皆不知本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及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宋字子公　歸生字子家　第二指曰食指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指月 篡弑謀齊三句串說。惟以篡弑謀之故。賂以土地而不足。又以卑屈事之也。義之與比為可安。是形容利交之必危以為後戒。非欲其釋齊而事天子方伯也。高固事未見得殆。倘公不即從殆矣。此見在齊亦不可保。而況天子方伯乎。

合良夫盟事大非義。倘盟無信。

附左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

子良子文弟

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邧。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邧。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焉。邧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賈爲椒　譖鬭般　殺之而　已得椒　處椒又　惡賈伯　蔿賈字　憭肯逆　伯芬越　椒也汰　過也鬭　背子所　以架鼓　笠轂兵　車之蓋　惟穿古　何之丁　孚解兄　前箭過　車轅上　若于鋌　又射箭　逆車轅

冬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

指月 見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聲罪致討。何極重。聖人全是責中國意。姑借此以寓討賊之法。其實楚非為討賊。亦無望楚舉義意。

合辰陵俱重討賊。上歸生。下徵舒。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

鄭襄公堅元年　秦桓公榮元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指月 只止公請昏便是辱。自為之主特辱中枝葉耳。昧禮卿前傳以篡弑云云而對利交言。故曰義。此對取辱言。故曰禮。其實一也。當收書如齊於高固逆之上。時說收書至是從前傳了。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胡傳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

及王之　蓋　夢澤名　穀音穀　於菟音烏徒

左無下字

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適于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與妥說不近於禮矣足遠恥辱哉

(指)言定宣之誤總誤任嬖弑謀齊而取國上後來紛紛屈辱總是不容不受故結云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胡傳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承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指)月反馬來寧之非禮提過重齊惠高固失君臣之禮發

楚人伐鄭　(指)月見九年伐鄭傳玩典師動衆賊則不討云云即合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也須斟酌

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戊午定王四年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胡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書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乎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盾免侵

(指)月此傳對會扈伐陳傳看下傳予晉全在然後二字此傳責晉全在一遽字遽與然後正相反亦乃於已有闕亦是傳者揣度之詞不曾定說何閒傳益據左氏陳及楚平之下荀林父便伐陳而今又侵之是不踰時故曰遽就德言則曰仁智就兵言則曰義就主盟言則曰道要之省德而反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此正是盟主之道林父原是伐盾免原是侵但伐者有詞之稱侵者無詞之稱故前林父之伐而獨書侵耳不書陳及楚平只入敘事中

○盾免侵　會扈伐　非義　合禮

盾免侵　宋人伐陳　俱不省德而遽加皆非義

盾免侵　盟蒲　不反仁智　主盟非道　不反信義　固結非本

合叔弓闞費不反仁智不反忠禮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傳　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冏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螽自此始矣經于螽慎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天蔡閣鎸

春秋指掌卷之十七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宜興 蔣景祁京少
合肥 昂天翎扶上 參閱

宣公中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胡傳 來盟爲前定者常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同詰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良夫盟

指月 此傳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傳意謂如此而盟宜足恃矣而卒有黑壤之事尚有何盟足貴乎其實黑壤非衛叛魯只比事以見盟之不足貴耳

良夫盟 亳北 兩盟俱極不可背者而竟不足恃春秋所以惡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傳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卽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卽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特强凌弱是以爲此衆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蔑矣

全題指月書會與是連書法然卽齊志使可斷罪了繼以伐致卽師行之危亦可知矣亦字承罪齊來則知罪齊

萊姜姓

虎原不輕而以公與齊侯四句總結書會書伐而頂出字魯之罪自當乎重車旅之後一段是獨註大旱並與伐萊不相干豈可因大旱在魯遂倒重魯哉宜以齊魯混作於前而以大旱依傳做一段於後只伐萊指月宜重齊而以魯帶之看合黨連兵句兼用齊魯亦得只至伐人旱

指月 此題只主魯作以不務德及危字串講而以大旱發一大段於後不可以師危天變分股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胡傳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宜公行有不慊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

黃父卽黑壤

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指月 行有不慊卽是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扯慕栻又以賂免是驗其不直非以此爲不直也作文就書法上發收書會不書盟

庚申定王六年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傳 至黃乃復離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傳 有事言時祭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胡傳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省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其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人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指月 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於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耳

合 有事武宮去樂卒事以禮之得失比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左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胡傳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俘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指月 以傷類合入失職內發

合 盟蒲俱有兩層 合晉伐鮮虞不知自反已可咎矣乃復云云視其殘虐則亦已矣而效云云 合執戎蠻俱根晉主夏盟來斷

楚人滅舒蓼 左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意也

指月 不可忽大要是防之未然不可坐視其及耳是時楚莊伯叔敖已相、

繹名賓尸以賓禮燕為尸者

公羊作熊氏

公作舒鄝 疆之正其界也

合 會楚於宋經世之謀經世之略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左 書時也 上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大全張氏懼晉故也

楚師伐陳 左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指月 上會 尾傳晉主夏盟又晉救陳云云責其昧義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 是年秋晉成公黑臀卒衛成公鄭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胡傳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指月 全以事齊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疎密三條而君臣意重參旨定現聞先生日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則先後君臣意已括盡矣并自以淺言之正處傳末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句相應不有貶絕而惡自見者以惡顯而易見非意義之所在上只點破君臣春夏四字而見比事可以意遍到宣公享國九年只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明其慢王之若此而後以聘覲四句一滾重發至于君臣義失倍畔侵陵則有不止于一時之顛倒錯亂者聖人于此不勝無窮之憂故特書王正月以彰其無王之罪而警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意至遠矣豈比事之教所能盡哉單收王正月一書[illegible]書字不必[illegible]經[illegible]宜凡行皆一致而春王正月則為聖人之特筆 只[illegible]如京主於周纔一往聘句亦須把事齊相形無書法

敬嬴公穀作頃熊

春王正月如齊至

指月 以重於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三字發揮。不必涉大夫聘。如齊至合公在楚尊君存若兩邊都在春王正月發揮。叚如京合國佐聘忠孝俱失。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內諱滅故書取與鄟同根牟東夷小國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扈鄭地

胡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後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亦豈義乎

○○會扈伐陳

指月 二意碎作待而後伐便見晉之有禮待而不至便見陳之昧義都在一待字結玩傳總云經所書者予晉罪陳之詞也可見只一箇書法其曰林父帥師特驗兼將之實耳但衆輯意當屬罪陳邊點用謂陳之不義犯衆怒也惟楚之即指今日不會說儻今日來會則前日之平楚情亦可諒矣

○○會扈

指月 待之而不遽加兵有責已厚責人薄之意故曰有禮幾字亦要玩無書法○同人曰只合以待陳晉使有禮然陳之至不至尚未可知如諸侯盟于前而陳侯如會于後正未晩也故此題可與晉不可責陳然作文須見陳不可不至意

○○林父伐陳

指月 兼將是事定非書法可起不可收恭晉定從衆輯內發出陳罪

會扈伐陳 樊聘伐邾 會而後伐有禮 聘而後伐非義

林父伐陳 韓厥伐鄭 救陳之德不可忘 集矢之德不足念 書林父帥師 削子

辛救鄭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左 因其喪也

胡傳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予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指月 重伐喪上虐小只帶之觀後傳刺伐喪也句自明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厲之役鄭伯逃歸

胡傳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與師而伐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六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然典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九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稱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指月 只就重兵凌夏斷罪書法以書爵爲主而以書救作證然證處須重幾句 只缺救指月亦以稱爵罪楚問起將錄救證明書法蜿轉詞斷成文涉子晉意固非即呆講楚罪亦未肖

伐鄭缺救 合伐陳衛救書救責楚書救責宋 合伐鄭晉救

書救皆錄晉救以顯楚罪 合成九年書伐鄭筆晉救

罪楚削楚救罪鄭易綿厥伐鄭同加王夫侯亦可 合

戌鄭貞救罪楚罪晉皆錄救以見 合侯蔡獲樊重兵

陵鄭好武怒楚左子良子產語願工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詩陳風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胡傳 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附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

洩八分作泄 衵音匿又音寄近身衣也 納謂藏衵服 多辟之辟音僻邪也 立辟音偏法也 株林夏氏邑 說音稅舍也 火心星于月候

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

見 積音至 十六斗 口虛蓋 謂寒殺 發藝同 稚少若 始蒔 寒露節 辰角朝 見東方 天根氐 亢之閒 本氐也 俱見寒 露後湖 天駟房 星見九 月中稻 始降 揭昇土 之器營 室定也 定星昏

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獳元年衛穆公速元年是年夏齊惠公元卒陳靈公平國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于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正于午 為建亥 小雪中 昷謂同 縣音表 罷音皮 除門掃除也 御叔嬀姓靈公從祖父而淫其妻故曰瀆姓

指月須味一際字蓋九年如齊之後即有蔑如京之事兩事相形顯然事周不事齊了此正君臣名分相關之際故必書王正月以表之今年如齊之事歸田以為私惠此特關於義利之際此關於名分之際者不同故雖不書月可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如齊至歸濟西合如晉至取汶陽因利事例皆貶其悅王去濟西汶陽同

左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胡傳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衆又每歲往朝于齊廷覲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田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衆

一指月事實提過就此倒入成惡上蓋恃賂求安其心尚有畏也至於今歡然莫逆若并取田之故而忘之齊不假於

田而保魯魯亦不假於田而可以恃齊宣之心益放而惡亦遠矣雖聖人責齊何待今日但今日兩人之交愈深又有歸濟西這節事故特書我以模寫其相親愛惠遺之意以著其罪非謂歸田之惡尤甚於取也全在我字書法上形容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胡傳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强於此舉氏辨之早也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指月 有寵何重看崔宗因寵而强者也然不重責惠公重垂戒上

泥去聲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欲行郊禮而汲汲于奔齊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指月 是因他今日奔齊喪而追咎他前日不奔匡王喪要相形講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左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

胡傳 前圍滕稱人剥伐我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

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無乃己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指月 重不能討陳上虐小帶說且滕不事已以下明滕無罪正見當矜恤非二意己德有闕只虛說用大衆正應力非不足句言不用之彼而用之此也

合伐邾取繹以陳亂立案上從上公伯業論起下從貴卿大衆論起

歸父子家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傳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

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四國伐鄭

指月 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字對力字看鎮撫字對爭字看鎮撫二字微別鎮者鎮服其心使有所恃以無恐撫者撫綏其國使有所感而悅服此題不空空說簡力爭全要本楚來責晉發透無愈意○同人曰强令指楚而晉亦用力爭之便是五十步笑百步處不必傳外搜求

四國伐鄭 不能以德鎮撫　宋師伐陳 不能內自省德　以德字爲骨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胡傳 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盡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劉康公報孟獻子之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胡傳 用貴卿爲主將乘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討而有事於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傎音顛

指月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重看將貴卿乘大衆二句方見衆事之傎泛說不討賊不透

合取繹罪縱惡識來亂　合宋公伐邾因昧義責其貪因伐義恕其貪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是年兩歸父如此多冬字

胡傳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合定 篡弒懼討是妄說根由貪於取繹又是新開之釁故抽出言之不可並重不知爲國以禮雖指篡弒取繹然勿執定不篡不取爲禮須照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强活看亟行繼往須體發○京少曰初聘免討亦須活看當日季孫亟行大概惟恐失好失援耳說他篡弒之人心虛胆怯惟恐失好失援以致討伐則可若鑿定求免篡弒之討則春秋時凡篡弒者已列于會即不復致討宣之人討在會于州之時已免矣豈待今日乎指月篡弒取邑並提且亦須以篡爲主愚未敢以爲然也

只行父如君臣同責只歸父如指月貪於取繹正是爲邾爲國以禮即天理故曰理曲則氣必餒非二意與齊與其問邾之故也若臣乘貴

蓋伐邾非歸父自爲之

歸父如合國佐聘昧爲國之禮昧守身之禮

齊侯使國佐來聘

胡傳 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於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

指月 速葬是已前事重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上仁親即守身之本非二意

饑

楚子伐鄭 左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傳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此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强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貫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案者也

楚子伐鄭

指月 當從書法上發揮書法以稱爵直詞爲主以不書救證之意字知字須體意不以楚爲罪者意在責晉也即四國伐傳自是責楚蓋輕罪在晉意全在無愈於楚上論不重略楚亦不可以今日士會之救爲競力○同人曰是役未幾楚能謀少西氏之逆而晉會于攢函失霸背而務其一指春秋責晉不罪楚意未必不在此但本傳猶隱而未露耳然前四國伐傳只說晉無愈於楚此責晉不罪楚直覺楚已愈於晉矣作文能隱躍見此意尤其雙關

合辰陵 兩不貶楚上用四國伐鄭比爲下用伐莒攢函

比斷 合欒書伐削士會潁北之救以責晉削子重侵陳之救以責鄭上競力下趨利　合伐鄭次郔削晉救

削楚救士會于辛　合貞救鄭俱責晉

癸亥 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齊頃公無野元年陳成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 陳鄭服也

辰陵穀作夷陵

胡傳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皆首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而楚人能謀之指入陳時言此會未見謀討陳只因楚後來能討故不貶從之者非予陳鄭也陳鄭無貶就書晉言

合閱鄭不貶從楚不貶陵鄭俱以討賊爲骨一取其後一錄其前　合戰邲楚能討賊恕其從之者惡其敵之者

合盟宋大倫大防　合曹歸自京俱有難得天下句

合會申恕從楚貶從楚俱重大倫

附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濫漬罟以取魚也罛音孤罶音柳罝音嗟矠音策槁乾也夏不得取故膳以備麗音鹿鄂作格所以誤獸槎所也鯤魚子鮞小魚麑鹿子䴠麋子鷇音穀蚳音抵蝝子音池蝝音員蟻即蟆同官名存欑音攢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胡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無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指月晉四鄰晉方伯混伐　只伐莒拈月但少責晉幾傳云魯方會齊自宜主魯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胡傳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語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入陳殺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爲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仲尼重傷中國深與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未滅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楚子入陳

指月予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一章大旨而即繼以討其罪爲義取其國爲貪云云明說書殺爲予楚書入爲貶楚矣或曰以下又因復封生出一段議論而連書入亦說到予楚上傳心之要典傳其利陳之心也聖人知他心於利陳若先書入後書殺恐沒了他的功故先殺後入耳後云意在滅陳而未不曰深美其有討賊之心而曰討賊之功言心雖未善而功則有餘也雖曰予之正辨猶書入陳以貶之句言書入不可謂非貶然以取陳而書入則雖曰予之可矣傳中言楚亦不輕作文須重發楚罪而趴入未滅方有味參旨定此傳分上下截看上截全是予楚故曰後書入下截深美其功故曰未滅書入總是曲致其予

入陳　宋公伐邾　討賊功　歸俘意　不稱取陳而書入　書伐邾而不書取邑　俱不討其貪

入陳　柏舉　楚莊意在滅陳　闔閭心懷謀楚　皆錄其功

入陳　圍蔡　討罪不討其貪　復仇不討其暴

合滅蕭美仗義罪不仁　合棄疾圍蔡仗義假義　合入郢不以過掩功不以善掩惡　合吳救陳俱傷中國

又或合遂伐秦先書殺後書入書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欠佳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左傳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轘音患車裂也 蹊音兮徑也 譬如取人物于懷而還之猶愈不還

胡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蠢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棄之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于討賊復使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飽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甯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瀦音豬

指月 書納就是外此二人非謂不係之陳也楚莊不是知而故納之但不能察其反覆耳春秋亦只不與其納道他做得不盡善不可過作貶語

春秋指掌卷之十八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宜興 蔣景祁京少
揚州 戴京生子周 參閱

宣公下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於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臨哭也 大宮鄭祖廟 出車示將見逐 九縣楚所滅者

胡傳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爲恐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逼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指月 此題不可實講討賊如入陳殷只在聖人取大節念楚功上空空斡旋發揮上無天王一段重看圍鄭亦非小過但對入陳爲小耳須形容憑陵之罪倒入末減方發得重大倫意出玩傳雖如猶從字可見退師意傳未及不

用亦可。○京少曰小過非對入陳。
還鉏訶逆大節言則此過為小。

、楚子圍鄭　同圍齊予正倫恕抑暴　變書重之例而從未減
不書同之例而書同　春秋取大節畧小過變
春秋沮横逆抑强暴
合入鄭上過不掩功下功不掩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勦勞也　蔿敖孫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叔敖。車右挾轅為戰備任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有斥候以茅為旌有無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

鄗音高敖鄗二山也　篳路柴車藍縷敝衣　君之親兵十五乘為一廣百人為卒用舊偏法百人之外役以二十五人為承副益書法車十五乘為

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矣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

偏三十五人曰兩　二先君成王穆王　靡旌驅疾也　摩近也　菆矢善者　兩飾音亮也　掉徒弔反　正也鞅上声　麗著也　逸謂肯當也　七覆七伏兵七處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
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子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
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
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
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
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公子穀臣囚之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說音稅　搏音博　軘音純　薄迫也　游闕游車補闕者　尸止之　廣兵車　惎音忌教也　扃救熒反　車上兵闌　還便旋不進　旆大旗也　拔旆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
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
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
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胡傳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
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
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
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
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
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師也遂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書林
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
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衆不敢違偪陽之役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
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

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莊子知罃父　廚武子魏錡也　房箭舍　重輜重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戟危也　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

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
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
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
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
特以林父
主之也

戰邲

指月　總非觀釁一意。按邲之役以下。文明非觀釁之罪獨
在林父其曰知難而進則非觀釁也大意云晉不討賊而
楚能討義既不敵而況楚又已退師則晉自不得以救鄭
爲名而與楚戰則有先縠欲進按法行辟誰敢不從乃知
難而進非自取敗哉故釋楚而以晉主之文不分責六卿
而以林父主之〇同人曰師非觀釁將不能令原有二意
使晉主之以林父主之
原作二書法對作何害

戰邲　非觀釁　晉師救鄭而以晉主此戰
新築　非息爭　齊師侵虞而以衛主此戰
林父從韓獻　良夫逆石稷

〇戰邲　戰鞌　一將令　謹兵權　獨罪林父　並書四卿
、戰邲　書救　失於馭下　得於還師　書罃證　桓悼證
、戰邲　盟蒲　失主將之道　失主盟之道　欒書荀罃　子鮮季路
外合　滅蕭　失觀釁之道無久假之仁俱以入陳圍鄭黠
起釁　合楚子伐宋非觀釁之師失與敵之策　合圍宋
觀釁謀始俱失　合鄢陵非觀釁非持勝上策隨武子下
范文子　合大鹵楚盟兵晉崇卒鳶叔魏舒車戰步戰
二左甚整　合吳伐我責將責相書罃元佐分證又
合士匄侵　失將道　得將道

秋七月

附左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
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
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林父荀息之後常將中行故曰中行氏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楚子伐蕭宋華椒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胡傳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試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救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遂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書月鄒云傳分明不仁無禮兩假文兩書法宜對作細玩傳意只是一箇不仁書法只是一箇書滅看其志已盈句已該得在於驕溢意了可謂書滅非罪不仁乎不能以禮制心心字即其志已盈志字非二意也蕭既滅亡云云只辨滅蕭所以得書於經之由不是正意王伯之辨要明傳心乃傳楚子之心即不能以禮制心心字

合論宋楚莊不能令終宋文不能謀始　合會蜀楚莊行父俱不能以禮制心上驕字下忿字　合入鄆皆不以善掩惡

傳音附 還音旋 還無社蕭大夫 卯展皆楚大夫 無社素識叔展 囚卯呼之 華中 不敢正言故謬語 麥麴鞠窮皆禦濕 無解 社不 故曰無 展又言無以禦濕將疾而無計 意解故使展視廢井而救已也 結茅表井又展教之 眢音淵井無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胡傳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及宋人盟宿已不貿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文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會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指月書同盟是中寔只稱人一書法須重發楚勢彼其謀之無益強敵在前而爲此連雞之棲有同兒戲故曰不臧孰大罪歸諸侯觀爲諸侯計者云云可見人人列卿所以人諸侯也任賢脩政慮遠說先毅主盟任人一點耳

清丘 楚子伐宋 失謀非策 爲諸侯討云云 爲宋討云云 皆以楚強起

清丘 盟蒲 禦敵失謀 固結無本

合盟蜀兩傳俱有任賢明政云云皆稱人　合鄭澤以惡其反覆起以工臣與盟起　合會平丘各揚楚勢罪失自治之策上任仁賢明政事下君脩政臣格心

蘄音祈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傳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蒔復討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指月以衛叛盟問起例宋非義作而以失謀依傳凡字做一段於後非義以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傳前云陳可恤正見宋非義後云意在責宋言又有這箇意思在

去救陳同但無書法只救陳指月衛之救陳自踐先君之約宋必有激於宋之不義但聖人則欲借此以形耳重書法上作文方與前題別傳宋若衛叛盟云云原不曾恕衛

伐陳合會伐鄭先下能討先不能救　合侵蔡與俱攻與以怒楚　救鄭合楚子伐宋宋非義故衛書救宋失

策故楚書伐合圍宋亦主非義失謀合厥伐鄭筆
救例救陳感復封未足責鄭感集矢不能救

乙丑定王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左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傳楚人滅蕭晉以爲宋討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討者恤民固本輕役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楚子伐宋

指月晉爲非子楚只帶以形宋罪耳急於伐陳參看閩宋傳輕衆大衆勤民妄動方與上恤民固本云云相關須玩可以待敵一待字當時宋即不伐陳楚亦必至明知其至而待之此豈宜輕動時耶恤民云云正是待之之策只不伐陳未爲得策也○京少日有辭於伐辭字在攻楚與國上當時不攻楚與而楚師至宋則宋無受兵之數而楚爲無辭今不思待楚而急于伐陳是適授之以口實耳只體味未何書法則宋之失策自明

伐宋　貞伐鄭皆失謀致伐

莒公作衛

公作蛛

穀作殺音同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傳先縠違命以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在罪爲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仍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大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清溫而縠驕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丙寅定王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胡傳按左氏傳爲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侁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晉侯伐鄭

指月全根戰邲來須在此事直書四字上模擬勿板講晉罪當斯時晉豈有義足以加鄭鄭豈有罪足以致討依此虛斡

合五國伐鄭皆邲故皆罪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

馮音平申舟無畏也犀申舟子鄙邊鄙窒皇寢門闕三及字言其速也

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圖中國則亦明矣

指月始字要痛發例重伐陳不可與清丘並看觀傳既字又字及明見伐之由句可見非恤患之兵謂除了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勦民說非指救蕭也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是將前事之敗以證今日之爲責宋本比無書法

楚子圍宋　會穀　兵好　諱始　謹微　訟　坤

圍宋　同圍齊　皆自取皆有國必自伐句二左可用

外合胡豹歸國必自伐國必自滅皆挑楚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傳夫禮辨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釋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會穀

指月此就禮既失後畫出一箇禮不可失的標準若合符節極妙自失於天子特丞知有此特今日齒之耳此過春秋發慨不專爲齊頃歸父亦不必加貶諸侯去天子甚近別嫌明微正在此於此不別不明便是亂了自說經者立論舊破云聖人示謹微之意甚謬此傳與無妻同意俱是禮自大夫出但此則諸侯與大夫會故以君若贅旒爲流弊彼則大夫與大夫會故以田氏六卿爲流弊此傳尚平合至無妻則傷其極弊矣

合歸父會宋上凌替之漸下盛衰之由上謹禮下經世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曹宣公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嘉淑令辭稱讚也

胡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附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爲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指定縱不猶可乃以至於等字而俱要體貼

合宋楚平獻子主謀歸父薦賄子反急平華元輕見情實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

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就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考成也

僕御也

公羊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堙音因積土為高以窺城者 憊音避 置粟馬前木柑馬口使不得食

【胡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爱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慘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君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據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納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横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衆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路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杞宋陳衛之如賓客 羊祜陸抗

○宋楚平

【指月】當時二君未必不與知況華元又無取必於君事實但就其自以情實私相告語時君實不與知這便是取必於君傳中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明其道不計其功三功字相應宜重惟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為罪也然則臣而有云云一段是由子反取必於君內點出急於平一急字斷他或曰云云一段是出華元取必於君內點出輕見情實一輕字斷他

宋楚平　斷道 專忩 元反 四卿 背取必於君 伐齊同 下易晉衛

宋楚平　救台入 子反 季孫 子反在君之側 台在邦城之中 俱專

○宋楚平　黃父 平國者正以人臣之大義 勤王者猶以人臣之常職 後世羊陸 云云 後世濫賞云云

•宋楚平　歸讙闡 事專不計其功 情順交著其美 宋無亡國之慘 句 齊無取地之罪 句

外合滅潞歸子反無答報之難赤狄非門庭之寇俱用然則一轉 合仍陵仍專命成功請命衆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仲章潞賢人 伯桓子字

【胡傳】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者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擧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皆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戎並與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務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特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

赤狄伐 [illegible]

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鄷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鄷舒數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收紀其攻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指月 總提書法以責晉畧狄作冐就中看出不仁非義二項辨斷所以責晉畧之意不得大分

合書救鄭殘滅又不討賊恤患又不遷戮 合城虎牢 俱有然則一轉

秦人伐晉

[奇定]救命之孝

左傳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武子魏犨顆之父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胡傳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處內以事外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指月 重不務本感召天變上與前螽不同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傳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于早後雖欲止之其將能乎

指月 此傳是以後人論春秋時自始至終理所必然故當辨之於早早辨在始失上看兩正之旨是欲歸禮于天子總亦不專責天子只虛論箇理凡擬議之王者其顆之賢者可正也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指齊晉分魯將言作

無婁公作牟婁

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一箇源委猶後將不能何發汲汲當有以正之意

初稅畝

左傳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 始履畝而稅也

穀梁 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胡傳 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其私乎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全]李氏 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惟杜氏謂既取公田又稅其私田則爲什而取二朱子亦從之未詳孰是然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且從胡氏

○初稅畝

指月 公田之入薄所以廢助而稅畝民不盡力公田所以公田之入薄宣公不務本所以上下相惡而民不盡力公田當時變法之始未必便十而取二只是廢助用稅而井田之廢自此始也故傳只說廢法啓弊不及困民務本字極重仰假螽傳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務其本本字如務農重穀之類宣公不須變法只務本國用自足了

參奇定 傳因宣公變法而寫出古者上下相愛晚近君民交惡光景示天下萬世侈端不可少啓成法不可少變作文須淋漓慷慨援古鑒今勿粘定宣公死責方自傳惜○作同人曰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極重書法傳意盡此二語中始字對子孫橫征言則宜爲我魯之罪人對助法承廢言則宜又爲萬世之罪人矣然文定當日絕不板責他變法傳首先原其所以不得不變之由傳末明示以困守而不變之務蓋緣廢助用稅是古今一大翻局唐太宗謂不井不法

田。終不能成三代之治。自稅畝一開。而古人良法美意。漸
滅盡矣。所以設身處地。寔寔替他籌畫一番。其必先務本
於下。正欲有國家者存助法于不廢也。有多少躊躇惋惜意。本
文須淋漓寫透。○京少曰。務本從來講章俱指務農節用
惟楙惠迪云。助法之本。財上下相親是也。要之古未有上
下相親之世。而不務農節用者。亦未有務農節用。而上下
猶不相親者。楙
說仍非別見。

、初稅畝　作三軍　田制。變。兵制。變。一作初周頭。一作周頭。下一易舍中軍。大意同上務

本下謹權

○○初稅畝　陳蔡歸　井田。封建。專。就。聖。人。意。思。作。文。

外合大凾井田車戰

冬蝝生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

孟子言仲舒云蝗子

春秋指掌卷十八　十六

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
又爲繁政重賦以戚之。國之危無日矣。

〔指〕月從秋螽未息。看出重災。而又爲繁政重賦以
戚之。貧責宣公。非泛示敬天勤民之法也。收詳志

饑

〔胡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
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
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
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
之不可不
敦本也。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

鐸辰留吁之屬

之不幸也。是無
善人之謂也。

〔胡傳〕按左氏。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屬邑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
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
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
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
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指〕月仁心王事不可分重。
遺種上殄邑帶說。收稱人。

合大凾非王事非王師　合書教殄滅。不仁。不還襲。仁。

上邀功下無功

〔附〕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
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
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
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
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
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
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

烝升也　升折俎之殽　房烝半解其體　凡之房大房也　飫禮也半體

春秋指掌卷十八　十七

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
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
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
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
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
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
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
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
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
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龢同可觀。
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
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爲
晉法。○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夏。成周宣榭火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無室曰榭。○李氏按楚語云。榭以講軍實。故
知榭是講武屋。竊疑宣王南征北伐
講武于此。遂以爲廟。故其制如榭

禘全體　舌人能達異方之言　象胥之官也

廋辭隱語也

榭公作謝　火公穀作災

胡傳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猜月 春秋有望王室因天戒而思其所以戒以復中興之業意

秋郯伯姬來歸

胡傳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猜月 或譖失訓女之道而致婦行之有虧或郯失齊家之道而致伉儷之輕棄此人倫大變不可不謹故書

冬大有年

胡傳 大有年記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襲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

猜月 要看水旱饑饉相繼而作亦見天理不誣意與桓有年同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是年蔡文公申卒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

卷音權

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書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心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胡傳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斷道

賁皇楚越椒子　御音迓

猜月 笑客事宜主穀梁叁四卿皆怒不獨郤克也傳曰諸侯者君爲臣所取必傳只著其同欲無斷罪語然非有不得已句盡可玩

附左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胡傳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豸音止解也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蔡景公固元年是年秋楚莊王旅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巳致寇所爲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於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遂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指月〕傳是通前後事論之君世子伐而責列卿正見其取必於君也收書字不用詳字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鄫穀作繒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公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胡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忘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徼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强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巳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指月〕將宣公惟利是從意提過重歸父看大意云宣無忠信誠慤之心背齊事晉說者謂謀以去三桓耳此謀也歸父實尸之殊不知欲張公室只消引君當道云云三桓自然畏服何必倚外援哉

旅穀作呂

〔合闡〕勵賁伯力以討强內臣之失行王道以革僭

聖人之化俱强公室俱三家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巳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爲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煩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矣

〔指月〕以歸父志仁提起倒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作總收二書法

〔合鐫〕奔歸父守禮尊守信點起責魯成失爲子之道衛獻失爲見之道

笙公穀作檉

壇音善除地爲墠而張帷

春秋指掌卷之十九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曲阜黃承兹念在參閱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辛未定王十七年 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今十二月而無冰冬溫也

胡傳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illegible]調燮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猶書者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毋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無冰

指月 其象已見即遂歸父一節便可知矣故字應字俱根已見字來重天人一理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字指雨雹冰雪與人微事小對看以為陰陽寒暑之偶忒若微而不足介意苟察其盈虛消息之所自來則關於治亂者不啻巨矣毋慎於微以無不悉書言王事即燮調之事○同人曰制治未亂何要重括益氣之消息盈虛一一與人事相應然天象之見毋在未亂時極易挽回即如今日無冰為政在三家公室不張之象然視襄昭之際何如耶猶在此見將治未亂使成公因天象之見將政事紀綱整頓一番易舒緩為明作轉廢弛為嚴肅則三家退聽而公室張有日矣惟以恒燠為微而忽之此其所以流而為襄昭也制治貴未亂而不慎微即不能制治于未亂玩末二句則悉書處正是經邦大訓莫作兩様看

○○無冰 歸三田 天人一理 萬物一氣 王事 慎微 天人一物 一身 古今一息 聖化 序績

○○無冰 獲麟 天人一理 王事備 天人相感 天道終

合會平丘 察天變結人心俱有制治未亂句 合執仲 幾謹微謹初

三月作丘甲

胡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廣古曠反

○作丘甲

指月 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此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為一甲三甲為一乘此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有八人之舊向取足於四丘者今取足於三丘總一乘而計之則增一甲矣甸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之舊向止出三甲者今乃具四甲積三甸而計之則增一乘矣雖增甲不可知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損農以益兵便足困農不必說到賦重民貧農民國本也故曰非為國之道

、作丘甲 作三軍 保民 一成一乘之制 蒐紅 鞅 聽訟 變公 郕公徒之制 入鄆 孫 俱有作者不宜作也 易舍中軍 討專 貴季

合立武宮 兵制 廟制 作者不宜作也立者不宜立也

合大閱 變兵制 廢戰法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汲汲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爲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非可見矣。

指月　全在誅心上立論。恨齊人，恨字與下忿懟字相應。恨齊人，正是恨宣公處。雖說三桓，然傳首云今季孫當國，還重季孫。書法只及字。

合會蜀　懟君辱君

賦車馬　完城郭　已除也　責債同　懟音隊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胡傳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經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自敗也。

其自反亦在矣

指月　以存防引起，重自反作。

茅戎公穀作貿戎

冬十月

壬申定王十八年

二年　是年秋宋文公鮑卒衛穆公速卒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傳　初魯事齊[illegible]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illegible]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日構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指月　玩同日憤兵一段，明是兩責，則此處責齊爲當，但須本魯說來，後仍歸到魯上方有傳。

膊磔也　音博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新築戰事闕

鞫音菊　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軒縣也。繁纓，諸侯馬飾。

新築敗

指月　說衛之加齊已甚，正見良夫不當戰也。觀其飾詞以拒石稷，則志戰可知。此題全要描良夫一片欲戰心腸，透齊師侵虐，指伐北鄙言；與齊師遇，遇其伐魯之歸師也。

戰新築　戰鞌　以衛主　以四國主　志戰　憤兵　俱重戰

新築　書救　石稷欲還良夫不可　三卿欲還武子從之

新築　盟戲　從遊・善謀・交兵　從善謀不戰

新築　夏圍戚　孔孔子・子書繫纓　孔子先正名

合吳救陳上善解紛　其遠怨下惡首亂善解紛・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

首公穀作手鞌音安　靡笄山名笄音雞靡如字又音摩　桀擔也　介甲也　擐音患貫也枹音桴鼓槌也華不注山名絓音卦驂馬絓也轏臥車仕產反縶馬韉韓厥脩臣僕之蓋謙言[illegible]

胡傳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豫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使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

之官蓋欲執之　茷扶廢反　茨蓋也

戰鞌

指月　上獨責季孫下並責四國一怒正與一笑對二戒字極重以此垂戒不特著罪而已舊用專兵忿兵字細玩上邊非說專兵只重人稟其怒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意雖上日政自季氏出看然後二字正說得堅冰之漸且專政與專兵亦有別宿作三軍方是專兵在行文只是政令於是乎成而已成公初立主幼國危不但說不當掃境興師亦是季孫乘機竊政一大機會殘民毒衆四字正與袁黄傳殺人盈野相發亦不可畧○京少曰指月辨駁專兵極是溝章猶以專憤爲二戒眼目何也四國皆憤兵而季孫因成公幼弱至掃境興師以肆其憤故變屬詞常體而四卿皆書明同一憤兵而在我魯則又有堅冰之戒也愚意憤兵大戒畢竟是此傳主腦師一怒肆憤目無幼主亦以憤致之作文不必拘拘兩對控造名目先以四卿皆書問起將堅冰之戒作半篇餘入四國主之暢發大戒意未知是否・

戰鞌　作三軍　遥忿・變制　政自季出　季氏益張　皆重兵權皆有主　幼句兩邊俱以舊

制　起

戰鞌　溴梁盟　征伐・禮樂　齊母笑客不謹　高厚歌詩不類　季孫一怒　荀偃一怒

但　専

戰鞌　三卿伐莒　魯無四軍・爲四卿並將・前已合中軍爲三卿並將・

政自季氏出矣兵權悉歸季氏矣　俱重兵權

、戰鞌　會向　專兵權失國體　將稱元帥令四卿竝書使舉上客令二卿竝書

○戰鞌　戰鐵　郤克讓而范叔變伯皆讓簡子爭而蒯聵郵良皆爭

合伐邾取句繹四卿竝書列書三卿重專權縱權作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齊地一作爰婁去齊五十里　賓媚人國佐也　甗音彥　紀甗玉磬滅紀時所得

【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於城下借一戰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兇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辭兵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大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晉討大人爭隕積怨欲雪一笑之恥至于殺人盈野非有字扶弱之心國佐如師請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

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如師袁婁　去如師同但不必以賂免原起

【指月】人知非有擊強扶弱之心為非義不知東畝質母不以德命仗義者斷不如此二層總是不仗義處傳末制敵莫如句通結上文天下莫大二句文仲說上句義即理也引齊桓亦只重仗義二字使桓不仗義則楚不心服而如國佐之揖而去進偪之則得盟退則不得盟雖欲然以盟禮相結而不可得矣晉之以東畝質母令齊者全參不破國佐來意猶自謂戰勝強力足恃齊不敢不我從而不虞國子之揖而去也乃使魯衛之使偽以國佐之詞為請以掩其迹而追及袁婁以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非晉乎作文以賂免非服之故原起倒又不以德命作而不以德命文側重質母上說傳自明汲汲欲盟意要發

【參旨】定非有擊強扶弱之心是非義源頭而今日東畝質母之言尤非仗義者口吻

▶國佐如師

【指月】傳直云非服之也不可用敵服未誠語須從戰鞌上翻出齊勢之弱晉勢之強而何僅以賂免就他賂免便是不服而所以不服者出列卿求逞私忿與齊桓擊強扶弱之心異也未須發待之不可無其道意

▶袁婁　盟蒲　信義　俱不足服人而要盟各有二層意

國子背城借一之請

文子德則不競之譏

○如師袁婁　夾谷歸田　用此作　天下莫大於理兩傳俱有宜總

合闡秫敵未服而不以德命致已起而不以德綏

【附左】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苟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式用也　三吏三公　籍謂書之典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

附左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御叔其夫也亦早死　蓋覆　彼

取汶陽田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

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于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使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會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愼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于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 取汶陽

指月請于王以正疆里只一事不可以王命王制分然則宜奈何以下正是請正疆里之事所損益可知矣句要體貼環瓏發之

● 取汶陽　廬冥歸復地　歸魯　正疆域　存封建　兩邊各有興滅繼絕

合鑄乞師士地甲兵皆重王命不正疆里于王故書取不以王命與師故書乞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大戶閱民戶　斲匠人鍼女工紝織布

胡傳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嘗使其君尊榮其兄光于侯服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快肆其忿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欲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不能懲也而辱逮君矣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

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指月 稱師著衆無罪楚意言衆正見被侵者之危爲國上卿何重者傳意重辱逮君父上不可以危國辱君分股此傳從心上論故結以史外傳心要典何 只楚鄭侵衛指月侵衛蓋自是侵魯矣特經諱不書耳侵魯衛總此師須從稱師若共衆上描寫楚勢張皇以見魯之可危而季孫之罪以今語挑發方妙

合盟蜀上貶魯卿重禮字下貶列卿重義字 合夾谷季孫辱君孔子榮君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胡傳 盟而會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王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于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指月 恥字要透書法只重書人而帶明書公不諱意

合會絰離俱以僭王爲案上西向服從下俛首東向

合會[illegible]昧義守信 合會申推楚宗楚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 宋共公固元年衛定公臧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胡傳 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肆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處彼參此皆無善也以是而不紀勝負微也背僞辭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離夷狄中國則豈王有討于伐耳宋衛未葬易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指月 彼此無善意輕提過便從晉無善而稱爵書伐上推出鄭罪來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他謀伐之初算夏當體貼固不作予晉說亦不可板着罪鄭話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夏公如晉 左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見鄭伐許傳後云一之爲甚其可再乎 左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傳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覲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指月 此春秋所爲作句要重以其關係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

燒蛤爲灰以瘞壙重平声多也阿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附左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違避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傳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然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

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指月 從故地上推出所以不願之故方見得宜脩德政薄稅斂反稅畝輕力役反丘甲二者正脩德政之大目無書法參旨定亦必失之指民心說非指來言汶陽也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須描寫○同人曰亦必失之胡氏撫拾後事而爲之說恐遲

指來言汶陽也

合盟蒲各以詹貳原起上倒成不知薄稅輕役下倒最

不知悖信明義　合會平丘重賦致叛又攻之以兵崇

後啓貳又脇之以威　合弓圖貫上命上將用大眾失

服人之道下命正卿用大眾失反己之道上稅役下忠

禮　又圍棘言汶陽合夾谷歸田力以脇人終失故地

理以服人遂得故地此題宜删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借滅甲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廧公作將穀作牆咎音臯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 晉衞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

胡傳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下先王之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擬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指月 於本國則辱於外君則抗二意作後總發惡中有惡意總收不繫國不言公二書法不繫國言其無體國之心也干先王之典是干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辱辱字重看遂事應生事專命辱字應非禮不信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非辱國乎不然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矣遂字只作事實舊主專與抗分似重遂字反丟却不係國了

鄭伐許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于夷者幾希况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于鄰國不旣其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

指月 義利字極重憑弱犯寡亦是逐利之見照傳況又口氣串說不可倒入虐小蓋狄之意尊重前叚况又一轉特言其甚乎

合徐越伐吳原素行而黜虐小原世類而進從兵俱在

一字褒貶句　合晉伐鮮虞上義利下信義

附左 十有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謀之未行

騅音隹

褚絮也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靈王二十一年　四年　是年春鄭襄公堅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通嗣君也

○華元聘

指月見僞如使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共恤牢之軼可入講收使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遂從如晉者以晉即楚故也

左傳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　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叛晉城此為備出杜氏註

王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公欲

鄭伯伐許　左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胡傳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古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指月諸侯在喪稱子故如稱爵為貶詞稱爵有所安則為之意

鄭公作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傳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于內女其出其歸皆詳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後世戒也

指月意與郯伯姬歸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母上

附左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仲孫蔑如宋　左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蔑如宋

趙嬰盾弟　莊姬趙朔妻　朔盾子　原同屏括嬰兄

見僞宋傳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備無傳大夫與大夫會

梁山崩

左傳　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胡傳　梁山韓國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曰之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微染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省者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illegible]也亦將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荀首公作　傳驛車重車　縵車無文史辭責自罪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猶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指月　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同則亦是志同欲之側，甚惡則存乎其事矣。

六年　簡王元年　吳子壽夢元年。是年夏鄭悼公費卒。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者；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指月　重廟制上。合有事武宮，一違常，一適變。合立煬宮，皆不當立，行文意如。

武公名敖，隱公高祖。考成也。王君也。皇大也。尊祖故加君名。明尤尊也。顯明也。月祭謂月祭。顯高祖居西廟。壇上故曰顯。祖考廟，始祖也。止時祭而不月祭。高祖

取鄟

〔胡傳〕鄟，附庸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作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取鄟

指月　以滅國之惡，略敘起，劍書法作文，謹微微字，指書法言。蓋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而不足辨，然應世有不嫌攻王過而甘助權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示臣子不可一毫有不憚人主而畏權臣之意，所謂謹微也。項傳是說諱君者不可，後而諱臣；此傳說任不可，不可不當臣不可。諱有微別，參旨定玩，傳義生在于一段，則知權臣威焰貴可畏。人臣于此，須打定念頭，處處向君父，照顧分毫不委。背假借幾，是漢丁行文，須有伉湢之概方妙。○京少白項

之文其廟既毀，有禱則出所藏主，就壇而祭之。除地曰墠，音善。封土為壇。之祖高遠，廟更為祖也。主出就祭壇墠。

傳云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明係抑臣。此傳滅而書取，為君隱也，明係尊君。但兩傳俱彼此相形，故尊抑並用耳。然項傳云此春秋尊君抑臣，只就人言之。此云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則為後世言之。之為朋黨，比周，是項傳意，欲使後世臣子大家不為朋黨，人不云則以附于附權之惡，則此傳意也。於傳有之一段緊頂無朋附句來，極寫權臣之易附而附權之為大惡，最痛快。竟谷永之徒附權遺臭，其患總自不知有上下之辨來。使春秋之義得行，則無此患矣。作文善體示後世臣子意，自然激昂慷慨，躊躇滿志。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衛孫良夫侵宋

鍼音針　陴音皮

指月見下侵宋傳要體亦然字以罪晉者罪衛方妙晉是受命於嬰齊如晉之時此是從伯宗同伐事實須別

附左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郇瑕古國名　盬音古鹽也　惡疾　觀成也　膇音墜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嬰齊如晉

指月見下僑如侵傳此晉命伐宋事實然未見得聽命難斷魯罪如出自含魯不可聽意虛發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二年晉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賊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蔑僑如侵

指月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處重事大倫字須執將能立乎正形容可兩之意陋字要發命上卿用大衆亦不可遺傳中上三年一段是原素對以見此伐之無名後二年宋來納幣一段乃驗其聽命於晉之實與邦交無干不可混用

蔑僑如侵　汶陽歸齊衛命失交

合會伐鄭俱有不能立句衛命失地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救公作侵

[胡傳]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嬰齊伐書救

指月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三善字緊相應則救鄭之善全重不遷戮上不可以救與不遷戮作兩層左傳云侵蔡是遷戮也傳中不還戮近用此何只在不貪二縣之功上論晉說與其全師

之仁甚無謂。且折馘執俘。指敵國言。亦說不得全師。玩舞
干等語還王。不戰為是。原王罪楚。予晉兩層作總收救字
細玩善晉正以罪楚。則書救書法只了罪楚之案。按左氏
以下又因無功而辨出所以可善處。是論使蔡遇楚事與
救鄭無干。了不得執着書法。宜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
明。隨照傳轉下善晉大發末收云不得以無功而謂其救
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乎。○同人曰作法斷
宜如此。然先了書法後論使蔡遇楚則救與不遷戮明係
兩層。此題不忌兩層。益晉師以
救鄭出。則兩層只完一救耳。

○○書救

指月 起處喚明惡楚意。師以無功問起。重不遷戮作收處
仍帶楚罪一句。按左繞角之遇。已自勝楚。楚師遂晉師遂
使蔡遇楚。故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遷戮事在救鄭之
後。須似得明白。不是救鄭無功。謂無折馘執俘之功耳。玩
傳則無功與計功受
賞二功字。指應甚明。

○○書救　伐鄭盟戲　武子從韓范。悼公從知罃　俱從善。

書救　㓙還不遷戮　不伐喪　以無功專制辨起

合書伐 筆救制救以鄭為案。上楚不當伐。下楚不得救。

合次鄭大意同。　合閩蔡上得用兵之道。下得復讐之義

丁丑簡王二年　七年　鄭成公睔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胡傳 穀梁子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指月 傳云理或然也原不說殺宜體之

鼷音兮

吳伐郯

左傳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吳如見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上王 胡伯

指月 要得聖人扶持名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

合 猶三望 僭號僭祭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傳 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

指月 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意與傳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避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況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指月 三書法遞繳須知同盟不是特書　只九國救旨定全自楚勢益張內發出善晉　只馬陵指月宜就諸侯同

病上形
出楚橫

嬰齊伐鄭合十年莒恃陋上以入陳北下以救江北下
九國救合書伐鄭華救鄭救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爲王
合壬夫侵大息師 合吳救陳楚勢之張中國之衰
御托救以見 合貞救上與鄭下罪晉亦于錄救見之
馬陵合雞澤皆同病楚 合戊陳王伯事之勤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指月見淵巢傳四鄰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楚邑不可謂鄰亦不可謂制也此正是凌楚始事故特志之失人意只伴講參旨定傳曰四鄰封境之守家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邑則鄰字還指州來爲確末須帶封境意

罷音皮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冬大雩

衞孫林父出奔晉【左】衞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衞侯如晉晉反戚焉

天毅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

宜興 儲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同邑路朝宗海臣參閱

成公下

八年

（戊寅 簡王三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衞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會伐晉有二命穿也爲聘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諉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聘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不罪亦見矣

言汶陽

指月只本魯田也何便是各人罪案前日皆罪後日罪亦見不可倒重魯作宜三頭一晰禮守迎奇即忽奔傳馳

詞執禮之禮緩詞易詞寂可描寫○同人曰當日季文子云○云晉亦無以對也但不馳詞而私言便是畏憚其強不能為國以禮處玩皆非也非亦見矣二句文定賦詞木無重輕指月三頭一腳良是而諸家並主倒魯殊不依附會其說

、言汶陽（俱有季孫語）燮聘伐郯（土地、甲兵）以晉命非道非義為察、以魯不能保不能立為斷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書侵蔡

指月 楚棄析公○王長岸傳策士奇才為敵國用○京少曰楚棄析公事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與子木語不如三發

王從善作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指月 過於厚矣反非所以重大婚之禮此處[illegible]玩

合衛媵越禮逾制悉書為後法敗禮踰制備書為後戒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林氏註 公孫壽湯意諸之流

左傳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附史記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及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偏告諸將曰盾為賊首子孫在朝請誅之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竟無聲已脫嬰謂杵曰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奈何杵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曰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請先死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賁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為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氏乎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名而匿諸宮中諸將入問疾因名趙武偏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成季趙衰 宣孟趙盾 辟音僻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傳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非邪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恭一人之通稱

指月 罪邪君二句側下說魯罪正見賞者之僭也重來字君天下只提過

合曹伯自京僭賞失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賜公穀作錫

左傳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胡傳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與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旣不能救及其旣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旣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指月 書法專屬晉邊責魯是餘意宜重責晉作而以責魯發二股于後仍挽歸責晉參旨定揔起分作以伐郯非義爲案晉魯交比責之○同人日季孫固曰云云已立知其不可之案責魯處亦不輕遺照可見亦可知語意交責爲受只變聘指月 盟王二字重看蓋攘夷以安夏正是盟王之義旣不救其患而又討其成此是何等樣義何等樣盟王收書聘于伐之上魯不可從意亦要見 只會伐郯

指月 旣無前書來聘書法主晉魯分作亦可舊只用魯牛邊是未看傳中又率諸國伐之句也

變聘伐郯 盟蒲 義爲主盟之道 兩有季孫語

合適歷虐小罷惡皆有晉侯之爲盟主句 合豹歸旣知其不可云云旣以爲有命云云上專責魯

衞人來媵 左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胡傳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

指月 此衞媵須說得活

己卯簡王四年 九年 是年秋齊頃公無野卒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傳 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衞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衞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旣從之魯若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盟蒲

指月 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是言未貳之先惇信明義以補前愆是言旣貳之後諸侯之叛只爲晉無誠信故耳今不反求以惇信明義而又以口血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也正與盟非固結之本也句相應本末字要發透誠信便是本對盟字看書同者若曰諸侯之心旣異晉特强之同耳若作惡其反覆是罪諸侯矣只一箇信字信無不誠

行出去便是義惇信正所以明義亦非兩件參旨定此時只有反求一著非欲其仍以汶陽予魯○京少日惇信明義以補愆正與言前令外相應蓋做盟主的但看實行何如今日一事愆信而諸侯解體若能反求諸己他日一行補愆而諸侯固結矣補愆而諸侯固結此仍自喻自行非待言令也以御之三字用范文子語有假牲歃鬼神以制馭諸侯意即此念又不是誠信了所以下箇又字彼不思盟以馭人揔屬空言虛令故日從事于末而不知本本即言前令外實實補愆使人自喻自行者是也講章未貳已貳云云殊未融

○盟蒲 莒潰 固結之本不在盟 爲國之本不在城

○盟蒲 城中城 惇信服人之本 講禮體險之用

○盟蒲 蕭魚 信不可知子鮮季路 誠能感人知荀魏絳

合鄢陵 盟非固結之本倖非恃勝之道季文子范文子

合會平丘 二傳皆有固結字末字上范文子下叔向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

〔旨定〕以致女來媵二意雙提起倒伯姬作　單致女只就著於家說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韓奕篇取莫如韓樂謂嫁姬得所綠衣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胡傳〕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旨定〕以稱人以執提過重削救上罪鄭從楚殺蠲不書自是事體如此不必照貴鄭從楚嘗從義利上發德仲曰晉之此舉甚善要得惜之之意不可十分貶壞得下罪鄭只執鄭伯〔指月〕討鄭從楚未嘗不是但無王命又不歸京師耳收稱人殺蠲不用只書伐全責鄭要體削救書法

• 執鄭伯　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

執曹歸　稱人稱爵　討得其罪又歸于京師

晉伐鄭合厥代鄭兩削楚救子重子辛上貪重賂之利

[illegible]失之說

鞮音提　蠲音捐

〔附左〕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

稅音脫　泠音伶　嬰齊令尹子重　側司馬子反　言其尊卿敬老　渠丘公莒子朱也

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胡傳〕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于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曰以謀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 伐莒莒潰入

〔指月〕此傳議論是因左傳城惡之說生來潰者民逃其上也使莒有令政民將效死不去何至于潰哉效死勿去自非臨時可使其不能使民效死勿去可知他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矣固本安民正與爲國之本相應重罪訓意不重罪莒收書曰

浹辰十二日　菅音奸　蒯音快　蕉音樵

○莒潰入 長岸為國以安民為本。雖降莒之城何益
干兒侍 為國以得賢為本乎。雖廣土衆民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胡傳 諸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
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中國友邦自
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
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此
事以觀可謂
深切著明矣。

指月 傳明是二意，立對作上收稱人，下收此事以觀時說
謂下半傳無書法，欲倒重秦邊謬矣。或依傳上下半篇亦
可參旨定，單主責秦作，以晉人致寇意，如傳帶于後，益貶
秦有稱人書法。近欲提此事以觀何作貶晉書法者誤矣。

鄭人圍許

左傳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
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紓晉使 不亟遣 使歸晉

城中城

胡傳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
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
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
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非敷白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
謹于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
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
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城中城

指月 只重謹禮意，要體險之大用。大字、封字、徵字、看體字、用
字便自緊關，將一險字說入禮中，將一禮字把作險用，其
堂簾森嚴氣象，須體貼一險字發揮經世安民之道，所包
甚廣。而傳獨言謹禮者，蓋為成公幼弱，政在三家發耳，作
文只從謹禮立論，
不必作斷罪語。

○ 城中城 城虎牢
惡設險 示經世之道 兩邊須不
貴表險 待衰世之意 矛盾

○○城中城 覽邑間設險 禮為體險大用 辨尊卑分
訓民 禮為政大本 貴賤別等
威異物采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儀上莒陋不備云云下觀于有莘云云
合會平丘上不以城郭為固下不以兵甲為威 合城
成周譏其守之微傷其勢之孤

附左 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
成。晉使羅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 齊靈公環元年。是年夏晉景公獳卒。

茷音沐 子商即辰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傳 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
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
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 寵愛就平日說，而侵鄭亦在內。傳因後日事，料其今
日之如此，作文先驗明方斷罪，然重垂戒上，不重罪衛侯。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主晉失信，信讒非伯討，不足以服人。

左傳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
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
叔申。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齊人來媵 主衛媵致女，二傳譏制。雖賢非宋公賢伯姬。

公羊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丙午晉侯獳卒

左傳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
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

膺胸也 緩醫名 肓音荒鬲也 心下為膏

為之禮而歸之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張去声 腹滿也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

冬十月

辛巳 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借盟唐傳去國踰時之久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借二聘二盟傳

犨公作州後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大全〕〔張氏〕追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壬午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胡傳〕夫人主無誠懇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而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指月〕盟事在前不書周公捉過倒出[illegible]號令不行[illegible]通逃已見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楚已盟于宋西門矣此會魯衛如晉聽成用至家氏註罪晉交夷

瑣澤公作沙澤

〔左傳〕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附左〕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縣音玄 鍾鼓也

間音閑 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朝而不夕

癸未 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是年夏曹宣公廬卒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主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

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
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
指月其罪當在書法上發他應違聽命于人之狀以見其
日反不能盡性誅討之義則自可請于天王而其氣伸惟
報怨有得敵義不得請于天王而必
至卑伏屈折是一個意思非兩樣

錡乞師　圍彭城　甲與土地　重王命謹王度

錡乞師　戊虎牢　脅其非鄭地非晉所得專諸侯所得專

合如京伐秦徵兵由于伐鄭由于便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 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脤宜社之肉也　宜出兵祭社之名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成肅公卒于瑕

承寧謂承君之意寧靜諸侯　不更秦爵

胡傳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指月 因會伐而行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須發痛快全就書法上發揮聖人意思不宜漫為斷罪評君臣人道之大倫何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敬字最緊要

只如京指几至於此極意要說得剴切

合盧吳 歸朝覲封建俱聖人懼作春秋上臣敬君子敬父下與滅國繼絕世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言定 不以京師致明伐秦爲重也在聖人誅心上發

冬葬曹宣公

左傳 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附國語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箴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趙朔莊子 兜惑也 露潤也

甲申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曹成公負芻元年是年冬衛定公臧卒 秦桓公卒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 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 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胡傳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娶必親迎乎以封疆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志記也 晦亦微也 約言以記事 事敘而文微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置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內音納

乙酉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衛獻公衎元年秦景公元年是年夏宋共公固卒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illegible]

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傳晉侯以諸侯伐秦曹伯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文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盟戚

指月王邁埀傳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敘明晉列負芻于會作結

○○執曹歸京

指月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敢自治二句文是討罪中好處不可以不濫不專平看觀傳末獨云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句可見晉伯討須本非伯討者形之方見得容各延晉出

執曹歸京　執仲幾子不專罪專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胡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助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人從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著之詳詞之復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

指月不賴寵二句是一時事而緊關處尤在不賴寵一句上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云云乃確見也人臣之義正該如此故曰正收不省文只華元奔單就懷討賊之心而奔上論只元歸全要講他不輕復　只魚石奔仍就定國上見其出入之志于討賊不可徒美其功無書法

華元奔　鱄奔忠　魚府曰元反必討　蘇轍
鱄奔信　甯喜曰必子鮮在　穀梁

合厲奔出入得正進退失宜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 始通吳也

胡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殊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

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齊晉大國云云語意要透

合盟宋遇吳之始變見之始東向親吳南向朝楚　合會申殊詞同詞　合黃池殊會書及俱特筆

許遷于葉 左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葉音攝

丙戌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宋平公成元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穀梁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見錡乞師傳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荀林父 辟走不復由故迹 何七變 子弟行 行首當陳前 決營壘爲戰道 囂器同

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胡傳不書帥敗績以其君親集矢于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

州犁晉伯宗子 賁扶云反 國士謂州犁 厚衆也 淖泥也音閙 違避也 掀舉也音軒 蹲音存聚也 弢弓衣 趨疾如風 韎音妹赤色皮 韋熟皮也 跗音附 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肅手至地 薄迫也

幸非恃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
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忽
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
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指月〕重在提過只發幸非恃勝之道未有勝負之形先見
幸處曰幸則不待更生驕溢就館穀時其可勝者安在

鄢陵　侵蔡獲燮　倖勝不足恃　士燮外寧內憂之戒
武功不足競　子産文德武功之語
下易貞伐同

鄢陵　伐鄭盟戲　戒幸勝　美善勝　違范文聽郤至　違荀偃聽知罃
鄢陵　蕭魚　倖勝而楚益張　推誠而鄭不叛
合共滅巢　倖勝失守　范文子　沈尹戌

〔附左〕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
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
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

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 溫季郤至
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
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
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
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胡傳〕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
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
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
屈已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
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
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
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
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
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
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于夫子
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
歉乎而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
以守身應物如此
其垂訓之義大矣
〔指月〕自反無歉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
正已而無恤乎人一句作曾守身應物伸道榮義大勇浩
然俱要
點發

公至自會 王盟唐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旨定〕作晉忽

〔左傳〕公會尹武子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
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
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
子罕宵軍之宋齊衞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
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
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
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
賞惡不卽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
則無以爲天
下之共主矣
〔指月〕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于天下因晉之執是極
便一箇機會却放去了除了刑賞把甚麽號令天下故曰

無以為。

合趙鞅歸兩縱罪上因曹人之請下因韓魏之請要見刑典極重國與天下俱恃此為維持意 合黃池俱有雖得天下句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指月主刺僑如傳指晉屬[illegible]

未定予奪然前有訴公于晉侯及晉人執季孫[illegible]可屬晉君後只有范文子謂欒武子云云乃許魯平故納

忠俱主范文子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指月主子范文子全要本赦季孫來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苕 公作 指

胡傳 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隤音頹

○盟扈

指月主季文子忠足動人一段范文子聲伯只點入

僑如奔 盟扈

指月去奸留賢俱主范文子

○盟扈 取鄭 范文子薦于欒書 俱忠足動人分忠節

趙文子言于子木 者非

○○盟扈 盟宋 季文子歷相三君 辭伯請之[illegible]文子

范武子光輔五君 釋之趙孟辭之

楚子蒍之[illegible]在其[illegible]趙向以好下范武之德左楸

盟宋下甚明切須著眼改盟宋為會雖諸云子產光

輔五君文[illegible]下易會宋[illegible]趙武是何光

輔五君者之多也寫為成[illegible]馬亦校正之

附國語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見雜瀏傳

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問繳俱用柯陵須連公至出

左傳 鄭大子髡頑侯獳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胡傳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謀復伐鄭也 偕尹單與盟 只提過重同懼楚作不必斷罪

括公作 指 結

侯獳鄭大夫獳乃侯反

秋公至自會

附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郤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者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

迂音迂迂回之意加誣于人 爽二視與步也 腊音昔 亟也 招舉也 長翟之人指僑如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明年齊侯殺國佐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閎巷門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見雞澤傳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與夏伐鄭同

左傳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將作亂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楚人滅舒庸

脤公作 軫殺作 蜃 孫周晉 嬰公會 孫悼公 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郤至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戊子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 是年春晉厲公州蒲弒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附左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

施恩惠 舍勞役 止逋責

楚四邑

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蒍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左例嗣君也

○○公如晉

王陳逆傳晉君方明君德莫難于明須臾悟晉悼初政事實見他明處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向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

校正主 馬官 省卿戎 御令尉 揖御乘 訓卒以 相親命 聽上侯 諸閑 有六車 馬乘容 向禮六 故訓騶 閑之禮 使知軍 正二 將師百 千五師 人之五 也旅師 百人

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胡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于諸侯禮也大夫托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指月惟其非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魚不復入為甚逆只楚鄭伐宋指月不言納書法屬下文難借用只得王氏鄙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與鄭棄中國云云二意俱在納魚石上論

吾言前 以我 為鄙邑 猶恨不 足夷 庚吳晉 往來之 要道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全許氏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而叛國所以服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杞伯來朝

王陳逆傳須就公以晉君語之寫出他明處杞且托昏陳豈不可托國耶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王氏鄙傳與楚鄭伐宋大意同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 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旨定 以襄公在喪不會點起主救宋作

丁未葬我君成公

魴公作彭

春秋指掌卷二十　廿八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一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江夏秦如鎬十臣參閱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在位三十一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登成也

胡傳 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圍宋彭城

指明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受與看不登叛者不成其叛也就聖人書法上說不可認作非楚追字有味○京少曰不得取不得受則河山帶礪依然無恙矣此所謂正與固也所以頂上甚緊要從兩不得字發出所以意義來

○圍彭城 城虎牢 係宋 不係鄭 明宋之當有謹王度之意 責鄭不能有待衰世之意

追書 特例 以聖人大意立論不必斷罪

○○圍宋彭城 戍鄭虎牢 追書宋 還係鄭 王度 王制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矣
晉已遣魏絳而戍之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一

圍彭城　弓會陳存邑　謹王度
存國　合天德

圍彭城　虛吳歸　不得取不得受　正疆域固封守
不與滅不與封　興滅國繼絕世
合荀吳伐鮮虞皆不登叛人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傳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胡傳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專己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視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厥公作屈　鄫公作合

伐鄭次鄫

指月 近欲畢重乎晉將置下半傳於何地耶且傳是削楚以罪鄭非削楚以形晉也傳首楚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不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相應則舊云乎晉以君臣言罪鄭以夷夏言截然為二亦似未精蓋二義字總屬君臣裁之大義而當卽棄夏從夷有時不貶如辰陵之盟是也作文以晉放義做起就義字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收不言救次鄫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文中只作亭寔○京少曰不以大義裁之緊頂棄從二句似指鄭沾沾於集矢之從而不裁以蠻夷之大義也所以現湖先生欲輕于乎晉罪發鄭棄從之罪然指月據傳首二句為鄭不當從楚之案未為無識且乎晉罪鄭軒輊不得姚說未安

○○韓厥伐鄭

指月 單乎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呂留二縣

指月 用伐鄭次傳削救邊罪從楚重大義裁之句竄魚石罪黜子辛是救鄭因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合貞救鄭削救筆救鄭從楚不以大義裁之晉遏鄭可謂以義服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 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也

胡傳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

庚寅靈王元年　二年 是年夏鄭成公睔卒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 楚令也 王貞伐 傳困強楚之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晉宋衛侵鄭

指月 王大棘傳晉宋稱師師衆將卑也衛書甯殖將尊師少也鄭困楚令被晉討而不能決去就此意提過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睔古困反

左傳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秋會戚

指月 王陳逃傳八卿和睦○京少日仲孫蔑謀知武子掛書而諸卿無一紙悟其說者確是和睦

巳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左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胡傳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人易之謂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詔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予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王於虢者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制巖邑也見春秋首卷

○冬會戚城虎牢

指月 守土繼世敵重春秋責鄭意全在此要寫門戶既察國無可守的景象待衰世意要發參旨定有是險而不能守責鄭不能有二有字可味○同人曰文定發一傳絕有一傳之指歸此因虎牢不係鄭而責其失險乃其指歸也從楚不從楚並未計及而指月諸本俱云須本從楚說來已涉泉近有謂背華即楚乃其失險之大者眞畫蛇添足

之見愈可笑

合得寶玉大弓分地分器俱重世守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 靈王二年 三年 鄭僖公髡頑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飮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指月 王長岸傳楚棄巫臣是以弱于吳

簡選練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傳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盟長樗

指月 王遂納幣傳志敝節具句以孟獻子失禮點起倒知武子知禮作

公至自晉

附左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午祁奚子赤職之子偏屬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巳

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

不易謂多難 耏音而

胡傳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識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指月胡氏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為此不為彼也絕無斷罪語與清丘不同作文只就當時時勢辨出個懼楚之同便了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在繁陽是後事傳只引來以驗其有戒心非因此而戒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盟始此林註

左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袁僑如及盟

指月懼楚是事定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見溴梁傳不可說乎他亦非幸之只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附左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斯此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旨定 陳偶服而即問罪于許宜并陳不能保也出張氏註

壬辰靈王三年 四年 是年陳成公午卒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 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胡傳 午者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

夏戶雅反 尚書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日

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豹如晉

指定王納幣傳志敬節具穆叔不拜肆夏文王歌鹿鳴之三三拜患意兼禮樂發爲是○京少曰兼知禮知樂爲當從此何禮也問起許敘辨樂之等而以知禮知樂兩許之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拜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首三篇鹿鳴之三小雅首三篇也員音云忠信爲周言當諮於忠信之人姒公作弋下制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八

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左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定頓楚與也圍頓以怒楚與侵蔡獲燮相類

附左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

官命晉官徵發之命司馬謂晉司馬

鉏羿本國名既遷夏號曰有窮武羅四子皆羿賢臣衆國名伯明其君名也靡夏遺臣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事羿者鬲音革國名樹斟灌斟尋二國同姓諸侯也燼遺民少康夏后相子貪也臣虞人不敢斥尊故告僕夫荐聚也

癸巳靈王四年　五年　陳哀公溺元年

春公至自晉指月註公在楚傳冬如春至而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以內外無危也獻子相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從屬鄫之願須連上四年公如晉出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全李氏曾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一　九

○發聘

指月王李註伯業之盛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全劉氏鄫不能守其國而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鄫以爲附庸皆失正甚矣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指月此乃會戚事逆作文當彼聽好此告期描出一段慕義光景未證明然則吳之會乃吳人來會云云仍繳稱人　據下傳諸侯往與之會而王吳則貶而稱國書法明此會分明失體質疑欲王此亦有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道公作稻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胡傳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指月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爲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皆非有兩霸主是賓主之主非主會也聖人之情見矣句極重會戚會柤合栢舉入郢俱一稱人一舉號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就聖意發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指月 見陳近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合戍鄭虎牢僅小逼小以戍之美惡比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指月 隱迎傳所云救陳指會鄬事非指此也不可借用即連戍陳出亦未當○同人曰苑亦既勤矣一勤字城棣之救何嘗不包舉其中○指數不盡處摘舉兩頭非獨遺此救也有說似拘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之故以救陳致 大全范氏

辛未季孫行父卒

曹伯下公數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庀具也

甲午 靈王五年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胡傳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左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 靈王六年 七年 是年冬鄭僖公弒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于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言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城費

指月 季氏之弱魯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忠起手第一件事觀其後云云則今日之城明是箇履霜之漸强私弱公之萌漸與萌字重看向使官不世及于宿寧有是乎大抵祖父賢者子孫未必賢即如行父一卒其子孫就幹出不忠的事來用人惟世豈不殆哉此又把宿之不忠事以戒後之世官也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寔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咏歎語大發于後參

旨定 群小媚之等句要就中洗發見世卿權重便有一種小人先事逢迎羽翼爲非者。

、城費　作三軍 專兵　固邑 越禮不度可知矣　民不屬公可知矣

合邢丘 越禮委權上有漸字萌字下有徵字兆字　合城杞 宿忿先德平廢先業　合叔弓圍費不忠不恕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左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指月 主陳逃傳諸侯又救之仰重陳不可背意 加貞圍陳同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左傳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從順行　衡橫也　諸不順道　鄬穀作鄔　髠頑公穀作髠原　鄵公穀作操

胡傳 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卞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于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 禮義二字要醒輕字亦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爲陳畫策正是禮義之事明明易爲者故曰路曰門

合 徵變背伯虐鄰上大仲儆備云云下信任仁賢云云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

鄭簡公嘉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指月 主邢丘傳會 公在晉句虛發宿不宜會東歸失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指月 見貞伐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也書侵正此意

燮穀作溼後同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胡傳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湨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譏其始也

邢丘

指月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大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非謂後此朝聘皆大夫一傳機括全以愛字番脩要發得愛中之毒出利器字亦緊要主魚不可脫於淵意諸始始字對後光湨梁之會言魯之失正謂失君臣之正此句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邢丘　作三軍　政權不可委人　兵權不可去公室　文公襄公　周公僖公

須說得利害分明

合盟宋俱謹始大權大防　合川不脩先業而委政棄先業而崇私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兆卜詢謀也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無成功

胡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謹畜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指月此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屈服不信只是挑剔不書平之意不可據此為主總是

前日侵蔡不是到今日雖欲守信而不可得故爲犧牲待二境之計耳待盟郤不信不信故其平不足紀也其能國乎正與保其國相應失於事大乃失于事晉蓋楚無數而後事晉得安耳非欲其權于楚也○同人曰不信本于展語所謂小國無信也指背晉非指坎楚是時完守杖信云云實亦艮策而子駟悍然不顧獨仲待境之謀殊不可曉然此意至伐鄭盟戲傳始言之在本傳只追咎侵蔡耳

合貞救鄭不智不義上根侵蔡下根戍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士匄聘

摽有梅召南篇取及時其討鄭角弓小雅取兄弟婚姻無相遠矣

指月 王遂納幣傳知禮作衡雍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附左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災公作火　雅若田反　類能隨其能也　方宜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 諸侯伐鄭師于氾令于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

穆公作繆姜　盛音成

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胡傳 鄭之見伐于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魚之會以美之

○○伐鄭盟戲

指月 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是以全師出一而以一軍當楚出三次而我出只一次故不勞而可敵楚與諸侯

之銳句亦開惟有外兵相合此我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以單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然不戰則自今日始矣只重善于敝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之悼公知罃並用須知悼之時楚比桓文時更强但可敝而不可爭武子見得分明非漫爲退也下書蕭魚非書法傳者舉其成功以見其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失謀然只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京少日待楚至而與之戰無論勝不可必即戰勝豈足屈楚哉鄭駿館穀楚勢益張其明徵矣楚不屈于勝而屈于不戰之勝善字全要揣時度勢而言之非空空惡戰善不戰也

、十二國伐鄭

〔指月〕只王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重責子駟遂及楚盟遂字亦要玩晉人脩器備盛餱糧等事可挑講

○○盟戲

〔旨定〕與全題同

、伐鄭盟戲　亳北伐宋　書謀敝楚　詐謀致晉　知罃　子展

○○盟戲　蕭魚　謀敝楚　誠服鄭　○此題舊從合循龍氏改作傳題今照舊從合

○○盟戲　夾谷　以謀制敵　以理化强。荀罃　孔子　○此題下傳只有理字自旨定理訛禮數十年刻講章者因仍沿襲致揚屋中承訛者收遵傳者黜則旨定一字之訛寔生厲階也如此類今悉訂正合會夷儀卞書蕭魚如下文所貶

〔附左〕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　祼灌鬯酒也音灌

楚子伐鄭

〔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罷戎楚大夫

○○楚子伐鄭

〔主盟戲〕傳〔指月〕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止其不戰之謀不可云楚伐而不救鄭禍只點起

〔附左〕以下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施恩惠　舍勞役　積音至　輸盡也

戊戌靈王九年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指月〕與鍾離同會戚傳往與之會而王吳正是不能抗處但此當胥悼方盛時講詞須有斟酌蓋悼不過欲速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與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贏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堇音謹　門者門內之士　在門內者也　扶縣門出在內者　處音斷處彌　偪人縣布以試外斷　布也懸本作几　出旬偃之間處　音賞　桑林殷天子樂名旌夏

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
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
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
生秦丕茲
事仲尼.

大旌也 題識也 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滅偪陽

指月見戰鄢傳只論將權之重勿
作贊詞偪陽楚與國通吳要地.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指月借戍虎牢傳鄭人從楚固爲不義.

晉師伐秦 左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悼公三駕之一

○十二國伐鄭 牛首

指月主盟戲傳要旨兼用魏
絳甚不必齊光先滕只點起.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胡傳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
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
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
夫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
神折衝爲有僭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
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
削其大夫爲當
官失職者之警

騑公穀作斐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
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
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
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
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
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
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
歸楚人
亦還.

還貌也

胡傳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
侯也曷爲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險
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
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爲罪諸侯
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
之路爲鄭敵也驅師扼險以遏之爾主是伐而復戍焉猶
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
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

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
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遏會荆楚
之不
若也.

戍虎牢貞救

指月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但傳至此因復繫
鄭而始發其意耳作文須就驅師扼險以偪意喫緊發揮
墜人斷前志意方有味傳非責其不能斷楚之路爲鄭敵
特發其志在偪鄭不在敵鄭耳志字極重義不義字正相
應天下惟義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偪人一念全無分
毫保恤他的意思則彼固非義而我可謂以義服之乎係
鄭與書救兩書法遞倒鄭國分地
云云是解書法文中不必入講
只戍虎牢單用繫鄭一書法只貞救以激形戍痛發
會荆楚之不若意只罪晉非予楚

公至自伐鄭

○至伐鄭

王盟戲傳楚執
救之而不與戰
附左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
奔及河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
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
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
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
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
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
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
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右助也　騂旄赤牛　底至也

己亥 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
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
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

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胡傳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
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
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
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
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
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
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
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
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
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
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
下國家者之
所宜鑒也
作三軍
指月 自三軍魯之舊也至是以謂之作論作三軍之實其
明年至可知矣是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禍也而兵

必重 三家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之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益分民為十二公得五三家得七舍謂舍改而毀作也此置阻之本言

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所宜鑒二句
極重乃學人書其作舍之正意王此作文
、作三軍　用田賦　兵制變 田制變　謹權重本　史克之頌 有若之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
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
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
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
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舍之侵宋
指月 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鄭伐宋殷然玩左
傳子展語則所謂從于展之謀實始于此此乃後日既同
又叛張本雖不可便將不信斷罪然
純講失謀全不昭顧不信亦未是

、舍之侵宋　子展知謀　十二國伐鄭　二鄭北林　鄭欲致晉而與之 晉欲致楚而敝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指月 此比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同即出宜主
三駕作或連公至伐出便有分別主伐而即
至不職作須用
左傳事寔別之
左傳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
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
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左傳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
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
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

悼公三駕之二　北行而西為右　還　亳公數　作京　蘊積年穀不分　災

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師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illegible]慢鬼神至于此而盟猶足恃乎

○亳北　伐宋　只楚鄭伐宋同

指月此傳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要根子展之謀來蓋亳北之載書可謂極重之誓而鄭人直借以行致晉之策尚有何載書可恃乎

亳北

踣音僕

指月只做鄭服而同盟一句含不可拔意失民踣國墜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罪其反覆而書同

○亳北　蕭魚　盟不足恃　誠能感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

悼公三駕之三　悝音恢　蠲音捐　軘徒温反　淳　肆列也　鎛音博　御　殿鎮也

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傳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歸其囚俘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叛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于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伐鄭蕭魚

指月駕外只就服貳上見蓋鄭服而楚不能爭屈可知矣盟獻傳亦止云楚師遂屈不可誤用服字究竟楚爭鄭之心未已只是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之無可奈何耳二意總在會蕭魚內總起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責鄭上起下悼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故知悼之為誠惟以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知誠之感人

為至駕楚可言績服鄭不可言績節駕楚一邊傳但曰遂城濮云云原無序績語此傳意只是閒閒敘去二邊俱無書法參旨定傳以城濮結重在序績上○同人曰推誠感鄭是傳者十分嘉歎處下半傳因楚不能爭而原其所自以美其績亦極揚詡之辭上下輕重相當或欲以意嚮重者非也但須體傳語氣莫作板對此係悼公盛業行文不妨熱鬧指月謂閒閒敘去正恐未合傳情

○伐鄭　東門

指月此與前二駕不同彼尚用謀此已成功矣兩釋息民就施舍輸積等言與武子分銳逆來自是二策不得概指不戰蓋息乃滋息之息非休息之息

○○蕭魚

指月鄭不可信重提起跌下方有力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要味歎得出

○○蕭魚　夾谷　天下莫大于理

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要從至哉莫大字體傳者精神

○○蕭魚 隱賛誠能感人 悼公 禮可爲圖 孔子

合意如至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餘年名陵以前茍侯不合二十餘年 合越入吳以誠感貳服之久以力勝人報之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執良霄

指月 王蕭魚傳悼執告絕之使以泄其忿可見無能爲矣倒晉悼作

冬秦人伐晉

左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殺作良 霄 㚟都昇 反 庶長秦爵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二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武進蔣金式玉度參閱

襄公中

庚子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是年吳子壽夢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胡傳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台穀作 鄆都公 作運

指月 以大夫無遂事句斷獄以邦域之中駁定之敢字要發書法重遂字而入字帶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 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全 許氏 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士魴聘

指月 悼 [illegible]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 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貞侵宋

指月 王蕭魚傳徒伐其與國見楚之無能爲也與執良霄同

附左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吳諸樊遏元年是年秋楚共王審卒

春公至自晉左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如晉 十二 公至

指月 王公在楚傳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夏取邿 左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取邿

指月 與取鄟同。

附左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邿公作詩 伯游偃字 窀穸音屯夕猶言長夜也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冬城防左書時也於時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冬城防

指月 王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句左載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甚確他比不及

壬寅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楚康王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 使舉上客而叔老竝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叅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禮豈為得哉

會向

指月 全在與[illegible]上[illegible]宿恃其強而介卿老畏其強而介于卿傳分明[illegible]有責君者甚謨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非聖人特[illegible]以譏之合[illegible]將肯非

蠆公作囆後同 吳不德以伐楚喪故 四岳姜姓 嗥音豪 亢當也掎基上聲角者當其頭掎者執其足踣音僕偃也逷音惕也瞢音悶又音萌青蠅小雅取無信讒言

附左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十三國伐秦

指月用人委政之失兼殺先縠　湨梁盟二傳用人之失指欒黶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

公作衛侯衎　旰古旦反晏也

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傳 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因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

蒯文予　下[illegible]　[illegible]言　伎何人　斯居河　之槩戚　河土地　公欲以　輸文于　居河上　而作鼠　倦鮮育　郲音來　狐裘羔　袖褕已　雖從君　出其罪　不多　從音縱

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

莒人侵我東鄙〔全〕報入鄆也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溴梁之執盖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全〕汀氏楚既不得志于中國故致怨于吳也

〔指〕月楚不能得志於晉故致怨于吳與侵宋同亦有借長岸傳棄賢者

○貞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冬會戚

〔指〕月會林父以定衛剽乃君臣大夫所係而可委大夫乎旣潤納傳以晉人抑君助臣黜起黑背傳私親意可作東晉假羽毛事乃後日攻以賂成之漸

癸卯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衛殤公剽元年衛始有二君是年晉悼公周卒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宣子借觀之

向戌聘

〔指〕月通譏傳拾此作戌之賢指其獻子美室

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皆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指〕月只不稱使一書法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圍成救至

〔指〕定見救郕傳書所主以罪其怯以齊暴黜起衛侯在齊而公與會于戚以立剽故齊來伐　去伐北鄙主怯避之

發聖人仁天下之情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城成郛

〔指〕凡主圍貲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句此孟孫之邑而季叔帥師以城之者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附左〕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宋子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逆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

猶言二人以見司臣對

朝也何故無人焉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存 相謂子產等也 言不爲子產殺三盜而件路而歸之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傳〕平公卽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胡傳〕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晉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豫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指月此傳從大夫既張之後追咎往事須描寫他事勢已成情景迫切不可虛虛論個禮之當謹大夫不臣由諸侯失政諸侯失政由三會委之大夫只歸咎三會未說到邢丘蓋邢丘與三會皆使大夫專之在邢丘傳則以邢丘對溴梁爲始在溴梁傳則以三會對溴梁爲始況悼公云云是說必然之勢亦是罪悼公語非責平公曰使大夫專之則三會猶是悼公所使曰荀偃怒大夫盟則不待平公之命直由一怒而竟盟矣謹于禮而不敢忽正與常情忽于未兆忽字相應玩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句重垂戒上不重斷罪。

、**會溴梁**

〔指月〕此敬後題只把諸侯皆在作案。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王〕同圍齊傳〔全〕高氏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三年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全〕陳氏鄭非王兵也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旨〕定荀偃主兵而序鄭爲首不以大夫主諸侯正君臣之分。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王〕同圍齊傳〔左〕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獻于之子仲孫速也陘音刑海陘魯隘道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旨〕定〔王〕轍紀傳下告乃前

〔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閒音閑 鳩集也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王同圍齊傳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王同圍齊傳

左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牼公穀作瞯　詢音詬　桃公作洮　左高上無齊字　守防　杙音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為齊故也　全高氏　邾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附左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臣閱弟　皐比閱子

丙午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是年冬曹成公負芻卒

春白狄來

胡傳　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全劉氏　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穀作齊侯

左傳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

旆建旌旗以為陣示眾也　脰音豆頸也

私晉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胡傳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于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秦周魯大夫 橁木名 還音旋 闔門扇也

同圍齊至伐

指月 凡侵伐圍入並同心而圍之也是解同字事實其以伐至何也以下方說出聖人主意二書法不平重以伐至上大諸侯之伐大字只如大家大衆一般勿看得太重此伐亦非請命詠討傳止云免其圍齊之罪不是予詞只爲齊環強橫故沮抑之若強橫未甚聖人亦未肯斡旋衆人如此背盟棄好四句一串下重數伐鄰國所謂橫逆強暴也加兵于魯只舉魯一國爲驗耳民神之主也故曰陵虐神主○同人曰天下是非不兩立宜得惡疾者在齊則惡疾齊者可不謂得其宜乎大字必非大家大衆之說直是大諸侯之聲罪致討耳楚莊縣陳不書取而曰入文定云雖云與之可矣看此則免其圍齊之罪雖道不是予詞要之與諸侯適以罪齊環正所謂沮橫逆抑強暴之意也

○○同圍齊

指月 獨于此書同圍復是一經中特筆 胡云不可以書同作書法倒泥矣

合剛祭上罪宜討下罪宜復 合胡豹歸自伐人伐自滅人滅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指月 見殺嘉傳。暗含當正以王法意

左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丁未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曹武公勝元年是年秋齊靈公環卒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信再宿 柯公作阿

晉人執邾子 左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至伐齊

指月 諸侯原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剛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謂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此句要體貼只就伐上發揮不必泥入同心意

取邾田自漷水 高氏云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挾伯威執君取田不已甚乎 指 定圍齊之事至此而畢從嘉之也

左傳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

漷好虢反又音郭 癉音旦 疽七余反

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與受命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附左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齊侯圍之。高唐人殖綽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衆術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

環公作瑗

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指月殺齊地乃境外之案，只重不伐喪上，專制一段只辨明上意耳。收還字。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胡傳 鄭人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 懼齊也。

嘉公作喜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戊申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齊莊公光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 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指月歸父奔傳搭此主孟莊子不改父臣。

速公作遬，後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 齊成故也。

○盟澶淵

指月傳長勾傳：善師者不陣。本薛註：齊不服于晉而服于士匄之還師，脩德來遠，豈誣也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注許氏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瀆濫在彼何以盟爲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傳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于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指月見殺慶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卽譖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辨謂不能辨其與司馬同謀之誣也收稱弟須知與青蒲恩不同

黃公殺 作光役 同

叔老如齊 左初聘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報向戌之聘也

附左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惠子遂卒

己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 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與之邑 使食漆 閭丘

胡傳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詳之也莒慶以大夫門魯而閭皆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嫌嫌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受而況邾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胃定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卽前段救我不以義也書法是書名書地傳作特書姓氏爲書法誤蓋邾庶其原繫國並未嘗書姓氏也況傳亦是通論一經下兩明明有書地書名書法乎不言及不言叛是辨書法不用責庶其之叛全在以地上責魯之受叛亦在納地上正所謂接我以利而棄入其利也○同人曰有以罪庶其爲于罪魯帶發者然玩首段接我不以義句隱隱立兩罪之案蓋接我雖屬庶其而以利棄義則指受之者言之矣前曰見矣後曰亦見矣斷詞兩平似昂不得罪庶其曰竊邑叛君罪魯白受叛納地各有兩犯但觀義利云云則地上並重耳若竟撇去叛與受叛一條則使庶其舍邑叛君而魯安受之爲逋逃藪乎可無責乎

夏公至自晉

附左 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鮮少也 子南公子追舒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已非宜有去後之恩意 指月見沙隨傳須合送盈

左傳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

桓子欒黶

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過音…謨音謀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

設爵位以命勇士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酎音紂酒之新熟重者爲酎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秋欒盈自楚適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敬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里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以與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拘執之而命諸侯無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指月只不當錮一意巫臣一段是棄楚子以愧晉合晏樂錮臣而忽世勳念母而忘世業楚共平王分謗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傳按左氏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滅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怨之于大國而不能辨主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指月備殺慶傳然後能克句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欒王鮒

車有障蔽曰藩使若媵妾胥午守曲沃大夫

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胡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曰是時權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所容

桓子欒王鮒　固宮之堅可守者　斐音非　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　隱短牆　鞅拜宣子戎車

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爲後世鑒

指月以盈逆提起倒晉君上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王夷儀傳報朝歌之役

左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晉次雍榆

指月見救邢傳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大凡救皆當勇往見盟主乎

己卯仲孫速卒

郫邵晉邑　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　氂力之反　榆公穀作渝

左傳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公彌卽公鉏悼子紇也　酒樽既新復絜潔之所以示異　獻酬既畢而逆行爲旅　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　刻悼子下　羯音歇　莊子庶子孝伯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指月 有孔子要君語可據作題不妨

左傳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辟音闢　穿藏也　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臧畏孟氏故從甲士觀　作者鑄國名　爲自爲請盟胡　陳其罪　惡盟以爲戒

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

○襲莒

指月 見鄭人伐衛傳輕行而掩之曰襲只解襲字不必斷罪

附左 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壬子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杞文公益姑元年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杜二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杜及仕晉食邑于范復爲范氏

○○豹如晉

借圖淵傳穆叔之賢以其有論不朽語也

附左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浚取也

也宣子說乃輕幣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左）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族類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

○○楚蔡陳許伐鄭（棘澤）

指用王制通傳無說之故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悼公之餘澤也本天全李註

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骼音格　躒音歷　部音阜　婁路口反又音僂喻小阜大　國廣去聲兵車　乘車安車也轉衣裝射犬很二子故近敵不告而馳又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胡傳）是年秋有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指月就臨將救災說

二十有五年（癸丑靈王二十四年）是年夏齊莊公光弒冬吳子諸樊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不待二子而出　郟音夾王城也於時穀洛鬬毀王宮王將求辨天子故為王城之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社

使偃取也偃為己出自丁謂齊丁公之後公狀為中男故曰夫從而為變故曰從風　干掫音行夜也賈此舉非侍人賈衆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叔孫還齊桓公子納宣伯女于靈公大宮大公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宗器祭祀之器 六正六卿 五吏文職 三十帥武

胡傳 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于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

起下文所貶云

指月以伯王而至于見伐而報業已衰矣既聞崔杼之弑便是絕好一個機會脩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爲區區之賂與之同情深爲可恨全重脩職上與之同情正挑剔下同字意須發透收如下文所貶

合會平丘皆有如下文所貶句上縱惡下脊貳 合栢舉責棄義進從義晉本爲朝歌吳本慄謀楚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隧徑也 免音問 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承飲奉觴也 子美即子產 但數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節兵符也

○舍之入陳

指月借忽齊傳與夏伐陳同馳詞事雖載伐陳而所獻則入陳之捷也

○舍之入陳　夏伐陳　鄭門數俘處弱有禮　馳詞當肯處彊有禮　俱歸美于產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 齊成故也

胡傳 崔杼既殺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胡傳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衎其家[illegible]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指月撫內營外與國人君諸侯助不同國人君諸侯助是硬把氣力來使自撫曰營便是賢臣夾輔當困衡時有賢臣相助正是遷善改過大機括此義猶未絕全重有還改之機上不但罪不比突已也玩及甯喜云云然後書名可見不遷不改聖人便絕之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

夏公作 閼音遏 胡公閼父子 莊宣皆

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罰公子 億度逞盡也 衷音 崔降也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然明名蔑

夏伐陳

（旨定）子忽奔傳重不藉援上見得自立驅詞執禮只作事寔獻捷是獻入陳之捷此伐陳在獻捷後入陳未得成故復伐之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附左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遏公穀作謁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齊景公杵臼元年吳子餘祭元年起 年春衛殤公剽弑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伯國孫襄字 嘉俱文子子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旨）月破大夫專祿以叛君不臣甚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左）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胡傳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背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于心衡於慮久矣此生于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于爲善之意也

指月失信無刑總在殺喜上見衎之不能改過謚衎向日之避匿在戚家卿今纔歸國又殺其攻伐舊放出戚家卿的于段來十二年淹恤在外毫無善狀故日自棄要發欲人自強爲善意

合略十六年公如晉上困之久下困之甚皆自棄 合歸咎造惡不悛去惡不積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殖綽齊人今在衛

［附左］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産曰弗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産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旨定］罪林父叛君而晉人黨之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

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

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寬政以安諸侯將仲子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不公共 姬了惡 美謂貌 婉很謂 心恚猶 寺人姓 伊戾其名也

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附左］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聲子子朝子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

窕音挑 鈞同其声也 次舍也 賁音文 易行謂簡易兵

中行二卿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備令尹 食已不 復殿二 毋之兵 次傷也 將首矢 與楚之 間謂火 獻爲熸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〇〇楚蔡陳伐鄭

〔指月〕楚兵三至鄭而無功亦于蕭魚傳

葬許靈公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三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建平　呂泰天倪　參閱

襄公下

〔己卯靈王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奐公作瑗後同

〔指月〕書法不如守信之明事是不如叢防之的非用盟宋會號二傳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請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子晳楚公子黑肱也　伯夙荀盈字伯夙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胡傳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自仕而發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殺

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旨定以鱄之去合乎春秋提明例以歸罪衛侯上鱄重信誰令其失信只擣此意做則于鱄罪衎不作兩項矣

、鱄奔　北于木門終身不仕　去國全信
札聘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辭國生亂
合乎春秋　過乎中庸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而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

狎更也　小國主　辭其

二子石印段公孫段　笫側里反　賁也

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胡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蔑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租名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

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汪氏曰弭兵是盟的緣故其禍專在交見蓋當時楚不得大逞者惟是諸侯未屬守下今既交見業與彼共之彼何施而不可自宋之盟始此何極

重概貶諸侯大夫不專趙武

附左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是年冬楚康王昭卒

周十一月夏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

嫳音必

春無冰

左傳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借徐越伐吳傳責獎亂朱方事左載于此

左傳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仇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又伐內宮弗克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

故知其失問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虛危為玄武宿故曰蛇乘龍

舍慶封子內實寶物妻妾也子之慶舍字慶與盧蒲皆姜姓

句餘吳子夷昧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見盟宋傳南向而朝楚須舉魯以概列國 全陳氏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伯業之衰

左傳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恤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楚郟敖麇元年是年夏衛獻公衎卒 吳子餘祭弒

廷音旺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胡傳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舊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逆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于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于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蕭用全在書法上作文歲首朝正正臨臣告廟之時存之者欲因之思君父所在而免其危困也要發透不忘二字合公在楚俱作存看

茢音列

附左〔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衞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附左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六斛四斗曰鍾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 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姒餘也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作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城杞

〔指月〕輕棄諸姬即在不恤宗周內蓋諸姬乃晉之父族而周則父族之最尊者尊獎王室乃糾合諸姬有事也不可以王室諸姬分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句有味正見輕棄諸姬處晉主夏盟令行中國所以一名而諸侯畢至者正惟文襄悼公尊獎之餘業在耳若平闕尊獎也直得對諸國一番今合十一國大夫只爲母家奔走把諸姬輕棄了○京少日據指月所云是輕用諸姬不是輕棄字有秦越相視置之膜外意細味左傳子太叔云云明說晉當日把一片精神不用之宗周而用之夏肄則其棄諸姬于膜外又可知矣胡傳全用子太叔語責晉棄字歸指精神意思言非苐爲一番勞動也王室諸姬雖不可過分亦須挑剔明白勿混大約晉此舉徒知有母族而不知有父族故一言以蔽之曰不知本

合適淵宋災故不知本不知務 合尚張 嘻乎棄文襄悼公之業昇棄太公桓公之業揚水式微

附左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其末自甲子甲戌至今癸未凡二十日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由用也 復陶主衣服之官

晉侯使士鞅來聘見作三軍傳。驗氏不爵公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附國語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

況君之學乎

杞子來盟

（借杞子卒傳用夷禮故曰子）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能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渢渢中平之声　險當作儉）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箾音

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簫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文王樂韶濩湯樂大夏禹樂）

（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其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拚猶爭也）

〔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

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

〔胡傳〕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

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
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
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先聖賢夷齊[illegible]竊譏季子辭位獨
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
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
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
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
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衆行交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
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于名教
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
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纘統受命作周亦不
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
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
喪淑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
可矣槪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
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于季
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
失時措之宜尚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
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
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
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
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
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
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
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
乃畧以名紀比于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
以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于讓
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
後世于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于季子望之深矣
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于此非
聖人莫能脩
之豈不信夫

○ 札聘

[指]月傳首數句是冐按吳子一段敘季子辭國生亂之實
或謂子貢一段重看是原父兄公心斷他當受或曰世衰
道微一段尤重此是正意季歷不辭武王不讓乃聖王中
庸之道惟以此望之深故責之備也或曰吳子使札一段

辨常詞之爲貶世之君子至末又以賢子臧之法比論以
明望深責備之意須知壽夢將立札時諸樊兄弟不爲泰
伯之逃則札自無受國之理及光弑僚而致國則又有與
閑之嫌其去之延陵云云亦是兩番皆季子賢處其不受
以致亂處全在夷眛既卒一辭上故傳獨附此時以爲宜
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文曰王僚無季歷之賢云云
父兄之心直是謂札可以與治于吳聖人把箇季歷武王
望他亦不是小可觀傳曰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乎弑禍
典是指弑僚事使札受了國固無此事矣覆師喪國見尤
立以後爭使札受了國亦無此事矣如但指弑僚爲亂則
札受國僅可以免光僚之爭亦未見他賢處聖人何爲而
過望之哉貶字對美詞看以札之賢而待之只如常人便
是貶非去其公子以立貶文也畢竟讓國事亦好但在札
身上還該斡上一等字耳作文須有抑揚方見得責望不
可直頭貶倒○同人曰此傳反覆數百言斷詞不過一句
耳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只此句是斷詞
前後辨詰俱寫狀其過不得中處姚現揭先生云作文須
將季札地位着實說高便貶到極處只是以大聖人期望
他不可竟貶倒了數語家抄又云不肯體認父兄之情非
拘攣之極乎此却可商纔說拘攣便是不及非賢智之過
吳季子處世衰道微衆行交作故欲以辭位守節爲一
世之表弑奪攘而風靡變化之雖處極可受與極不可不
受之時而凛然不顧也此正賢智之過處惜其失時措之
宜要發透須知時中地位甚難傳末與天地同德雖指聖
人脩經亦見季子生平學問靜
欠此一層也與斷詞正相應

• 札聘　黃父 無異稱 無美詞　失時措之宜 脩職分之常　望以中 待以正

合會中俱責備賢者春秋達節而不守春秋以天自處
合曼姑圍戚二邊俱用夷齊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左]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戊午景王二年　**三十年** 衛襄公惡元年 吳夷眛元年 是年夏蔡景公固弑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通嗣君也大全余氏報郟也魯以君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楚行伯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罷公作頡後同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伯姬上公穀無宋字

天王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公穀無宋字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朝者伯有家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也

胡傳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其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傳此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卿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世子弑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于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偪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偪人則與之同群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驅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會鄭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于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于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以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旨定通是論大夫之不智以其舍大而謀小也後不仁帶說猶云苟察此而不謀是無人心的了決是未之察乎或曰以下推本所以不智之故當重看是以至此極句有可恨可歎意德仲曰玩則與則合卩氣不是責他不宜謀宋災直是重責他不能討蔡亂即此形彼以深惡其不知類也

此合會中縱惡崇惡俱有諸侯之良云云

附左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之伍謂五家

己未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蔡靈公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相保 衽衰下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庳音婢 塓塗也 圬人塗者圬音烏塓莫歷反 巾車主車之官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逆行也 鞮音提 贏受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

比音毘

附左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

美秀 美才秀

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道音導 通也藥之以爲己藥石 厭音壓 貫慣同

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我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四

宜興儲欣同人撰輯
蔣景祁京少
應山閔衍蕃伯參閱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庚申景王四年　元年　是冬楚郟敖弒

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

國弱公作國酌　齊惡公作石惡　罕虎公作軒虎　虢公作郭穀作

郟招音韶

祧音挑　櫜音高　垂櫜示無弓

穮音標耘也　蔉音袞壅苗爲蔉　設服設君服二

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
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
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
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
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
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
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胡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
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
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
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
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
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
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人執戈陳于前離陳也　平王當璧事見昭十三年　鮒音附　小旻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言不敢譏議　子閑也　救切也　字愛也　不犯百人所以自愛

會虢

指 月弟稱公子只點過不書盟者楚懼晉先故請讀舊書
加牲上原不會盟也此非書法只引起先趙武意取武守
信是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
然須重春秋不貴脩盟說不然弭兵之約亦非美事
合黃池兩先晉上重信下存伯

三月取鄆

左傳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
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
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
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
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褊矣趙孟聞之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于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
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
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
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吳濮

鄆公作運　踁豹家臣　帶褊　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姺音先上声　逐競也

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
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
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
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魯以相忍為國也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於是庸何
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
曰雖惡是其可
去乎乃出見之

胡傳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楚告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于叔
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
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趙孟聞之請于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乃免叔孫其
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亢禦也　數月于外謂叔孫一旦謂季孫子是日　楹柱也　以喻季孫

取鄆

指 月不悉書伐莒也重乘亂上取邑帶之據執意如
傳鄆鄭之故非昭公意則此舉出季宿特以昭公在國故
從內諱之例耳傳全引左氏而只結以不曰伐莒云云見
非豹之忠足以動趙孟之請魯幾不免矣文中要點用

○取鄆　舍至　樂王鮒請帶　趙孟請之楚圍
范獻子請冠　士彌牟請之韓宣子

世以節題

附左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
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
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
死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我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
無吠○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雒汭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
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
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趙孟不
復年矣○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
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
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
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
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

穡愛也　禽雁也納采用雁　夫夫言丈夫氣

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
有五女皆奸之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
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
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
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
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
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衝交衢 直鈞絶句 亢蔽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
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
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
盡于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
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
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將待嗣君趙孟曰秦
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
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選數也恐數其罪而加戮一十里一舍一舍八乘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
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胡傳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
禍之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
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
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
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指月 均愛二句文勢原側
下宜以父禍講起倒秦景

以大蒐幣輸晉其二百乘以自晚先輸將鍼後至故曰入反 主民言翫玩爲民之主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

大鹵公穀作大原 地險阨不便車制步 卒乃五陳不相

誘之翟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

胡傳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
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
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
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耳
趨荀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指月 此是崇卒之始玩傳使後
世云云啓之矣須切此意講
合欒疾蔡俱有後世云云、 合晉伐鮮虞後世變詐
相高後世變詐並興 合荀吳伐鮮虞崇卒非邪叛正
合滅陸渾上異于王師下異于伯圖

聯屬易于進退其居前之陳名曰兩一也居後之陳名曰伍二也右單之陳名曰專三也左單之陳名曰參四也前拒之陳名曰偏五也皆臨時處置之名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 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
奔吳

胡傳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
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

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去
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
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
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也其書入者難詞
也

指月 重于其正作不稱公子是通例依傳辨一
段于後無禀只就王命說入者難詞只作事迹
合展輿奔上得討罪之義故以國氏下失討罪之義故
不稱爵

莒展輿出奔吳

胡傳 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而不能討
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
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
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與會然許
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
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展下公穀無輿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 因莒亂也見執意如傳重非邪公
意此季宿非意如被晉討不以罪意

葬邾悼公

附左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

祟音遂 閼音遏 主主其祀也辰大火也參水星也懷胎爲震水昧之長官沈姒蓐黃四國名臺駘之後禜音詠祭也湫焦上又音秋露羸

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五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晦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和醫名 蠱惑疾 鬼鬼神 食飲食 惑惑女 色也 降罷退 也声咸 而罷 五降而息不容 彈之作非 彈之正 是爲煩 手非声 之正是

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附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爲淫声 堙音因 過也淫 末四支 也晦淫 妄寢過 節明淫 思慮煩 多 礱磨也 首之斲 其首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殺太宰伯州

麇公殺 作卷

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

鮮欒盈入晉見比歸傳以子

辛酉 景王五年

二年 楚靈王虔元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韓起聘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春秋魯史記之名春秋遵周公之典以記事

〔旨定〕王納幣傳知禮自易象春秋上看出知禮勿泛泛拾志敬浮詞此特易象春秋俱未經夫子之筆故曰周禮

〔附左〕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夏叔弓如晉

比八年如晉多夏字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夏叔弓如晉

〔指〕月于送納幣傳就彼辭郊勞辭致館之言推他志敬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胡傳〕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愼之以行藏其道好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旣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于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鄰好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不遑寧處跋履山川

遽傳車　褚師市官　書其罪于木　致少姜之襚服

來脩弔事今不獲進見願爲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指〕月論理還不該如晉故傳首舉動人君之大節云云至不妄悅人以自辱皆是罪妄動語但已至河而見郤則又不宜輕復了故或曰以下發明從權適變意作文以經權兩失串講而以宿晉綴後俱要挽昭公身上謹于禮而後動是一傳大旨○京少曰貴妄動固重從權適變文定更設身處地借箸代籌可見無故輕復尤失着也習儀以亟句緊結輕復一邊須知經權皆禮不能權而輕復正昭公不明乎禮處

去宿如同只宿如大意亦同

合比歸經權皆失以利　合執意如意如至進退非禮操縱

〔壬戌〕景王六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附左〕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旣成婚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

原泉公作　受宥享之禮　量有此四等　登成也　又加也　自豆而區而釜　各加其四以成

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晏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釜之數陳氏三量則皆加其一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公量六斛四斗爲一鐘家量則八斛爲一鐘山木價如在山海物價加在海俱不加貴參三也讒鼎名疾讒之鼎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附左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秋小邾子來朝

大全 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流播

八月大雩

附左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種種髮短貌 子雅即竈子雅子尾皆惠公孫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胡傳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旨定 重垂戒意

合華合比奔嬖人寺人外有葵丘款奔題尊仲父忽陪貳上比隨易皆可不成題

癸亥 景下七年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 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雹公穀作雪 陸道也 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可藏 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 季星朝見東方

胡傳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毁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私也不肯端言其事故畧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于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附左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

于方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衞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衞曹邾

歸究竟也

多求貪也 如一晉楚同也

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衞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

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諸侯如楚魯衞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衞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怨其後至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陳布也輸也

〔胡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之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校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營梁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衞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鄰不能討之于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

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背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于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于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于命故楚虔書卒不革其僞赴于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于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意大矣

指月重天人字胡氏把聖人的事望叔向輩不應如此之腐有來道傳只垂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句或曰以下是餘意在垂訓上說蓋惟聖人能造命若賢者見識不透往往聽天所命把天下事都壞了故春秋示責備之意于列卿以訓後之賢者宜盡人事也

合徐越伐吳燃之進之、合盟平丘上下各有四條上則未有云云下則未聞云云、合胡豹歸聖賢立命固君造命 合會黃池合天勝天、

楚人執徐子 見會申傳在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見會申傳

仰闍朱方之役指月宜融盟宋會申二傳意作文繳云此春秋所以致譏于盟宋之始禍而深斥夫會申之縱惡也

宋太子鄭伯先歸

執齊慶封殺之 王徐越伐吳傳

左傳 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逆命言性不恭順

遂滅賴 遂意殺深遂繼事也 見會申傳要形容無敵

左傳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賴公殺作厲

棄疾子外竟諸侯無與爭

九月取鄫 與取鄟同作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附左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

子國爲盜所殺蠆蜂蠆之尾有毒其軍賦害民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

成十六年僑如之難而奔齊 女生曰姓 姓謂子也 問有子否 際接也言未與

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諸大夫接見也 北婦人國姜客 謂明也

甲子 景王八年 五年 是年秋秦景公卒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攻仲壬殺之 取叔孫氏邑 從從于亂也

胡傳 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舍中軍

旨 定此傳總是責季氏作三軍猶三家得七公得五至是公室止有貢而無復有民矣故曰益卑曰悉歸微詞是不明著罔分擇二之謀而但渾渾書曰舍中軍孫齊云云正是不臣之實非流弊流弊屬在季氏上

舍中軍 兵制 不臣 用田賦 賦制 不君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見二年至河復傳習儀已亟而不明乎禮兼看野井傳正身治人禮之本也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女叔齊即司馬侯

〔附左〕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守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名寇仇備之若何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寔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刖足使為閽加 宮刑使司宮 机音几 熟食為飧音孫 麇古群字 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石叔向子即楊食我叔向食采于楊故又號楊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胡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指月〕原王莒魯交譏碎講細翫傳前後相應遠重聖人亟戒上宜以書來奔兩譏重重斷過倒書名書法上發意為得來奔不過事實書法書名方是特書言及意點明不重須知此季孫宿受之非昭公

三叛人庶其牟夷黑肱

秋七月公至自晉

至十六年至晉傳須切習儀上論敢諱不書止公書法　連公如晉同　仝〔汪氏〕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仝〔張氏〕方以莒愬止公而又敗之不顧伯討君辱此事而罪大夫之專可知矣

蚡公作濆穀作賁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薳啟彊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龜兆告吉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

廬江有鵲尾渚 蹶音貴 馮盛也

不亡之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及汝清吳不可入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胡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其定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子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意也

［指月］傳中進而稱人可也以前一假明是說師有名從之者為可進但觀語氣師亦有名則此役莫說太好只様討䕫封上看出非乎其從楚也說世類處下一且字分明是更端言之作文宜把吳以朱方云云重講而後以世類發揮一段于後方肖傳

○徐越伐吳

會奔　從兵有名　去國有禮　劉子覩河洛而思功　季子逃延陵而效節

皆原世類而進之

合楊李進崇義黜用詐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　秦哀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附左］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務時所急　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夏季孫宿如晉

王遂納幣傳知禮○京少曰以季武子為知禮殊未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

亡人華臣也亥合比弟

［胡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暌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指月］通傳只于寵信閹寺一句不重斷罪要就刑人可畏上發乖戾意

合朝吳矣刑人幾人上亦可畏矣下可不畏夫兩邊俱要發明可畏

［附左］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
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
不採藝不抽屋不彊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
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
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
而則人之辟乎匹夫有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
逆之

降退給下劇也恩患也主人不以賓客爲患也辟邪衷正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
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
伐吳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
全 高氏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于吳也

此棄疾鬭韋龜之父

冬叔弓如楚 左 聘且弔敗也 王 下暨齊平傳外附荆楚

齊侯伐北燕

左傳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
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吾君賄左右諂諛作
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
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
俟釁而動可也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
燕姬賂以瑶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燕嫁女于齊侯瑶玉也斝耳玉爵也夏日醆殷日斝周日爵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 是年秋衞襄公惡卒

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
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之
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
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
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
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平則皆罪也
考其事而
輕重見矣
旨 定不得已曰暨是解事實書法只描寫此一句推原
當日情狀便見此一平也齊實求之不可貴反可惡矣

二月公如楚 王 暨齊平傳

左傳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曰臣
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
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
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
而致諸宗祧吾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
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
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
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
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
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
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
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
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
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
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
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成二年魯使公衡爲質　祖祭道神　新臺即章華　大屈弓名或曰寶金可以爲劒

附 國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
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
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
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
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
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
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
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
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
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
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
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
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
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
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
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
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
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

出入屈也　匏居臺名　留治也　那美也豎未冠之僩長鬣美髯也

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大卒五士卒也
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費財用其事不煩官業
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木于是乎
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
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
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公如楚　叔弓如晉　年八　楚侈章華　晉侈虒祁

叔孫舍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附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

舍左穀作婼後同　謝息孟氏臣　挈缾以汲喻小智

成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弗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介甲也　洩子孔子　說解說也　伯有不應立後故并立洩以說于民若不因伯有之爲厲者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

僖子孟　大夫

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考父廟之鼎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　**八年**　衛靈公元年是年夏陳哀公溺卒楚滅陳

附左傳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

虒祁地名　子野師曠字

也成諸侯必叛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會平丘傳須本當時楚勢來發傳想切起徵用平丘

左傳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左）自根牟至于商衞革車千乘。

（穀梁）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胡傳）蒐者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于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不恤其所晞於履霜之戒甚矣

（指月）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正非禮以動民也前段乃後段張本作文緊寫三事倒亂臣以下正意發。

蘭香草也旃旌旗之名葛或作褐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車塵不出轍馬發足相應旅衆也許取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左）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注）會申傳不能救句。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葬陳哀公

戊辰景王十二年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棄疾也而會不獻不殺降之義也不成禽不獻惡戾幼小也奐公作瑗孫吳偃師之子

許遷于夷

（附左）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辭責讓之言周封疆閻近上下叔父稱伯父自此始

（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在所赦叔孫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與孫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叔弓會陳　出陳災同

（指月）問起陳災得書之由倒聖人存陳意發然須在使畢歸語上探討方妙不可云中國封建之國非蠻夷所得滅蓋重封建不重蠻夷即使他國滅陳聖人亦必存之矣參旨定聖人存陳只是公天下之意傳中私一人自奉句最重聖人之心欲以天下之土地人民與天下共之故國不與其滅世不欲其絕歸民心者欲民知有所屬而各歸其

火貫水故謂之妃一音配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年而陳復封

君卽是論語興滅之條意合天德者封建與天下同利不欲私一人以自奉乃天理合當如此
合軟如京公天下家天下封建嫡庶猶火雞尾

附左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檀弓作杜蕢 紂甲子桀乙卯亡 物類也 容容貌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勦勞也

、築郎囿

王舍至傳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平子欲速成舍曰焉用速成此正不順季氏正是忠處非指愛民爲忠

己巳景王 十年 是年秋晉平公彪卒冬宋平公成卒

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王會瓦傳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

齊公作晉 說婦人言故多怨 虎門宮門 靈姑銔公旗名 斷三尺嫌與君同也

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

胡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竝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子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旣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竝將舊額固存矣

意公作隱後同

○三卿伐莒

指月季氏之罪不在伐莒時在舍中軍時其實季氏專兵當時人人共知卽二家讓他多取直是無可奈何非陰懂

其術中而不覺也傳只辨復古之說誤耳作文只要發揮驗之意明白而季氏之罪自見不可先講一段驗後講一段斷罪三卿竝將亦是紀實不是特書○同人曰驗只就說經者言非聖人書此以驗季罪也前書舍中軍旣徵詞以著其罪矣尙待驗耶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出舍如晉王逆納幣傳

左傳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十有二月宋公成卒

左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庚午景王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宋元公佐元年是年夏楚滅蔡殺靈公般

十四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成公作戌 十有二月上諸本與恭本半 二月公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傳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享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刑其士七十人

虔穀作乾　蔡弑君距此十三年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傳 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聖人深惡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指月 此傳本註誘般圍般乃借出事貪詐了可分須串重詐上

合盟平丘挾詐競力流毒于後云云流及戰國云云

合會厥慭心欲圖蔡而假義者惡之心欲救蔡而力怯者恕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胡傳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指月 越禮指僭只點起重無本作

合蒐昌間但有三綱軍政之本句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主 執意如傳今會與邾通好見邾訴之不可信

祲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作屈銀

胡傳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輕重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也

厥慭

指月 諸國猶序反會扈大夫無貶反澶淵常要把晉之不能帶三分慨歎意這箇力不加焉亦非眞不足于力總自弭兵之約以後諸國安于偷惰而又脅于楚威意氣一時振作不起但其心猶知不能救陳又不救蔡之非此一點念頭還是做盟主的心腸有此點心或可望于力足之日若無此點心雖力足無用了故春秋恕此役者不但扶持覇業亦是激發他這點念頭不要放倒○同人口力不加是當時事勢實實如此自會宋以後山東諸侯南向朝楚世豈有朝夕在廷之諸侯而能稱兵相向者又豈有求諸侯麇至求婚荐女之盟主而能率諸侯以稱兵相向者傳故曰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惟處萬萬不能之事勢而心欲救蔡自與盟扈澶淵不同聖人于此竟把他不能畧過而但論其心此爲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也試看春秋于從前盟主何等責備今竟置而不求是薄是厚猶龍振作激發云云恐此話只好隔壁聽

○厥慭　以恕待人　荀吳憂孤父請

黃父　以正待人　太叔憂范鞅懼

○厥愆 會扈 原其心權其事 皆怨謀義之無成

厥愆 名陵侵 義心利力 晉昭荀吳以盟扈瀆淵照 晉定荀寅以名陵城濮照

厥愆 栖舉 聖人以怨待人 畧功而取其心 聖人與人爲善 畧心而取其功

外合晉伐鮮虞聖人怨待春秋謹嚴 合會平丘怨恤患讒服貳、合荀吳伐鮮虞有恤患之心與瀆淵會扈之不仁不知得用兵之正與潞甲鮮虞之不仁不義

附左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著定列位常處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子用隱太子于岡山

有穀作友

胡傳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降服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佐不與其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頓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附左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羹音郎漢書作更字 五大五官之長 五細細弱也

十有二年 辛未景王十五年 是年春鄭簡公嘉卒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塴下棺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 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見十六年到首傳欲討其罪而止 處困而不自强作

附左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傁素口反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 殺作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見孫齊傳 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要發一動字及群臣無敢獻謀意關費

憖公作整

傳季氏無禮 只作中實

左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

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子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

著位次　不指其事汎卜吉凶　杞枸杞也生于圃言非宜

楚子伐徐

借人檪傳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

左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

復陶秦所遺羽衣也　舄音昔　牟康叔子燮唐叔子　陸終氏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始祖　鏚音戚　柲柄也

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官招其名愔愔安和貌

晉伐鮮虞

左傳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綿皋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胡傳　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詐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始于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詭詐也

[illegible]楚奉孫吳殺句竅重全要

[illegible]既莫能救而又效之意

合　會平丘上不能救而又效之重效上下啓其貳而又脅之重啓上

合盟平丘效詐矜威七國戰國　合吳伐我信義禮義陳蔡元佐分謗　又有叙引如晉晉伐鮮虞題楚成章臺晉效之而成虒祁楚滅陳蔡晉效之而伐鮮虞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五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武進蔣燮埴賡虞參閱

昭公中

己卯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 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陳惠公吳元年是年夏楚靈王虔弑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南蒯請期五日冀有變

［胡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若其實不沒之也

指月 強弱只作事實全要發宜叛意有效尤報復二項要其效尤處正所以報復能串發尤妙若法在書圍費上蓋不書內叛是經例然書圍則叛可仰不沒其叛欲以著季罪也此傳與圍郈同但此多無禮一邊耳

合淑 沈歸宜南蒯之及此也能無公孫閭之及哉各有出爾反爾句　合京十三年越入吳亦主出反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楚蒍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谿殺作溪　圍許大夫洧蔡人仕楚　蔓成然章龜之子　巳觀從也　封陳蔡因而依倚之　爲役誓之名　猈皮皆反

然丹子革也　芋音羽

［胡傳］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公子鱄于衛是也臣不以爲君則晉十欒盈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仰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可楚國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

指月 以上半傳爲主○

京少 同故下半傳不錄

証 比歸合吳伐我昧處變之義失謀國之道盼臧元佐分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

殺公作弑　子玉觀從字　司馬謂棄疾言見殺以恐子干　僞葬靈王　王佐卜人開龜兆　大室祖廟

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寵貴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向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

亦如之　亦九張　也傳言　子產適

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宜太叔從善　淫擾也

胡傳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illegible]楚人暴[illegible]陵[illegible]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侯爲申之舉遷賴于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illegible]脩[illegible]政其臣當急於貴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耻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責事之[illegible]址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會平丘

指凡成虒祁是晉平會平丘是晉昭此傳是通論晉事雖君臣並責勿泥定昭公叔向也全重崇侈上其曰顧欲示威徵會謂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既貳而欲如此挽之亦何及乎故下即繼之曰制治於未亂云云而末又結以臺囿之築一段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即下傳競力不道句成字指盟會苟字從上文不亦末乎末字生來蓋示威迫脅畢竟諸侯也畏而從我然卻是一時苟且之計不是正道孰若平昔間君臣交儆諸侯自不我貳之爲謀乎夫一崇侈而至於衆貳到今日明知會之不能結人而但苟於成寧不可耻故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下文所貶純重矜威而此傳書法乃云如下文所貶可見左傳苟成何即該得下傳意了但崇侈是苟成不道的禍根故並發於此而下傳純責矜威以爲第二義耳○京少曰此傳俱云追咎往事非指今日則深惡此傳何說不去矣[illegible]龍氏看出苟成不道即下傳矜威深惡字無不落空然崇侈矜威話分兩款則本傳仍不指今日也愚意諸侯皆貳由崇侈來而所以崇侈由于無志有志自不崇侈了今見諸侯皆貳不自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個志氣出來顧欲示威徵會苟且[illegible]夕之間成其爲盟主則亦無憤耻自强之日矣末字照憤耻自强欲字與志字對苟成而不要諸道仍一施

施然安于不競也是以深惡此介緊緊頂上苟成何非搶
今日而何且傳曰示威曰以兵車耀之是卽盟傳恐迫諸
侯不與盟傳肆脅持之術矣傳
云非謂今日不當如此謬否
合如晉疾復俱不能自強上此乃臨深履薄之時下此
乃憂患疢疾之時　合執意如侈心利心成一旣祁而
諸侯皆貳利一邾莒而諸侯不合下借意如至傳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

依先王先公脩禮以主盟

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偸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承貢賦之次理李通

胡傳　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惧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諭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誅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詞繫而不殺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指月懼楚書同是事實只點起矜其威力二句是正意不專指齊言信蠻夷四句應辭魯又就恐迫中抽其甚者言之總是箇不道不必牽扯五惡道字反威力看春秋禮義之大宗禮義卽道也須從盟雖衰世以下一步深一步發得剴切方妙主盟中國矜其威力此意要體貼必說到流及戰國云云纔見得示威之惡此數語亦不可忽

合執意如威脅利怒上收再言下收稱人

公不與盟

胡傳　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主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指月不與五不韙卽是自反而縮舊添出下傳與邾通好四句看推明其故故字亦細然傳未明言終不可用訓後世立身行己之道意要發透糸旨定以晉之不韙揚起倒得之不與爲幸上要從書法上作不可說得好

合入邾盍來昭其直彰其美　介國書伐上自反而縮下自反不縮傳未但有垂訓意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

冰箭筩也可以

人晉人以平子
歸子服湫從。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
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
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
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
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
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遜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
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屬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
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邾郠之故文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
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指月重意字與義字謂之伯討必其關於方伯之職者也
意如負此大罪執而討之此正方伯之職今卻把大義都
不問起單單爲一邾莒之供視君臣之義反輕於貨財其
意何偷乎傳說季氏之罪與失討季氏處甚痛快可見晉
當斯時且勿論邾莒事但論有臣如季氏而不討亦不得
爲脩職矣朝歌傳或賤而稱人指此賤字反方伯字看。
合執樂祁上意在貨財下列卿私意君臣之義泯威福
之柄移皆非伯討

取飲索壺飲以冰承之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　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
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
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
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
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本矣
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
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兒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
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
是惧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
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
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指月前半傳是書法後半傳是正意不與楚滅不與楚封
二句意相關紐益必有滅而後有封若楚得而滅之則亦
得而封之而封建之法壞矣聖人不與楚所以存陳蔡也
存陳蔡所以存封建之法也歸者順詞正是國其所宜歸

意收不稱復而稱歸
于不言自楚而稱侯。

○○廬吳歸　用田賦　存封建　存井田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十六年至晉傳此等題意相同只記年號事實

左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于河

吳滅州來　或主滅巢傳陵楚　或主長岸傳棄賢

左傳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
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
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

癸酉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楚平王居元年是年曹武公滕卒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
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
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
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
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
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
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
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
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胡傳　其始執之爲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犨強之義也
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之
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勃沮皆以
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
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晉
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

除館言將囚之

敗人國家乃如此.
春秋之深戒也.
指月此傳總註執意如意如至者只意如至亦須根執來逆道道字對利字看甚矣二字從上文兩節皆字生來旣以利而怒復以利而喜旣以利而行沮復以利而行勸逆道不甚乎無書法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 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附左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
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邢侯巫臣之子 蔽斷也

甲戌景王十有五年 曹平公須元年是年春吳子夷昧卒
十八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萬干舞 籥羽舞

左傳 將禘於武宮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叔弓涖事.籥入而卒.

胡傳 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覩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左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傳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屛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

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指月上半傳因朝吳出奔而槩論楚事只隊數出讒之可畏以爲後緊勿作斷罪語速飛等語在吳奔後不可混用兩扇虛實不倫各自做半篇亦可照傳然字口氣過下但不可倒重朝吳來旨定使居舊國與身居舊國是兩邊要緊語須着眼.

朝吳奔 吳滅巢 勸賢有四事去讒爲首 諸侯之寶三土地爲首
無極楚之讒人
巢楚之邑
合叔戌奔使吳能以忠信自任豈爲讒人所害哉使戌積而能散豈爲貪人所怨哉上讒下貪 合曹陽歸讒言辨言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鼓君名 鳶鳶同 鞮音提

胡傳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幾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槩狄之畧咸見矣

猶月此亦是窮兵於遠但用兵則正而非不仁不義者比故不曰免於貶而曰幾免於貶

合滅陸渾近正近義

冬公如晉

附左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晉所獻 壺樽

鏚斧鉞 金鉞秬 黑黍鬯 香酒

乙亥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 吳子僚元年是年秋晉昭公夷卒

春齊侯伐徐

主意如王傳此齊景有志於代興也要見諸侯不合意

左傳 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甲父古國名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胡傳 楚子之誘二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見矣

質信也

言定如傳

辨論成文

附左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

子孔鄭襄公兄 孔張之祖父

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壹忠于宣子守與晉之信　銳細小也　庸用也次更比也合耦耕也艾殺除治也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子齹子皮之子　要音也

夏公至自晉

胡傳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於晉三至于河而不得而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illegible]志字重看自強之道不過收政令用賢人而已要貼[illegible]收諱止書法使公能自強則見止[illegible]足資策勵

何足爲辱而聖人亦不必諱之矣

合孫齊易之困易之屯　合吳伐我君臣自棄衛文勾踐華元國佐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可主納幣傳知禮

左傳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以用也言穆行用國之才溶其能容賦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左傳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師長也言百官師長　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　官雉有五種扈有九種

○郯子朝　指用莘官制之猶存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賞渾戎無殺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周先警戒備故大獲

胡傳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猶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指月全重密邇王室上

合黃父俱平訓俱在王室上論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彗如旗如箒故有此象　房舍也　天漢水也　牡雄也　水為雄火為雌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故故事也　餘皇舟名　長鬣楚人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然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長岸

指月言戰不言敗是事實非書法令龜再卜而子魚馳楚先勝吳長鬣三呼而餘皇光奮吳亦勝楚故曰勝負敵用舍不平由用以見舍也所舍且虛說如前析公賁皇雍子皆是不止一巫臣即論巫臣其去在共王時而用無極是平王二事不相干涉此時只有無極用事而囊瓦猶未用伍員猶未去傳通論楚事故并言之作文單就無極說傳中本末作先後字看由字指用舍得失言廣土衆民不足恃意要發

合吳滅巢失人失守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是年春曹平公須卒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　祥變異之氣感其先見遷之　屏攝祭祀之位

祈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焮音欣炙也野司寇縣士也

胡傳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指月說煞裨竈之言非妄機顯得以德消變處變之道只提過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斬閉門者首

○邾人入鄅

見伐邾傳自邾罪當討上發鄅子以民事出點起

秋葬曹平公

左傳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魯人往曹會葬者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附左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郹古闃反

附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息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重曰母輕曰子

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爲用

肆既極盡也

翳猶屏也

戊寅景王三十二年

十有九年

曹悼公午元年

春宋公伐邾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從帑于邾邾子

及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
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
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
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宋公伐邾

〔指〕用善善長善字正應其善意也善字仝重歸鄅俘上不
宜以討罪並言蓋宋所以聲罪執言其意原爲歸鄅俘也
不書圍與取正是釋其取邑之罪前言圍與取而後只言
取邑可見罪只在取邑不可分圍暴取貪言釋其罪正所
以全其善亦不可以善長惡
短分股〔參活定〕意字要發

○○宋公伐邾　會齊　善其意　善其世　大舜隱惡揚善　大舜貲延于世　俱善善長

宋公伐邾　柏舉　聲罪不討其貪　恤患不討其偶　全其善

○宋公伐邾　入邾益來　釋外惡　鉄內惡　彰其善　善長惡短　道大德弘

外合圍紫聲罪恕其貪復仇恕其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
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
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
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
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
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
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
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附〕〔穀梁〕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
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
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後
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
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
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
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
之至於許世子
止見孝子之至

一加一　損父有　息得其　節　聽訶宕　其罪

己卯地震

〔附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
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眞
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
下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
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
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
而出七月
齊師入紀

〔附左〕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
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
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
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
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去藏也　以紡度　紀鄣之　城而藏　以待外　攻者

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
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
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
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
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也

冬葬許悼公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是年冬蔡平公廬卒

春王正月

〔附左〕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
晉又交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
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

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何且懷貳心　州于吳子僚　鱄設諸勇士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胡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叛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叛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此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會奔

指月善善長善字與苟可善焉善字不同上善字指能以國讓言下善字指待放言下善字帷上善字兼蓋會之賢雖有待放而經所以賢之者全在子臧之後上說苟可善焉句亦不可說得會太好苟非臧後則此亦常禮耳蓋春秋善子臧之長故因其子之可進而進之非因會之有禮故原其先世而進之也公孫是書法自鄸只作待放事實○東少曰所謂子臧是也此句煞有深情想當日高風清節卓在目前見其後人自不勝愛屋及烏愛人及樹之感會可善焉句非輕會也以重子臧也作文須於此體會寫出善善處賞延錄用意亦要發

鄸公穀作夢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

縶足不良有役

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則以宮邑遂豹使行無則奪之　琴張孔子弟子名牢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見南里傳以宋元公無信多私起例二大夫作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食必適

寧公作甯

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詢恥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盧　痁瘧也

[附左]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還顧也　萑音丸　粗曰薪　細曰蒸　聊城攝城齊西界姑水尤水齊東界

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

鬷總也　嘏大也　言總大政而上下皆和　舞有文武為二　體三類風雅頌　四物四方之物明以成器

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附國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

大林無射之覆也

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納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王

以声音調羽為制　越迂遠

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 也 宗官 伯樂 宗官 爲焉 曹輩也 二金之中必廢其一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蔡悼公東國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全許氏禮好不給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

左傳 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左傳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不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子皮即 貙 登前年 奔吳已 傷司馬 心

胡傳 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指月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句重見得分國而叛與他叛異故係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

附左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遂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犫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 幟公作 旌 濮宋廚邑大夫 徽幟也 備長兵也去長兵用短兵 鸛鵝皆陳名 朱公羊作東

冬蔡侯朱出奔楚 見朝吳奔傳無極先以計出朱而復以巧言止楚子之討敘事要明亦不必呆責楚子只見讒人可畏便了

左傳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六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 景祁京少
鎮江王誼燕淵翔參閱

昭公下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出奔楚

胡傳 華向誘殺群公子文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文罪也宋求助于吳楚發夷人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于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息于救患而請逸賊而宋又從之[?]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指月依傳將宋人諸侯楚子反覆發明總收三書法略而不書不書某某救宋也

大蒐于昌閒

閒公作姦

胡傳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爲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振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蒐昌閒

指月非、地國、時、權臣、專行、亦、經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而所主者主字正與末字相應馳射擊刺之末末字正與本字相反要看何以蒐爲何爲云如禮何如樂何也要將蒐之本意講得極明自然見得與魯國毫沒干涉了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 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孟即賓起 說如字 畏爲犧 牲雞 王見寵飾 卒見殺 人見寵則當貴盛已徧 子朝欲王早定 畏之 見王謂王猛 還子朝黨

六月叔鞅如京師

代王室殷出

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以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國語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吾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上下能相固

穀水盛南流合于洛兩水格有似于鬭王欲壅防穀水

以待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也。惟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子孫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

使仍北出實 夾也唐作塘 當古崇字 避淫也 猜亂也 爭明猶爭夜 雝作灘

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夫所榮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胡傳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忽歸而不氏，以國賜生入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主室豈有亂離之禍乎？

指月 無易樹子一句，最重，此乃家天下要訣，責景王全在此。

革典謂更法紀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胡傳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蚡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指月 猛制在劉單，乃景王忽本所致也，收以字居皇意照傳後繳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 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胡傳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再書，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出次以示急

指月 須就時當其變上，用慨嘆語發垂戒意。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 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晉箕遺、樂徵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 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是年夏，蔡悼公東國卒于楚。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見舍至傳，邾郲夷抗，宜子不為賊，湯止中變，拒敵于不為利疾。

左傳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

京楚子朝所在 鉏弱地皆邾大夫 殊絕也

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晉人圍郊　左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乃還

胡傳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齊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任為勤王尊王之義若是乎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指月　只重不親任徐遣帶說晉為方伯何不可怨言其義無可辭也

合黃父盟王室于勤王以義責之則卿協于勤王以正待之　合庚輿奔事微人微下莒郊公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傳　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者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于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指月　重庚輿不仁一意而郊公依傳帶後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殳長丈二而無刃　父音甫　逞 作 殺 作 檻 盈 齧五結反

左傳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胡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何為不書楚令尹死楚師已將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務為累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爲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指月　吳詐勝胡沈自取俱不重只點起例書其敗不以國分二段作要發顛沛必於是意大率國家顛沛時使把君臣名分作緩圖不知顛沛者一時之變君臣者萬世之常顛沛且不易況平時乎此正所以息平時之亂萌也

天王居于狄泉　指月　不言立是正意直揭居于狄泉只著其能立之實耳

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　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取西闈攻蒯蒯潰

火滅為熸音子淅反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
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
不言立于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甚亂周室不當立者也
故特稱立而曰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
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
擅權亂國爲後戒也
指月以朝之書立爲不
當立提起倒尹氏作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
濟也已矣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
之矣東王
必大克

濟震而死 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 公爲叔孫故如晉

至河下公毅又有公字

胡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
此書有疾乃復義恥也以魯公之尊千乘之君執幣
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
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

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于權臣
外則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疾疚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
之時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
之心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其自取之哉
指月殺恥是殺于前日無疾見卻之恥也公之至河而不
得入至四次了實是可恥聖人欲諱之而不可得因他第
五次偶因有疾而返不是見卻遂書之免他
一次之恥以爲可恥而殺之便是甚諷了

附左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詩曰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
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狎習也 三務三時之務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蔡昭公申元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
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左欬 叔孫字 梁彌牟 殺已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
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
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
忍性強于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

舍至

指月只宜重以禮立身講而以平日事君之忠挑剔講內
爲是舍即叔孫之名但兼書姓氏耳文中須重發社稷之
衛魯之賢大夫大有益
于人國而公卒不用意

粲郎園 舍至 夾谷 墮費 叔舍 孔子 賢臣 聖臣
內外脊頓○
四股題宜删

附左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
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
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
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
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
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

乾祭王城北門 介大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
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莫然不動莫積句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

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
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
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
厲階至今爲梗
其王之謂乎

壽夢越大夫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昔吳人州來書陵楚之漸書吳滅巢將入郢之漸四鄙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指月實邑之也句極重四境國都之守句本此句來邑之而乃失之是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也要見境與都相表裏方發得入郢之漸意透
迄不能保境由不能制鄰來
合齊侯取鄆一見滅于他人一藉他人以取皆不能保土地人民楚邑魯邑要重看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是年冬宋元公佐卒

春叔孫舍如宋 舊主曲棘傳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作歇後題甚無取宜刪

左傳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曾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發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

詣公穀作倪後同 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夫治外 婦治內 各治其物

胡傳按左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則黃父之會主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

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于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黃父

備月以人心之公題眼例以正待人作濫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不可邀賞意旨定以正待人之體字須抬近多忘却○京少日非特輸粟具戍爲大夫功案即邪不勝正一段亦見十一國同辭扶正之功故緊以然則云云接之明此會之宜得美辭也起處須重頓王事也三字要體味蓋既云王事即是臣子所當爲之事矣當爲之事施之以不當受之賞豈以正待人之體乎報與受還重濫賞邊幾與春秋待人意有關會

○黃父 會扈 俱以王事爲骨
以有功于王而美之則臣子之職謂何
以無功于晉而貶之則戌周之令謂何
合檇李不美勤王示臣道不錄復仇示子道

有鸜鵒來巢

左傳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胡傳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宜臣順于家而主祭于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鸜公作鸛 鸜音瞿 鵒音欲 跦音朱又音尚 稠直留反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傳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于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于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雊升鼎耳異亦甚矣聽于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因克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指月以大時眷顧之心發起而以列位有人照見字點入昭公至是猶不自省至是猶不四字要說得剴切。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遄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

己亥穀作乙亥 陽州公作陽 季姒公 鳥之妻秦 遄之妻 公鳥之妹 公甫不 平子 揚芥子 播其羽 爲介 使郈氏 室以自

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益 公爲昭公子務 果賁皆公爲弟 隱民窮民也 日臭姦 人將起 叛君助季 季事不 可知 冰矢筩 可承飲

胡傳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易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于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公不明于消息虛盈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而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指月大陽州是事實孫字是書法消息盈虛之理要講透。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內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

二十五家爲社

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至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餕音俊　熟食　饔熟肉

菑垣也　幦車式也

胡傳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怡遷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旨定　喪人之稱稽顙之拜魯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從者之享不腆之請齊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恤患救災禮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如齊與公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楄柎皆棺具　幹骸骨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胡傳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絕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于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乙酉　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宋景公欒元年是年秋楚平王居卒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傳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指月　居字重看存防處全要發非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譎

夏公圍成

左傳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

豐賈皆季家臣　二兩二匹卷卷　使如充

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邑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illegible]

胡傳　不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公圍成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見矣

[illegible]

指目　以季氏昭公提起倒景公作仍以季昭番入總收不書齊師而書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　謀納公也主意如至傳齊景代與受見

諸侯不合二十餘年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劉子以王出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胡傳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下不列于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　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吳之入郢也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

[illegible]

胡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主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殊溝子猛將斬于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從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指月是非之公只提起白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都是訓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呆作罪景王語

附左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濫失職　惂慢也　爲猶治也

丙戌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楚昭王軫元年是年夏吳王僚弑冬曹悼公午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

欲以老弱託光　鈹劍也　獻體解衣坐

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行酺行及備謂鈹及進羞者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將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遂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郤殺作郤　子惡宛也　爇如悅反燒也　炮郤宛　晉陳楚大夫亦

宛黨左尹郤宛中廐尹陽令終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

說音脫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以難納白晉君

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自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會扈

指月重不以一人廢眾人上戍周事依傳用況字點入不可兩平取舍即于輕重內見之參旨定不以一人廢眾人不以此事廢彼事所重在王事在眾人所輕在魯事在一人聯搆中有分合為妙○京少日傳首引左氏見此會原以令戍周為主而納公次之文況戍周之令行乎仍歸到此會第一椿事最有力非輕帶也作文還側重戍周見聖人取之之情尤在王事上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見高張信傳 徵君之躬句

左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齊侯請安不在坐而使重見嫌已甚

丁亥薨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吳子闔廬元年曹聲公野元年是年夏鄭定公寧卒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乾侯晉境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附左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慭發語聲　美髮為黰　共子晉申生

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伯石即楊食我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附左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賈辛為祁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

鬷音宗　鬷然明也　惡謂貌醜　颺揚同　訟者之大宗

閽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厭足也

冬葬滕悼公

戊子 敬王二十七年

二十有九年 鄭獻公蠆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衹辱焉公如乾侯

主君大夫之稱

胡傳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息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會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旨定 以齊方伯連帥之職提明倒責其不討意如以納公徒遣使來唁為失職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啓服馬名 龍輔玉也 偕出產舍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附左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飂力誘反古國 叔安其君名 擾順也 四龍為一乘 坻音旨止 窮桑少皞氏之號也

冬十月鄆潰

穀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惻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指月 此傳是因鄆潰而求其故因斷昭公自棄之甚其字要發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 是年夏晉頃公去疾卒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益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之義諸侯之意具矣

〔指月〕不與季氏專國正存君意罪臣子并譏諸侯帶發二股俱責不討意如

夏六月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見滅譚傳責羽者不自強于爲學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

羽公作爲　養邱所封邑　億安也

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附左〕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肄勞也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躒公穀作櫟後同

〔胡傳〕以會禮意如出君不書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秩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譖于楊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奸昧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指月〕士鞅貪利是事實寵以會禮尊罪晉君要本晉實主盟來斷發昧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意荀躒只可帶言斥君臣並責未是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

辭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君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同年夷奔

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肱公作弓　章徹謂得顯名　無禮惡逆皆歉而不志記事之善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歲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夏吳伐越 借入吳傳吳嘗破越遂有解楚之心王尚力之始事作

左傳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大叔　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有部人　文侯仇文公頭耳　伯音即不信　帥諸侯之大夫

胡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指月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有于城城則不可言京師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七

宜興　儲　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麻城陳世封占吉參閱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壬申敬王十一年　**元年** 曹隱公通元年

春王

［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讀謂經傳謂訓詁

［指月］正月者政令之始而元年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無君無正是一時事却重無正邊主人謂定公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胡傳］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守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毋謹于初而禍亂熄矣

執仲幾

［指月］不告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一句下不在京師則執而歸之可也惟其在天子之側必當告諸司寇矣謹初字對篡弒之萌履霜之漸說萌漸在不忌天子一念上書法只重于京師三字參旨定作文全在雖以王事討有罪句翻出謹初意

執仲幾　名陵侵貪專　王事
執仲幾　執樂祁私專　王命
仲幾固有罪然不告司寇執于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長執祁雖有名然不由晉君出于列卿之意下移之禍不可忽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幾哭會也子家子不欲見叔孫故不與同會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欲絕其兆域

九月大雩

立煬宮［左］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大全］萬氏曰煬公以弟繼兄故季孫立之以掩其舍適嗣而立定

公之非

胡傳 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指月 不但酌禘亦以掩含子立弟之非耳專責季氏。

冬十月隕霜殺菽

胡傳 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癸巳敬王二年 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全何氏 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 孔氏 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

觀去声

秋楚人伐吳 指月 是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肄楚作 文傳 長岸傳

左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脩泮宮復閟宮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矣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指月 身正者物必正句最重定公初立在屯難之時理所當爲正宜如此須從他遭宜革之時發不能革意通經與役告重勞民衛此重馭臣須辨○京少曰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故此傳以撥亂反正言之使當日真能遇災

而懼舉伯禽以來數百年習以爲常之僭毅然革除此是何等舉動豈不使權奸喪魄耶泛講身正物正猶未透合墮費以內僭因革一得一失比

甲午敬王三年 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指月 見皐闕傳。左傳雖無事定以昭公如晉例之則知此舉必爲晉所辭矣後乘名陵之舉劉子及諸侯皆在故末之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傳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二月公穀作三月 旋小便 卞躁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 邾好也 大全汪氏 魯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幾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拔公作枝

乙未敬王四年 十四年 是年春陳惠公吳卒曹隱公弒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

爽音霜 隱憂也 相助也 助養馬者必備

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胡傳）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禍矣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召陵侵

（指月）楚罪不容不討要在一裘字三年字上挑剔元老十八國不平當重王命上曰王者之師正對桓文看蓋伯功之不得尙于王者只少得王命耳有荀寅者四字最有味正與下遂辭蔡人遂字相應如此旋舉只一個荀寅便褻了事何等可惜全要形容字若徒講貪利褻裘便無味侵字不是紀實蓋借潛師掠境之意以陋之

合吳伐我褻命棄同上桓文下元佐上遂辭蔡人下遂有城下之盟　合執樂祁上爲利阻下以私執　合柏舉入郢奉天討而敗以貪成伯討而縱以淫

如[illegible]賣者以償君　或賤者也使賤者旆以會示卑鄭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歸之及哉

合國歸蔡昭以所惡于前者先後能無公孫歸之及哉三家以所惡于下者事上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

姓音生公作歸後同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

皐鼬从作浩油鼬音宥嘖音責杜註巫

展四體以奉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也祓音弗禱也請之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鼓祝奉社主出竟　繁弱弓名　陪增敦厚也綪音倩茷音吠大赤取染草名也聃時季周叔俱爲王官故殷土

授民密須鞏名闕甲姑洗鍾九宗一姓而九族也惎音忌五叔也蔡叔管毛成霍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國于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

（指月）言及是事迹只發他受國有歉而求盟便了傳原無斷罪語凡舉只帶一句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全〕許四遷皆受楚令而告以自遷為文雖避害就利亦見其不能自存

秋七月公至自會〔大全〕高氏晉以伐楚名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左〕楚為沈故圍蔡〔指〕月見柏舉傳以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發其長惡不悛之罪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全〕許氏討楚而不能討救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不行于强暴而行于寡弱也

葬劉文公

成公作戊

圄公作圉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柏舉公作柏莒

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要道用木遲鈍用革犀利不必久持史皇謂子常死則可盡雪前罪

〔公羊〕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侯拘于楚歸請師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受當也迎音嬰先也

〔胡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强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徇利棄義難于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柏舉敗奔

〔指〕月首段稱子明是予吳大段書以明是罪晉何以不言救一段辨明予吳乃聖人樂與人為善處即以是首段之意非另一書法也達天子之命句最重不可與成伯功平看以者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也即前段中自卑聽蔡意就其聽蔡抑楚見吳善就其易于聽蔡抑楚見晉罪和承分作各截書法為當囊瓦稱人文末帶之瓦之貪指裘馬言勿泛○京少曰達天子之命句從召陵侯元老在會來吳實未嘗請命也

○柏舉

〔指〕月同上但不用囊瓦耳或偏重予吳而以晉伴講亦非盡傳意本以吳之易照晉之難非以晉之難照予吳之易也參旨定現闕先生曰晉主夏盟以下純是罪晉而不及吳則可把晉罪別為一意今傳中本自

先錄說而作文者竟以子吳引起渾倒罪晉可乎洞山云二意並重細思之題重子吳到底而以晉事點綴在中爲不失旨特書日以單題直可不用只用子一書法爲是○胡人曰鄭姚兩說相持各有見地然鄭說較妥蓋保利棄義春秋業已罪晉于召陵矣今又彼此相形因此之功觭彼之難而深罪之以字明明爲晉特書姚謂單題直可不用偏甚 只囊瓦奔指月食是平時失節是今日二意串下還重貪上人臣到貪以敗國原非一死可以塞責但不死則益見其可賤耳

○柏舉 入郢益來 聖人道大德宏樂與爲善故畀其爵聖人道隆德大不念舊惡故彰其美

合吳救陳進吳以罪伯王之忌抑吳以傷中國之衰上書子下舉號

庚辰吳入郢

左傳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

郢公穀作楚

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

皆平王女又云畀我季芊字班尊卑班次 隨公宮 當心前取血

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胡傳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伏道也聖人誰毀誰譽哉災避鄭則進而書爵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棄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于貶之奉天討也代國者將拯民于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木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澤褻衣

指月一傳議論俱承柏舉來作文常要連上功罪比斷方見善小惡大方見以書爵之人一旦黜而舉號乃爲聖人之公心乃爲奉天討

合歸三田總毀譽合人已聖人一天 又柏舉入郢合益來歸益上善不掩惡下惡不掩善俱有賞罰之權句聖人心無毀譽聖人道大德宏

十五年 丙申敬王五年 陳懷公柳元年曹靖公露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以周亟矜無資余胡氏公穀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也蔡爲楚困則環視而不救吳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入吳在柏舉之後意其力不足恃不可云恃力在吳在楚也指月見哀十三年入吳傳要貼初書報之

三月公作正月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附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講其庶政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

璵璠美玉國君佩　爲君不欲使僭　歜文伯名　大采袞織　祖習識　知也　少采黼

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附左〕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

袞　辟刑辟　道猶法　衛　夫槩即其自立號戰敗奔楚傳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全許氏〕晉以土地之故兵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圖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

終言之　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安道路之人

六年〔丁酉〕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因楚敗也〔指月〕見滅黃

速公作遬後同

二月公侵鄭〔左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旨定〕是役雖出晉令實陽虎之暴勇嗇禍以逞其欲微辭于鄭國而不假道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大全李氏〕季氏遂得臣之並使仲遂邪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專權之所爲

昭兆寶龜　蒙覆也

左傳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

更衣之房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也弗可爲也已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亡矣執異國行人出于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埸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楯日私意二字極重使范趙方睦云云正見他私意可以私淑人則亦可以私福人故總束之曰威福之柄移矣參看定此與樂祁見執獻楊楯也意不同彼重自利此重失權全要發感慨意不貴斷罪

楊木爲干楯

冬城中城 全陽虎欲去三桓託于懼齊鄭而城將挾公以自固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全自昭公居鄆鄆潰之後遂貳于齊至是圍之亦陽虎欲傾季氏以謀

攻也

附左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大全陳氏特相盟自齊桓以求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全齊侯挾詐恃力非關伯之道

齊侯衛侯盟于沙 見朝歌傳盟于沙鹹而鄭叛指月作文王鄭而衛帶之須本名陵求貨音於是乎失

沙公作沙澤

諸侯方善晉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全高氏報二卿之圍鄆許氏景公乘晉之衰不務德懷諸侯而力征經營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

毀軍設伏

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二子季孟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敬王十八年 **八年** 是年春曹靖公露卒秋陳懷公柳卒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見齊平傳北及齊平之張本也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六鈞百八十斤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同前

〔左傳〕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衝戰車 主人廩丘人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全高氏〕以公不與沙之盟且報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胡傳〕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不言晉師而不書士鞅于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前此不知執羔之尊

、會瓦

〔指月〕此與棐林同例但棐林重謹禮此重謹權耳專權不責士鞅玩于以見人臣不可云云不可字只是垂戒耳傳中曰重曰不敢輕俱自春秋立法言後云王法卽春秋之法故曰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通篇在書法上發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旨定〕主朝歌傳或書侵以陋之鄭以羽毛之假而叛晉衛以衛貢之故而叛晉俱以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朝國人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

士鞅公作趙　捘擠也　血至捥

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晉故也〔全〕爲晉興師故書侵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旨定〕卽固叛晉謀知伯國失道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也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

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都邑之兵車　咋暫也驟也　後猶晚也　公期孟氏支子爲築室也　說音脫　子言季寤辨徧也

庚子敬王十九年 **九年** 陳閔公越元年　曹伯陽元年　是年夏鄭獻公蠆卒　秋桼哀公卒

春王正月

附左傳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刑法書于竹　赤管筆女史記　事規誨所執　召公作甘棠

夏四月庚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傳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虎本欲西而願東　蔥靈車有障蔽者

胡傳 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國故失墜以貽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御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指月即今日之得而斷前日之失為不恭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見胡傳次于五氏而衛叛

指月 前此衛侯欲叛晉諸大夫猶不可故托之執結以掩飾耳且至是則顯叛矣

左傳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乃賞犂彌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濟衆使後而已先登　晳白也　幘齊上下　高植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天黎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八

宜興 儲 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長洲湯傳榘子方參閱

定公下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 鄭聲公勝元年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見暨齊平傳指月非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後須發乎不可必意收及字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夾公穀作頰 令士官以兵擊萊人 裔遠也

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史記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被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曰匹夫

犧尊象尊酒器也 嘉樂鐘磬也 門國門

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胡傳 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若順也

○○夾谷至

指月作文只就後人論孔子說此傳主理字下傳主禮字不可混用須重發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意不徒貴於贊孔子也無書法

○○夾谷 隳費 內外 順服 變齊 變魯 上主理字 下主禮字 晏嬰

○ 夾谷至 圍成至 化行 化沮 順理之效 得政之淺 少正卯

都在學者窮經上發

○○夾谷 萊阜 孔子 子貢 卻齊俘 聖賢卻敵之功

下易會鄆辭吳名季

康子易會鄆解衛難

○ 夾谷 國書伐 有益合 下比主孔子歸魯脩六經以聖人用舍

外合吳伐我聖人用魯能化強季孫當國不自強上有犁彌語下有叔鉏語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 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寒氏即五氏 午衆宵散 如植示整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陽虎所竊以叛奔者

田上穀有之字

胡傳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而齊侍者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但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聘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則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眞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歸三田

指月 以禮責齊節，郤，裔，侍，三，事，績。全在。心。服。上。見。至。此。作。文而以不嫌自序意大發一段于後不嫌是後人看得夫子如此非夫子有意如此蓋聖人以天自處見當時齊人心服歸田則書曰來而已安知其爲績而故序之亦安計其爲己之績而故不嫌耶或欲倒下半傳似重在餘意把正書法反輕了

○○歸三田　墮費 變齊 變魯 字 與夾谷墮費同，但此則俱王禮

歸田　墮費　棄輦　會鄖 孔子 變齊 變魯，子貢 全魯 全衛 宜斷 四股題

○○歸三田　歸讙闡 日來 日歸 魯無求齊無強所以爲誠，齊無罪魯無辱所以爲順

○○歸田　獲麟 化人 格天 秉禮之效 脩經之應 歸于因 [illegible]

以天道序之

以天道終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固陋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 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卒章言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胡傳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于上不以使下所惡于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殺切著明矣

指月 只主一理字以叛強作事實而以叛強之由推原三家身上收直書

合闡成至強臣專政久而效彰聖人得政羨而化泪牽強其　又合人吳入吳上僭下虐見強力不足恃宜删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子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子明即溷

宋公子地出奔陳 見辰奔傳罪宋公以嬖故失二弟地其一也

左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

地公作池後同

扶音執

頗偏不平也

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全許氏以衛有晉難也王朝歌傳諸侯外叛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傳 其稱弟者罪宋公以雙雖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于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指月 下二項書法總在暨字宜一頭兩脚意要相承總結書法

迋欺也誑同

安甫公作寧

暨下公穀有宋字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 宋公母弟暨三人入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胡傳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于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于叛君則無首從之別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指月 將四卿大心重發而以陳曹如傳帶二小段于後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也兄朝歌傳魯叛

涖公穀作莅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傳 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 曷爲墮郈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傳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亦有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聞于仲尼遂墮是舉以禮爲國而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于禮不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

○

○墮費 如墮郈同

指月 此傳與夾谷傳不同不重感應只重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上墮二邑正是以禮爲國傳言此雖一節之事乃

可以大行之兆非謂墮二邑乃以禮爲國之兆也推而行
之魯國以下止是大行之事要重發傳只云行之魯國而
準諸侯大夫俱就五百里內言勿文添出行乎天下甚舛
要知孔子之革二都皆是因其機爲之仲由爲季氏宰一
機也三家不能制悟臣二機也向于仲尼三機也○京少
曰王政行自有由一國而及天下意不然大行之兆弟爲
五百里兆耶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即推而
行諸天下而準矣此看傳要用活法也

墮郈費　圍成至　禮一行而有效　政雖得而未專　季孫問　正邪沮

推而行之云云　使其得志云云

墮郈費　用田賦　革僭　變制　仲由爲宰　冉求爲宰　季孫問　季孫訪

一從一違見聖人感人有難易

○○墮費　獲麟　聖道行　聖經成　化人　格天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垂世立教莫善于經

○墮費　槀皐　孔子革僭　子貢郤敵　按此已不如夾谷槀皐俱主郤敵矣更有墮費國書伐蒭

皐三比題主孔子冉有子貢有功人國旨定云不逼之極

附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諸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見詳歌傳盟于黃而魯叛全杜氏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胡傳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

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蝄蜽山精龍神獸也罔象食人大首曰羵齊公作晉

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于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圍成至

指月以強與危問起而推其由云云王後人看聖人說有淚爲聖人惜之之意全是從明年攝相一段證得圍成時得政未專不可虛說必是疑沮于其間亦因後有誅少正卯事而億度之如此其實圍成不克因公歛處父何干少正卯事成雖未墮以下明說功雖不就而未嘗無功末二句言若得云云其成功亦特易耳又是餘意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是說成所以終不墮之故不是閒話○同人曰日強日危總見不能墮成而所以不能墮成者由聖人得政之未專也然此皆當日實情未是傳意斷制歸宿處反覆尋味原來成雖未墮三仍乃一傳之結穴盖三家各倚其城以徇私公室爲患匪小今二都既墮成勢自孤故上傳直云遂墮三都而此云成雖不墮亦不能爲患兩傳

分明互相映發也無與爲比句要玩仍歸功墮郈費上見不以成之未墮而害其爲功此傳意斷制歸宿處也末二句亦非餘意正申足不能爲患句惟不能爲患今日不妨度外置之倘及期月將有不勞而自墮者而何強與危之足憂哉愈覺郈費一墮迎刃而解矣舊說淚爲聖人惜之見其膚恐未得其髓

合曹陽歸少正卯公孫彊皆辨言亂政

附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四方皆則之二年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爲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夫子爲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

之以儒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竟而徙三月則粥羔豚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別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爲孔子之始攝政也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衮衣章甫實從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孔子旣用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犂彌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將受之乃語公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孔子欲諫不得望龜山而嘆作龜山操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遂適衛

麛音迷韠并弭切劍室也裘以服言韠以佩言郵尤也投謂放棄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旨〕定與次五氏同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蔽

〔左傳〕齊侯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

傳車告晉

夏築蛇淵囿

〔全杜氏〕書不時也〔李氏〕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全〕魯叛晉而三桓懼人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全〕曹不叛晉故比伐之此以見靈公之志在軍旅不知以禮爲國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

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

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胡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簒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指月〕鞅入晉陽本拒范中行非叛晉也而不知投鼠忌器之嫌故正以人臣之義而加以叛君之罪與別處書法不同

〔合〕陽生入專土爭國以悖于忠孝合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荀寅下公有及字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三折其臂歷病痛多乃知治療之法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隨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貶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而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

〔指月〕爲國以義不以利句重看此是推原意即出單題亦當通論晉事勿泥定衛貢一節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指掌以易詞起就易詞上斷縱釋有罪之非

附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日昔先主文子少釁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

取絲于繭言其盡
荀范圍趙時所築壁壘

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于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于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脩之庶日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畊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景子名成
學斅同

薛弒其君比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是年越子允常卒吳子闔廬光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胡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于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不爲貪人之所怨于以保其爵位庶幾乎

指掌靈失齊家之道戌失保身之道無書法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滅見傳頁

二月公作三月
公孫佗人公作公孫他
牂公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公叔戌之故也見戌奔傳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胡傳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夫椒之戰復父仇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檇公作醉
屬注也斬足大指遂失屨浮取之

合入吳詐勝力勝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皆定借朝歌傳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范氏故也 借朝歌傳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見南季聘傳 脤祭社之肉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

胡傳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十年聘傳著蕭偷之罪

大蒐于比蒲 全下書邾子來會公觀蒐也而不書公以專自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大全蒐而來會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大全杜氏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非其所也王城中丘傳雖時亦書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吳夫差元年越子句踐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illegible]

牽公作堅又作掔

盂邑名 豭音加 牡豕也 艾老也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三

左傳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傳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指月上半傳滅楚下半傳罪胡 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分應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大全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左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邾子

罕公作軒 蘧蒢公作蘧蒢 姒穀作弋 昃穀作稷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四

辛巳葬定姒〔公羊〕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冬城漆〔汪氏〕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大全張氏〕謀伐邾也〔余氏〕前年城莒父霄今又城漆其勞甚矣

春秋指掌卷二十八　十五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九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同里路永傑德星參閱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元年　於十四年獲麟春秋終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栽設版築也去蔡城一里為壘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一

〔胡傳〕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傳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仇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于不怨故議仇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灑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子西素度如此

〔指月〕禍及宗廟二句極重纔是不共戴天之仇蔡既當報則楚自可恕矣降衆遷國正與宗廟父母對看怨出于不怨意須發

〔附左〕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緡音民　惎音忌　椒澆黨

而已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女艾少康臣豷澆弟　食消也

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

資取也　偶對也言與吳對敵必殺傷相等故曰萬人　將三百人入吳若宦豎然

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吳越春秋越王志復吳仇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氷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胆于戶出入嘗之不絕于口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

附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統于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前馬前驅也　蕃生息也　免乳也　骨一節其長專車　骨一節其長專車因折俎之　骨執以問　封嵎二山在吳郡　僬僥音焦堯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胡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而盡書之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

指月只重僭禮而以不時不敬發之故因事而書此傳說僭只責成王過賜而不及周公與他傳異

郊牛下穀有角字

附左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觀言臺 榭 卯不至 驟業 妃嬙貴 嬪御賤 嬙音墻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救范氏也取棘蒲 指月 執戎蠻傳晉國未寧音定王朝歌傳以齊衛黨叛起晉不能制叛而受外侮非伯也齊衛黨叛而陵伯主非義也二意分作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指月 從後傳諸卿相繼伐之句彰出此第一伐須有斟酌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是年夏衛靈公元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左傳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胡傳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竭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齊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指月 列書三卿只管哀公一段作一頭詳書管邾子三卿二段分二腳二人盟意或起或束處見之聖人謹權意只是為人君者著教時哀方五歲不可責之○京少日哀雖幼然傳者業已責之似亦不必迴護 只伐邾取田大意同遍篇不必入盟字 只三卿伐邾以代國不與輕起邾不免見伐諸卿相繼伐分作 只盟句繹三人伐二人盟一段作事實提過君臣分作一盟其君而已不與二強與人君盟都根伐取說來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三揖卿 大夫上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 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絻初覺 服音問

胡傳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忘于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于天理逆矣而疑于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

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指月此傳頭緒雖多歸重只在世子二字此夫子不爲之旨可破嫡孫當立之說總以罪輒爲主而鞅與靈公大臣俱餘意玩國夏圍戚傳自明諸說紛紛皆夢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

鐵公作 粟又作 秋 姚罕達 般駟弘 尚書作 羅箱子 甲百縣 縣有四 郡迭仕 進也

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全注氏趙鞅恃力勝人故以鞅主乎是戰○京少曰指月謂小註不可作題愚按小註如士魴聘等題取意絕佳儘可出然此等不知何取真不可作題也

尨音龐 范氏臣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洩庸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遷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委于丁寧反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詭吳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指月只重不該請遷于吳其中悔亦由不能謹始所致不可以背楚詭吳對須貼傳復字又字聖人非欲其守信于吳楚蓋謂遷國大事而輕于反覆如此非謀國之道耳

己酉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衛出公輒元年是年冬秦惠公卒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

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于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指月書法首齊雖是罪齊然一傳意都從責齊上誅輒觀孫從祖一段及討亂臣賊子之法可見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槁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于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與

附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校人掌馬者　巾車掌車者　鬱攸火氣　煙次也　拾瀋言不可得還　還作環　砮音努　箭羽之間曰栝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故懼晉此年四城全杜氏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樂大心之亂也曹本屬宋既而叛之此蓋公孫彊為政之時

附左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莊〕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啓公作開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南孺子季桓子妻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見邇州來傳指月駟與徼其請遷于吳為非者乎亦胡氏料想之辭作文以已則失謀而委罪執政為主獵以遷吳為非一段如傳活用于後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受盟句繹今二卿踰年而伐之失信甚矣〔全高氏〕

二十九年庚戌敬王四年 秦悼公元年是年蔡昭公殺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

公作三月　殺公作弒　鍇音楷　竝行如墻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許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葉公作旻　致會其眾也　僞辭當備吳一　昔一夜　起豐也　少習武關　士蔑僞將為蠻築城　楚僞為致邑立宗

〔指〕月重晉王夏盟四句作無罪意亦要見惟無罪而執故如出于畏楚也京師字要發透書法帶過稱人重歸于楚

城西郛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殷社也武王克商班其社于諸侯以爲廟屏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甲辰敬王三十年**五年**是年秋齊景公杵臼卒

春城毗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距會洮六年而有此役

晉趙鞅帥師伐衛衛說責晉不討衛輒而討助范氏

〔左傳〕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對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我不可以偝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

毗公作比又作芘　亳公作蒲　杵公作處　師衆群所也衆群公子失所

閏月葬齊景公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六年**齊安孺子荼元年是秋弑楚昭王軫卒

春城邾瑕備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左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陳乞先逐國高而後弑君之謀得肆全討氏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始結吳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夜至于齊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

瑕公作葭　言諸大夫之觖塞不恭又詐爲諸大夫之言怒高國　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不及他國　荼公作舍　王車之官

首白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君我不
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
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
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
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
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
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
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
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
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
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
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
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
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
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
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

大夫謂 悼子公 子白胡

于諸實 也蓋齊 語以 薦物狂 諸大夫 故曰化

是征弑舍

胡傳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
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
晏荼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
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
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
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
爲書陳乞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謀終被殺
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指月觀父不父則子不子語宜以陽生
不稱公子提起倒重景公故特繫之齊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意在滅邾積明年遂有負瑕之囚見全高氏

宋向巢帥師伐曹 旨定王曹覊公孫彊奸宋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鄭叛晉故也

我 闓音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衛不服也
舊說與趙鞅伐衛同

夏公會吳于鄫

左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
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
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昔范鞅貪而棄禮以
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
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
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
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
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
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
能爲也

○○會鄫

往來會 同如長 天于道 路 臝音裸

指月只主名康子一段主子貢執禮抗强泛說賢者有益
人國不用殺三卿傳○京少曰孟子云說大人則藐之看
子貢三說勾吳眞得藐之之意作文雖不必比
照鄭三卿正須以彼傳中談笑却敵爲骨耳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享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
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
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
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
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
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
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
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
不立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諸大夫 對 魯德二 語孟孫 忿荅諸 大夫之 詞 將季孟 意與敵 不樂

胡傳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旋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强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入邾益來

指月 只在欲見後書四字上透發有不書此則後日歸邾之美不明是諱其惡者反爲沒其善矣不諱惡正是道大德宏明此然後可以云云虛參旨定現關先生曰惡字要鋪張得大○同人曰此語妙解蓋去惡難而去大惡尤難入邾之惡鋪張得大則後書歸邾之美許與愈深惟歸邾之美許與愈深則聖人之不念惡而進之度量愈廣矣此所謂道隆德大也一語提醒通傳筋脉

春秋指掌卷二十九　十四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伯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築五邑于其郊

鬭救聯出 指月 王陽歸傳以宋伐晉不救爲案以背晉奸宋爲斷鄭救殷借以見晉不救也

思子產子國參　桓謚　弋繳射也

天祿閣

春秋指掌卷之三十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崇陽米謙元子燮參閱

哀公下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是年曹亡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胡傳 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伯說于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如此有國者爰聽辨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指月 宜重發不得書滅意

春秋指掌卷三十　一

吳伐我

左傳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仇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

情實也　故由險道使魯爲備　三人同車五言之　設格試士於七

宗遂入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還

百人中終得三百人

胡傳 吳爲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恐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魯師從齊齊人致賂晉人不可國佐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强偷生惜死至于棄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指月 季氏棄國全在魯未及虧上發之傳末禮義自强句重看垂戒後世說偷生云云而不知恥甚懇切此意亦要

一 邵氏蓋刺南渡事也不言四鄙非諱正是著其兵加國都之實不言吳盟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實而深諱之此句分應二項不言四鄙作不得書法書法在諱字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尺善反公作僤后同

左傳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之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

栫音薦擁也

秋七月

附左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 季姬嬖故也

胡傳 邾子益奔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衰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取讙闡

指月 從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上形容造惡之不可就要發當改意不可斷魯罪

○歸益

指月 只說魯去惡未可便說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蓋合歸二邑看方見優與大也歸順詞對取逆詞言是在歸二邑

[illegible]作本段書法側宜收不諱入邾云云加取讙闡惡與美不相掩仍重下比作

○○歸讙闡

一 指月 順詞是事實齊歸地之順固由魯歸益之順然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全在感齊上見由此齊無罪魯無辱我一遷而人與俱遷我一改而人與俱改其優且大何如只要見得改過遷善是箇好事不費板板贊魯書法照傳末收

○加歸益一串作○此處無論加益來是傳題即連出二比及間出二比者俱與傳題相似妙要

歸邾剛介越入吳遷善者人應以[illegible]力者人勝以力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附左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指月 王鄭人伐衛傳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其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張羅二人歸則殺人多矣今取師此失郟張鄭羅彼獲成讙郜延所謂爭地殺人當服上刑者也

夏楚人伐陳 左陳即吳故也 王吳救陳傳責其虐僅存之國

秋宋公伐鄭 鄭全既獲其師又伐其國見宋之凌人無已時也

左傳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火陽得水而沈 水救姓 盈宋姓 子水盈 坎乃行 後曰名 位敵

附左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 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冬十月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是年齊悼公弒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指月 見寔來傳自取滅亡不足待以寓公之禮故書名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胡傳 魯人入邾以其君來非也齊人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懼歸益于邾是知其非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

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

指月 歸所當歸辭所當辭故曰正只就背正理上斷吳有狄道無書法

夏宋人伐鄭 與上年代鄭同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于是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今吳氏吳猶遣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代之曾吳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華剛賙之黨今又從輒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夷公作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傳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于罔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當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于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非許吳救陳之意乎

指月 須痛發傷中國意與泛泛襃義不同陳者有虞之後便見中國有同休戚意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 齊簡公壬元年

延陵州來皆季子邑季子壽夢少子至見於春秋九十餘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求故不言以激之

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公爲卽務人

【附】【史記】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胡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淸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文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此訓之義大矣

【指月】魯曲只在會吳伐齊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正解我字之意我字極重分明欲魯省躬服罪非泛泛參旨定代我者由我致伐也由字要拈出

合素卑冉有子貢　合素入吳皆以自取恥戒傳說曰甲冑起戎老氏曰佳兵不祥

夏陳轅頗出奔鄭

【旨定】記其出奔爲人臣托公營私之戒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轅公作袁　腶音段

【附】【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旣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

設戎自守言不足畏　孤棄也

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旣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

晐備也　曲禮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　搰掘也音骨　蓋尙也　孰熟同

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
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荒空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子陽樓　子行陳　逆　吳以獻　齊歸于　齊也　褽音尉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鍰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敢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會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

屬鏤劍名　遂決計慮也　鴟夷革囊也

艾陵敗獲

〔指月〕王入吳傳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要吸既勝齊師旬加公會伐同參旨定主戰辭大戮二傳克傳至嬴吳因罪矣今玉問余齊果正乎主客罪均也書伐書及五師見辱太史歸元將固重矣革車八百甲首三千師獨輕乎師將分等也書敗書獲 只戰艾陵僅主戰律傳書及責齊志戰○按旨定說甚穿鑿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能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宮別爲一　軒車也　胡簋禮器胡瑚

同此孔子自衛反魯之歲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胡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

家語云以一井田出一丘賦甸十六井爲丘古丘賦今一乘一井也賦

秖平也　里商賈所居之廛也

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倖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忽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于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用田賦

[指月]田以足食取辦于農賦以足軍取辦于商用田計田之多少而斂民財以充軍賦蓋商不足而取之農也田稅其二民已困矣二猶不足而用田以賦軍資之征是重困也傳引周制一段發明先王之意欲驅末業以事農正惟農爲國本之故以抑下制其本何以爲國何自末業特以形本字非謂不當取農而當取商玩傳末又及商賈句可見○京少曰此傳較量農商處大有補益農出粟商出財皆農民取二久矣未嘗移農之粟實之商今余何移商之財責之農乎彼時謀國者未必無寧困農無困商的意見蓋農民安土重遷惟上所令若商征煩重則棄輕貲以遊四方各易散矣不違者所見往往如此豈知困農削本直無以爲國乎大抵爲國者農商俱寬政之經也首寬農次及商政之序也即萬不得已爲權宜之計亦決不可寧困農無困商傳末春秋譏田賦之意正譏謀國者

錯看農商緩急也玩弛力薄征四句及近世議弛云云傳意自明此傳直是胡氏矯枉過正之論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

[左傳]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橐皋

與會鄫同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季孫不服夫故孔子亦不成禮　橐音託

鄖音云公作運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摽撲同　瘈音彌　侯伯致禮　地主歸餼

○○會鄖

與橐皋同尋盟之請功在魯此解藩舍之辱功在衛與子貢談笑却敵皆合兩比出亦不如單股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子產約宋人俱棄之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夏十月則火伏今猶有螽是九月也蓋歷官失一閏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王。鄭人伐衛傳。

[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二子宋大夫　成公作氏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于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

闕穿也　商宋也

日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固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疼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必會而先之王曰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没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絶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

疼旁擊也昌論反 朋群也 係馬舌 無聲出 火灶自 徹徹通 也擁仰 擁稽聚 戟也肥 胡幡名 文犀之 渠楯也 經兵書 也西 日月爲 常旍 矢名

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于藩離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于王前乃皆進自剄于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于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于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丁寧鉦也錞于鐲軍行鳴之與鼓相應譁釦呼声釦音卩左斷猶左部稱猶呼也剄音獨通日十以火發北故日陽

胡傳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四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者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己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

指月 三書法書及褒重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左傳 六月丙子越子入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仇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隧道也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胡傳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使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矣

指月 此傳發明強力相乘之機甚透蓋兵法必蹶上將軍之意不可說保佛家因果去了

墨色黑 絫依備也 言吳不恤士卒

秋公至自會

附國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物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全晉事止此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見大辰傳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全孔氏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

鳴其佩玉

子夕即屈到子木父

公無夏字

區公作偃

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草木

左傳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

胡傳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名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于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夫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名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于格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車十數 者

宋景公有三善言而熒惑退舍

胡氏自待之意

○西狩獲麟

指月自河出圖至亦常理耳發明本此自詩以正情而下乃因春秋已終通發一經大旨作文只要發得春秋明王道正人倫之功出便見文成麟至與羲畫虞韶騶虞鵲巢同一感應了以天道終乃傳者總叙不必重只于收處帶之麟至便是天道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此聖經所以終也○同人曰首以其理一也提起而以亦常理耳結之理字是一傳要領淼志氣天人交相感應皆理所必然有見無見所爭只在此耳不見理則以為妄以為誕見理則其宜而且常矣作文能令令醒出宜矣及亦常耳之神便妙

春秋指掌卷附一

春秋前事

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文公周公旦謚　鄉去声方也　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來　見　大畢伯仕犬戎二君　樹立也　言立性惇樸

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禮國君遇衆則式一族一父子也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

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王不聽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

瞽史謂太師太史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

覛音脈覛視也癉病也農祥房星

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命司徒咸戒公卿百官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史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遍誡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

立春之日晨中于午底音止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初吉二月朔震動渝變也言當動變其氣否則為災陽官春官祓音弗齋戒也淳濯謂沐浴墢音墢一

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其少子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

鄭語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

[illegible]一切之僕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以次各三其上故曰班三之畝享也官官衆官鍾聚也括武公長于戲括弟王命指先王立長之會伯御括也史祀以伯

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𩵋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

鄶為括于

芣音浮騩音隗山名主謂為之神子中仲訓糊以倫切叔能奔激而從篠從關人立季紃變氏嚴起叔熊立之方為難又不克卑盛也昆吾祝

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

融孫　當周宋　有言未　有侯伯　也謝　宜王舅　申伯國　都後屬　鄭謝郟　之附郎　虢鄶　七體七　數也竅　數故音　該數極　千姟萬　為曰姟　九畡九　刑之極　數也地　天曰天　于之田　九畡王　覆經承

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

為以會　其曾卞　有方觸　方之所　有剸　昔寺　妖變者　試用幸　使青暫　側屬　弧山桑　弓也箕　木名服　矢乃也　除音　將龍之　將氣漦　娉褒國　君鬻者　昔精薦　為酋腊　極也滋　爛姓申　之與國

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殺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將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

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史伯度　大子必　齊申故　云然　殺疑當　作代不　應韓不　在言韓　在應倒　也益宗　何作莊　當作公　秦仲子　齊莊公　太公十　二世孫　伯音若　蚡冒予　糾孫　敖子　二川涇　渭洛　烝升也

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　鎮壓也　演潤也

翁闓鐫

春秋指掌卷附二

春秋後事

左傳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成子歸成○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附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射音亦 瓘字子玉陳恒之兄 成子即陳恒 憖願覲 又且也 非法也 言貴尼父無以為法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附史記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而塚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孔里○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彌達也 稱舉也 繁馬飾 繁旌終 樂郁言 改在季 氏武 公敖季 公稱惠 公弗皇 得相 規悅也 杜証郭 故異臣 是將復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左傳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享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

用事于越 終子輒之言君不沒于魯 闞止字子我 子我夕 視事 潘使 詐疾因 納沐 并待納 酒肉為 潘米汁 可以沐 頭 音呂僂 許僂也 日望月 得志言 得君子

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哀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意子 行陳逆 也逃而 隱于陳 氏陀又 隱子公 官子 方子我 臣帥 郭買東

隰役在二十三年 進去也 製雨衣

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佷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

主謂知伯言何主在此入不自醜惡也惎忌也魏本從韓反從知伯與趙謀伐知伯

長子邑名

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產鼃民無叛意

左傳衛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衛侯謂渾良夫曰吾

之太子所　蒙衣爲婦人服　介被甲　與豭　盟孔悝　子季子　子路也　子羔高柴　弗及謂政不及已　免汚也

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器寶器　猶皆將去　于藉田之圃新造帷帳以虎爲飾　衷甸卿車　紫衣君服　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　貞卜夢吉　正南之吉　竀赤　魚勞則尾赤　方羊　流郎反　方羊横流

二十五年衛侯出奔宋適城鉏以鉤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納衛侯文子致衆而問焉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遂卒于越

左傳宋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

不能自安木邊　曰晉之謂　剪其邑　壞共邑　聚　串重也　開重門　而嚴設　守備　終致爽　言　少長旨　之皇野　即子仲　左師向巢也　魋兄　迹人主　迹介獸者大也　雜　子謂他　禍難及

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
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于衛地
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
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
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
輿

〔左傳〕楚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
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
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
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
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
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
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
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
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

子瑞衍 也子 頎子車 皆巢不 能克魋 恐公怨 故欲得 大大爲 贊 牛亦魋 弟 子木建 字請行 襲鄭之 期 比子西 十鄭人

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
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
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
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
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
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
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
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乃殺之而以王如高
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
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
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
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
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

令尹得 自死我 乃不復 成人 豫章大 木 管脩楚 賢大夫 齊管仲 後子閭 平王子 啓五辭 王者 艾音乂 又如字 夫音扶 又如字

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
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
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楚白公之
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
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
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
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
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
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
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
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
公孫朝帥
師滅陳

〔左傳〕吳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

二子子 西子期 也徵臣 也燕勝 弟頯求 魋反 渠楨渠 也鄀音 若 武城尹 子西子 公孫朝 終祁寬 言五及 鶉火

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
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
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
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
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
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
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
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
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
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
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
曰宜哉○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
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附吳語吳王
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
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
嘗卜于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
虛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夫占旣兆人事又見我
蔑卜筮矣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王乃入命夫人
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覺芳字 簞小筥 音丹 史黯前 言吳當 亡王感 而問此 赤米米 之好者 今省秦 有鹿過 作麓貝 日囷方

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我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

曰鹿瓏亦作螺　墵壘者側席而坐檐與簷同　塡音坊閒遺也

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越語吳師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吾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而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巳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

俞愈同　冀望也　言吳將改易所望

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稽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獲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像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設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鼃黽蝦蟆也　鑄蠡像而自朝禮之從甲至甲為浹

按獲麟以後大書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止本魯史記之文說者謂游夏之徒所續然歟否歟聖人既沒自此有目無綱亦傳者嫌于擬經是以削之耳要其原本策書臚列事蹟以與前經傳相終何可廢也家大人與同人先生纂正是書訖因命昌偕儲子五采次其後卷自哀十四底悼之四年閱歲十七顛倣分國紀事例錄之而閒益以外傳其諸國仍用魯編年條理整詳庶以便于觀覽至魯隱前事率依衡庫所輯而鄭語敘桓公寄帑虢鄶一篇為經此諸國興廢張本尤資攷鏡故并入焉他或旁摭雜採非春秋內外傳所依據悉不錄廼昌謹書

天藜閣鎸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宇同人康熙庚午舉人景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一）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
刻五經詳說本

春秋詳說序

春秋魯史也孔子從而筆削之遂以爲經蓋史中之經也刪定贊修聖人制作不一而春秋編年紀事自隱迄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閒上而王朝下而列國善惡備舉法戒昭然又經中之史也然其要歸期於明百王之大法惇庸命討一本諸天而不繫於私以正人心以扶世教當與典謨同功風雅等重宜後世尊爲聖經而不敢以史冊目之也豈獨尊聖筆爲經左公穀三傳亦列十三經中緣經及傳並謂之經尊之亦云至矣左氏敘述華贍而析義未精蓋習史者爲之公穀辭理明辨而考事多疏蓋治經者

爲之朱子云左氏史學公穀經學乃篤論也漢崇經術故公穀行於世晉以後專尚文章故左傳獨顯焉雖其互有得失迭爲盛衰而三子去聖未遠淵源有自取以羽翼聖經廢一不可也王荆公性拗學偏以意取舍昧於筆削之大義視爲紀載之常言至謂之斷爛朝報不立學官嗚呼何其敢於蔑經而悖聖也其所設施顚倒迷謬悍然無所顧及其後瓦裂而不可收拾人或惜之余謂由於不講春秋之義無以爲處世之權衡故至此也程子初命劉質夫作傳已而自爲之末半復輟胡文定本程子之傳而集厥成其考鏡源流既典既核摘發幽隱亦嚴亦正大率主春

秋天子之事一語爲骨以襃貶寓賞罰明王法誅亂賊反覆不離此旨雖未嘗一一按意孔子而知我罪我聖人之心事庶幾有合軼三傳而上之錄其長棄其短煌煌乎不朽之大業也朱子於胡傳雖不盡滿意而究之以爲可從觀其言曰文定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又曰胡春秋大義正又曰某平生不敢說春秋只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又曰且存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據此則後世治春秋宗胡傳原非無因而朱子所以不自爲傳者以文定之書在前深求之則恐失鑿淺言之則較舊說無意味也明永樂時纂五經大全其中春秋稱善

以胡傳爲宗大書之而細書三傳程傳於前附諸儒之說於後亦甚完備余意三傳向已稱經宜大書經文後略采杜何范孔徐楊氏之注疏細書附之程傳爲文定所宗宜大書三傳後次大書胡傳以諸儒發明胡傳者細書附之而鄙見有闡明舊說之未暢及駁正舊說之可議者又附逐節之末從其繁不從其簡謂之詳說以衆而得詳非一己獨見所能詳也或疑文定所嚴責者余或從恕似有崇伯功之嫌此蓋有說春秋既爲天子之事自當挈尊周室爲綱領齊晉二伯衞王室者也楚僭稱王叛王室者也於齊晉勝則喜之敗則憂之楚勝則憂之敗則喜之齊晉之與國則以爲可嘉楚之與國則以爲可鄙此當日事勢之所固然而後世讀春秋者情所必至也若槪以伯功之假而抑之則是周室可不尊楚可不攘諸姬蠶食殆盡八百之麻將中斬矣揆諸孔子許九合之仁大一匡之功則春秋非全抑伯功可知矣文定所主者理也予則揣情勢而爲言立說不求雷同俟後有大儒爲之論定爾大抵衞周室者爲是叛周室者爲非而是者未必無過舉非者亦或擅微長其餘不在尊攘之例者善惡之迹理欲之界亦各有是非焉讀者奮研辨之力收格致之益是非既明從違斯定當大任持國是取辨於春秋迎刃而解卽日用應酬

常存春秋之義以決是非而動履無苟不至人欲横流天理澌滅則其於春秋爲有得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朱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也余謂自學者言則春秋乃身心之藥石學問之嚴師也讀者佩服聖訓時時取以自考余說之詳不無少裨經解云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余未深於春秋說愈詳而滋亂殆所不免能無對聖經而惕然乎

春秋詳說目錄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前河南巡撫六安涂宗瀛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河南巡撫義州李鶴年 審定

春秋詳說卷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春秋左傳杜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孔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惟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

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　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孔疏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

二年傳稱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

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　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

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修之也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賀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

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孔疏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卽今

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
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
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
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
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
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
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
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
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
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

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
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
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
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世則謂易象爻象之辭
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
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
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所修
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
挍勘志謂記識考其眞僞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
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

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
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
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
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
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
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
　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
曰天王狩於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
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

禮尋其跡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
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飮大子止之藥卒書
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
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飮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
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
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
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
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
刊而正之也　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
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修春秋

使成五例也下傳旣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遺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修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

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孔疏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法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

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　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於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　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

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修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修經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

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儁曰克傳言加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

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爲變例　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卽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

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總上遍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卽位史無由得書卽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

意仲尼因而用之卽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修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卽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

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孔疏傳體有三卽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擧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

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其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

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
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婉
微也　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求歸而取項齊人
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
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
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
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
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
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
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

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
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
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
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
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莊二十三年秋
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
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
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
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

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
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
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
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
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
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
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
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
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

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
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
勸奬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
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惟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
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
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
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
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

孔疏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己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

之下即是自述己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

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

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孔疏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

按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丘明與聖同時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

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襃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　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受業於歆作春秋條

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　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

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厤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厤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孔疏上一問一答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幷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閒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　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　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爲非遂幷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

之謬然後御辨素王爲虛犴說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大旨如此　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答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　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

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厤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　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與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　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

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

逆聖人立教豈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麟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修之是其近誣罔也　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弁自成己說起麟之意也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弁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襟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

爲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按春秋魯史之舊文孔子加筆削之大義雖名爲作非創始更名也春秋二字自是錯舉以包四時觀經內春王正月秋七月等可見也或謂孔子命名取陰陽之中爲義又或謂孔子作春秋始於春成於秋皆非也　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各國異名正義謂春秋是大名晉楚別立私號誤矣　左丘明見論語注孔曰魯大史邢疏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或以

左傳記孔子卒後事疑非孔子所稱之人今考左傳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哀公二十七年哀公子悼公四年而左傳終安知丘明不後孔子十餘年死邪又或謂左傳爲魯左史所記傳皆發明聖經非泛然記事者比而左史右史非有專官亦不得據之爲氏也或又謂一左丘姓明名一左姓丘明名尤無據　史記謂魯君子左丘明或得其實與孔子同時而不在弟子之列故孔子稱之孔子作經而丘明作傳以相羽翼理或有之嚴氏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作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則事屬烏有也孔子適周是早年事及修春秋時不復出其不與丘明偕行不待辨也　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有素王之語後人沿此謂孔子爲素王並稱丘明爲素臣豈有孔子自命爲素王命丘明爲素臣之理　感麟而作春秋故終於獲麟或謂書成而麟應一切神怪之說皆不足信　獲麟以後是丘明附記所聞見或謂亦是孔子所書將孔子卒如何安頓邪其謬甚矣　杜常陽左傳功臣卽此一序亦自足傳其論辨處皆有卓見也

春秋公羊傳何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孔疏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

孔疏解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故太史公

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拍膠
西王疾免歸家以修學著書爲事終不治產業是也
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
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
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
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
解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
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隱
公以下故曰据亂而作謂据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
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
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
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
使就繩墨焉

孔疏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
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
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卽鄭
衆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卽繁露云能通
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

失所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
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　解云賈逵者卽漢
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
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
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
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
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
鄭衆雖扶左氏而毁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毁
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强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
四十一條奏御於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眞也賜

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
羊故特言之　解云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
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
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
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　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
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卽戴宏解疑論
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据者
凡戰陳之法必須据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据卽不
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
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

喻焉　解云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盡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　解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　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按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本出緯書何休引用之此二語因以傳　疏所云取十二公則天之數近於附會又云知秦無道將必燔書口授子夏又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更涉神奇非訓經之體　爲公羊學者但以左傳爲古學文章乃不滿之辭

公羊疏問答

問曰左氏以爲魯哀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公羊之義孔子早晚作春秋乎答曰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　問曰太史公曰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自黃帝始作其文也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當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乃作乎　答曰孔子厄陳蔡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猶在獲麟之後也

問曰若左氏以爲夫子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至十二年告老見周禮盡在魯魯史法最備故依魯史記修之以爲春秋公羊之意據何文作春秋乎　答曰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問曰案三統厤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　答曰公羊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

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爲生物之始而秋爲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而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案莊七年經云星霣如雨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　問曰春秋據史書而爲之史有左右據何史乎　答曰六藝論云春秋

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　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問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

春秋　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道絕又見麟獲劉氏方興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續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　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　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孔子卒後三百歲何不全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以謙讓之有　問曰何氏注春

秋始乎隱公則天之數不審孔子何以正於獲麟止筆乎　答曰案哀十四年傳云春秋何以始乎隱注云據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注云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彼注云據哀公未終也曰備矣彼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瑞應爲效也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是也　問曰既言始於隱公則

天之數復言三世故發隱公何　答曰若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宜爲三世故禮爲父三年爲祖期爲高祖曾祖齊衰三月據哀錄隱兼及昭定已與父時事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也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也　問曰顔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顔鄭之說實亦有途而何氏見何文句要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乎　答曰顔氏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

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顔氏之意盡於此矣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爲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爲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別詎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後明爲一世矣　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題曰卜氏傳乎　答曰左氏傳者丘明親事執筆爲之以說經意其後學者

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帛胡母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日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按孔子得端門之命乃緯書之妄語也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乃大槪語不足疑問　只是因魯史作春秋百二十國之寶書乃張大之辭耳　春爲陽中秋爲陰中及春作秋成之說並非至所云孔子未修之前已名春秋數語甚當　左史所記爲春秋以記事也右史所記爲尚書以記言也左動右言俗多譌爲

左記言右記動　謂麟爲漢興之瑞春秋爲漢制乃漢儒迎合時王穿鑿至此亦漢尚讖緯之所致也春秋尊王謂王魯黜周大非經旨　麟被傷自非佳兆孔子感歎而作春秋非以爲瑞應也謂絕筆於春木絕火王其說尤謬　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云云五始今尚有其說餘皆無義味不煩置辨

春秋穀梁傳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簒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月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

楊疏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詩小雅周幽王廢太子宜臼故太子之傳作詩以刺之云桑扈之諷興者桑扈亦詩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故作是詩以諷之云谷風之篇奏者谷風衛人刺其君無德故令國內之人得其新婚者並棄其舊室風俗衰壞故作是詩以刺之言奏者謂奏進此詩與上文作興不異但述作之體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詩

小雅以幽王不親九族故作詩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顯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駒之詩賦者白駒詩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賢致使賢人乘白駒而去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則諸侯不立兩觀周衰諸侯僭而置之是臣無有事君之禮也天子之舞始設朱干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權喪失也

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楊疏就太師而正雅頌者太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以太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者舉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爲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師摯直閑關雎之音而已詩之顚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離於國風杜預注左氏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是也然則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

國風亦是仲尼列之　平王四十九年隱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隱公亦與惠公相接不託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惠公非是微弱之初故不託始於惠公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　言仲尼之脩春秋文致褒貶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傳竹帛則寵踰華袞之贈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貶則辱過市朝之撻若宣八年仲遂爲弒君不稱公子是也言華袞則上比王公稱市朝則下方士庶袞則王公之服而有文華或以對市朝言之華袞當爲二非也

云德之所助雖賤必申者謂若吳是東夷可謂賤矣

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賢而進稱爵是其申也云

義之所抑雖貴必屈者謂若秦術是卿可謂貴矣而

文十二年以其敵晉而略稱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勢

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者舊解若公子翬假桓公之勢

匿情於隱可謂非人臣也故隱四年十年皆貶之是

不得逃其罪也云潛德獨遊者無所隱其名者謂若

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祿潛德昧身不求寵榮之名

獨遊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無所隱其名也或

以爲匿非謂隱匿其非便於舊解

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

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楊疏先王謂文武言仲尼脩春秋貴仁重德崇道抑

邪弘大先王之道麟感化而至杜預解左氏以爲獲

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後麟至者以麟是

神靈之物非聖不臻故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公羊

傳曰麟有王者則至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

是非有明王則五靈不至也當孔子之世周室陵遲

天下喪亂豈有神靈之物無故而自來明爲仲尼脩

春秋麟應而至也然則仲尼並脩六藝何故不致諸

瑞者先儒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脩春秋約之以

周禮修母致子故獨得麟也或可仲尼修六藝不可

五靈俱來偶然麟應餘不來也因事備者謂從隱至

哀文武之道協嘉瑞來臻是事備也終篇者謂絕筆

於獲麟也

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襃貶殊致蓋

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

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

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

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

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

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

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

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

楊疏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

之言凡爲九一曰儒家流凡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

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

順陰陽明教化游心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

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三曰陰陽家流凡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

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七曰縱橫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

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詐諼而棄其信八曰雜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九曰農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術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失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於諸侯云微言隱者仲尼沒而微言絕故云隱也云異端起

而大義乖者謂同說儒家三傳各異俱述經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絕大義乖亦藝文志文李奇云隱微不顯之言也　鬻拳兵諫在莊十九年文公納幣在文二年衛輒拒父在哀二年不納子糾在莊九年祭仲廢君在桓十一年妾母稱夫人在隱二年

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

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楊疏三傳殊異皆以通經爲主當者謂中於道也言聖人之經以必中爲理其理旣中計無差二而三傳殊說故范氏言不得不擇善而從之　各信所習是非紛錯者若賈誼劉歆之類服虔鄭衆之徒皆說左氏之美不論二傳之得也云父子異同之論者若劉向注意穀梁子歆專精左氏是其異也賈景伯父子及陳元父子皆習左氏不學二傳是其同也或解異

同總據劉向父子言之理亦通云石渠者漢之學名論事校文多在其內故張平子云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分爭者若劉歆欲專立左氏而移書太常諸儒不從反爲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諠囂是也云廢興由於好惡者若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也云盛衰繼之辯訥者若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辯穀梁師江翁性訥公羊於是大興穀梁遂爾寖廢其後魯人榮廣善穀梁與公羊師眭孟辯論大義眭孟數至窮屈穀梁於是又興公羊還復寖息道有

升降在乎其人不復論其得失故云可歎息也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楊疏左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屬辭比事有可依據楊子以爲品藻范氏以爲富豔豔者文辭可美之稱也云其失也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豫言禍福之期申生之託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婉者辭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

益師不日之惡略而不言是也云辯而裁者辯謂說事分明裁謂善能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是也舊解以爲裁謂才辯恐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單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是也云沒身而已矣者三傳雖說春秋各有長短明非積年所能精究故要以沒身爲限也

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

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幷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楊疏此范氏言己注述之意也升平者晉之年號歲謂大歲也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謂甯之父汪也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兄

弟子姪即邵凱雍泰之等是也六籍者謂易詩書禮樂與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杜預也何嚴者即何休嚴彭祖也近十家者魏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故曰近十家也　此序大略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盡莫善於春秋釋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隱終麟之意夫聖哲在上動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洎乎周德既衰彝倫失序居上者無所懲艾處下者信意愛憎致令九有之存推祭與號八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隱終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傳有三盡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釋三傳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絕秦正起而書記亡其春秋之書異端競起遂有鄒氏夾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旣不傳道亦尋廢左氏者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爲經作傳故曰左氏傳其傳之者有張蒼賈誼張禹翟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故孝經說云春

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故曰公羊傳其傳之者有胡母子都董仲舒嚴彭祖之類其道盛於漢武帝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然則三家之傳是非無取自漢以來廢興由於好惡而已故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讖者

謂黜周王會及龍門之戰等是也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其三傳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盡穀梁傳集解釋己注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晉書范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父名汪長子名泰字伯倫中子名雍字仲倫小子名凱字季倫其從弟則注云邵曰是也言先君則父汪是也以傳穀梁者雖多妄引三傳辭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略名例傳示同異也所云名例者卽范氏所據別爲略例一百餘條是也其春秋及經傳之名在後別釋謂之序者序述經傳之旨并明己注作之意也

按麟感化而來應亦是瑞應之說麟固是爲仲尼而來非爲春秋成而始來鄭賈修母致子之說亦屬附會　九流之名相沿久矣邪正並舉精粗同列非確論也謂孔子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殊不然九流豈盡出孔門哉　范注穀梁在何杜之後其論列三傳處頗核所云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乃不刊之名言也

春秋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時（一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知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

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按伊川先生初命劉質夫爲傳後乃自爲惜其未及終卷然胡康侯因之作傳行世列於學宮溯其始不得不歸功伊川　序中提春秋大義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是春秋之切於人事而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爲讀春秋之法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義而法其用又見用春秋之道學者遵此以治春秋方爲有益

春秋胡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

朱子曰薛士龍謂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爲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

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汪氏曰文定傳心之說發先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人皆可爲春秋矣

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

欲裁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

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

汪氏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人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始萌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哉文定此語非真見夫子之心不能及此

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

宋鑑熙寧四年中書定科舉法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

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

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汪氏曰文定作傳當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

宗及二后被虜於金國遭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讐不敢興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稱藩旣無外攘之計又乏內脩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爲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賊爲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爲重也是書以紹興六年投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

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旣知嘉奬文定所著春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讐以雪君父毋兄之恥得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

按序云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又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皆不刊之論又云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此是讀書要法得此法則可以尚論千古宛如同堂而語也其言惇庸命討詩書禮樂易皆大道理會其意不必指定其事汪氏胡氏所注亦姑舉其槩爾

春秋傳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辭於卷首智者卽辭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
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
義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
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
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
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
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
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
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
矣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
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
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
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春秋詳說卷一終

春秋詳說卷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隱公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
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
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孔疏陸曰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
其位曰隱　正義曰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
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
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

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
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
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
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

穀梁傳

楊疏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以平王四
十九年即位隱者謚也周書謚法曰隱拂不成曰隱
魯雖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
按史記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十三君實只八世今春
秋篇首隱公下皆云十三世是謂一君爲一世矣尙

末確至又作二十三世大誤　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注不以隱括改其性也不顯尸位曰隱注以閒主國
又見善堅長曰隱注美過其令今但用不尸其位取
其與攝位義爲近也　史記謂惠公爲隱取宋女身
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索隱已
駮之矣不可信

程傳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
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
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胡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
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
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
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
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
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
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
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
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
薨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
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
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
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
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家正后親
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顚覆亦可省矣又不是
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
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按春秋十二公託始於隱隱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
年也當平王之二年魯惠公立四十八年惠公卒四
十九年隱公立孔子作春秋繼王迹故始於平惠公

時無事可紀故始於隱蓋斟酌周魯之閒而然也胡
氏謂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晚年失道滋
甚云云其說固屬正大然似平王至四十九年而王
迹始熄者不無可疑愚謂惠公時無盟蒐歸賵等事
而隱有之因之自隱始耳　南氏綱目前編於平王
四十八年直書魯請郊廟之禮信外紀路史而不信
禮文愚謂郊廟之禮重於歸賵若果出於平王則春
秋不當始於四十九年而亦不自隱始也　金仁山
謂隱攝位君國將以予桓菟裘之營未畢而卒遇弒
爲善懼惡世道之大變春秋所爲託始只說得後一

層託始之意當不專爲此

元年

左傳

杜注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胡傳卽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卽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

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按元字訓大也始也元亨利貞之元大意居多元日元年之元始意居多胡氏以仁訓元及體元調元云云是推論道理而春秋編年紀事只以始年爲捷杜注體元以居正胡傳蓋有所本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

杜注言周以別夏殷假攝君政不修卽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林注言周正月以見建子

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

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
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程傳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
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
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
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
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
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

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
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卽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
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
法旣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旣不受命於天
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
繼世者旣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卽位不正其始
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卽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
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
其自卽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閒矣或問春秋書王如
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

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
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
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胡傳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
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
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
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
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
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
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

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
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
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年改元必
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卽位之事而隱公闕
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
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
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
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
子君臣之倫正矣
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

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

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尙書爲據之明且審也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眞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從水裏過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

來作關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何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氣較暖便可涉過惟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卽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汪氏曰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日爲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

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月爲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爲正　文定以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厤已改子丑月爲春也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爲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爲季夏矣前漢書律厤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唐厤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之春卽武成之一月明矣後漢陳寵傳謂周以子月爲春商以丑月爲春蓋因周厤以建子爲春而遂言商亦改時也孔氏正義以爲月改春自移春非王所改似亦臆度之辭近世之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及日食交限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

而不改夏時春秋四時之序皆魯厤所更然夫子之時猶存告朔之餼羊則魯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厤後世所稱魯厤又謂之春秋厤特因春秋而逆推之耳或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眞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爲千百年不決之論姑記此以俟來哲　惠公之存也未立爲世子將沒又無遺命惠公之薨未嘗遣使告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

茅堂胡氏曰按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卽位而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自桐而復辟也其在歲首明矣而曰十二月是商人雖以建丑爲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歲之首必書某年冬十月是秦漢雖以建亥爲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可堂吳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而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爲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爲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爲歲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

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泰誓武成武王未改正朔但不得以春一月即爲子月

東萊呂氏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歟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爲贅

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棼棼瞀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閒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閒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爲攝或以爲遜或以爲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爲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爲子爲臣

爲諸侯者咸知身非己有爵非己有國非己有三綱得存五品得敘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衆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盡皆削之可也何爲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勉齋黃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傳以隱爲是穀梁以

隱爲非左氏以隱之讓爲賢君讓國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賢公羊又創爲立子以貴之說以貫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爲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爲當惟穀梁之說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惡信道不信邪乃爲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爲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爲世子乎此乃惠公殁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爲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負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

免於弑也

劉氏曰公羊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月之閒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所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張氏曰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先君之罪有難顯言者故不書卽位謹嚴以示貶

按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是以正月爲建子之月而孔子書法加之以春也胡氏以夏時冠月周正紀事蓋本諸程子似只在春字見意耳而朱子云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似又謂孔子改十一月爲正月其說更異若原是以建子月爲十一

月孔子何故改爲正月豈行夏時之意乎　夏正建寅周正建子以寅爲春是夏正以子爲春是周正文定謂以夏時冠周月爲行夏時其意頗拗故後儒多議之卽朱子亦云劉質夫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蓋朱子已疑之矣推行夏時之說蓋謂夏時以春爲首卽以子月爲正亦當繫之以春以見夏時首春之意因以見旣首春便當建寅不建子之意耳　陽明有元年春王正月說深辨夏時冠正月之非直以爲周本改時改月非孔子所加而書王正月所以大一統也其說與胡傳

相左而有合於朱子之言可以備考　又有謂孔子
行夏時以夏正紀事正月即爲寅月故謂之春如此
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徹底改易一番殊覺難信
此其有四說其一謂魯史舊文只書十一月而春王
正月四字俱出聖筆其一謂正月是舊文而春王二
字孔子所加其一謂春正月皆舊文而王字是孔子
所加其一謂改建子爲建寅也　使朱子而爲春秋
傳似當以春正月爲舊文觀語類諸說可見然朱子
力辨不改月而不深駁加春以有程子之說在前也
不書即位三傳俱謂居攝讓桓公羊謂當讓穀梁

謂不當讓總非正意觀程子云隱公自立故不書即
位胡傳云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可見不在攝讓取義
矣　諸侯無二嫡仲子亦妾耳而當時以爲嫡生而
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恐出附會而子孫傳之以爲
美談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蔑公穀作眛　此私盟之始

**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
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
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

蔑姑蔑魯國魯地卞縣南有姑城

林注此私盟之始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
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
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
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
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
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

何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　公者五等之爵最
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

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
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
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永嘉呂氏曰穀梁云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也
然則所書日盟者皆不渝乎

程傳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
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
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
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

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胡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襃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襃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朱子曰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

汪氏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取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制也　書盟一百九於蔑爲春秋之始句繹爲春秋之終隱公屈禮而求好三桓取地而要言皆魯人汲汲非邾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與伐邾之師哀公有入邾之役盟豈足信哉

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逹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問宋本公爵自餘僭稱公者皆貶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貶其僭稱當也其死則又降而稱卒從大夫之禮惟魯仍稱薨至於其閒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邦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私自立正其名也及其旣葬雖邾許小邦皆稱公以其不請於天王而私自謚著其僭也魯侯

皆稱公卒事而繫謚亦稱公者乃臣子之敬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稱葬我君以別之其書法亦謹矣

高氏曰隱自謂爲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己悅外懼屬國之不己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夫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

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奬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爲盟各爲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

後于蔑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惡朋凶怙惡濟虐
復要鬼神以爲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
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
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卽位而爲此盟也國君繼世之
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國撫百姓豈無他事而隱
公卽位未幾惟此爲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
也自諸侯自相爲盟各去其國者兩相下之義也迨
桓文之與其權力足以號召諸侯亦不敢盟於國都
而必以其地者懼其擬於王耳
張氏曰凡會盟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

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結好息民固有國之當
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爲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
故書公及以譏之
按書法在及字左云欲求好于邾公羊及猶汲汲也
我欲之穀梁內爲志皆從及字取意胡傳云惡隱公
之私是也高氏非居喪者所可行尤說得大義懍然
儀父稱字例當然也左云貴公羊云褒皆非 穀
梁不日盟渝呂氏已辨之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
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
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
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

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
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
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杜注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　傳

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程傳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强使之强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

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

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語類義剛曰莊公見潁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卻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卻教恁的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直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曰恁的看得細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

伯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的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的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　陳仲蔚問東萊論潁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

陸氏曰凡君討其臣但稱國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

陳氏曰譏不在其臣子也

勉齋黃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

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爲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辭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

不忍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芟夷翦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儁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讎剿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并也

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其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

著其君之志也　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其或不
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
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
偏愛欲奪己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使失
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
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
逆迹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
爲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恤
矣經不言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
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

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忮忍之心施於同氣
者舉形於筆削之間矣
啖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
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
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
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
去其弟以交譏之　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
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
殺已非經旨況介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

眞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趙氏曰公穀以克爲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爲殺者
番陽萬氏曰殺則不言克克則未嘗殺
汪氏曰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
方則未殺明矣
按左傳事核穀梁論正胡傳尤爲精嚴　書法專責
鄭伯李氏云交譏非也蓋段之凶惡人所共知不足
復責而鄭伯實養成其惡使人知罪在段而誅之爲
有名故專責鄭伯也　東萊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較
左氏段不弟故不言弟文義尤精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
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
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杜注宰官咺名也咺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
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
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
反之辭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
薨在二年　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
林注賵助喪之物時惠公已葬仲子未薨因賵惠公

而兼賵仲子也賵惠公而併賵仲子者皆非禮也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

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賵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

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

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汪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爲士或引小宰宰夫爲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乎或以宰爲氏引宰予爲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爲氏乎惟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中士所當冒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經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爲士與氏矣

劉氏曰公羊云言來不及事也榮叔含賵實不及事何以不言來乎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

程傳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

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尙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况於宰乎

胡傳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閒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朱子曰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卻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

啖氏曰稱天王表無二尊

臨川吳氏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爲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

趙氏曰天子而賵妾母是稽僭也

家氏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宰

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

張氏曰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爲夫人正犯以妾爲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其送終之禮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揆之尊瘝官失職以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爲兼賵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按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是兼言賵惠則緩賵仲子則未薨也未薨而賵恐無此理　公羊言兼之亦謂兼賵惠仲俱未是當依程傳謂惠公之仲子　穀梁依

成風之例謂仲子爲惠母尤非　王之稱天春秋大義故於此首著而名宰以示貶意榮叔歸含則王不稱天義取互見

附錄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參盟之端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杜注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

雎陽縣

林注魯宋宿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見矣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廬陵李氏曰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梁以宿爲邑名又非矣

程傳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胡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辭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旣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爲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襃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朱子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爲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

陳氏曰魯宋合也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錄其所從始

廬陵李氏曰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

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　魯宋之交始此而離于六年之輸平

按杜氏以宿爲國胡傳從之則穀梁以宿爲邑者非

公羊言微穀梁言卑一也故胡傳謂皆微者　凡書盟者惡之一言斷盡然就中有彼善於此不可一概抹倒　此下左傳有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似出訛傳改葬其父而隱公不臨衞侯會葬而不見公皆在情理之外不見於經恐無其事

附錄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衞侯來會

葬不見公亦不書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衞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王臣私交之始

左傳非王命也

杜注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林注寰內諸侯爲王卿士私來魯也此私交之始以王臣無王命而私交於魯王室事可知矣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啖氏曰公羊曰不稱使奔也按例周大夫無不言奔之義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程傳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儀王所當治

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胡傳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强

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罔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大全注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繆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　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議論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張湯曰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助竟棄市　唐書盧攜傳攜初爲相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黃巢復以攜爲相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

倚駢寵遇甚厚巢將度淮表求天平節度攜素厚高駢屬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攜仰藥死　崔胤傳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黨結藩鎭內相陵脅胤屢爲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援全忠表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復相而貶陸扆胤恃全忠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禀之刑賞係其愛憎中外畏之全忠謀脅帝遷洛懼胤異議密表胤專國亂權胤罷死　通鑑王行瑜斬朱玫授邠寧節度李茂貞平李昌符以爲鳳翔節度楊復恭楊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之既破賊恃功

驕橫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讓能爲太尉出兵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爲相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鎭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乃貶讓能與二鎭約和李克用討行瑜昭緯貶死

汪氏曰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爲何事比之夷狄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

張氏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

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聖人盡書其朝者與其朝耶又於蕭叔特書朝公杞伯

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聘之禮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

盧陵李氏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

爲寰內諸侯而又以叔爲名公羊疏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爲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於此以俟續考

按左云非王命而不言朝穀云來朝云寰內諸侯而不云爲王卿士程傳爲詳胡傳因之是也公羊來奔之說啖氏已辨之矣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杜注衆父公子益師字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

林注小斂始死之斂蓋隱公不親臨衆父始死之斂故不書衆父卒日蓋傳者釋經有書日書月書時之例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程傳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胡傳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

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於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汪氏曰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　牙弒子般意如逐昭公　公孫敖仲遂亦惡而書日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叔詣卒而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斂亦書日
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强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
問杜注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書日不書日示薄厚也春秋書大夫卒三十惜益師無駭俠得臣不書日若謂三人在隱公之世恩禮疏薄故不書日則得臣嘗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赤見弒何氏謂得臣知遂逆謀蔽賊而不言則得臣乃仲遂之黨也仲遂有寵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不應見薄矣婼叔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厚之乎且自公子彄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四人不日伊川先生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恐此義爲正
東萊呂氏曰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爲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

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爲私職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覯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悚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安定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賜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

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

按不日之故三傳各異程子因舊史則與公羊言遠之意有合而胡傳恩數厚薄頗費分解

春秋詳說卷二終

春秋詳說卷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隱公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

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杜注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林注戎之近於魯者此外交之始也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所以終始也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范注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倣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羊傳

何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

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
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
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
例皆時
程傳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
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愼固封守可也若與之
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夷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
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
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胡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
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
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
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
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
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
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
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
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
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

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大全注前漢書賈誼傳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
足匈奴侮嫚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
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
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
于來朝詔有司議其儀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荀悅
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
遠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
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晉書江統傳徙戎論

曰漢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武帝徙武都氐
於秦川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居此土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而居封域之中故能為禍滋蔓宜徙
還塞外使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所害
不廣矣
啖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君臣同辭
劉氏曰戎者戎之君也不以君稱之外之也王者內
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教不
及朝聘不與四夷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
爵外之也

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

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內外之辨登戎夷於堂陛書會戎所以譏其降諸侯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以攘夷狄以啓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

家氏曰國君卽位之次年不問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爲首務尤春秋所譏也

按潛魯地會戎于潛是引戎於境內也此猶辭盟後竟盟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杜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

林注此入國之始也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程傳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己絶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爲暴況入人之國乎

臨川吳氏曰向姜姓小國炎帝之後

廬陵李氏曰書人例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辭也興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辭也以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辭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貶辭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又曰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祊不入此例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無駭帥師入極（此大夫專兵之始駭穀作侅）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杜注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

林注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程傳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胡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張氏曰無駭俠皆內大夫之未賜族者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

東萊呂氏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俠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爲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俠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爲恕彼而貶此邪是知三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爲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旣足以盡無駭之責聖

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

臨川吳氏曰師者兵衆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衆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汪氏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夫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閒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强又可見矣

又按穀梁以向爲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爲小國而莒滅之耳二傳以爲滅極然滅鄟滅邿書取而極不書取則非滅也

趙氏曰公穀皆云無駭不氏貶滅同姓之國若實滅同姓則當直書滅極以示譏且無駭卒亦不氏何關滅同姓哉

廬陵李氏曰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爲未賜族公羊則以爲疾始滅穀梁則以爲貶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爲無據矣

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

受之者乎所言者歸入之例也

按二事相連併書入故胡氏合傳一紀外事一紀內事不相因也穀梁謂苟焉入人人亦入之似謂無駭可以入極則莒人亦可入向以向爲我邑故云然而實非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狄之始

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林注唐魯地此盟戎之始也

程傳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胡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蘖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於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壽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

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汪氏曰隱公昉與戎盟故謹而日之後此桓公二年及戎盟不書日

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殛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爲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其豺狼之暴爲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

家氏曰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覲儀而聽倡者也春而
會戎秋而盟戎旣爲特會又爲特盟春秋一歲再書
所以貶也書公及戎盟是之謂非所當及而及此春
秋書魯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莒人之及
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
按此卽會潛之戎春會而秋盟瀆亦甚矣迺書示譏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履緰左傳作裂繻

左傳卿爲君逆也
杜注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
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
而書非例也

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
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
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
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
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
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
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
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
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旣嫁制於夫夫死從長
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
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
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程傳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
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
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
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

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
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迎之者雖公子公孫
非卿則不書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
先儒說親迎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
邪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
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天
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胡傳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
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

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汪氏曰諸侯親迎乃常禮耳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始

王氏曰伯姬之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見葬於齊侯實事之非常故志之以見婚姻之道闕

張氏曰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惟天

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也

劉氏曰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穀梁云履緰以國氏爲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履緰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

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爲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爲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按程傳不謂譏不親逆但以爲明重事而胡傳從公穀譏不親迎諸侯迎於館不當越國程子之說爲當然王氏謂事之非常陳氏謂遭人倫之變皆可與程傳相發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傳作帛此外相盟之始

左傳魯故也

杜注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林注此外特相盟之始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程傳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胡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卽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

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汪氏曰桓公四年七年無秋冬隱公閔公薨不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而削之也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係事二十四年郭公不書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叔彭生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係邾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

臨川吳氏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啖氏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帛爲履緰字故附會耳

廬陵李氏曰紀子伯之說程子以爲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按左傳子帛爲裂繻字又云魯故豈以來逆女而莒因與之盟乎從公穀作伯爲是　既有闕文在伯字上則子字未必非誤且有闕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傳

杜注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　朱子似主此說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范注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

程傳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胡傳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張氏曰書內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

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汪氏曰左傳以子氏爲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歸賵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於諸侯審如此則考宫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爲隱之母然孟子既爲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隱公若果尊其母爲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魯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略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爾

按穀梁之說勝左公程子從穀而胡傳因之汪氏較論甚明　朱子謂子氏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愚意仲子與子氏異稱既可疑而豫凶事尤難信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

杜注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林注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程傳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胡傳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汪氏曰此言討滑之亂則聲其納滑之罪如齊桓伐楚則聲其不貢包茅之罪　凡伐而不言戰皆受伐之國自服而不待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罪

廬陵李氏曰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

侵蔡晉侵楚皆用六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觕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爲精淺者爲觕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按左氏元年衛納滑伐鄭鄭已伐衛南鄙至是蓋再伐之而衛人知曲在己不與戰也

三年春王二月

程傳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王氏曰春秋書王正月者九十三書王二月者二十三書王三月者十九皆於歲首係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舊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遇垂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邪

己巳日有食之

左傳

杜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厤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何注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

其不可知知也
楊疏壞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
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壞
程傳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
省知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
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血氣衰則爲害必矣
又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
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
歷亦然
胡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厤算者所

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厤明時
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
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
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
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
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
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
君不可忽天象也
何氏曰桓十七年日食有夫人譖公使齊侯誘而殺
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夫人如莒淫泆不制之應

三十年日食有夫人淫亂逼於二叔殺二嗣子之應
汪氏曰是年日食有衛州吁弑君公子翬專兵權之
應桓三年日食既有鄭拒王師之應莊二十五年二
十六年日食有慶父叔牙專權淫恣將謀篡弑之應
僖五年日食有晉里克弑二君之應文元年日食有
楚世子商臣弑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宋弑杵臼齊
弑商人宣公弑赤莒弑庶其之應成十七年日食有
晉弑州蒲之應襄十四年日食有衛孫甯逐君之應
二十四年日食既有齊崔杼衛甯喜弑君之應二十
七年日食有閽弑吳子蔡般弑父莒人弑君之應昭

七年日食有楚弑君虔之應十五年十七年日食有
意如專恣許弑君買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日食
有子朝篡奪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之應二十四年日
食有意如逐君吳弑僚之應定十二年日食有薛弑
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盜殺蔡
侯齊陳乞弑君之應　宣十七年日食有四國大夫
敗齊于鞌君道微臣道强之應襄十五年日食有溴
梁之盟政在大夫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再日食
自溴梁來臣恣日甚凡大盟會征伐皆大夫爲之二
慶專陳晉欒盈叛逆之應昭三十二年日食有昭公

客死晉大夫專執人于京師之應定五年日食有陪臣强横魯失國寶宋大夫叛之應　桓三年日食既有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戎犯中國之應三十年日食有狄滅衛之應僖五年日食有狄伐晉滅溫之應十二年日食有楚滅黄狄侵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秦獲晉侯楚執宋公中國微弱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之應宣八年十年日食有楚莊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于邲之應成十六年日食有楚滅舒庸之應襄二十三年日食有楚滅舒鳩之應昭七年日食有楚滅陳之應二十四年日食有吳滅巢滅徐之應

龜山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麻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爲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故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朱子曰麻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故春秋日食必書

家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麻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卽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玆所以爲異也

茅堂胡氏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

而加慎焉則免夫掊擊之患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
適足以速殺其身矣君子見物之有失常者必恐懼
修省而不敢忽況日者衆陽之宗至尊之象乎日有
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
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爲災而先儒以爲異春秋日食
三十六精厤筭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
非也雖有常度則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
或食於前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祥此則人
爲所感之不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日
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日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

之既者於以見雖常度不可免而人爲所感之不同
如此則其應亦隨之不可專歸之數而無恐懼修省
以答天災矣又况地震山崩水旱蟲類物怪之變本
非有常度者乎隱公九年大震電繼以大雨雪而有
鐘巫之難晉惠公時河上沙鹿崩而有韓之獲宋襄
公時五石隕六鷁退飛而有盂之執成公十六年雨
木冰是秋君拘而季孫有苕丘之舍昭公二十五年
鸜鵒來巢未幾昭孫于齊公子宋得國其應如影響
不可誣也

按日食有常度可推算而知然天人相感其應不爽

不可以不修省也　杜氏謂不言朔史失之穀梁以
爲食晦非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杜注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
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
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
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林注平王崩桓王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

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
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
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
也

程傳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
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胡傳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
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
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

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

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汪氏曰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二十二年春公至文三年公如晉四年春公至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成十年七月公如晉葬景公十一年三月公至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葬楚康王五月公至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又按此傳當有或交好於大國一句恐誤漏也　僖十六年冬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宣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五年十二月同盟蟲牢六年正月公至襄二十一年冬會商任二十二年正月公至　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僖二十八年冬會圍許二十九年春公至襄十八年十月會圍齊十九年正月公至

龜山楊氏曰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

張氏曰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爲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爲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

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闕其弔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汪氏曰天王崩不名不地非略之天下皆王土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

按書庚戌則左氏云壬戌不可信以二月朔己巳推之三月朔己亥十二日庚戌二十四日壬戌也　不

記葬公羊謂必其時亦無味當以不會葬罪魯爲是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程傳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張氏曰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用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爲後世之深戒也

臨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其生也不外交於諸侯故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爲諸侯之主而來赴皆非禮也故書以示譏

啖氏曰左傳云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例無有改字以爲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姒氏卒書姓也

劉氏曰昭公娶吳故諱其姓謂之孟子今聲子非魯同姓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爲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

龜山楊氏曰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

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按左傳君氏之說文義不協當從公穀　所以書者以其來赴穀梁謂為魯主理或然也

附錄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來求賻之始

左傳王未葬也

杜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林注賻助喪之物此來求之始　平王未葬故求賻以葬王室事可知已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於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程傳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之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胡傳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助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龜山楊氏曰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

家氏曰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某氏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世其祿位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蓋以仍叔爲尚存之人武氏爲已卒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

臨川吳氏曰稱氏義與尹氏同子者父老而以子攝

行卿之事

汪氏曰稱王使則同於至尊稱冢宰使則疑於無王故特不稱使

張氏曰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罪不勝誅爲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墮體失政取輕天下文王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息王道之不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爲簡明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爲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失上者卑之卑之者正其上不與有求也爲下者無見求見求失下也失下者誅之誅之者正其下不與見求也曰賻曰金因喪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也喪事有賻無求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爲失制矣

按此周王魯君交譏而本文是譏周餘意並譏魯不可混看　求賻固非而書武氏子亦寓譏世官之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林注穆公卒殤公立

穀梁傳諸侯曰卒正也

程傳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胡傳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爲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聘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餼廩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汪氏曰赴告以日史書其日則經弗削以見列國臣子之謹終赴告略史不書日則經無自而書日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大變也　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

家氏曰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以前或然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通其國也

茅堂胡氏曰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宋公諸侯也何以書卒或曰聖人略外以別內夫葬皆稱公曾不略外以別內何也奚獨至於卒而別之乎或曰史官在國承赴爲時君惡其薨名書曰卒夫惡其薨名而改書卒猶非良史也春秋以道名分經世之書天子之事聖人之筆削也天時王正猶刊舊史而正之君名直書而不諱豈有避時君嫌惡之名而變亂名實以書之乎然則云何不受命不與其爲諸侯也其在[illegible]者或在喪而出會或墨縗而即戎或以吉禮從征伐之役皆因此以著諸侯失禮不臣之狀撥亂之意廣矣

蜀杜氏曰春秋諸侯專恣不可不黜而降之於魯獨稱薨者非私魯也若於魯一概而書之則後世無以見正禮之稱也

劉氏曰穀梁云日卒正也今正者日篡者亦日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射姑卒有月無日何耶左氏云凡同盟赴以名非也王巡狩四嶽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伯州牧朝於天子死則相哀患則相恤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苟同盟則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

盧陵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故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爲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郲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

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姦雄然亦宋殤公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弑然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然公羊不責殤公之忌克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按春秋魯君書薨列國俱書卒恐是本國尊君書薨他國泛稱書卒其例如此若概謂不與其爲諸侯恐未必然　胡傳以庚辰宋公和五字爲因卒字爲革愚意皆是因舊文穆公立殤爲義舉故卒葬備書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杜注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林注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爲之也　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程傳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胡傳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惟鄭多

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

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閒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强而鄭莊好狷鄭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閒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閒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使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强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臨川吳氏曰盟非盛世事也不得已而有盟爲衰世之亂邦罷民設春秋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以戰

伐而敵仇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衞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已胚胎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鹹繼以齊衞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醞釀秦雄之幷吞矣閲世變者傷之

汪氏曰左傳尋盧之盟則春秋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之盟爲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義耳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庸同歃非關於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故特言之

廬陵李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之雄因是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閒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仇宋矣此石門爲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爲有見於此王伯消長之機不在茲乎

按凡盟皆惡此盟尤有關故謹書之　序齊鄭以國之大小而鄭莊造意爲多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

左傳

杜注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公羊傳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

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何注渴諭急也

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程傳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胡傳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

或削曷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畧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

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汪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按舊史必

皆書葬如魯翬弑隱公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弑君之迹安得不葬隱公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魯與齊姻親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本皆書葬而春秋削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君弑國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嬖人袁克葬哀公豈能備禮而春秋書之邪

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氏曰宋桓公襄公成公三世不書葬者治其罪也

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

汪氏曰滕邾屢朝魯而滕七君書卒三世不書葬邾亦七君書卒五世不書葬莒宿書卒皆不書葬是皆怠於弔送欺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亦不使微者往會

徐邈曰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言葬宋穆公

張氏曰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穆謚也諸侯合請謚於王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自謚者也

家氏曰賤不誄貴少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春秋諸侯臣子之謚其君者不請於王而私爲之謚春秋不削著臣子之罪

汪氏曰此葬宋穆公合五月之節而書日穆公非弒其國無亂雖使公子馮出居於鄭馮已去則無謀亂者矣不可謂危不得葬蔡桓侯三月而葬書日蔡季賢而請謚不可謂渴葬齊惠公三月而葬魯君奔喪卿往送葬齊國無難晉悼公三月而葬晉伯方盛平公嗣業諸卿和睦不可謂慢葬而皆不日衛穆公六月而葬宋文公七月而葬並書日二國皆無亂而傳謂宋文公始厚葬不可謂痛之衛桓公十五月而葬陳靈公二十有一月而葬皆不日非不能葬蓋二君被弒故待討賊而後葬也今考或日或時蓋由魯會葬之禮備國史詳而書日經亦書之魯會葬之禮略國史止書時經亦略之若夫葬之遲速則據文考事而義自見若國無亂而葬速葬緩皆以著臣子之失禮國有亂而葬不以其時則以著人君不能防微杜漸於其始俾身沒弗葬而繼世者不能循送終之節且責臣子及天下諸侯方自連牽之緩於討賊也故劉氏曰公羊之說非也

按八月辛十二月葬合五月而葬之禮魯會葬故史書之而孔子不削也　罪私謚只是附意非專以貶謚而書　宣穆皆賢而其子起爭不可因後事而貶先人

春秋詳說卷三終

春秋詳說卷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隱公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左傳

杜注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始幷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林注此伐國取邑之始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程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張氏曰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　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利故書取見王法所當誅也

啖氏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如取郜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

高氏曰牟婁切鄰於魯魯無恤鄰救急之義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

廬陵李氏曰取字例胡氏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鄑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攻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略相通矣左氏以取爲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按書莒人伐取自是貶莒薛氏謂或取或失皆罪非

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穀作祝此書弒之始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

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杜注稱臣弒君臣之罪也

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程傳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胡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

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語類問石碏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碏老後奈兒子不何

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

不之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簒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孽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愎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

汪氏曰州吁不稱公子程子謂州吁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故不得爲先君子孫文定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故以國氏今按二義蓋互相發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罪兼簒弑與閽職邴歜之徒懷忿挾怨而輕動於大惡者又霄壤不侔春秋首絕其族屬書名以弑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舊史必皆稱公子聖人削之以示天討之刑也通諸一經弑君者二十有五稱世子弑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而稱氏稱名者六晉里克趙盾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衛甯喜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閽稱盜者各一夫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而至推刃於君父窮凶極

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然考其所由致之故則爲之君父者必失其道以及於此則首惡之名寍不爲天下萬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其屬與氏者兩致其貶或有以公子書者程子所謂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而其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其罪亦不可揜矣其稱人以弑者謂多行無道肆於民上爲國人之所欲弑故稱國稱人以明君雖無道通國之人皆欲弑之而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恃蔽賊於國人則操刃爲大惡者可末減爾稱國以弑不書其人則著當國執政大臣之罪而其所以爲當國大臣之所弑則必有由矣稱閽以弑而不稱君則見閽寺之賤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於不克保身者君之過也稱盜則匹夫之微視如路人又非閽人之比故幷不書弑夫弑逆之賊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然其君之不早辨以陷於大惡豈非古今之龜鑑哉

劉氏曰穀梁謂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督萬豈可云弑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按胡傳專罪莊公是深推一層畢竟以程傳爲正論石碏將立州吁四語原是設言非眞謂立州吁也

朱子謂是要不殺桓公恐非碏本意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遇之始

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杜註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林注此特相遇之始　因衛亂而簡其禮以相見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范註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

程傳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胡傳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汪氏曰此年遇清莊二十三年遇穀三十年遇魯濟僖十四年遇防　八年宋衛遇垂莊四年齊陳鄭遇垂三十二年宋齊遇梁丘

朱子曰言草草不成禮也

茅堂胡氏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値於途必有兩君相見之義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爲邂逅之約有如適値於途者亦謂之遇非矣

張氏曰春秋因是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境無國君之禮

汪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遇汝鳩汝方孟子遇宋牼于石丘是也公穀釋名義皆謂不期爲遇左氏此年傳與戴記之說則以未及期爲遇左氏遇垂梁丘之傳則皆云先爲之約大抵不期而會者古禮也未及期或私爲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觀昭公孫齊而公羊記其以遇禮相見則知非不期之遇矣然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則又期而不至者也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倉卒之間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

豫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怠惰慢易馳致於期而不至則欺詐尤甚矣世變愈下風俗之偷亘可歎夫

啖氏曰穀梁云遇者志相得也爲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相得遂云爾公羊又云一君出一君要之假如賓然忽以會禮相見豈得書遇哉

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内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若内爲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按胡傳謂凡言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與程傳諸侯相見不行朝會之禮同 穀梁云内爲志深

得及字意原非不期劉氏似有不然穀梁之意失其實矣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左傳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衞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衞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林注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衞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程傳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鄭固爲罪矣而衞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衞而以宋主

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衞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衞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張氏曰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己爲恨謀反取其國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鄭爲仇及是衞州吁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故宋率陳蔡以同伐鄭夫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逆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名其爲賊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於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役也

汪氏曰邶風擊鼓詩序云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衞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讎也朱子謂小序譏州吁勇而無禮極爲淺陋今考魯眾仲不目其元凶大憝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按程子專罪宋以其爲四國之首也本欲除馮而州吁迎其意以誘之遂有此舉首謀者衞而主兵者宋陳蔡以睦於衞而隨之其罪之輕重有在也　蔡衞稱人或君不自行而命將歟詩序公孫文仲將或得其實

秋翬帥師此大夫專將之始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杜注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彊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林注此大夫專將之始於是翬將兵而循至於弑君矣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程傳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
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胡傳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
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
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
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
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

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
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陳氏曰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文三年叔孫得臣成八
年叔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翬弑隱者也
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
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

家氏曰不稱公子去族之誅也桓之弑翬爲首惡故
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弑君之罪及桓世而仍其公
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
魯事者也

汪氏曰翬不稱公子劉氏謂左傳以翬溺爲貶無駭
未賜族如傳所說則翬溺可以無駭言之無駭可以
翬溺言之或謂翬本再命大夫其後桓公立進爲三
命始書氏今考公子非氏若臧孫仲孫乃氏也若曰
未賜族則公子不當賜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乃以王父字爲氏桓三年稱公
子翬則翬未賜族明矣傳稱去氏蓋以不稱公子同
於去族耳若曰翬非命卿據經則兩帥師會伐據傳
無駭卒而請謚與族滕薛爭長而公使請於薛侯苟
非命卿未必至若是親暱用事也曰未賜族非命卿

義不可通況無駭爲司空則亦爲命卿矣特未賜族
故止書名惟先公之子而不書公子乃爲貶爾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翬溺皆貶無
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貶者伯令也獨
貶翬之說公穀以爲翬有弑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
之然翬未弑而先貶恐無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
未有言帥師而翬兩言帥師蓋大夫專將而後百乘
之家有弑君者矣

按經書帥師自是罪其專兵而弑君之兆伏於此不
可遽謂以弑君而貶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程傳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
胡傳春秋立義至精辭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辭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

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永嘉呂氏曰州吁弑君之賊未能定其位而求寵於諸侯使宋公如夫子沐浴之意率諸侯以討罪人可也今也徇逆賊之謀修一己之怨合四國以伐鄭四國之兵方合而翬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故書翬帥師而再序四國聖人之筆嚴矣
張氏曰再書四國者乃重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勝誅既敘之又重敘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夷狄禽獸所不爲者而以爲可親魯翬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爲常事未幾魯宋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
按會字罪翬而再序四國亦貶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

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杜注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林注於是州吁不稱公子石碏得書人討賊之義著矣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何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

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

范注譏其不卽討乃令至濮

楊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

程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胡傳伐鄭稱人貶辭也殺州吁稱人衆辭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貶辭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辭公羊子曰稱

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卽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鄭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莘堂胡氏曰陸淳云經中一字徧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此說是也或衆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諱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

廬陵李氏曰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欒盈甯是也欒盈甯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爲賊商人弑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國人不以爲賊而君之也

家氏曰不書衛石碏殺州吁者討賊者公法也衆之所同也書石碏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有罪矣故惟書衛人言衛國猶有人能以討賊爲事也

汪氏曰宋萬之弑宋人求賊於陳慶父之弑魯人求賊於莒皆責賂而後與今此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賢於後此陳莒之爲矣然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杜預且謂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寡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而云然也夫篡弑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石碏謂王覲爲可賓以元惡大憝王法所必誅而不可見王耳孰謂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君臣之義不明已

久春秋之時習爲邪說貪賂黨惡肆無忌憚是以桓弒隱則稟許田而與鄭盟越宣弒赤則獻濟西而結齊會平州傳紀其事而不知經意誅貶之所在越千百年杜預反引之以釋經天理泯滅壹至此極噫可歎哉又見莊公九年注

按陳人執州吁而殺之而經書衛人殺陳因衛請而殺是衛人殺之也　衛桓陳出也州吁殺之宜陳人與之爲仇而會師伐鄭未能爲義舉至是因石碏請而殺之故正其名爲衛人殺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杜注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

公羊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何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

穀梁傳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范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入皆篡也

程傳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請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胡傳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

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廬陵李氏曰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得衆疑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

謝氏云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臨川吳氏曰立者非前傳後承之正所立雖是亦非正禮也

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何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於天子特以公子之親衆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矣

家氏曰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志得而驕晚爲歡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見衛亂之所從始

陸氏曰穀梁曰晉之名惡也按晉是其名有何惡乎

按衛人擇晉而立之在當時或以爲立所當立而春秋律以不奉天子之命則立出於私然畢竟是於善中有不盡善處不可一味加貶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杜注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略總攝巡行之名

孔疏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卽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何注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 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網罟

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程傳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胡傳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曰隱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爲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尊法以隱公爲戒也

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魚先薦寢廟隱公蓋非爲宗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爲遊觀之樂爾

汪氏曰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觀魚則是周正月未當嘗魚之時况僖伯之言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君不射又曰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則隱公決非爲嘗魚而往明矣苟隱公果爲嘗魚薦廟則爲常事得禮而不書矣且天王之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肆意逸遊其罪何所逃哉

按觀魚非正于棠見遠書法甚明且忽僖伯之諫一舉而三失焉　朱子以矢魚爲射其說異　左傳度

軌量迺讀或以量字屬下非故附孔疏

附錄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四月葬衞桓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左傳衞亂是以緩

程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胡傳衞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衞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張氏曰春秋之時爲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程

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

汪氏曰桓公被弒八月而後討賊十五月而後克葬

穀梁云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莊皆非

弒何以月葬乎

按州吁弒君一事數書之以見其事之始終謂書桓

公爲貶只是就中看出此意非必專爲此書也

附錄左傳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

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

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

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秋衛師入郕郕公作盛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

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

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

程傳衛晉乘亂得位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

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胡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

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

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

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

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

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家氏曰衛宣繼亂而立不能懲艾革弊以息民保國

爲事而輕動大衆以入人國書以貶之耳此入郕入

而弗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弗有非其

力之可以取而不取蓋懼强國來討故雖入之而不

敢遂有之耳

廬陵李氏曰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

衛再入於齊鄭既而降於齊又文十二年而奔魯春

秋不復書矣夫以文昭之懿受甸伯之爵而迫脅於

諸侯如此春秋抑强扶弱之書安得不重感乎齊鄭

猶可也衛郕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

臨川吳氏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所封郕乘亂侵衛

已非禮衛又報復而入其國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

況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

按衛宣急於報怨興師入人之國程傳云失道胡傳

云著其暴貶之者至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

左傳

杜注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

程傳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眾妾之分定

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簒弒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汪氏曰不稱謚不稱夫人不稱小君則其爲妾明矣桓母非夫人則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非攝也隱欲與桓乃讓之也

啖氏曰凡祭祀常事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

汪氏曰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爲君之禮也戴記稱妾祔於妾祖姑乃公子之爲大夫士者之禮也若庶子未爲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所以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爲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遂啓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祔廟而不書矣

劉氏曰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非也若成之爲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

廬陵李氏曰書宮例武煬言立此不言立者何氏以爲武煬非禮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者得變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按杜注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旣云娶之則非當時從孟子爲媵與聲子不同仲子在當日惠公以爲繼室則隱公以爲繼母隱公庶出而以繼母所出爲嫡出故欲讓位於桓諸家多謂爲桓母立宮愚意只是隱爲繼母立宮耳雖於正禮不合依俗例是如此今人嫡妻在時妾已生子又娶繼室則妾子奉繼室爲嫡而繼室所出爲嫡子蓋春秋時已有此說矣　隱公之母聲子當是孟子之媵而仲子是另娶想聲子當時亦避之不敢與之爭嫡而隱公何得不以爲嫡母然所以必別立宮者以當時雖行俗禮而廟制不敢紊孟子自配惠公仲子不得復入故別立宮以奉繼嫡推其情事似是如此　穀梁謂仲子爲惠母前仲子之賵已辨之矣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杜注萬舞也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　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孔疏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

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程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

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廟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沙隨程氏曰獻六羽是以妾僭夫人也

汪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立宮當下於羣公之廟疑於羽數乃從衆仲而改用六羽蓋隱公之心若曰先公之廟可循舊用天子所賜之禮仲子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可用諸侯之禮乎聖人書曰初獻一以嘉隱公復王制之舊一以著其崇寵妾之過也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知隱公惟用六羽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仍僭八佾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用小君之禮則隱公爲仲子立宮而獻六羽有以啓之也聖人書此固爲隱公喜而亦深有遺憾云公穀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然樂舞之數自上而下

降殺以兩諸侯旣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用二佾矣子男復何所用乎況禮經所記廟制堂制袞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舞佾而獨異其制乎戶子又謂天子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夫春秋諸侯僭侈循習爲常魯於郊禘門觀皆不貶損何獨羽數而貶損乎且妾廟降於諸侯乃其常也春秋亦不書矣

按羽數公穀皆謂諸侯四僭用六汪氏以伯子男數駁之極明　服氏謂初者褒之也以其舊用八佾其說亦誤　據禮無二嫡則仲子妾耳不當立宮亦不

當僭夫人之禮雖比羣廟自入而降究竟還屬僭惟
隱公以爲繼嫡故然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程傳先邾人爲主也

胡傳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

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衞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家氏曰邾序鄭上著其爲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實啓釁而邾應之邾其無罪乎曰邾見侵於宋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間鄭宋之隙而借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復己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爲首鄭次之鄭以伯爵之國而序乎邾之下亦所以貶也

汪氏曰左傳云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而經序邾爲首不書王臣蓋鄭莊是時爲王卿士故擅興天子鄕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也

按宋鄭相攻不一而此役實起於邾故書法如此

螟蟲災始此

左傳

杜注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

孔疏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

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其節者言其貪很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璣疏云舊說螟蟘蟊賊一種蟲也加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爲名耳

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程傳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胡傳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云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汪氏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螽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蝝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弑兄得國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螽蝝水旱饑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修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爲後鑒也

按螟害苗則民無食忽民事者以爲適然重民事者以爲大災故聖人書以示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胡傳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公羊何注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之世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之世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

永嘉呂氏曰穀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而非君也然其生也稱公其歿也稱薨魯之臣子皆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豈有不爵命大夫乎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爾

按彄名僖諡伯字也書公子書卒而繫以時日蓋深褒之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書圍之始

左傳以報入郛之役也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程傳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胡傳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堀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高氏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

張氏曰宋殤以邾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陳氏曰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狄伐衛圍菟圃不書至二十三年書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之後皆不書矣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辭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按經年之說始於穀梁諸家從之愚意鄭莊奸雄長葛去鄭密邇恐無終年不解兵之理圍取當是兩事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左傳更成也

杜注和而不盟曰平

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程傳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胡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卽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交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

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朱子曰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卻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

文意則只是渝字

沙隨程氏曰輸如卧刑輸而予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輸其平於我

臨川吳氏曰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剷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納款也上年魯嘗同宋衞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

汪氏曰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爲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啗魯則魯必不從也

永嘉呂氏曰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爲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屈損以求成耳

劉氏曰公羊謂敗吾成穀梁謂不果成皆非也平者兩國約不相背云爾四年伐鄭平絕可知安有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渝平蓋字誤

廬陵李氏曰輸平三傳不同公羊以爲此卽言狐壤之戰諱敗獲而書輸平已爲無據穀梁以爲魯舊與鄭平至此而絕又與後日歸祊會鄭之事不合要之

皆非的論胡氏曰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爲取郜取防之釁矣又曰平例五胡氏曰輸平者惡鄭之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人者惡華元子反之擅也暨齊平者惡魯之附夷狄而得平也及齊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國而急於平也此說固然然春秋之平而不書者多矣何獨書此要必兼陳氏之說方備外平皆及鄭不過平怨之平耳

按左傳渝平謂變更前惡爲和好渝字費解朱子謂變舊盟以從新好以渝在宋而平在鄭亦是未定之說公穀墮成與後事不合程傳雖從公穀而胡文定自爲納成之解實勝舊說

附錄左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盟之始

左傳夏盟於艾始平于齊也

杜注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臨川吳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

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汪氏曰宋殤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宋未足以釋其怨故特平齊魯以爲也曰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爲盟也書盟于艾著齊僖小伯之始書盟于黃著齊景爭伯之終前乎于艾雖盟石門然未與魯平則黨與未盛也後乎于黃雖次垂葭會牽會洮亥棄蔡伐晉伐宋而無盟矣凡書盟者皆春秋所惡比事以觀而世變可知也

按吳臨川謂鄭莊之謀極合情事

附錄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

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何注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

程傳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胡傳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按左穀無傳公羊之說爲得也程傳推出天時王月胡傳尤說得天人之理透徹

冬宋人取長葛 冬五傳作秋

左傳

杜注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何注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久之也

程傳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强取不可勝誅矣

胡傳宋人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劉氏曰左氏作秋取長葛杜氏云冬告非也史之記事雖据赴告至其月日猶依先後次序假令以二月出師逾時來告猶言二月也豈据告時紀之於夏乎左氏雜采當時諸國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云冬傳云秋也

按公穀言久程傳謂圍歲且周皆以圍至冬方取也獨杜氏謂圍不克而還乘無備而取之與愚見合長葛與鄭甚近若宋師不解則寇在門庭鄭莊不敢他有舉動於事勢可疑

附錄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

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公羊傳

何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程傳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胡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娣姪之同時者所以定明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孫氏曰媵書者爲莊十二年歸于酅起

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酅以奉宗祀致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

汪氏曰貫道謂隱公厚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寵嬖妾媵蓋多有不足煩聖筆之錄若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

以爲媵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爲嘉其賢者義或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議春秋萬世之法乎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爲才人所以起僞周之亂書玄宗冊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冊諸王妃法不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按左傳疏書是常例穀梁謂不與嫡俱行非禮不如公羊何注之理長將著其終又原其始故特書之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

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程傳不名史闕文也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疏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

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汪氏曰非責也責不赴告責魯不會

茅堂胡氏曰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觀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强陵弱爾

趙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

啖氏曰其不名公羊謂微國也穀梁謂狄道也按附庸及眞夷狄皆有名況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乎

按三傳皆從不名取義胡傳獨從不葬取義是其獨見　程子謂史闕文蓋亦有之

夏城中丘 此書土功之始

左傳書不時也

杜注中丘在瑯琊臨沂縣東北

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城爲保民爲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程傳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胡傳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

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張氏曰隱公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春秋深譏之

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

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爲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茅堂胡氏曰穀梁子之意爲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無而未爲國之急易所謂設險非止於築城禮所謂城池亦固國之一事爾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而亦書重民力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或與民同其利或與民同其樂則不可以已矣

按胡傳凡書城數語直用程傳　不時之說起於左氏諸家多從之愚謂周正建子則建卯之月卽爲夏似是工作之時未爲大失也若執役民以冬則十月酉十一月戌皆農事未畢獨十二月亥乃農隙耳然土木之事卯辰爲多古者冬月公旬三日謂小役耳若大工作豈三日可竟更詳之　公羊云以重書只是重民力之意似爲得之　王氏謂春秋城築不稟王命故悉書以譏頗迂　十年會齊鄭于中丘或以爲要地而城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程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尙禮秩如嫡卒致簒弒之禍書弟

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胡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故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罪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孫氏曰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凡書皆惡之

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二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無知簒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

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簒弑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

胡氏傳例在莊三年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私陳光秦鍼宋辰衛縶皆罪其薄衛鱄侯夫皆可入陳光之例陳招先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

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獨叔肸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辨之而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卽見疏外乎餘見叔肸下

按齊侯使其胞弟來聘當是重其事以致殷勤之意然亦足以見寵任之過處書法於弟年上見之若謂書朝聘皆譏恐是深論一層 程子謂同母非加親今人一父之子而以同母異母爲親疏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嵩以此言爲鑒

〇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程傳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胡傳奉辭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眛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眛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君大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邾子

來朝者六來會者一大夫如邾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七微者伐邾者一及他國伐邾者一大夫圍邾者一及邾戰者一公敗邾師者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蔑乃與邾交好之始哀二年盟句繹乃與邾交好之終此年伐邾乃與邾交兵之始哀七年入邾以邾子來乃與邾交兵之終邾之事魯不爲不敬而魯之虐邾愈甚比事以觀而罪自著矣
按左氏書宋及鄭平盟宿以詳伐邾之故可見邾無罪而魯爲宋以伐之故程子謂非義之甚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

左傳
杜注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程傳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此戎患之始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

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程傳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凡伯有失節之罪
胡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

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以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衞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衞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衞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薛氏曰言伐以兵劫之也

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

蜀杜氏曰凡伯過衞衞不當使及於難况又不救乎

張氏曰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爲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讎也

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爲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也

汪氏曰裔戎朝於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冢胥之職特小過耳今王臣銜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過衞而戎報私怨以兵衆劫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茍不念天子之命如勿朝而已矣戎不足責衞人坐視王臣之俘於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義安在哉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辭而與之著其率兵徒之衆陵虐王人是横行中國不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經之書伐本非與其討罪何况戎乎後此定王之世單襄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微弱益甚與滕莒小國無以異矣

啖氏曰公羊曰其曰伐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書戎狄侵伐滅入豈皆大之乎穀梁曰戎者衞也若實衞伐改曰戎是爲衞掩惡何以懲勸乎

按公羊云大之謂王臣銜命而戎伐之如伐國然故爲重大之辭非大戎也　以歸自是譏穀梁猶愈於執非也謂戎卽衞尤非　書戎之横是正意衞之不救凡之不死是附意

附録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春秋詳說卷四終

春秋詳說卷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隱公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杜注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程傳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陳氏曰宋衛之遇將以爲參盟也遇例見四年

高氏曰殤公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廬陵李氏曰垂之遇左氏以爲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三國爲黨以仇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眞有平怨之本心歟

按七月宋齊衛有瓦屋之盟左氏謂有期會而請先見或得其實　垂衛地張氏言近魯似無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杜注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

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程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陳氏曰曷爲謂之來歸五年鄭伯使朝王不禮焉鄭

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輸平歸祊皆遜辭也糾合之道也

廬陵李氏曰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過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爲辭者蓋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祊之入故於防中丘之會不能不徇之而敗宋入許陷於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況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閒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姦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

庚寅我入祊

左傳

杜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何注巡狩祭天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曰湯沐邑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取足舍止共槁穀而已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范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

程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胡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

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
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
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
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
而强入之也

汪氏曰王制謂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
子之縣內視元士則方伯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
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相土之東
都以會王之東蒐則衛亦有朝宿湯沐之邑矣

廬陵李氏曰湯沐之邑何氏以爲四井爲邑邑方二

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
二里取足舍止共槁穀是則諸國皆有矣范氏以爲
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
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爲
是

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變譏之辭也

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有之也旣
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
也書入者逆辭義不當受而據有之也東遷以來諸
侯下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

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以固魯之好
而未敢及許其辭則以爲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
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罪而猶未易許田也鄭莊不
假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卒使魯隱閒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
田於魯見鄭莊爲小人之雄罪之不可勝誅也

永嘉呂氏曰鄭諱龜陰不言入讙鄆讙龜陰我故物
也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
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來輸
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雖然其歸

祊也固已覬覦許田矣特以方求結於魯故始寢之
旣而桓公篡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於魯左氏以
其事比言而謂之易也

啖氏曰公羊云齊亦欲之按書我者言魯入爾何關
齊事乎

按歸入均罪而謀始於鄭則歸爲甚　來歸者是自
已來歸之意因歸而受謂之入入猶納也

附錄左傳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鄭
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
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

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左傳

杜注諸侯同盟稱名者非惟見在位之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按六月卒八月葬書以譏其速

辛亥宿男卒

左傳

杜注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固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胡傳天子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變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皆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

汪氏曰書稱堯舜禹皆不諱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武丁稱中宗高宗則不特周始諱名但至周而文始備耳

按杜氏謂蔡與惠公盟故赴以名宿赴不以名故不書名惠公乃春秋以前事恐是臆說其云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此爲近理　胡傳以爲春秋赴皆不名名是仲尼筆之不名皆史失之似爲直捷蓋有同盟而不名不同盟而名難言定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此參盟之始

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杜注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

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傳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絶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詰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剸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

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

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於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

廬陵李氏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强弱爲進退齊最强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

王氏曰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皐鼬之盟會者凡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狄泉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按左傳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程子謂宋爲主盟與鄭絶二說相反蓋齊本欲平宋衛于鄭而宋衛終不與鄭平也宋衛自絶鄭而齊未絶鄭當分別看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穀梁傳月葬故也

程傳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趙氏曰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葬從主人

按葬時舉謚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不要立義

附錄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

左傳以成紀好也

杜注浮來紀邑 張氏曰浮來莒地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程傳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

胡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趙氏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屈禮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是也

高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其力猶未及他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

張氏曰傳稱以成紀好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己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劉氏曰公羊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

國君盟何不可而反隨微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莒人卽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乎

按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左氏以爲魯故故於此盟云以成紀好今考諸說紀莒自盟不與爭事此盟魯與莒盟不關紀事也 杜注浮來紀邑張氏謂浮來莒地當從張氏

螟

程傳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僖

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螟耶

按五年螟至此又螟並書以示戒

附錄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作侅）

左傳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

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杜注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程傳未賜族書名而已

胡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汪氏曰字魯三桓鄭七穆之類諡宋戴氏衛齊氏之

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如晉韓氏魏氏之類

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攷也

汪氏曰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帥師出境則爲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按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稱司空無駭司空未必天子之命卿也只是魯同姓大夫耳孔疏謂公之曾

孫朱言何公亦是想當如是卒後請謚與族則從前無氏可知　公羊疾始滅仍以其入極而罪之非也故程胡只以常例視之不加褒貶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程傳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胡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卽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旣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朱子曰諸侯不朝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執伐之諸侯莫有救王臣之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閒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讀者自知隱公之罪矣

汪氏曰隱公之立旣不稟命於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王武氏子來求賻又不奔喪會葬及桓公卽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兩聘接滕踵之旅朝終其世不遣一介行李造於京師苟曰擅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錄王臣之聘惟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蓋

有出矣

按書法責天王失道是正意魯之無王是附意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何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高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

按穀梁以電爲霆未是

庚辰大雨雪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何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

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程傳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胡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

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辭夫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隱公以讓國爲名乃從事兵爭此反德也利將反爲害親將反爲賊天之見戒深矣而弗儆弗戒以及於難

劉氏曰左傳云大雨霖以震經無霖字傳無電字傳誤耳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平地尺雪各一而已且非可怪者也

按癸酉庚辰連書紀異大雨震電皆異也雪以大而

異也自是周三月建寅若辰月不必書矣此可爲周正建子之一證或曰寅月雪不爲異辰月乃異愚謂辰月雪俗謂桃花雪蓋亦有之而寅月雷霆莫不以爲異也　杜注雪尺爲大常有之不足異何注七尺可信雪七尺則害及於物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左傳

杜注挾魯大夫未賜族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

爵大夫何也不成爲君也

王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

按杜氏謂魯大夫未賜族是也穀梁謂隱不成爲君不爵大夫失之鑿矣

夏城郎

左傳書不時也

胡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郎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汪氏曰龍見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土功事火見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高氏曰魯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

廬陵李氏曰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於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於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囿又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游觀之地矣

按李氏謂郎魯之要地高氏謂將伐宋故城郎以備之合二說得城郎之意矣　城中丘城郎俱以夏說者以爲不時愚謂周之卯月卽夏以今論之工作多

以卯月爲便

秋七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杜注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胡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

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於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臨川吳氏曰諸侯相見於野曰會或各國君相見或君臣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會

汪氏曰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乃豫謀閒地剋期而往朝於天子耳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則會戎於潛爲春秋之始會吳黃池爲春秋之終自中國諸侯相會而言則此會防爲春秋之始哀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於鄖爲春秋之終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霸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兆戰國之爭曾何有於講信修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譏也惟襄十

一年會於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鄭禮囚禁暴偃兵息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爲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

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在於泥鄭而仇宋故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如此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訹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

高氏曰此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連謀爲鄭伐宋也隱

公得利則合鄭既歸祊與齊鄭併力齊之强大可以爲助可以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又與之謀宋也

家氏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與宋又爲同盟今魯啗於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宋內揣有歉故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於防誅始謀也霸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防於此

按左傳謂謀伐宋是也責宋不王是鄭人假借之辭當時孰是尊王者乎

附錄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

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鄭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杜注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程傳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胡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家氏曰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illegible]明甚或者乃以爲與無駭俠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

高氏曰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於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爲宋謀鄭旣得鄭利今爲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惟知貪利不復顧義也

王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按左氏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杜注謂齊鄭以公不至更使微者故程子謂三國先遣將伐宋齊鄭稱人非卿也則書人是常例胡傳專從翬帥師上取義故於齊鄭未及詳而高氏謂齊鄭貶稱人與程傳不

合　此書翬帥師下書公敗故左氏以爲先會杜云非公本期盖不待期而先往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壬戌敗宋師於菅

杜注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菅宋地

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程傳不言戰而言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孫氏曰公與翬傾衆悉力共疾於宋又浹辰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録以惡之

按上書翬帥師下書公敗豈翬帥師而公遂從之歟杜云齊鄭後期公獨敗宋師宋未陳也又豈魯不待師期而詭謀以趨利歟依左氏翬先會而公又有老桃之會齊鄭何以後期假左氏增出曲折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杜注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於魯故書取明不用

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程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胡傳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

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陳氏曰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讙不在鄭也濟西書取汶陽書取郓田書取讙不在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家氏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爲鄭所役輩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

劉氏曰左氏云鄭師入郜入防以歸於我經但言公敗宋師取郜取防不言鄭伯春秋豈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耶又云鄭莊公可謂正矣不貪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何得專而裂之耶

按上書敗下書取其事相因乘勝而取之也左氏謂鄭取而歸於魯杜氏又謂鄭以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頻進兵似鄭以二邑謝魯者俱屬添出　鄭久謀

宋假其不供王職而糾齊魯以伐之其譎甚矣左氏稱其正非也杜氏善其入郜防而不有亦非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傳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程傳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胡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常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鬭起乘其弊一舉而兼

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薛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虜之也

高氏曰宋旣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宋衛同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書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爲鄭之弱也

汪氏曰公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然鄭方與宋鬬未可資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肯資鄭之力而使之取戴也

廬陵李氏曰程子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爲當胡氏以爲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按取之左傳謂取三師公穀謂取戴胡傳謂兼取四國程子謂鄭戴合攻取三國之衆爲理長但左傳謂鄭伯圍戴又似三師已入戴而鄭伯伐取之非內外夾攻之謂也　胡傳又謂莊公能以奇勝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宋衛入鄭自是出其不意安有用奇謀而先聽人入其國者乎　宋衛入鄭何不據而有之必是輕兵突至擄掠而去懼鄭師在外歸而復之也入字疑有誤或是入其郛之入　左傳又云九月鄭伯入宋而經不載不知宋公何往而鄭遂入之入字宜輕看

附錄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公作盛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程傳討不會伐宋也

胡傳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

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爲難辭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爲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爲矯假報

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辭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爲鄭伯之所欺也臨川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故爲衛之與國

按齊鄭之入郕亦猶宋衛之伐戴各肆毒於所與國耳前云不會王命此云討違王命皆矯飾之辭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左傳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杜注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薛魯國薛縣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程傳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乃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胡傳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會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殷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隱公之志荒矣

劉氏曰兼言之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乎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薛氏曰滕薛旅見賓主皆有罪

高氏曰同受天子之地是同列也乃班見於魯豈有

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爲後謂朝天子時耳
永嘉呂氏曰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
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
矣
按朝者受者皆非禮而小國不足責故胡傳謂隱公
志荒　以情言之二國同朝最足壯觀以禮言之其
失最大　旅見先同姓居然行王朝之禮僭已甚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公作祁黎左穀作郲

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
辰授兵于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

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杜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爲鄭
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爲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
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
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
而齊魯之不智也
按此會爲伐許之謀無疑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
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
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
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
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
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
於地天以其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

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
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
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
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
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
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
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莊公於
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
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
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

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杜注許潁川許昌縣　蝥弧旗名

程傳書及內爲主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胡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卽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郕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土受之天

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强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陳氏曰許莊公奔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來奔不書

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爲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卽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爲猶愈於取其土地而並絕其宗祀者爾

高氏曰魯既爲鄭敗宋師今又爲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

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奄鄰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

蜀杜氏曰書公及者自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必以公及微者故目其爵所以鈞其譏之之義譏在書入而不在稱爵也

廬陵李氏曰許姜姓大岳之裔在潁昌長社與鄭爲鄰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數復啓然齊桓既霸許七從於

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尙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圍鄭人之侵無能爲也及晉霸以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於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於葉再遷於夷又遷於白羽又遷於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人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毋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

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

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爲有禮是長亂階也

按李趙二說責鄭最當吳臨川猶愈於取其土地絕其宗祀似惑於左氏有禮之說非確論也 許去鄭僅百里處肘腋之下故鄭莊圖之最急 胡傳責隱公五罪而云不善之殃是因下文公薨起見

附錄左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

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者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弑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程傳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胡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旱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譏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

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汪氏曰羽父進譏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容髮隱而果讓桓則宜亟召桓而授之位若不讓桓則宜急殺翬以杜讒佞不容斯須少緩今乃當危疑竊應之時而有趑趄狐疑之意使翬得以覘其迹而動於惡彼翬之兇逆見利而不顧其君殺桓之言不納則弑隱之謀進矣 或以不地爲缺文而謂隱公非弑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弑之言爾紀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弑君也

茅堂胡氏曰立嗣必適無適則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隱桓之母皆妾耳桓幼而隱長何爲而紊愛憎之私亂長幼之序屬意於非所當立者而使長嗣不敢安其位乎故曰致隱讓國惠公之罪也晉平公寵少姜爲制夫人之服及諸侯往弔則

固辭曰非伉儷也由此知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寵妾終不敢正以爲夫人而指其子爲嫡也審矣

陳氏曰春秋之法內外恆異辭遇弑君父之大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薨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王氏曰隱十年無正書春而無月者六非皆事不必月而月所不能該也所以正隱也隱元年有正月二年以後無正月定元年無正月二年以後有正月隱不有其位欲授國於桓以召亂定得國於季孫意如故或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之各

因其事以見法焉

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擧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借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邡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寪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己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

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弒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寪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

按翬當權用事隱之心腹人也以殺桓媚隱因求美官而隱不從懼桓立之日其言洩禍且不測遂以弒隱立桓爲己功小人之尤生殺在其掌握可畏哉

隱不從殺桓而桓從弒隱桓之惡不待言也隱欲授桓而不早決蓋欲如宋穆之臨終授殤豈知小人構禍已不能善其終弟不能善其始哉是其意未嘗不

美而處之不盡其道也　翬進殺桓之計爾時即顯然黜之桓必德隱而無他變矣隱不從翬言猶以爲愛己而安之如故不知小人祇便身圖不得於此求得於彼移殺桓之刃而加之隱反媚隱之面而施之桓在瞬息間爾隱亦有以自取之也　文定謂舊史以實書而仲尼親筆改爲公薨竊恐不然桓以後皆桓子孫爲桓諱惡公薨當是史文之舊而孔子不便改之以書弒若舊史書弒孔子必諱之爲公薨無乃非直筆乎何以使亂臣賊子懼也　隱公之攝讓先儒皆以諸侯無二嫡爲說而謂隱桓皆庶出隱長當

立不當爲攝讓此據禮而論也愚謂於情事不甚合蓋時至春秋無二嫡之禮已不行矣惠公繼娶於宋名爲夫人則仲子嫡也非妾也桓公嫡出非庶出也在當時必同以爲然隱公平日以仲子爲嫡母又知惠公之意欲立桓一旦權自己出正仲子之非嫡而廢其子尙得爲賢乎若當日原以仲子爲妾桓爲庶出隱公當日何不據爲己有傳之子孫而博一攝讓之名將何爲耶天王之賵仲子爲其爲隱之嫡母考仲子之宮亦隱自奉其嫡母皆非爲桓設也然所以必立別宮者以廟有元妃孟子不容二主此禮不敢

遽易故別立宮以奉之若不別立宮竟祀之私室則是以妾待之矣當日情事是如此先儒執無二嫡之說責隱直當立不當攝讓以賈禍非不正大而其事終屬疑案故以此補舊說所不及

胡傳右隱公十有一年書於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隱公不書卽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

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恝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所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

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

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爲政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盟於眜而書及公所欲也盟於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爲宋而伐邾眜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爲也後十年爲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爲利爭不勝計也而莊

公獨以順母爲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意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爲冢宰不論功罪而概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

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自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讐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大全注前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言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唐書李德裕傳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出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閒則彰定哀之際則微　前漢書季布傳丁公為項羽將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斬之以徇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

春秋詳說卷五終

春秋詳說卷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桓公

左傳

孔疏陸氏曰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為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謚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元年

胡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大全注前漢書郊祀志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來乃詐令人持玉盃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詔更以十七年爲元年

汪氏曰按史記秦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　元光因長星見元狩因獲白麟元封因封禪太初因改厤天漢因祈雨各因事而改也

劉氏攽曰封禪書稱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一二數推所謂後三年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言之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追命故元封改元始有詔書

按此因元年而旁論及改元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不知

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程傳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胡傳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卽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

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旣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卽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

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爲之辭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大全注前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爲帝太后　後漢書光武紀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越二年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廢太子彊爲東海王

啖氏曰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

高氏曰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故而無以爲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爲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卽位者以不弑自居也

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乎家氏曰否惠公暮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

之者隱也非惠公嘗有治命也穀梁謂旣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隱欲讓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則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

又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爲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卽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爲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

按此是五始之全文隆重其辭似深予其卽位者實深罪其卽位也猶云以弑兄之人亦竟居然卽位矣公羊如其意三字倒而有味　胡傳辨攝讓二字甚有關繫攝而不歸則桓罪稍減讓而遇弑則桓罪難逭　惠公之於仲子謂之娶非孟子之媵也故正其爲夫人之稱聲子雖云繼室只是主家事耳猶是妾也仲子之來則異於聲子隱公以嫡母視之當非一日桓公仲子出故以爲嫡出亦非一日隱公之攝而讓非無故也以無二嫡律之謂仲子非嫡桓公非嫡出固是正禮而當時情事實不然謂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探其邪心而成之未免太過父之命可行

之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伯夷泰伯之事觀之必不可以爲逆探其父之邪心而成之也因隱公後之不善終遂累及其初爲過舉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歟愚故於隱公深爲之惜而不欲嚴示其貶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爲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

其位是誠何心哉

按此會多出鄭莊之意觀下文可見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杜注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何注使若暫假借之辭

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

之不祭泰山也

程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胡傳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旣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

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簒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陳氏曰取許田則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公羊氏曰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必有辭以自文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

張氏曰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己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於垂簒弑之人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爲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桓公受璧以棄朝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內以諱爲貶蓋大惡然後諱也

劉氏曰公羊謂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

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據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按會垂假田是一事此舉當出鄭意杜氏謂公欲修好鄭因而迎之恐不然書鄭伯以璧假罪鄭伯也而魯之聽其假次之　胡傳用蘇氏之說謂祊薄故加璧愚謂鄭伯之奸欲許田久矣乘機而要之以璧假爲文非必計其厚薄而加之璧也且言假非言易若置祊於言外者然方合情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杜注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

穀梁傳及者内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程傳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胡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卽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絶而惡自見矣

王氏箋義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

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位乃定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爲此盟也

王氏曰垂越皆衛地其地於衛爲近於魯爲遠譏桓公篡立遠會鄭莊以求王朝卿士之援也

按先會後假田後盟次敘如此胡傳謂垂會鄭爲主盟越爲魯志甚分曉蓋鄭欲假田而求會魯既聽其假田而又與之盟也　桓公初立而急急爲會垂盟越之舉是其內不自安而結援鄭莊許田向日隱公所不與鄭者今亦假之矣書及所以貶魯桓而譏鄭

莊只是附意當分輕重看程傳自明胡傳下段似偏責鄭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

左傳

杜注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程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胡傳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於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解誤矣

大全汪宋鑑神宗熙寧六年上以久旱憂見容色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爲災則書也

汪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濫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爲災則不志也

按春秋謹災異大水必書歷時爲災書時不書月汪說得之　堯之水論者委之氣數非堯所致而文定

謂開闢以來水未得所歸積漸致然尤爲特見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附錄左傳冬鄭伯拜盟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胡傳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爲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家氏曰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魯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弒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

孫氏曰穀梁以二年書王爲正與夷之卒則莊閔僖

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正何人之卒也

汪氏曰許止楚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弒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弒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弒其君而其他弒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

按穀梁云正與夷之卒諸家多非之胡傳謂正宋督之罪優矣而家氏以魯宋連說尤爲有關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

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范注閑謂扞禦

程傳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胡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先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

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大全注前漢書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　後漢書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之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令路粹枉奏融不軌書奏棄市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

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進之美其能死節也　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按孔父之

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關君不忍乎又曰蓋爲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陳氏曰牧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弑君斯及則并也左氏得之　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衛甯喜殺太子角楚比殺太子祿皆不書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與人也

茅堂胡氏曰聖人取三大夫蓋君已弑力不能討至

此止有死耳常人之情於此轉易者多故聖人取其死節也

汪氏曰或謂孔父大夫不當蒙弒文夫苟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爲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難此聖筆之精意也朱子綱目書宋太子邵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衞率袁淑等蓋竊取春秋之義也不然袁淑乃宋邵東宮小臣又何以不言殺乎

啖氏曰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遂殺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

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

按先殺孔父而後弒君固是一事故先書弒君後書及其大夫也孔父當是名劉原父之言有理　孔父與其君始終自是忠義之臣杜孔以從君之非取怨於民責孔父過矣人臣事君豈能事事皆由己哉孔父受先君之託以輔少主所言卽有不從亦不可輕去觀督之弒君必先殺孔父使孔父早去則殤公之弒久矣華督黨焉與孔父不能並立平日必有瑕釁遇便而肆其毒亦非專爲奪其妻謂孔父禍及其君尤非也杜孔責以令人見其妻爲不能治閨門殊屬閒話不關爭情　公穀程胡皆予辭可證左傳注疏之失　穀梁以父爲字又云謚范注孔父有死難之動故其君以字爲謚欠明

滕子來朝

左傳

杜注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孔疏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尙得命邾爲諸侯明能

黜滕爲子爵

程傳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胡傳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黨於爲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

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黄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

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　趙氏曰滕侯爵自齊桓霸後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故知在喪也朱子曰前不見滕侯卒乃不通之論　延平李氏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

滕本稱侯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爲精然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竊以謂從胡氏之說於理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私屬則不自强而碌碌於時者久矣自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

殽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爲通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爲桓公弒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邪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國

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從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强陵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程沙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却頗有理

茅堂胡氏曰滕本侯爵降而稱子者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易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

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有用夷變夏崇奬逆賊瀆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

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

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卽其事也

廬陵李氏曰滕稱子張氏之說亦善發明胡氏者然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爲在喪而後日齊桓伯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爲有見者而在喪之說鑿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爲春秋時大國强暴每責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產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爲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

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此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從齊桓爲之請於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按諸家之說紛紛程子謂降稱子朱子用沙隨說自降爲子二說亦不同程子謂滕後屬楚故降稱子胡文定謂以朝桓降稱子二說亦不同夫屬楚在後豈遽降朝桓之日可疑也自降爲子不過禮物從其薄者易辦豈遽實貶其爵可疑也朝桓在一時而一貶

更不可復可疑也若在喪之説朱子謂前不書滕侯卒巳自駁倒獨王黜之説雖無事實可據而於義無礙豈王室雖微威力尚可及於小國命黜之典或有之歟廬陵李氏説與左傳注疏合可玩　程胡之説爲衆所共遵自是正大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

賂故遂相宋公

杜注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公羊傳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賊也

穀梁傳以者内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程傳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胡傳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

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也　公羊云內
大惡諱其目言之何遠也接逆祀僖公昭公出遜皆
書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爲齊所殺何不明書乎
可諱則諱可譏則譏不以遠近爲異也
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
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
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
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
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春
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

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爲猶未也而直
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
之初國猶有臣子也
張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
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
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
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
相與定馮立督然後其亂始成遂使反易天常者得
以肆其志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所爲作也
家氏曰魯桓負弑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

有亂同惡相濟以爲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爲重
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蓋督
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爲此會將以謀宋
而徼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
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
汪氏曰于稷澶淵之會縱臣子之弑君父薄之盟縱
荆蠻之陵中國皆關於君臣夷夏之大變故特言其
事以貶在會之諸侯及大夫也杜氏云成平也然齊
桓會于北杏以平宋亂而經不書則此非平亂明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

所爲者惟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
也又曰謝氏云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
按杜氏謂成平也說得太無味趙氏謂成就也謝氏
謂遂其事之謂成方合書法成字之義　此亂宜討
不宜成書以成宋亂自是譏辭公爲稱首下有取鼎
云云罪在公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

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杜注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

何注即就也

孔疏謂非有就而有之爾

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程傳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於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

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乎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陳氏曰宋以郜鼎賂公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故郜鼎賂魯齊西田賂齊書取而已矣

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

家氏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鼎納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

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繫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繫之於宋魯桓身弑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大廟大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爲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姦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示後世皆特筆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

劉氏曰宋鼎書郜齊俘書衛彭城書宋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

按取郜鼎爲受宋賂故書以示譏郜只是鼎之舊名耳公羊謂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似非正意何氏又謂鼎出天子所賜亦未必然　納大廟本以示誇而不知其獲罪於祖污及於廟矣　往取非一日於納書日舉其終也　詩法取納二字各一義見郜鼎不當取而大廟尤不當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左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己謂杞

程傳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胡傳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爲齊鄭

所謀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庇焉

劉氏曰左傳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竊謂春秋雖亂世兵革之事亦慎用之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傳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穀梁謂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

汪氏曰成七年曹伯朝六年十八年定十五年邾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爲貶或以紀侯不貶從滕子

之同同然穀鄧郁牟葛不從同同之例蓋聖人閔紀之小弱傷其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原情以恕其罪也何休范甯以紀爲進爵則未知隱二年紀子之爲闕文耳

按下文有入杞故左氏有來朝不敬之說蓋以甫朝而旋入必有其由也公穀並作紀似優　此稱紀侯嫁於前書紀子故何注公羊謂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范氏注穀梁謂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皆臆度之辭前書紀子伯明有缺文不足據也後此皆書紀侯當以侯爲正　杞作紀胡傳謂紀懼

齊求魯爲主便可原不與滕例論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

杜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胡傳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汪氏曰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爲王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厲王暴虐畏其伐復去王號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爲王王室不聽乃怒自立爲武王今按此言東遷始僭號指武王而言也

廬陵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眗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鄾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霸之權與始此

家氏曰鄧侯者熊貲之舅而首滅之不謂之夷可乎

是會也春秋著夷狄亂華之始故書

汪氏曰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北杏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濫觴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矣三國同會以懼楚鄧首被滅蔡則偪於侵陵桓又而後服屬於楚同於鄙邑熊虔滅之熊廉封之僅存一綫之緒至春秋之終遂不得已而遷州來以求庇於吳鄭則數遭侵伐疲於奔命會無寧日滎陽成皋之地殆爲爭戰之墟幾不能國肉袒請命願爲囚俘觀諸後日之變則會鄧之舉豈非中國陵夷之端乎

劉氏曰公羊云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著鄧與會也非也三國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鄧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据齊侯鄭伯如紀爲比例彼自妄說爾

按楚僭王猶後世草竊者之僭稱帝也居然與天子並立矣故攘楚爲春秋之大旨此會經不言楚實因三國始懼楚而會故特書之而胡傳亦說得有關繫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

杜注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穀梁傳我入之也

汪氏曰或以爲蔡鄭入杞然滅偪陽滅賴皆稱遂此不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蓋因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說耳

按此杞爲杞國不與紀侯來朝混看左傳討不敬誤也來朝本結好豈因不敬而遂入之　書入杞以譏魯桓之貪暴高氏推及於桓之弑君只是旁意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修舊好也

臨川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

不請盟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己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無間於夷夏也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范注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

程傳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

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
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胡傳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
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
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
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
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
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張氏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

未嘗以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也程子之傳精矣
家氏曰陳夏徵舒蔡般之弑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
夷狄則討之今魯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預
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戎若有人猶將
討之今而得歸幸之故特爲之致
咲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
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於策夫子隨
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
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
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

陳氏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
適齊皆致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如
牡丘于淮圍許迄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
澤襄之鄬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
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
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
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爲書之穀梁
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
檉首止甯毋洮葵丘鹹七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
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末年牡丘淮二

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致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爲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
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
不比衣裳之會故至也齊桓既沒僖公朝齊非所宜
朝故至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
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
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
故書也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
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甯
爲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

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
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爲喜也未至以前詎
敢以爲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
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爲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
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廬陵李氏曰至例啖氏陳氏二家說皆有得處但陳
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盟楚豈不得意啖子
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圍齊何得非功亦
有不遍者故獨胡氏說爲長而胡氏於致前事致後
事之說又略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又曰春秋書公
至自地六唐穀乾侯瓦夾谷黃是也
按盟戎結援秋往而冬還書冬公至自唐見在外之
久也據事直書而貶自見　書至以危之爲正意與
戎盟便可危程子討之之說是推論一層　因危又
言喜去經意愈遠矣
附錄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
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
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
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
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
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
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
曲沃伐翼

春秋詳說卷六終

春秋詳說卷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桓公

三年

春正月

程傳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

胡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厤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厤而經皆書王非不

班厤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劉氏曰杜注不書王者時王不頒厤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厤不得其正非謂不頒厤也何爲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即不頒厤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爲厤也

王氏曰闕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若桓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聖人削之也通諸二百四十二年惟桓公之篇十四年不書王又豈紀錄者他無脫漏而獨脫王字乎皆當從程子爲正　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爵命

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朝王請命則無王之迹彰矣

家氏曰或云周衰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公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當誅而奬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矣

汪氏曰或云宣亦篡立而不誅其無王何哉竊攷經之所書於桓世再削秋冬王之冢宰來聘則書名諸

侯來朝必加貶而宣世書法全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諸侯及中葉而弑逆者相踵討賊者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歟程子曰春秋時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謂此類爾

廬陵李氏曰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爲後人誤加其說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爲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是又不知正弑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爲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三年始著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

氏獨取程子又曰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宣亦篡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

按程子謂桓無王而胡文定又推出必待三年而不書王之義理自正大不能別爲之解但責桓公無王是正意天王不王是附意

附錄左傳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家氏曰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爲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爲此會以締好於强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故春秋於嬴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逭弑君之討而終殞於齊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态爲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

可不謹哉

按會而定昏魯齊兩失之而魯有求於齊桓之失較重也書以見始之不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不盟也

杜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何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　据盟亦相命不道也　以不言盟也　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

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衞侯也

程傳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胡傳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詩兔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

荀子大略篇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汪氏曰當時已有是名但夫子作經特筆書之書之所以取之也

高氏曰胥命者相推爲牧伯也春秋之變始於齊衞胥命而終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善於此也故春秋善胥命

問胥命齊衞勢敵故齊僖自以爲小伯而黎人亦責

衞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爲伯故彼此相命以成其僭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爲者專之矣戰國諸侯齊魏會於濁澤以相王其後秦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證也朱子曰說亦有理

汪氏曰朱子意與程子傳稍異姑兩存之竊攷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云相命以伯況齊衞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推爲伯矣蓋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

按胥命者相告諭也所約之言齊侯道一偏衞侯道一偏彼此以心相信不待歃血爲盟故善之然亦只是彼善於此之善　高氏相命爲伯汪氏辨之甚當朱子謂之有理是泛常許可不必泥　汪氏辨相推爲牧伯之說是也而又謂當時已有是名夫子特筆書之恐不然胡傳云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乃於此事有取非於此名有取也若已有是名何爲特起乎　當時只是書會夫子因其胥命不盟故異其文以別於常會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左傳杞求成也

程傳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高氏曰紀侯懼齊欲親魯郕亦然

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

汪氏曰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爲紀左傳云杞求成豈因入杞而傳會其說歟

按前杞侯來朝公穀俱作紀此處公亦作紀他處杞無稱侯者程子從公穀作紀非無據也左傳俱作杞

方朝而入入而又會似不合情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左傳

杜注厤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閒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程傳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胡傳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家氏曰陰盛於陽太陽爲之失光晝晦爲異大矣

汪氏曰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二此年而後荆楚僭王鄭敗王師射王中肩宣八年而後楚莊圍宋析骸易

子伐鄭鄭伯肉袒晉大敗于邲屈服荆楚襄二十四年而後齊崔杼衛甯喜弑君吳楚橫行中國皆臣子僭逆夷狄暴横之應變既大則其應亦僭矣

按日食變也日食既變之大者也或曰日食有常度厤家可推而知何云變乎曰天象與人事相表裏天象見於上人事應於下以陰抗陽必有其應可不謂之變乎胡傳謂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是也但應有遲速不必在年月之內耳且如陽九百六水旱刀兵之類皆可推而知豈可以前定而不謂之變乎

或曰數既有定則修救皆屬虛文乎曰天變既有關

於人事則人事亦足以回天變恐懼修省積德行仁或災不及傷或轉禍爲福皆理之可信者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程傳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胡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薛氏曰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別也

王氏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

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如他大夫翬弑隱而相桓臣子無討焉則固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而相翬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弑隱桓罪著矣

家氏曰翬者桓所與共爲篡弑之人爲桓謀所以定其位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世去翬族以正其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爲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

劉氏曰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左氏之說非也

廬陵李氏曰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爲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爲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譏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爲合禮誤矣

按胡傳意重不親迎而諸家皆謂不當使翬二意皆不可少愚意尤重使翬　杜氏注左傳謂昏禮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傳稱修先君之好此與書公子之意無涉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杜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
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
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
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
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
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
非禮也
按禮不送女况越境而送之魯地乎

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
也
程傳齊侯出疆送女公逹會之皆非義也
蜀杜氏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之失之過其貶固鈞
者也翬不奪公子齊侯稱爵斥言其人以見不正
再言讙者所以甚之也
按此卽爲娶齊女而會當是不親迎於齊而約此地
以行親逆之禮也書會齊侯明其與昏禮異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左傳
杜注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
讙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
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
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程傳告於廟也
胡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
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

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
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
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
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張氏曰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境而送之遂使魯
桓之出不爲親迎而爲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送
桓之會皆非也春秋謹而書之所以重大昏而正人
倫之始也
家氏曰或謂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
曰翬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

乃遽往會于讙則公之出爲齊侯而出非爲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

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于讙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

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也

臨川吳氏曰昏禮之大節有三納幣一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得三則皆不書魯桓會嬴書譏不由媒介而自求昏於齊也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

汪氏曰文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大事莊二十四年傳謂婚姻常事不書蓋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爲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按從讙來而曰至自齊以國言也書法若云姜氏自至乃輕之之詞會讙而姜氏已得見乎公直謂之夫人實然爾　左傳杜注云告於廟據至自齊之文也　穀梁程子因之告廟固所應有而不足盡其意也　以此爲親逆合禮尤非蓋文姜後來淫亂禍魯醜態無窮故謹書其始之不正以示譏豈以爲合禮而予之哉　魯桓不當使翬逆旣使翬逆但當待之於國而翬以夫人至齊侯送女至讙桓會齊侯于讙而受其女皆非禮故書夫人自至略去逆者也　竊疑使翬逆而齊侯必欲桓公親逆就之中途以從便而桓公往行親逆之禮受文姜以歸似亦適然于讙終爲

非禮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杜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

程傳稱弟義見隱七年

臨川吳氏曰齊僖親送女至魯境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按此非泛聘左傳致夫人是也仲年僖弟夫人叔父尤見其親然而過愛非禮矣杜氏謂女嫁隨聘恐非

經旨　致女可以無譏或在弟年上見意

有年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特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楊疏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

程傳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

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胡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也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有年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乎

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爲異特書於策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

茅堂胡氏曰孫明復云桓十八年惟此一年有收以著桓世之多凶殃也伊川曰記異也異反同者也大常爲同小變爲異每歲凶殃此有年則爲異矣

汪氏曰公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爲慶祥苟以爲慶祥則不獨書於桓宣矣

廬陵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爲祥而趙子亦列於慶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以志之凡豐年皆告於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意

按春秋謹民事有年大有年當書以志喜而諸說多主紀異以爲天道反常只是深推一層以罪桓耳恐非孔子之意及閻張氏之説謂憫魯國之民見得當桓之世民不堪命得遇有年爲民之幸便覺有意味可從

附錄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杜注爲明年秦侵芮張本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左傳書時禮也

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何注諸侯田狩不過郊

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程傳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胡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周禮大司馬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獮殺也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張氏曰狩用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然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獸之大野乃常狩之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然矣

高氏曰桓始昏於齊而有年奉之凡侈心生於中則逸德見於外郎魯疆場也遠狩於疆場危之也公有

篡弑之惡人得而討之曾不是念而遑狩於是知其安於弑逆恬不懷懼也先王之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春秋之時君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非因田狩以講兵又或非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以垂戒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禚譏親讎河陽本非狩特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　四時之田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

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矣

劉氏曰公羊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何休以謂春秋制王制承謬亦復闕夏鄭康成乃云夏時制度避其號不亦妄乎說穀梁者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夫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穀梁自顚倒之耳

按周之正月夏之仲冬狩固以時而于郎則遠故書以示譏　隱城郎十年戰于郎蓋魯之要地故不憚遠而爲之備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何注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

程傳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旣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胡傳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

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汪氏曰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今按此不言禮典事典舉其重者也　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酇侯蕭何爲相國繼又以安國侯王陵曲逆侯陳平爲左右丞相文帝以絳侯周勃與陳平爲左右丞相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厥後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

陳氏曰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

張氏曰天子之冢宰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天下者必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二百四十二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弒君之罪王不能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人類將變爲禽獸故闕秋冬於冢宰聘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生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也

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者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今銜命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

左氏云父在故名非也武氏子求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褒貶不既明矣乎若糾擅攝父位自取冢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公羊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亦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哉

趙氏曰若其代父攝行卿事當依仍叔之子爲文何得加名故知爲貶

按聘所不當聘故隆重其辭以示譏書天王以見天王而可有此使乎書宰以見宰而可如是使乎糾是其名貶之也左以爲父在公以爲下大夫俱非 胡傳謂來聘名糾以貶冢宰錫命去天以貶王互觀以見義愚謂稱天以貶見其當以天道自處去天亦貶見其不能盡天道此處不得專責糾當與歸賵同看

桓弑不討而又不朝天王何故使宰來聘天王之失大宰參之

附錄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何注怴者狂也齊人語

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趙氏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啖氏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

廬陵李氏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謬戾甚矣

按趙氏謂甲戌下當有脫簡是三傳皆曲爲之說不可信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

程傳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胡傳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家氏曰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

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於紀也凡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稱如內外辭也諸侯相朝雖有其禮然春秋之時小役大弱役强强大之國必不往朝小弱之國雖敵體之國亦不相朝惟小弱必須往朝於强大蓋畏之也齊鄭以强大而朝於紀之弱小蓋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以行也　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劉氏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聖人誅意之效也故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　公羊以爲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爲不可書而改會爲如以亂名實哉

按假朝而欲襲之但書如紀可以思其故也杜氏謂紀人來告故書胡傳謂紀人主魯故來告尤明　左傳云紀人知之而不言究竟也齊鄭往而不能入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

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何注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程傳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胡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

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祟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勇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汪氏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　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

家氏曰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爲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爲貶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爲未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從桓以簒立懼諸侯討己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而爲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於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按宰糾仍子疊書來聘見王室之卑屈天子之尊以求好於諸侯也譏天王使聘是正意仍叔世官是附意胡傳專從世官立論欲借以儆時君耳　八年又使家父來聘遂迎王后于紀高氏之說或得其實歟

葬陳桓公

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簒立而葬之也

按春卒夏葬似不失期然葬由陳佗或出草率故略其辭　據下文城祝丘土工必不待深夏不過卯辰月耳葬猶在前則不及五月之期亦未可知　曾葬而後書葬又似難以不月責陳人魯史失之亦近是

城祝丘

左傳

杜注齊鄭將襲紀故

王氏曰譏不時

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

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按是時齊魯方睦何云畏齊爲備乎據後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是齊魯往來之道或城之以爲憩止地耳　譏不時是正意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

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

程傳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胡傳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殺君而得政天下大惡天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

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薛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爲重也

張氏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眞足以大服天

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

啖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

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於鄭王者無敵於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夷狄非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

陳氏曰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王自將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廬陵李氏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

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以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一概論也

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加於鄭而三國從之託公義以濟私忿耳

劉氏曰穀梁謂舉從者之辭爲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又安云舉從者之辭何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按王親伐鄭王之失也然當時王不能命諸侯討矣王室之卑勢至如此三國從王未必不各挾其私然從王之名自正故書法如此杜氏謂王師敗不書不以告豈初伐時徵師於諸侯魯不從故敗不復告歟胡文定謂不書戰不書敗存天下之大防較不告爲有關繫　鄭莊之惡不待貶而自見　王失於輕舉三國從王而不力戰有從之名耳鄭抗王師至於射王中肩此天下之大變也豈復可爲君臣哉春秋爲王諱但書伐鄭作不了之案蓋有不忍書者矣　鄭伯勞王且問左右視同兒戲奸惡莫甚焉

大雩此書雩之始

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蟄而烝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程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胡傳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邵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由性命而發言也

張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不書王非常祀之月或過旱暵則因旱而舉春秋書之以見災異

臨川吳氏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爲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爲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於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家氏曰郊禘亦僭而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爲禮各異故書大以斥其僭

劉氏曰左傳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耳遇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

汪氏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

廬陵李氏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

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爲正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大爲徧雩舊說又以爲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矣穀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爲必待時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爲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於山川之義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

按書雩以紀旱爲正而書大因以見魯之僭也

左傳云不時非公羊云旱祭是而以大雩爲大旱亦非

螽公羊作螺

左傳

杜注蚣蝑之屬爲災故書

公羊傳螺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程傳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

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劉氏曰上書雩冬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

按旱則生螽上書大雩下書螽則雩之爲旱明矣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程傳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胡傳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公師而保釐東土衞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

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

臨川吳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同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將寄託於曹假朝覲以行實則奔也

按穀梁說是公羊注稱公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州公處失意之時何敢慢人無禮乎　程胡謂州公爲王三公想當然爾

六年

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杜注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

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范注畫是相過去朝逹

程傳五年冬如曹何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胡傳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

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衞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强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家氏曰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於王思所以爲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也

劉氏曰公羊云謂之寔來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爲禮乎

按此疑有闕文以無所屬故屬之州公　因其來魯故記家氏諸責州公是也於魯無譏　三傳皆不以

寔爲名獨程傳謂名胡文定從之而公穀以寔爲虛字承上文亦似有味

附錄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作成）公左

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杜注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

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侯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按紀侯以謀難來會出不得已本無可譏卽冬來朝亦同此意何譏之有家氏謂春秋無譏是謂復來不能無譏據胡傳言也

附錄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郞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

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簡車馬也

杜注鄭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范注邵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輒事而修之

程傳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盛夏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眾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汪氏曰夏之仲冬乃建子之月周之八月乃建未之月盛夏煩暑三農耘耔之時而驅南畝之民以簡車蒐徒爲事有人心者豈爲是哉

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譏其僭天子夫子修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

臨川吳氏曰先王之時兵弭不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三時所教其法皆略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刺直如戰陣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行爲其僭禮故因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

陸氏曰公羊蓋以罕書也按以其非常故書爾非爲少也穀梁蓋以觀婦人也按經無異文傳自穿鑿

劉氏曰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始一閱耶抑謂桓

公今始一閱也亥之不逼難以强合

按閱以八月見不時是正意而大閱又以見僭是副意故書譏之　因鄭忽訴齊而爲之備則大閱出不得已然平日之無備可見矣程胡皆兼此意　穀梁將以觀婦人無稱或以文姜欲觀之而然歟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

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程傳佗殺太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胡傳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討賊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辭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嘗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佗之弑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

啖氏曰佗踰年之君不曰陳侯以賊誅也

臨川吳氏曰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

歸之蔡篡弑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篡立既葬桓公君陳亦已踰年矣然篡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篡弑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爲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

趙氏曰佗殺太子之賊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於蔡淫獵於蔡不近人情

廬陵李氏曰討賊例已見州吁下公羊穀梁之說皆傳聞之謬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

以討賊者廣爲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按莊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蔡人殺陳佗爲立厲公地耳故程子謂蔡殺之實以私然春秋深與討賊故就陳佗論之殺之爲當也　公穀皆不得其實或是佗有淫行蔡人以計誘而殺之　蔡人人字正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人字稱人予之也殺之者見予則佗罪可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

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范注莊公母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

程傳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胡傳嫡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爲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張氏曰蓋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寵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

劉氏曰公羊以謂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

按左傳所云則魯史書之於冊久矣孔子存之以見嫡嗣之重禮宜然無他意公穀之說傷雅皆非經意古無太子世子之分故左氏云以太子之禮舉之今則天子嫡長子曰太子諸王曰世子不可紊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程傳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為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

胡傳按左氏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沙隨程氏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乎

汪氏曰桓公篡立得罪於君父兄惴惴焉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即位之始年求盟於鄭三年求婚於齊未幾次班後鄭而取怒於齊則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愉信縮固繫於齊人嚬笑之頃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恕紀侯而不之貶者如人遇强禦於國門之外苟有過者亟執其袂而愬之不暇問其人之善惡也夫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閒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於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

其所以僕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而恕之乎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强於政治苟焉依人以圖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朝禮而莫之或恤齊以强大肆意於吞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按此來朝無貶辭紀求援於魯而必責以不當朝弒君之桓恐不切於事情即責以不自强亦非原情之論齊之滅紀如石壓卵何以自强乎只是紀人主魯備書其始終往來之事耳　次年逆王后于紀而祭

公先來魯似魯桓主其議者則頻年朝會固爲齊難而亦兼爲議婚未可知也紀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或因是時已與王室納婚故借王命以紓難而魯人畏齊不敢爲之周旋其事歟

春秋詳說卷七終

春秋詳說卷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左傳

杜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程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胡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注獲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李氏璉曰火田直焚一藂一聚豈容焚一澤也譏豈物故書之

臨川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國可用火此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田又咸丘非狩地故譏

劉氏曰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固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以火攻也按公羊凡內取邑不繫國惡歸之邾婁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按讀咸丘而焚之縱獵之過也　杜氏謂焚火田也胡傳焚林而田甚明公穀火攻之說與書法不合高氏謂咸丘魯地近齊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此說誤齊東魯西魯地如何在齊東孟子責蒙語之不根非以蒙員爲齊東人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杜注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張氏曰穀在襄陽府穀城縣鄧在鄧州皆去魯絕遠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范注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程傳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義也

胡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卽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

焉何也按周志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還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服虔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弒君之賊故賤而名之

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名其甚者也

趙氏曰左傳云穀伯鄧侯名賤之也此說不明故不取公穀並云失國之君假令實奔魯而公待以朝禮即亦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應越例書名而沒其來奔也

陳氏曰失地之君不日來朝苟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奔莒是也苟有來者如郕伯來奔州公實來是也

汪氏曰或以無秋冬爲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有月而闕時定公十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月此可以言闕文也豈有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況公羊傳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成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穀梁皆書冬十月苟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削不容三傳皆闕蓋三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創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可疑存

按朝惡人之說孔疏已有辨駁而程胡皆主朝桓黨惡以其取義正大也 竊疑穀鄧遠國非尋常往來者故史錄其名以記之耳 穀鄧偪於楚欲求援北方魯爲望國故相繼來朝以覲可恃與否此亦只是紀侯紓難之意在穀鄧似無可貶諸家或責穀鄧不親楚以自固尤與事相左

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

夏五月丁丑烝

左傳

杜注此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程傳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胡傳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卽用仲月此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按正月之烝不失時也公羊曰譏亟也經爲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卽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　禘非時祭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有諸侯缺一祭之說皆不可信而鄭玄注祭統以爲夏殷禮誤矣

汪氏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葢再烝之瀆與末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者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以重其惡其言失之鑿矣閔僖之禘文公之大祫亦可謂有大惡而不可以祀先君乎

廬陵李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亦同詩云礿祠烝嘗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與王制同

吳氏草廬曰王制篇內礿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礿此說是也

按程傳用杜注之說謂冬烝非過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如此看春秋書法方活不然仲冬而烝又何待書　正月建子卽夏令之仲冬　公羊謂亟亦與五月又烝意合獨穀梁謂冬事春興似與左傳閉蟄而烝同故文定引左傳文以明其異閉蟄而烝語見桓五年大雩下杜注謂建亥之月

天王使家父來聘

左傳

杜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程傳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

胡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旣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

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比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按胡傳謂家父不加貶以重責宰相理甚正大然則

本文只是旁意而天王之使家父貶意自見　汪氏謂家父亦家氏之子孫父旣爲字何得世蒙此稱乎朱子於節南山詩下已存其疑小序謂刺幽王不足信也

附錄左傳春滅翼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程傳正月旣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

其瀆亂甚矣

胡傳春秋之爻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臨川吳氏曰建子之月已烝矣建辰之月又再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

宋氏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

按正月烝不失禮此爲失禮相形而見其失故疊書示貶

附錄左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陳氏曰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

孫氏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人之國故直稱伐邾

高氏曰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郳也杞也或朝或會桓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乎其反見伐也

按春秋言注云大夫專也於經傳無所據只是言大夫帥師耳　孫氏責魯是正意高氏責邾是旁意

冬十月雨雪

左傳

杜注今八月也書時失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程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按此爲春秋用周正之一證若夏正亥月則雨雪何必書

附錄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

左傳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

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程傳此祭公受命逆后卻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問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胡傳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劉氏曰為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於紀姜氏委諸伯父伯父其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於王魯使大夫請於紀侯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於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遂

於竟外哉

茅堂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卽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論禮

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

而用是往逆其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義哉
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爲遂事以深譏之
孫氏曰桓王娶后於紀命魯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
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
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后於紀故曰遂
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后妃母
儀天下而以遂專之罪祭公且罪魯也
宋氏曰萬乘之君使弒逆之人主婚行禮可乎
臨川吳氏曰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之禮歸期有
定日而後親迎重昏禮也天子之尊雖與士禮不同

然亦必先知女歸之期而後可往逆也魯媒紀女爲
王后蓋已先報可於王矣雖已報可而未知紀國歸
女之日王遽遣祭公往逆祭公不知其期故過魯問
期而後往紀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問期者非王
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魯爲媒而不報歸女之期於
王魯之慢也王未知后之歸期而遽然遣使往逆王
之輕也祭公無王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專也參
譏之公羊以爲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爲媒若可則就
往逆果如此則輕遽尤甚疑不然也
趙氏曰左傳曰禮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言來言遂
足明譏矣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
卽謀於我若實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
卽罪全歸祭公
按胡傳不用程子朝魯之說故引劉原父以發不宜
使三公之意恐非正旨魯爲媒祭公來魯議事本無
失處只是當更復命而後逆曰遂逆以見少一番周
折爲自專耳孫氏之說較明吳臨川以私過魯問期
爲祭公之專亦不合遂字意而其論事之始末頗核
書法在遂字當重遂行　無罪魯意陳氏殊多一
折至宋氏又謂不當使弒逆之人主婚尤鑿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杜注季姜桓王后季字姜紀姓
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
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
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
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程傳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

借如王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胡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劉氏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筮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覲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辭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

臨川吳氏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歸稱季姜主紀而言也

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　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以不詳也

永嘉呂氏曰經書逆王后者二惟紀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不書歸蓋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故書歸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魯不為之主則不書歸矣

孫氏曰左傳云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則劉夏逆王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何哉

廬陵李氏曰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以為詳紀事也故當疑六年冬紀侯方託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故魯亟為紀

謀亦不待請王命而遂令祭公逆之所以託紀也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哀也矣

按公羊何注云書季姜歸者明魯為主當有送迎之禮呂氏魯為之主故書歸似有理蓋逆王后重大事書逆自當書歸以見始末陳氏謂詳紀事似無謂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錄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

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

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范注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程傳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胡傳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薛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於諸侯非禮也

臨川吳氏曰大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獨有疾則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不可缺之禮也

按下書曹伯卒則此之不能自朝而使子代朝明矣夫不侍父疾而無事朝於大國父之使子子之從父使皆非也書法在使字張氏責以大義不當朝桓似失之泛

十年

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人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係篡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按胡傳駁正終生卒極有理而數盈之說亦甚曲然謂是偶爾書春王正月又全無意味故朱子謂文定以義理穿鑿也只得依他說

夏五月葬曹桓公

按何注以卒日葬月爲變例故有敬老重恩之說看來時月日多因舊史難以拘定

附錄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左傳

杜注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胡傳弗者還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於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趙氏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　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

按經意直譏其無信爾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

劉氏曰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非也公羊本解遇爲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爲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爲說其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

按杜氏之說甚明　胡傳惡衛侯失信固是而亦見魯之蒙恥

附錄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矣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程傳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欲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爲主甚其惡也 按程子自爲傳止於九年此是程子泛論亦以傳例書之

胡傳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尙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汪氏曰三國稱爵所謂目其人而責之也 州吁非宋殤則不能舉伐鄭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爲首也

劉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 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也

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

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極惡三國旣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罪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爲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也

趙氏曰穀梁云來戰者前定之戰也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耳

按三國來戰罪在三國鄭之啓釁齊之偏聽衛之從

齊皆有罪也　杜氏云無敗績是也公穀言敗未確宋必善魯用周班只見魯無罪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杜注宋不書經缺

公羊傳

何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

胡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

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郎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方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

汪氏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戰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按稱人非略也貶也因郎戰而有此盟胡傳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二語斷盡　公羊注何氏之說非也

附錄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

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胡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

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示鑒矣

高氏曰昭公不終於位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考莊公之心慮知其積非必有餘殃矣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衞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高氏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按莊公射王絕母殺弟倫常滅矣文定特即其殺弟一事爲論猶偏言之也以奸雄之才行悖逆之事貽謀不善其兆亂也宜哉書卒葬者同盟之常例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

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杜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此反經行權出處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胡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緇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

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矣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辭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語權者其知之矣

陳氏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曷爲從其恒稱而

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辭也詳矣

孫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於鄭故奪其爵

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爲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

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劫之如力不能而夸爲大言何故聽之

又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紬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爲此者乎

廬陵李氏曰祭仲左氏稱祭仲足而以仲爲名穀梁同之胡氏陳氏以爲命大夫則仲爲字矣二說既不合而公羊則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注者又以爲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於是漢儒反經合道之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爲害義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說是蓋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尊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

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爲號今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得之矣

按此事三傳不同頗難折衷在左傳穀梁以仲爲名公羊以仲爲字而胡傳因之謂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取義似曲若公羊以祭仲爲知權此大謬也

依常說當罪宋人而鄭之廢立全關祭仲安得無罪胡傳深責祭仲是矣此處書法當重被執者略執者　執祭仲公羊謂祭仲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按其地殊不合鄭在西宋在東留其在宋之東乎何以省留而道出於宋以被執也杜氏謂祭仲之

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嵩是宋人誘之與言而遂執之耳　反經爲權始見於此其後相沿諸儒皆不識權字得程子辨之人乃知權不離經所以善經之用耳

突歸于鄭

左傳己亥厲公立

杜注突厲公也爲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何注挈猶提挈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程傳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也突以庶孽正固爲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辭也

汪氏曰易辭此年突歸莊二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三十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昭十三年楚比歸是也順辭僖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哀八年邾子益歸是也難辭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辭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陽生是也

高郵孫氏曰以歸爲善則鄭突楚比果善乎以入爲

惡則許叔稱字果惡乎

陳氏曰小白陽生稱齊去疾展輿稱莒皆爭國也突弗繫之鄭赤弗繫之曹則篡辭也

劉氏曰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廬陵李氏曰經以篡而書歸者二此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失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

按上書執祭仲此即聯書突歸于鄭突之歸祭仲之

爲也此罪案祭仲爲首突次之宋又次之　不稱公
子所以貶突謂歸爲易辭亦所以罪祭仲杜氏之說
非也

鄭忽出奔衞此書奔之始

左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衞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胡傳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
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
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

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
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
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
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
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
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
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於野皆變其常度以
晉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
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爲善
也

張氏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
由己是以不爵也

陳氏曰鄭忽身爲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
矣故書奔昉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
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

廬陵李氏曰春秋初年斁天下之彝倫者自鄭莊始
殺弟誓母敗王師自以爲保國之計得矣然身沒未
幾國內大亂可以爲永鑒矣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
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入櫟
據强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袲又會于曹以納之而弗

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
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
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
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奸
雄亦果何益哉

陸氏曰公羊謂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
貶按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
稱子何關爵乎

按突歸忽出其事相因皆由祭仲而然出奔宜名而
忽繫之以鄭猶予之以見當立而不當奔胡傳責其

自取亦是正論傳所引詩多注疏之解與今所尊朱傳不同鄭詩無多而數篇皆爲忽作恐不然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左傳

杜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鄭衛爲仇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

慤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久

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

永嘉呂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江氏曰翬始帥師會伐鄭不稱公子今柔始會諸侯盟以穀梁溺會伐衛例之亦安知非貶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

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

按書柔會盟貶柔實所以責桓公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作童

左傳

杜注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左傳

杜注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胡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

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家氏曰二年之閒兩盟四會惟宋之交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

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爲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爲國爲民其罪均耳

按臣先盟君屢會魯之於宋何其殷勤也高氏憾鄭

忽假得其實而宋之數與魯盟會或亦欲固突之位

與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歐蛇

左傳平杞莒也

杜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隱四年

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程傳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臨川吳氏曰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皆其不能爲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按杞公穀作紀程子從之此盟當以謀紀難爲是但左云平杞莒莒人伐者杞也此作紀於事不合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傳

杜注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

張氏曰南燕姞姓國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爲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爲鄭致請焉耳

按此盟若專爲宋鄭則燕不得與吳氏謂別有他事因爲鄭請近是然玩上下文當以會宋爲主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左傳

杜注不書葬魯不會也

按杜氏謂魯不會故不書葬爲是公羊何氏謂佗子去躍葬非也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杜注虛龜皆宋地

張氏曰宋納突於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己往來宋地與之爲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

汪氏曰桓公屢至宋地强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爲屈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爲辭則是宋公有志於會

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愢忽于郎之戰幸鄭莊之卒欲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篡忽特欲反忽之所爲而求善於魯以爲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杜注武父鄭地

張氏曰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

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

永嘉呂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按三會爲鄭求宋也宋不從而又盟鄭以謀伐宋魯桓之反覆多事亦甚矣魯非親於鄭只是惡鄭忽而因以助突耳

丙戌衞侯晉卒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陳氏曰再書日日衞晉之卒也

按各一事故各書日不相承爲文杜謂因史成文是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

敗矣

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胡傳旣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高氏曰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鈞其罪也

陳氏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略之也於是欲平宋鄭期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末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臨川吳氏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爲伐戰之舉魯桓棄屢盟屢會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讎舊好之宋交道之反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

啖氏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耳按此後魯常與鄭和公羊傳義是也

劉氏曰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按書法在及字罪桓公也譏平不允而伐且戰直是憤兵無禮之甚　魯鄭伐宋而戰于宋魯鄭與宋戰也穀梁謂魯與鄭戰大非言戰不言敗當是無大勝敗公穀言諱敗亦未必然

附錄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十有三年

春

附錄左傳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夫固

謂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杜注師徒橈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

孔疏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

公羊傳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胡傳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爲無道恃强陵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諭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天王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

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若實爲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　左氏云宋責賂於鄭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爲戰也公羊云曷爲後日恃外也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按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地者在紀都也無他義

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數爲鄭會宋纔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爲

永嘉呂氏曰紀以垂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爲紀謀者既無以爲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爲黃之盟求

以安紀亦晚矣
劉氏曰左傳所載不書所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爲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齊戰也何故反沒戰地乎公羊云近故不地則郎之戰非爲近也而曰郎猶可以地不亦誣乎
按內先紀外先齊當以紀齊之事爲主若鄭宋爲主書法不應如此　書及戰自是魯亦戰杜注不及其戰非也孔疏說明　穀梁戰於紀近是公羊何注近戰於龍門非也

三月葬衛宣公

左傳

杜注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胡傳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卽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臨川吳氏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爲敵怨衛助齊滅紀魯爲紀禦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

陳氏曰凡君在喪恆稱子衛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

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按此葬三傳俱無說而胡文定台上書衛侯觀之以深責其子得春秋之旨　方戰而遣使會葬見當時猶存厚道

夏大水

張氏曰陰盛之災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

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讎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與

按公羊何注謂龍門之戰民悲哀所致恐難以指定

秋七月

冬十月

春秋詳說卷八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桓公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杜注以曹地曹與會

臨川吳氏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

王氏曰公於鄭共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按戰勝而謀以備其後吳氏謂虞齊衛之報怨得其實矣

無冰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時燠也

胡傳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永嘉呂氏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

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淒風苦雨故夫藏冰發冰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冰而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遽開冰乎春秋所書螽螟李梅實隕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冰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

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煥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按藏冰發冰國之大典於其無謹書之示人以冰之重呂氏志異無備二語當玩　此可爲春秋用周正之一證建子之月無冰爲異若建寅之月無冰不須紀矣　何氏謂夫人淫泆所致亦出附會

夏五

左傳

杜注不書月闕文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胡傳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爲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

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括蒼趙氏曰史闕文傳記未備不敢參以己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

按夏五下分明闕了月字而聖人不肯增可見臨文之慎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程傳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胡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臨川吳氏曰正月魯鄭二君會曹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

高氏曰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爲子人氏實違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來矣來盟於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於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衞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

按重其事故使其弟春相會夏又使弟盟何其頻也罪在鄭伯不在其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左傳

杜注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貯人君躬耕籍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

高氏曰御廩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穜稑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汪氏曰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譏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

按災雖曰天火而書以垂戒人事不可不致謹也胡傳但從不書新立論是後一層意汪氏補出不能戒謹致災方見書災之旨

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

爾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

張氏曰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況周之八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以四日之閒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苟簡蔑裂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

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

趙氏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爲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

汪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譏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爲常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傅會以爲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爲重祭而烝非重祭

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趙氏辨之當矣

按合上御廩災方見書之之意災以譏不謹災餘而嘗見不敬而胡文定又以周正八月見不時可兼用然不敬意居多　杜注謂災其屋救之而息不及穀故曰不害如不及穀小事耳不宜書災　趙氏辨三傳有理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按齊僖與魯桓翁壻也宜書卒葬而杜氏引隱六年盟艾爲證豈卒葬專爲同盟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衞人下）

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

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趙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國兵而不自交鋒也

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爲人所以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况以人之兵伐人之國乎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矣

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也

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纂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爲仇讎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爲丁未之戰宋以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聽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

人者不同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

王氏曰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宋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昉於此故五國之君皆貶人之

汪氏曰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代戰而已不交鋒蓋泥於左傳紀柏舉事皆吳楚自戰故云爾蓋蔡師微弱故不詳錄也夫苟不自交鋒則非能左右之謂矣况傳稱宋以大宮椽歸爲盧門之椽經書魯取穀則非

不交鋒之驗也

按宋罪為重四國次之當有首從之分　罪齊襄居喪又是一義　宋主兵故言以四國皆為宋起兵是宋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之自帥其師不待言豈有四國戰而宋反坐視之理汪氏辨趙氏說可玩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胡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末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

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汪氏曰賻因喪事而求且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之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為貪利爾世愈降而失愈甚頃王之周又非桓王之周矣

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畿內稅租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示譏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

家氏曰求之為言者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萬乘之而徵需猥及於不稟命之諸侯始之求賻猶曰諸侯不賻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孫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

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天王之惡亦大矣弑逆不誅又數聘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按此貶天王爲正意責家父次之於魯無責焉蓋非所當貢之物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諸侯之不臣也

按求車之下書天王崩則求車爲喪備也王室微弱甚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惟不討而八年之閒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按王氏謂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卒則會葬如禮不貶而惡自見夫王既來赴魯豈得恝然或相沿不親往耳王氏因天王不書葬故發此議竊恐未然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傳譏奪正也

程傳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胡傳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

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陳氏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張氏曰凡爲國君而失位出奔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自失也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其位爲未絕矣

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簒位又與其親戚謀殺
之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名絕之也
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曷爲奔蔡曰宋人以蔡
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與突實無憾
按突方倚祭仲以得國而遽殺之突亦忍人矣祭仲
殺雍糾勢將及己不得不出奔也故云自取書奔以
貶之若祭仲逐昭立厲旋又逐之亦惡得無罪　前
書突未爲君也既爲君矣而出奔故書鄭伯必斥其
名非君之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
杜注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
世子者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
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
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程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
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胡傳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
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
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
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辭也
劉氏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
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不
能君國嘗爲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
若偏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
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　公羊謂復
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
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簒國何故出入無惡乎

陳氏曰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
張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
五年於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
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爲世子也所以不
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汪氏曰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
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
之出也忽與突之强弱見矣突之歸不繫國而忽稱
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
按忽既立而出奔曾有國矣故書復歸以其本爲世

子當立也故繫以世子且君喪未終而去國亦宜稱子與言復歸于鄭者鄭固忽之鄭也鄭莊五月卒七月葬忽九月奔此四五月中豈容無君忽之旣立也明矣　據本文見忽當立非貶辭杜氏深責忽非春秋正意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胡傳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辭上告諸天王下

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辭也

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

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

陸氏曰本無位則稱入

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爲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

廬陵李氏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入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亂倫失正已失國而又復春秋以其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侯其改過也故書爵書入而不名胡氏於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辭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辭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爲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爲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此條穀梁得之

按胡傳告天王赴方伯固是大義然當日事勢恐不得遂許國爲許叔所宜有乘閒而入以奉社稷未爲不可書入者難之也亦幸之也儻得入不入忍聽宗國之殄滅而偷生苟安乎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左傳謀定許也

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壤地相接欲兼幷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旣入之後齊魯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不能有齊魯又爲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高氏曰魯嘗爲齊絕襄新立復通好自是與文姜爲
鳥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以齊侯爲主
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
齊魯以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
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
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
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强則二國挾
鄭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
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己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
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按會齊襄之始春秋謹書之定計近義而醸禍不測
豈齊襄假此邀公爲會與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左傳
杜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何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
故夷狄之

胡傳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
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
劉氏曰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無異滕薛之貶輕
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
弔賵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
是所以責之重也
陳氏曰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
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故貶人之
蜀杜氏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獨來則削其爵二
國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賤之蓋三國班見故人之
也杜元凱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耶

按責朝桓爲黨惡屢見之矣此處責以天王崩三國
不爲禮而同時朝桓理極正大　三國稱人貶也杜
注皆世子之說不可信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杜注櫟鄭別都也在河南陽翟縣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
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
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程傳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

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及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衞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

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高氏曰前曰歸恃宋與仲今曰入宋怒而仲不納亦見其義不容也

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櫟言將逼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見以著大都之害閔忽之無臣子而不足自立也

張氏曰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以見忽亹儀之為君末矣而不足紀也

家氏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簒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能保也

按入櫟將據櫟以爭國也已曾為君故書鄭伯名之又所以示別也　忽突同為君忽稱世子突但稱鄭

伯予奪明矣　大都為害文定推旁意以為戒而本文不重此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公作侈宋公上公有齊侯

左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杜注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胡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還

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旣入于櫟日以强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永嘉呂氏曰或疑宋旣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于衞而袲之會則衞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衞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

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爲伐忽明矣

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旣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釁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黨其邪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代鄭無他賄故也

張氏曰魯桓宋莊衞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溼火就燥獨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

陳氏曰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若棐林重丘牡丘召陵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

廬陵李氏曰穀梁地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袲伐鄭及宣元年棐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棐林傳曰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爲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衆力之强足以服楚不敢深

入深侵郊境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觀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善發明穀梁者獨公羊以爲善錄義兵觀下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按書伐鄭鄭以國言是時忽爲君鄭自當屬忽若伐突則當云伐櫟矣左傳納厲公爲是公羊征突爲非

伐忽納突無禮之甚忽應得國而無能爲突不應得國而有才智王氏以爲行賄是也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
張氏曰於此又邀蔡黨益張矣
按下書伐鄭則此會謀伐鄭無疑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傳
杜注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衞
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程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胡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衞夏四月伐鄭衞先於蔡

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
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
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
上下蔡嘗先衞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
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
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
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
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汪氏曰如商鞅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
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之類　如趙高指鹿獻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
諸言鹿者以法之類
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會宋再書伐鄭不閑以
他事誅宋魯之輔鄭而干正也
高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蓋突
善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
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
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
張氏曰自鄭突入國之後卽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
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衞

朔與母構兄姦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
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强眾陵寡弱如此及桓
文之興而後少抑焉
按會曹伐鄭亦先會後伐也會只是約齊舉兵耳非
必為行會禮衞蔡先後不重謂後至而序於下以示
罰或是如此乃衰世權變之術也　不當伐而伐書
以示貶是正意序蔡於陳下是旁意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
左傳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程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胡傳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高郵孫氏曰重其兩伐正而納簒故危之也

臨川吳氏曰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

家氏曰自去年十一月會伐師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爲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

按書至以重其事見久勞於外爲不義之舉 此至

自連四月伐鄭爲之若會袲會曹未必不歸家氏謂歷三時乃歸恐不然

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

啖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汪氏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工則無妨農之病矣

按汪氏謂城築非可月成最是所以但書其時若衛朔出奔專在十一月不相妨也 春秋重民力雖正亦書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杜注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何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 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 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 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陳氏曰衛人立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

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
以自致之文書之也故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郟人立
君而侏儒出皆書奔而已矣
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
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
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
汪氏曰公穀皆云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
之復入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
然二公子怨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
廬陵李氏曰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為天子召

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
子召之發小衆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地託疾而
止不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
發明之是矣但公羊之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辭
未審然否
按當時天子號令不行豈能令朔出奔當以二公子
逐之為得其實公穀之說或當時託辭因惠公有得
罪天子處而借端以發也　公羊此段文法深晦難
解何注亦未明李氏為之解方可分其句讀疑其有
誤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杜注黃齊地
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
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
汪氏曰黃紀地後屬齊　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
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遽遷紀
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特紀之削弱盟
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

按平齊紀為重兼以謀衛左氏一且字分曉　汪氏
之說齊魯各懷一心而為此會齊意非眞與紀平故
卒滅紀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
左傳尋蔑之盟也
杜注趡魯地
臨川吳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
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
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旣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忘
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

汪氏曰下書伐邾則趙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按此當有故而盟非但尋蔑之好也邾畏魯求盟而卒不免三國之伐魯桓之負盟不足信　下及宋伐邾則此書盟爲貶辭邾求盟而魁强應之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公羊作郎

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杜注奚魯地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臨川吳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王氏箋義曰不言及者主名疆吏得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

汪氏曰或謂此公戰諱不言公竊考明年公會齊侯于濼則齊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故知戰奚乃內之微者而戰宋戰乾時戰升陘則公及而諱之也亦猶盟宿乃內之微者而盟幽盟齊盟翟泉盟虎牢則諱公也筆削之旨當通上下文并前後事迹觀之孰一例則拘矣

廬陵李氏曰及戰例三此年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三年升陘是也乾時升陘諱公此戰穀梁亦以爲諱公左氏以爲公不親臨胡氏無傳未知孰是

按左傳爭疆說是疆吏自相爭戰非若公親臨無傷於好故明年復會　此戰當無大勝負非必諱敗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公羊注去夏明夫人不繫於公大甚

左傳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羊傳

何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胡傳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

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進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啖氏曰蔡侯之弟歸而合義故字之

汪氏曰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懼於鄭紀季迫於齊故以難而書入此則蔡人召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是以稱字蔡叔以國君之弟出會盟無譏貶故亦稱字衞叔武則以攝君故不稱字而曰衞子

張氏曰返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

家氏曰蔡季之歸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書歸褒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傳者乃謂季獻舞為一人愚竊惑焉

盧陵李氏曰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黃楚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自某而歸者七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公孟彄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貴之衞鱄雖合於春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衞侯而鱄亦無可美也

按季稱字來稱歸而又曰自陳歸七字之中可悉蔡季始末以道而去非出奔也奔喪而歸非圖位也蔡季之賢堪與季札相伯仲故春秋深予之　杜氏謂召而立之誤

癸巳葬蔡桓侯

胡傳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處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

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爲後
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
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惟蔡桓稱
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
書之明得禮也
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皆
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桓侯請謚王之策書
則云謚曰某侯諸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
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

云公者謚王所賜也
劉氏曰諸侯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
有聞於春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
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皆以其未得官
爵爲稱謂暨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
謂生而稱者爲虛位沒而稱者爲定名也
按胡傳用啖氏之說謂蔡季請謚固有理然非有所
據因蔡季之賢想當然耳或季理葬事桓之爲謚出
國之公議而季據實只稱本爵亦未可知杜謂繆誤
或字之訛亦有之若公羊注何氏抑桓侯不能用季

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荊蠻穀梁注徐氏謂稱侯臣子
失禮則全無義味不可從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
杜注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戰奚伐邾並見於一
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棄如敝屣瀆信而不仁
甚矣
王氏曰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
春與邾盟秋又及宋衛稱兵無信尤甚矣况桓非隱

之比乎
按此役固由宋志而書及所以貶魯桓邾宋爭疆而
魯甘背盟稱兵何爲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
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
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按三年七月日食既十七年十月又食亦云頻矣在

天下則爲王室卑弱之象在魯則爲君將受禍之兆
也　三年書壬辰朔此但言朔或史失之無深意公
羊何注謂去日者著桓行惡懼其將見殺失之鑿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
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
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
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穀梁傳

范注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胡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
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
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
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
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
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
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殺君之賊雖
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
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
之討不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惟桓無王而
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
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
錫命王不稱天譏天王之卒於不王也
按胡傳書王明弒君之賊身沒而王法不得赦固是
懍懍大義愚謂桓公弒逆之賊十八年天討不加是
年假手於齊以斃其身在齊襄固極惡而在桓實得
其報是即天討之所加也謂是年有王也可

公會齊侯于濼

左傳

杜注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
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
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

也

程傳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胡傳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敝笱刺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而其辭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劉氏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

孫氏曰濼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也

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濼而往也

薛氏曰不言及而言與何公不能制乎內而遂與之如齊曰與伉也齊侯虎狼也實有鳥獸之行齊魯之閒非一日也以禮相見猶不保其無變况親與爲非禮而又私狎之也

臨川吳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旣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

汪氏曰與之爲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爲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傳稱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又曰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爲襃貶豈不信哉

趙氏曰公羊云不言及夫人夫人外公也按聖人設

教不應如此瑣碎公羊之說非也

按攜夫人往會已非禮夫人欲如齊遂與之同如齊此在匹夫猶不可而國君如是以自輕昏愚甚矣蓋其死期將至冥然不自知其不可也　吳臨川之說得其事之曲折只因不能制夫人故會濼而夫人隨之會畢又不可令夫人獨往齊故遂同往久處齊國而謫夫人之通其兄能不取殺身之禍乎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

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胡傳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卽位則其實亦明矣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

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

高氏曰桓弑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弑隱之罪不以賊討所以絕無已之亂也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亦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墮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敗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以不義而得衆故卽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於齊而有讙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爲莫己害矣孰知禍起於帷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胡氏曰隱公之讎在內在內者討於是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爲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彼三傳之說亦何足以知之

按正月如齊四月薨在齊三越月戀夫人而不返棄宗社臣民而不顧至於見殺而後已此等人只見其可笑而不見其可憫也　公譎姜氏後齊襄計定殺桓而故爲歡留桓被拘留後乃殺之耳使桓知齊襄禽獸之行卽隱忍置夫人而歸以告絕於齊則無是事矣身寄他國而顯譎不視齊何能安殺身之禍是其自取也　以桓論爲冤死以弑隱論爲得償造化

之簸弄人可畏哉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范注時齊强大非己所討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

胡傳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陳氏曰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茅堂胡氏曰桓公薨於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桓公弑君之賊其討宜也然齊人自以其私憤殺之非討其弑君之罪又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難以明著其罪也但書其葬而桓公之罪顯矣

家氏曰桓篡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爲隱復讎今死於鄰國受斃豔妻自其身而言固爲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陳佗之死於蔡殆無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

汪氏曰或者乃謂桓公之葬魯人但以殺彭生爲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苟謂臣子葬之卽書於經則晉欒書葬厲公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耶

按胡傳云十八年書王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知之

其意蓋謂討隱之賊也予謂即事而論不當置此而
議彼書葬桓公見得魯人不能爲君報仇僅如是而
葬爾文姜爲主不惟不能討賊且不能爲之聲言矣
若謂桓弑隱魯人不能爲隱討賊葬以顯桓罪猶主
討桓爲說意太曲矣桓弑逆而被弑當是旁論　桓
公固有弑逆之罪只一二處責之足矣十八年中處
處以弑逆爲說恐春秋本旨未必如是

春秋詳說卷九終

春秋詳說卷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莊公

胡傳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高氏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

廬陵李氏曰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

立特以非出惠公之意與莊閔僖之繼弑者不同春秋既託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忿忿討賊故慶父叔牙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况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命於王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爲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弑於鄰國爲念則非人子矣其不書即位僅比於桓公特書者異耳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又知莊公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

啖氏曰左氏謂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

劉氏曰原左傳此意當爲文姜未有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之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

王氏曰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以爲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然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皆在即位之年非不忍也

按左傳以文姜出不書即位先儒已駮之矣公羊謂隱穀梁謂不忍亦未見大義所在胡傳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全以大義言矣李氏責其不以父之見弑爲念非人子則尤嚴切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杜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言孫讓而去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

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范注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

以貶之此輕重之差
胡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卽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辭何取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大全注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則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

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

臨川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弒實由夫人衆怒羣誚夫人內慙不安故出奔齊

問文姜與弒書曰夫人孫于齊何以不曰姜氏孫于齊乎茅堂胡氏曰絕於外則去姓絕於內則去氏內外俱絕則姓氏皆去曰夫人孫于齊則知其爲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娣乎

張氏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爲魯臣子者原先君見弒之由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

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爲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說以夫爲妻綱五服之條父在爲母期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知本以自別於禽獸也

永嘉呂氏曰書夫人孫于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絕矣夫婦母子之義絕則凡人耳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毋乃涵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弒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爲夫人也我可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

李氏曰下如齊復書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

汪氏曰文姜與弑桓公哀姜與弑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使若自知愧恥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於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爲之臣子無憤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先儒謂唐武后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張柬之等當廢爲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絕文姜之義以爲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春秋於文姜

不曰姜氏而書夫人綱目於武后不曰太后而稱武氏蓋稱姜氏則疑於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爲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况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朱子筆削前代之史師其意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典也乎

啖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

廬陵李氏曰三傳文姜之孫左注則以爲文姜旣歸而復出奔公穀則以爲文姜本未歸但因練祭時感夫人不與祭故錄之二說已不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爲文姜宜與齊絕公穀以爲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絕不爲親安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爲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

按書夫人以正其名而下書孫于齊所以深責之不書姜氏左傳絕不爲親自是魯人絕之孔疏引舊說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

故曰禮也此說本佳而杜不從杜自誤耳　杜又謂魯人責之故出奔吳臨川亦云衆怒羣譏夫人內慙不自安而出孚謂夫人自行淫耳不干衆怒羣譏事

文姜歸魯而復孫公穀念母錄母之說並非夫人無歸國之義於孫齊書夫人見其失婦道之常兄妹無私會之禮於會齊書姜氏見其有行淫之醜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作送

左傳

杜注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

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何注不自爲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范注單姓伯字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命之使還

其國爲大夫者不名

胡傳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臨川吳氏曰王將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於周俾先至於魯而後往歸於齊也

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旣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婚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

張氏曰左傳作送王姬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豫書之當從公穀作逆

啖氏曰公羊云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子何事召之不言使省文爾

劉氏曰左傳以單伯爲周大夫按十四年經單伯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爲魯人

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爲周大夫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

汪氏曰左氏惑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按王不當使意輕魯不當逆意重穀梁是也左以逆爲送送不當在築館之前張說甚明　桓公文姜之事甚醜魯人未肯聲言他人聞之當在疑信之間無所嫌也故予謂不當責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爲外禮也

杜注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胡傳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爲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矣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臨川吳氏曰時公在諒闇慮齊侯親逆若以嘉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婚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爲王姬之舍而使齊侯之迎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譏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

同姓之諸侯蓋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固與不辭同知主婚之非而築館于外孰與辭之不築也

陳氏曰齊襄弑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

汪氏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强不以殺父爲讎方欲結齊好以爲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衞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衞其讎齊之意略無幾微見於色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觀而莊公忘讎之罪不可揜矣

趙氏曰左氏云于外禮也與讎主婚縱在城外豈爲

禮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築于外爲非禮是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築于外爲合禮是知齊之爲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交則雖于外而亦非也又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按胡傳甚明常禮則可父仇則不可然父仇未嘗上告天王則王之使無大失而魯之受爲未當也或謂居喪王亦不當使曰當曰居喪無事不可行而獨不可舉王命乎　汪氏謂非畏王命乃畏齊之强而欲結好可以抉出魯莊之心當日蓋委罪於彭生而不以爲齊襄主使以圖了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書錫命之始

左傳

杜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何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戸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與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

孔疏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其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戸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范注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戸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弑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比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

胡傳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簒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簒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

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爲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陳氏曰桓簒立周人不以爲罪宰渠伯糾來仍叔家父又來終桓之身不能正而追錫命貶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貶也

劉氏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簒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爲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於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賵葬成風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深貶

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簒弑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魯桓已葬矣因其私謚而錫之尤爲非禮

張氏曰莊公主王姬之婚故王寵嘉其父桓公已終而遣使錫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桓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

代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以惡爲善示以褒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

廬陵李氏曰錫命例三莊王錫桓公寵篡弒也故不書天王以深責之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比之桓公則有間矣故仍書天亦以見王室之失禮也又曰王不書天者錫桓公及賵葬成風也范甯以爲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失不減於賵葬成風天王出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天則此三者非義所存蓋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耳胡氏以爲

桓公以臣弒君成風以妾竝嫡其事皆三綱所繫故其文一施之主何休趙氏又曰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禮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戶以明其別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代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禮九命與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卽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

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解九錫之名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裳玄衮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形旅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胡氏於文元年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形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宰

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鈇鉞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辭不過言其大槪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爲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

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衞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韋昭國語錫晉文命

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命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爲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旣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按錫命之爲命辭命物不可詳考桓不當錫命而錫之王不稱天以示貶　范駮何胡又駮范范謂非義之所存恐將聖人筆削看得輕易了盍爲深求不可泛視也　因魯莊主嫁王姬而錫桓公命只是私情非正典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胡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陳氏曰王姬不書惟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爲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爲禮也魯有主王姬者矣莫悖於與齊昏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

公也

高氏曰姬不書伯季尊王姬也

張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夫人也

按書逆書築館自當書歸此一事始終也胡傳全從于齊上看出書法齊乃讎也逆之築館皆爲歸齊計莊公不能無罪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此書遷之始

左傳

杜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

訾城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於郱鄑郚

胡傳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辥氏曰黃之盟纔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強暴之無忌憚甚矣

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

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誕取紀之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子齊烏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於此聖人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郱鄑郚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國而郱鄑郚為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郱鄑郚書師此

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

啖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於郱鄑郚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

劉氏曰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取郚取防猶分別言之況兩國乎

按公羊有取於齊襄復讎其說非也胡傳以為貶不但書遷是貶卽師字亦所以示貶故云用大衆以迫之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左傳

杜注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耳

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胡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卽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舍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之

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讎目之以示義猶曰爲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讎也

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爲邾邑蓋邾附庸

汪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邾　無駭入極杜注附庸小國而賈逵以爲戎邑宣九年取根牟杜注東夷國而公羊言邾婁邑然經書邑必繫國如取鄟取邿取鄫郞小國也竊以爲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父帥師不害其爲得兵權伐國伐邑不必詳辨

按書公子帥師自是爲後面弒君伏案蜀杜氏謂爲公之子不知君父之仇恐非正意　於餘丘杜云國公穀云邑或謂附庸則介國邑之閒然意在慶父專兵雖小猶書故胡傳從公穀作邑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

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

胡傳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臨川吳氏曰禮經本無爲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爲之服以媚齊也

辥氏曰主婚之爲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

春秋詳說　卷十　莊公二年　三三

汪氏曰周禮爲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爲之不杖期固未聞主婚王女而爲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略矣而顧爲王姬之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爲尊王命過矣

按爲之主而書其卒似無貶意胡傳從莊公服大功起論只是經外意非以服大功而經乃書其卒也古禮不可詳考或謂之媚齊似爲姈母服者未必然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部

左傳書姦也

杜注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義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胡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

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永嘉呂氏曰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沒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是也

資中黃氏曰天下後世爲人子而使母至於是罪之大者也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家氏曰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

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爲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

趙氏曰穀梁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

按文姜齊侯之罪皆不容寬而文姜尤重莊公幼弱不能防閑其母又稍輕也胡傳引趙匡之說甚有斟酌然欲求救援之法不得不責其子黃氏之論未爲過也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莊牧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范注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魯與同故貶

胡傳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爲衛侯魯輒興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

薛氏曰大讎不報而又與之出師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莊公之謂矣溺不書帥師所將之兵少也

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讎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

貧中黄氏曰溺貶而去族非未賜氏之比

廬陵李氏曰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爲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以爲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疾之之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餘見帥師下

按胡傳用穀梁甚確左注疾其專命非公羊謂未命亦非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按十二月卒四月葬合五月之數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

杜注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

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范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如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　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緦也

胡傳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葢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劉氏曰公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

高氏曰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葢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

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莊公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略歟

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初尚有志於歸葬已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

張氏曰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

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諂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曰桓王以隱公三年立其年則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敓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而王又不禮焉八年虢公忌

父始作卿士於周九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雖畿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爲詹父伐虢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納后聘曾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由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於此

劉氏曰公穀以爲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而書改矣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按改葬之說范注已駁之當從左傳緩葬爲是　程沙隨別出一見謂東遷之初有志歸葬侵削益甚於此始葬恐非事實蓋平王書崩不書葬雖無可考想葬已久矣何獨桓王之葬以不能西歸而遷延乎平王崩武氏求賻求賻則必葬矣不書葬以魯不會葬也劉氏謂親會不書葬不親會書葬將謂平王之葬隱公親會乎恐前後矛盾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傳紀於是乎始判

杜注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范注雍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幷紀季深覩存亡之機

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庶胤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

胡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焉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illegible]

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辭也

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於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

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己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讎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術歸鄰是也可謂明於權矣

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

陳氏曰紀侯在而季以酅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紀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紀之不絕也如綫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爲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

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婁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酅爲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概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於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酅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

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賢而褒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餘見蔡季下

趙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賢也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已而然何足爲賢哉

按紀侯猶存兄弟同義不得已而以酅入齊存其宗祀季無罪固也然亦無甚賢處胡傳立論得其平

此便有大去其國之意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杜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胡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剸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臨川吳氏曰紀將亡矣以婚姻之故告急於魯魯莊不能自已故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爲紀謀而祈哀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爲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國也莊之編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齊救郕而郕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於爲其雍揄矣餘見八年

拔魯紀同以齊爲仇莊若報齊紀雖弱亦足助一臂之力乃在己畏齊而不敢報又豈能爲紀而抗齊乎次滑聊以自解耳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左傳

杜注祝丘魯地　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

穀梁傳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胡傳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其儉也兩君相見享於廟

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汪氏曰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今按天子享諸侯於廟中則諸侯相享亦當於廟中

高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爲名而已矣

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氏姓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

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於野者况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

按以妹享兄享之何名無恥甚矣吳臨川分享食燕謂享禮兼飲酒食物當是大縱其欲而爲之　享食在廟燕在寢故胡傳謂享於廟中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

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范注禮諸侯絕旁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

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履緰所逆者內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爲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

汪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襃其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

按孫說是

附錄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傳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

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張氏曰三國同盟謀取紀也

茅堂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嘗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

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

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爲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則突也高渠彌弑忽立子亹齊人殺子亹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歡心先遇于垂使紀先其援也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

按公次于滑欲會鄭伯鄭伯不至而與齊遇蓋齊侯要之也胡傳謂鄭伯爲突是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杜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

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程傳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己去故非齊之罪也

胡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汪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絶於夫家爲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也

或問紀侯大去其國杜氏以爲不反之辭穀梁以爲不遺一人之辭若謂其賢則未聞其能如太王邑于岐山之下若謂其力不勝而許之去者則乖孟子效死不去之義若謂紀季能附庸於齊祭祀不絶可免紀侯之罪者則鄫世子巫係於叔孫豹而不特序諸侯吳人鄫人會戚而鄫降在吳下以此觀之不能自强者聖人之所不取也然則紀侯若何而可大者果其名歟茅堂胡氏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也紀侯爲齊所偪雖其夫人在殯而不顧必不以儀章器物自隨欲假諸侯之禮以爲重也其賢於魯昭以輕殺人惡野者遠矣故不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大去其國大云者猶曰大無麥禾之類有去國之言而無去國之道故聖人詳錄叔姬而不志紀侯之卒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義皆在此學者默識心通則可耳或問紀侯不能保其社稷出亡而不復何賢之有書紀侯去其國足矣加大字似非聖人立言之法或以大爲紀侯之名書所以罪之又無可據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之而不顧也使其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已則委國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不爭而去與敗北出奔者異耳先儒有以太王之事擬之者過矣去邠邑于岐山之下從之如歸市而紀侯若是班乎

永嘉呂氏曰不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爲仁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爲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强爲善之實又不能效死而弗去方之太王

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聖人之書大去其國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

王氏曰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失死不返則宜名矣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以罪齊而閔紀也

陳氏曰諸侯去國恆書奔其不書奔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罪紀侯何罪齊也遷郱鄑郚紀季以酅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歟人之亡之歟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啖氏曰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反矣

劉氏曰公羊以謂為襄公諱非也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奈何絕紀以為賢哉

廬陵李氏曰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略同惟公羊以為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

之復讎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為吉者復讎以死敗為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讎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讎則不可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胡氏以為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讎耳

按呂氏非罪非許直傷之得書大去之意　襄公為禽獸之行豈能復九世之讎者自縱其惡借復讎為名耳　程子謂非齊之罪頗可疑紀之大去因齊謀伐致然非齊之罪而何謀伐而不去則必待其殄虜矣程子是責其不能效死以守敵未至而先去故如此說宜善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胡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弒魯君滅其

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大全注問滅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滅紀不書何也

茅堂胡氏曰上書齊師遷紀郱鄑郚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

汪氏曰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國都追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

陸氏口葬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幷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爲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陳氏曰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

高氏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爲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乎此而起義在彼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女書葬者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共姬皆閔之也

劉氏曰公羊以襄公爲賢非也

按胡傳罪齊是誅心之論高氏責魯只是旁意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胡傳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illegible]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illegible]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去乎已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薛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讎會獵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爲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爲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

王氏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

臨川吳氏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况越境而與讎人狩於彼國之地乎禚卽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

汪氏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然則禚之狩

盍亦與念及此以爲行止之可否耶

按書齊人貶齊侯實以譏魯莊猶之與讎人會獵云爾杜注謂齊之微者誤薛氏辨之有理

春秋詳說卷十終

春秋詳說卷十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莊公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胡傳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彭彭者多貌也

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爲會禮也

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王氏曰齊侯數出會淫以其無名乃興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按如齊師較會享更無名且不畏多人知之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犂

左傳名未王命也

杜注附庸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

小邾子

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

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倪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胡傳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

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

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

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張氏曰按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

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

以為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歟

王氏曰郳邾之別而以名見者春秋繁露曰附庸字

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郳國小故與介同稱郳

猶有禮介又不可以語此故介止言來而郳則兼曰

朝

廬陵李氏曰郳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

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服役於宋故宋

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

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

禮也

按胡傳謂郳為夷狄之附庸當是夷狄中之為附庸

者非夷狄之附庸也張氏宋附庸之說不敢遽從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

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程傳諸國稱人進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胡傳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

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

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

故貶而稱人

王氏曰不言公則若內之微者亦不足以見四國稱

人之為君也

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

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汪氏曰傳稱伐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

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爲逆王命無疑矣

趙氏曰公羊云不言納朔逆王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逆王而經文爲之隱逆是黨罪人也若以爲王諱則王室亂猶不諱豈諱此哉

按上書公下書人罪同而文異者以寓貶魯莊之意也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

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

杜注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

何注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程傳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胡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突幸不幸命也守義循

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惡也

劉氏曰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者唯其所稱而稱之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爲貴之曰天下無道賤奪貴少陵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爲事而諸侯成同類黨同行沮逆天子之命前雖貶之稱人未足以效王所爲之是也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

張氏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簒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子突爲王之子弟若王子瑕之類則恐非也通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王人與盟洮之王人皆下士也但救衛爲義事則特書字盟洮不過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王人左氏以爲王子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貶之而同於下士之例此變文

也又曰通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之救衛終於吳之救陳胡氏例曰凡書救者皆善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而陳氏曰救不書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患之大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可通

按公羊以爲子突貴而繫諸人何注謂爲王諱其說非也穀梁善救衛最是而以子突爲名亦非杜注稱人稱字俱是褒辭程胡並因之爲定說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杜注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眾心以國逆告也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簒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

程傳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胡傳入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與

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陳氏曰歸君未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非未得國而不言復如蔡侯廬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伋壽而後立衛人爲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張氏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篡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

家氏曰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汪氏曰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黷武以抗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

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詭亂不經非凡例之體左氏云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非也王人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蒙惡豈春秋意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衎皆與其復也衎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穀梁曰篡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伋壽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洩職立黔牟一也春秋以陳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

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爲重矣胡氏謹始例說好

按朔書入見其悖王命而强入杜注以國人迎爲說非也公書至見其黨惡而久於外公羊謂不敢勝天子亦多一折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

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
惡戰則殺矣

胡傳俘者三傳以爲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
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
弒兄臣弒君簒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
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
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
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

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
簒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
矣

王氏曰俘者虜其軍實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當卽
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

汪氏曰朔入而後歸俘則知非得於黔牟者而取之
於朔矣

孫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
故衛寶先入於齊

高氏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
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
來歸衛寶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爲首惡

吳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讓於我也按
例無有改其事實而爲義者何煩曲說

按書俘書寶寶其實也言若伐衛時俘獲者而實爲
朔之賂也胡文定謂結正諸侯之罪所以了上案穀
梁謂分惡殺魯非也蓋歸者受者同罪

附錄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

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
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
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杜注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
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按左云齊志齊侯來魯地求會耳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穀夜作昔隕公作實

左傳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杜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公羊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何注反者星復其位　明其狀似雨爾　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

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

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范注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檢錄漏刻以知夜中

胡傳恆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埽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大全注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劉向言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向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王莽弒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祚

孫氏曰恆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

臨川吳氏曰恆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恆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言衆多不可爲數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劉氏曰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爲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爲不書也

按恆星不見爲夜明只是日有餘光非日在天也如雨當從公羊非雨之說不必作而雨　夜恆星不見初入夜也及夜中而星隕如雨總是星變先不見而後見其隕三傳皆說得不分曉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杜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麥苗同時也

胡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張氏曰書大水爲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之絕有國之大事故書

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妄也聖人爲記災而書耳言不害於嘉穀何益於

教乎公羊云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審如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按麥之初生亦曰苗以周之秋計之非春生苗之時當是麥與苗爲二物然又必是初秋建午之月過則麥收不爲水害矣夏令之秋與麥苗不合申酉月不得言麥戌月不得言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左傳

杜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胡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汪氏曰齊詩南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深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猗嗟稱魯莊威儀技藝之美無所不至若曰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國惡有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按此會爲文姜淫惡之終明年齊侯被殺矣頻書姜氏而兄妹之宣淫昭然言下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左傳

杜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范注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

胡傳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

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降于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

汪氏曰十二公惟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公忘親釋怨欲救紀與鄣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祈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大者故書以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

按胡傳存或曰之說一出穀注一出左注依下治兵圍郕觀之左注爲長

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張氏曰久次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

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故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今莊公不以仲秋田狩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蓋莊公之治兵非豫備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劉氏曰左氏云治兵于廟禮也非也以春治兵非其時何以爲禮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焉習號令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多之亦非也先出兵而後治兵又非其常地故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豈貴其善戰而不戰也

廬陵李氏曰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

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按胡傳謂治兵于郎從上文看出譏黷武甚確三傳俱欠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

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胡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張氏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俟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閒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

臨川吳氏曰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於齊按魯弱於齊齊豈肯爲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郕而徵兵於魯與陳蔡爾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

劉氏曰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其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聖人諱國惡如改白爲黑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審如此春秋爲縱失齊師之惡也

按左傳齊獨受郕降欺魯甚矣書出無功尤可恥也

書法重在魯　公穀二說皆甚曲　胡文定責魯親仇讎亦是旁意

秋師還

左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胡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薛氏曰師還何幸之也何幸乎師之還公欲取郕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郕及秋而反公謀擊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之大恥滅同姓親讎敵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

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

年之師尤爲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趙氏曰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勞師會讎何善之有且齊强魯弱自當不敢爭也

劉氏曰公羊曰善辭也又曰病之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向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獨齊師耳豈可謂魯滅同姓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還例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匄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辭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從三傳之說

按胡傳書師還譏役久不稱公重衆也二意俱確而役久尤重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胡傳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張氏曰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自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

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督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義旣

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

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杜注雍廩齊大夫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胡傳按左氏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

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沈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疏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汪氏曰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弒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弒皆不得以死節書蓋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

陳氏曰弒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

張氏曰齊襄之見弒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

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

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賜履之舊得十二之強石門五星之盟已駸駸乎有糾合之漸然迹其平生始於貢鄭繼而求魯繼而平宋衛及其勢盛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至惡曹之盟褒然為三國之長矣自是以來無非謀許之日至桓之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許叔而託繼絕之禮誅高渠彌以假討賊之義即位之初猶有可言至於魯桓之弒天理滅絕莊元年而遷郱鄑郚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郕

又降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小伯規模略定餘威振於殊俗久矣桓公襲三世積累之餘九合之盛夫豈無其故哉

劉氏曰穀梁曰以國氏者弑而代之非也宋萬豈亦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按齊襄被弑殊快人心然以君臣之分言之無知弑君之罪自不可逭不稱公孫所以示貶　見彭生而墜車則其被弑仍是弑桓之報　魯史書齊事自當加一齊字文定謂以國氏罪僖公似非正意　連管實弑而但書無知罪首惡也　費紛如不言節只是齊襄私人文定謂其爲致亂之臣得其實矣如費連惡來不可謂紂之忠義也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胡傳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陳氏曰州吁之弑衛人爲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弑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齊詩爲襄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

劉氏曰無知弑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爾無知又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穀梁之說非也

按雍廩殺無知而書齊人固見討賊之義或雍廩爲倡衆人殺之也無知書殺所以正其罪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公穀作暨）

左傳齊無君也

杜注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

公羊傳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胡傳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

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汪氏曰莊公素無報讎之念自以爲出於齊倚齊爲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地而謀立糾以爲君爲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欲以德報德也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知之亂

仲大義而伐之斲其棺而暴其罪謀於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爲桓公之孝子而爲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傒處父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蔇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憒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

啖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按讎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同

廬陵李氏曰春秋於蔇之盟書齊大夫扈之盟書晉大夫其辭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辭又書公及則大夫無抗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齊明矣晉靈初即位而趙盾書大夫則趙盾之尊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爲此盟也大夫不名疑杜氏說是又曰子糾三傳皆以爲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爲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曰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似若以爲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爲兄故亦以爲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證之而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讎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

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得其說矣

按齊事爲不決之疑案子糾小白之長幼及爲僖子襄子皆有異說何以斷其罪乎若糾爲襄子則文定責以親仇讎是矣若爲僖子則立僖子以黜襄嗣未爲過舉也程子之論以糾爲弟若糾爲兄又當別論文定蓋以爲襄之子小白兄糾弟說本程子而詭說紛紛終難孜御　文定以納糾爲釋父怨親仇讎爲說愚謂生平不能顯言以報其父而匿怨以圖報其子亦覺可疑汪氏發文定之意未免太過

夏公伐齊納糾子糾左作納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高氏曰齊不受糾而公尚以蔇之盟彊欲納之書伐齊納糾罪公也

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內不受而强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子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

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程傳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幷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又曰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胡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入者難辭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徙義而聖人稱之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
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而荀卿嘗
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
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參以夫
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
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
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
臨川吳氏曰襄公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齊僖公
之子襄公遭弑而無嗣則糾與小白皆可君齊齊人

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如小白故拒糾而
召小白先入於國而奉以爲君小白之立蓋齊國公
議爲社稷計也則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
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爲齊君也入者難
辭雖齊大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
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
汪氏曰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
謂小白稱入爲簒辭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公
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且謂皆僖
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

謂襄公子似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
言今考小白與糾其爲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
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覊繫曹而赤不繫
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
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覊之例也糾不稱子
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
明矣以經別傳之眞僞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况夫
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讎別其長幼是
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讎而納其公子奉少奪
長興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著

矣
劉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
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
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
臣名乎
按程子據薄昭之言以桓爲兄桓當立糾不當立故
納糾不稱子此說可從但謂齊大夫納糾以爲君又
弑之故稱子似不然糾未入豈遽立爲君只是在齊
當篤親親之義故特書子以見殺之過也　吳臨川
謂小白爲齊國共戴糾特魯君私納以事勢言之是

如此當時未必從兄弟起見也且鮑叔奉小白其望
重於管召故其事易成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左傳

杜注九月乃葬亂故

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
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杜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
乾時

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
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
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程傳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
勝負不書

胡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
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
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
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

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
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
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
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
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
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
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讎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
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爲彼所勝也內諱敗言
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爲
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爲與讎戰故雖敗績猶不以
爲辱耳抑揚詳略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

按納糾而至於戰戰而敗不量力而取敗書以示譏
文定用公羊復讎之義謂不諱敗蓋因宋事而云然
春秋書法未必爲此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
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
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胡傳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

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大全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盡滅其族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帝後梁高祖朱晃受唐禪殺唐昭宣帝

張氏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罪以其骨月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桓者當列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目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魯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胥壞之謬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爲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與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異於私天下爲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矣

臨川吳氏曰齊立小白魯亦立糾以與小白爭國小白立而魯師還則糾乃一亡公子寄寓於魯者爾何罪而齊欲殺之乎今齊有君而魯又立糾是齊有二君矣勢固不兩立也魯兵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子糾爭國之罪偏魯殺之魯不能庇遂殺之於生竇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

汪氏曰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爲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

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存耳

廬陵李氏曰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爲貴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貴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

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

劉氏曰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按此當以譏齊爲正魯罪次之　趙氏謂齊自殺亦有見但無所據　據左傳當是鮑叔殺魯不敢抗耳

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胡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按杜言備齊公羊言畏齊穀梁言力不足總是一意而不言其非胡傳謂勞民於守國之末務得書法之大義

春秋詳說卷十一終

春秋詳說卷十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莊公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

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杜注長勺魯地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胡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

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辭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陣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要截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政刑不修制節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

汪氏曰春秋書外敗者八非夷狄之敗中國則中國之敗夷狄夫夷狄之於中國不足責矣中國之於夷狄不可以常法制之而以詐勝之猶之可也至於中國之於中國而以詐取勝則其罪深矣經書內敗夷狄者一敗中國者七而莊公居其三何莊公習於詐勝若是耶或謂莊公與讎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悉索敝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狙詐何有於敵讎苟以為敵讎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讎也

劉氏曰按左氏齊師伐我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陣爲文非也傳本設皆陣曰戰未陣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旣皆陣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不足爲據

按戰大事勝敗必紀齊伐魯入魯地賴曹劌之謀幸敗齊師故書之文定以詐敗責魯似非聖意　據左氏所載亦未見爲詐謀劉氏說可玩　又按杜注不書侵伐齊背蒧之盟我有辭中閒已有乾時之戰何又以蒧爲言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

公羊傳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汪氏曰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詳見十五年

按侵宋必非無故觀下文齊宋次于郎則齊伐或宋與謀又或宋圖宿而魯爲宿援皆不可知然甫敗齊卽侵宋連書之自是譏辭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左傳

杜注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胡傳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卽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閒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

王氏曰驅而屬之爲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爲如此閱三載而見弒於賊臣豈不曰天道好還哉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此乃將己地繞之非遷彼之意

廬陵李氏曰三傳左氏穀梁同公羊因而臣之之說亦是而不通之辭迂僻無義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家以往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而許氏因其說又曰遷之後未失其國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通之遷紀遷陽降鄣等皆可

按書遷宿以著宋國之罪　據高氏宿介宋魯之閒而親魯則魯之侵宋非無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杜注乘丘魯地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胡傳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大全注汪氏曰大衆據二國稱師他境據郎乘丘皆魯地報復齊報長勺宋報公侵不以其事據不書伐不以其理據不書戰而止書敗是也

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

有書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紲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汪氏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强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以

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歟

趙氏曰公羊云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

廬陵李氏曰齊之忿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旨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按齊桓圖伯欲先服魯而又不肯以力戰勝魯脅宋

以爲聲援欲魯之自服也及宋敗而齊師還是齊之用計深處宋閔在其術中而不知也　若齊宋合戰魯必敗矣讎怨益深難於逼好次而不戰於此見齊之伯術蓋王於柯之盟而齊之願遂矣　蒙皐比先犯責以詐謀以兵法論似不然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此荆猾夏之始）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

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張氏曰荆楚故號周成王封熊繹于丹陽　夷狄之故不稱師與人畧之也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絕矣王政不行夷狄侵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

而周之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臨川吳氏曰蔡侯爲荆所獲而以之歸留於楚九年

至莊十九年卒　荆爲中國患宣王時已伐之入春

秋猾夏彌甚其事不聞於魯故不書蔡與齊魯宋衛

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經書荆蠻猾夏之始

劉氏曰以歸蓋就虜而不恥者

陳氏曰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故書荆

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

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鄖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

不書也敗蔡師以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春秋之法滅

國之君言以歸徙敗焉耳而言以獻舞歸則是蔡服

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

廬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

之烈內有鄧曼爲之母外有令尹鬬祁莫敖屈重等

爲之臣爲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

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

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

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强於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

遇如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爲伯事成而中

夏盛其知者則以爲王道消而夷狄長也故執君之

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

中國楚爲之也又曰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二

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

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

汪氏曰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於楚胙以

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

熊渠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

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武

王子文王始强陵江漢間小國敗蔡卽此時也公穀

皆謂書荆以州舉杜預謂荆其本號後改爲楚今考

檀弓謂夫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則荆或是

楚故號然商頌稱荆楚則荆改號楚已久或者如邾

改號小邾而仍稱邾申稱滕薛邾蓋春秋略之故舉

其故號耳嘗攷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

爲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

獻舞以降死于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荆

敗蔡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蓋傷之也

按春秋尊周攘楚是大主腦處楚之蠶食諸小國非

一日至是直擄蔡侯肆惡甚矣故春秋書荆自此始

謂之荆溯其始也　楚勢方張而齊伯已興蓋氣數
湊合之巧使其得逞則周祚不延昔人稱皇帝王伯
伯亦重有賴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
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穀梁傳

范注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
稷

胡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
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
爲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
其義蓋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
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
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
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
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
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
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於爲善也
故其書法如此

張氏曰齊桓方有志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
絶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

家氏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爲春秋
所予若甘於事仇不以爲恥或爲所執以歸則春秋
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
爲禪爲皓爲恖懷爲叔寶者吁可歎哉

王氏曰此管仲攻瑕之計也

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

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
前此矣曷爲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
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三十六啖子曰凡滅國直書
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如蕭邢
之類則遂黄頓江六庸舒蓼甲氏畱吁舒庸萊舒鳩
頼蔡州來巢不書君奔當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
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温徐之
類是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
無興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之類也

其書滅鄧非滅而書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變例也以偪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髡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君也夔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故詳錄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皆可通外傳曰單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辭耳

按責無禮而滅人之國以王道律之其罪大矣然非此不能取威定伯蓋理之所不應有而事之不能無

也昭烈取蜀亦正類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傳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杜注鄑魯地

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范注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

楊疏傳言獲宋萬而經不書者此時尚卑故不書反國爲卿始弑君是故書之

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闘亦因於兵矣

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書日者所以譏之也

廬陵李氏曰魯敗宋三惟此書日穀梁說亦有理

按宋來伐魯魯敗之宋責重魯責輕是時齊桓圖伯魯宋皆疲不得不聽命於齊矣宋之伐魯齊人當知

之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

劉氏曰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

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爲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歟

廬陵李氏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公穀非按鄰災告則書固是謹天戒之意而書宋書大水亦見宋閔之不君而禍將及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

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尚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

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大全注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諸王女謂翁主　前漢書王吉傳吉字

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　汪氏曰宋王同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

王氏曰主襄公之婚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婚其罪小故書之畧

張氏曰王姬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爲讎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已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紊也

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敎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敝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爲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云爲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按書歸以見婦道胡傳侃侃正論可爲百世法

附錄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左傳

杜注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何注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

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大全注詩鄘柏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文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家氏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

劉氏曰邑何故不得言歸乎酅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以謂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穀梁之說非也

莊氏曰或謂叔姬歸於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酅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於紀季也夏侯令女依爽與叔姬正同豈可以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按公羊歸于叔何注謂叔者紀季也此叔字非叔姬之叔俗所云小叔也　叔姬歸酅依紀季於禮甚正

書以賢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左傳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

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胡傳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汪氏曰春秋褒死節之臣所以爲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弒而將相大臣皆縈惡朋凶恬不之恥如漢王舜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素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蕭淵王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温甚至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貴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比明皇之象昭宗之猿而有愧矣豈非所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而莫之省乎

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靳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則戲謔之談意外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

廬陵李氏曰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爲名獨公穀啖子以孔父爲書字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蓋考傳皆合也

按宋萬亂臣賊子不足責故說者歸咎閔公　先君

死書字後君死書名無甚關繫不必泥　督與難而不書文定以爲有罪極是蓋久當死而假手於宋萬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穀梁傳

范注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

胡傳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孫氏曰萬八月弑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討賊

張氏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豬焉之意何其異哉

臨川吳氏曰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爲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立君然賊既遁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

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狙

詐戮之則非天討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於宋萬

按書宋萬出奔陳所以終上弑閔公之案文定因不書殺萬葬閔公看出不能正天討說得無罅漏辭嚴義正　汪氏謂一責國人一責鄰國二意俱有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　齊桓伯業之始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杜注北杏齊地　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

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胡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迹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汪氏曰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決不以微者會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

楊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爲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爲伯之罪著矣厥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絕者繇桓之故也

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臨川吳氏曰是時管仲爲政四年矣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伯而始爲此會也按上年宋有弒君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平宋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併宋四國而已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

廬陵李氏曰此爲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與國高各帥五鄉焉作内正而寄軍令與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勉於爲善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犀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爲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爲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爲北伐之主故齊

國之境南至鮒隂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于紀鄣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帥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歸也周衰王綱陵夷

諸侯恣擅齊桓能以尊王室正諸夏攘夷狄為事故春秋予之也

按胡傳謂四國稱人以誅亂始桓公書爵與之可也一事而褒貶頓異竊恐不然或曰之說可從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胡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固為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

高氏曰齊桓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按會北杏而遂不至滅之以使他國知畏觀下文魯盟可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杜注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

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胡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

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祊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爲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見仇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不報見仇在面前不會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氣勢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個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爲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春秋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卻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

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於此

王氏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

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

趙氏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未嘗歸魯田莊公與齊襄猶欲讎好不絕不應至桓公卻生讎怨公羊之說非也

廬陵李氏曰曹子之說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爲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已於歸田之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伐耀武於戎捷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謂無

按柯齊地當是桓公召莊公往會莊公難之而曹劌慫慂公行以成此盟傳者失之過爾手劍摽劍之說

恐不然　曹劌知齊桓欲求好請汶陽田桓聽管仲之謀竟許亦乘機會而爲之非眞爲劒客行刺也

李氏齊不敢以譚遂待魯多方以求之爲得其實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

杜注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辭

程傳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胡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閒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張氏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模也

問桓公南征北伐不聞勞民而兵食足者何策莠堂

胡氏曰以春秋考之管仲相桓公數十年未嘗動大衆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爲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

廬陵李氏曰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按胡傳以將卑師少非貶辭爲是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杜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

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穀梁傳會事之成也

胡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

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辭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臨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

高氏曰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

張氏曰魯自盟柯巳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翬會宋殤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敘諸國也

劉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按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也與公羊相似

汪氏曰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况定四年傳云劉文公會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侵楚今旣稱單伯會伐則單伯為魯大夫明矣

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王臣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

內大夫會伐者八獨翬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也

按單伯逆王姬逆之為言當是魯大夫此處從魯為是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

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
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
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
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
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
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
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
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
如蔡哀侯乎

杜注繩譽也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
不如名名不如字

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鄧懼楚
之後非但不爲桑土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
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是
時齊桓霸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也
臨川吳氏曰齊雖圖霸力未能以怗荆十年荆方敗
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屢書病中國
之不競也
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修勤王之職
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伐
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革之會也自敗莘以來
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爲楚
向齊桓創霸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

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
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既沒楚成抗衡盟
齊盟盂圍宋則蔡莫不偕至至于晉文城濮之戰楚
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僶勉周旋晉文既沒而
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穆爲窺宋
之謀卻缺雖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晉悼復霸列國
悚然聽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
而楚復爲蔡仇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
再從楚伐鄭宋虢之會公孫歸生實序於列國大夫
之上楚虔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

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用廬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朱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讒臣矣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辱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無功而楚人圍蔡益暴柏舉之戰假手於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軀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之後終爲楚所幷棄同卽異之謬其害豈淺淺哉

按荆入蔡蔡實自取不能無罪然書法爲荆之憑陵諸夏非專責蔡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杜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穀梁傳復同會也

張氏曰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爲衣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臨川吳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此衣裳之會之一齊霸略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略不欲煩苦諸侯也

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爲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爲之飾說欲證單伯必爲周人非解經之體

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鄄季孫宿于邢丘會霸主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抗尊出位在氏例以爲內大夫可會外諸侯非也雖齊桓初霸得魯爲重不以單伯爲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爲卑然他日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按魯大夫會諸侯而齊不責季氏謂齊以得魯爲重不以爲嫌是也蓋其初營霸時從恕故如此

春秋詳說卷十二終

春秋詳說卷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莊公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張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劉氏曰霸則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伐郳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十六年九國盟幽之時齊自此始爲諸侯主矣

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按齊桓之會定於幽之盟而此爲其始故左謂始霸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襄陵許氏曰鄄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人復起越境之恣遂成如莒之姦

張氏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鑑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按文姜與齊襄行淫齊桓豈不知而仍許其歸齊於此見營霸者之不盡以義也經不書會齊侯所以別於齊襄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左傳秋諸侯爲宋伐郳

杜注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胡傳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霸矣

劉氏曰當是時桓未成乎霸未成乎霸而伐人猶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

張氏曰小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爲宋伐之齊桓霸體未全正此役爲宋而興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鄭之上也

汪氏曰石氏謂郳有二郳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郳乃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甲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郳爲小邾明矣

按伐郳亦出齊桓意而序主兵於宋亦霸者名號未定也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閒之而侵宋

胡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汪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故雖夷狄亦書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繫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爲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

張氏曰閒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廬陵李氏曰按左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

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忽亹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厲公篡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爲霸業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于二鄄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辭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于幽既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按胡傳引司馬九法駁無名行師之說固有理然謂潛師爲奇兵銜枚臥鼓亦恐非王者之師只據春秋時事說爲是汪氏謂變例近之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

左傳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孫氏曰鄭背鄄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

序宋下與伐郳同

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旣爲之服郳又爲之

服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張氏曰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

未一也

按此舉名爲宋而實欲服鄭張氏得齊桓之隱衷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

也

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爲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

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公不能討聖人詳書

之以累桓也

王氏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

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

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

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

書以見夷夏之盛衰焉

張氏曰齊霸未定楚威侵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

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如此至

是始爲中國患矣

按齊宋方伐鄭而楚又伐恐其專意屬北故以威蔑

之春秋聯書以見意

附錄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

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

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

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杜注言同盟服異也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何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

成故重而言同心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

也
胡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陳氏岳曰凡空書會某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

微者明矣

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眾辭也猶未與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爲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來所未嘗有之事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爲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書同矣

趙氏曰穀梁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按莊公與齊襄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貶責之旨何關內外寮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此年幽及僖十九年齊二十九年翟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翟泉爲諱公穀梁以此會爲去公以著疑於齊爲內之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三

家之異如此吠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子以此會爲諱與讎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爲諱與楚盟翟泉爲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與也陳氏以爲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要之胡氏與陳氏二說皆可通穀梁疑之之說據其本旨則公本與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而說者以魯疑而不會則又郢書而燕說矣

按胡傳謂諱失信非與仇是也何不並會諱之曰不

書會則沒其實言會但若微者會云爾連書九國書同盟所以深序齊桓之霸也

邾子克卒

左傳

杜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范注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陳氏曰向也曰儀父今曰邾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

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則諸侯猶有黜陟也

按自隱元年會蔑至此其計四十五年歷魯二公而克卒想會蔑時甚幼

附錄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左傳鄭不朝也

杜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孔疏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　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胡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辭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張氏曰詹不氏與柔溺同桓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霸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

趙氏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特爲佞書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

穀梁又云以其逃來志之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若爲來魯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必先書之

劉氏曰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穀梁曰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與之乎

廬陵李氏曰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爲佞人此無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爲賤之穀梁又以稱人爲與齊皆非

按稱人以執爲惡齊之辭所以示貶也蓋鄭使謝罪當責而還之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作瀸

左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注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

公羊傳瀸者何瀸積也衆殺戍者也

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胡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讐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臨川吳氏曰齊桓霸事方興而以強大吞小弱滅遂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齊之民戍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人之戍者或又陵蔑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

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滅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於遂也

張氏曰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書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誼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

見之也
按此譏齊是正意存遂是旁意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傳逃義曰逃
范注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兌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

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詹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尙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
陳氏曰外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逃來譏與之接也
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蹈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夫防閑弛慢國囚亡逸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爲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罪也
汪氏曰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爲政則詹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
按張氏責三罪皆是然較其輕重則詹逃爲正意魯受逃次之齊不當執已見上文若責齊以留之久而致其逸則當從寬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注言多者以多爲異也
胡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

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爲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爲災也蜚蜮書有者以有爲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爲災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爲災則書之
按書法在多字麋不異多則異究其爲害在害稼何氏取迷意以應鄭詹則鑿矣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

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范注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按杜謂不書日史失之正是未必以夜食而不言日

公羊何注謂取在魯失之鼉日食豈專爲魯哉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

杜注戎來侵魯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胡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臨川吳氏曰戎卽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遁退故魯莊以兵遠追之

啖氏曰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有何諱乎

劉氏曰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若不言伐不使戎邇於我則言伐者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非也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

按胡傳警危道優於三傳　高氏謂敵去不當追失之迂

秋有𧌒𧌒又作蜮

左傳爲災也

杜注𧌒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木草謂之射工孔疏洪範五行傳曰𧌒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𧌒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𧌒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濩濩或或故爲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胡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愼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汪氏曰春秋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人爲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蜮字以古隸較之作蟘卽蟙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蜮則爲異而非蟙矣

廬陵李氏曰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蜮莊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按本無忽有紀異爲是含沙射人不足稱災胡傳引陸說惡氣之應所以示警

冬十月

附錄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

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左傳

杜注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

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

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程傳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

胡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啖氏曰媵卑者之事也常事不書爲遂事起本

家氏曰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况於盟伯主可以遂事往乎

孫氏曰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

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

加之况無益而有害乎

劉氏曰公羊以爲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穀梁曰辟要盟也亦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

汪氏曰考之傳注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注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

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

廬陵李氏曰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國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爲善穀梁以爲魯賓使之此非經旨

按結以私媵而遂專盟生事啓釁書以示譏言公子者見非公子之所得爲也　謂鄄人嫁女於陳人結以庶女媵之其事亦不可解或只如今日爲嫁女者送妝耳

夫人姜氏如莒

左傳

杜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張氏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弑之禍也

臨川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弑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託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也父母沒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按孔疏以婦人不以禮出爲姦或有姦淫事非但責其不以禮出也

附錄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此見伐之始

公羊傳

何注鄙者邊垂之辭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程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胡傳奉衛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

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尋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子之故稱公子非矣

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己女爲媵而遂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爲私爲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

汪氏曰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已二年苟爲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與兵矣

廬陵李氏曰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恭然魯自

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怒耳

按秋盟而冬伐則結非能免難講好可知然國見伐自當書以了結盟之案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范注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

胡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臨川吳氏曰比年書夫人往它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旣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

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内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死之際變書周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按婦人之淫蕩無恥文姜亦已甚矣備書之以垂婦

戒自是正意而子之不能防閑是副意

附錄左傳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左傳

杜注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何注痢者民疾疫也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也

奘氏曰公羊云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大災爲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

按災以火災爲正解齊告而魯弔故書公羊以爲痢及我非也痢及謂傳染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

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爲盟主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卒遂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

汪氏曰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戎

按伐我則不得太略必紀始末當以伐戎爲是家氏責齊桓以大義然桓方營霸力尚不能及王室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孔疏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宮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

胡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簒而實君雖君而實簒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

保者之戒矣

呂氏曰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

張氏曰突莊公之孽子莊公旣沒奪忽之位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亹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簒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按胡文定以爲公雖簒而實君較之子亹子儀爲强終君其國故春秋備書之 厲公定王城之亂王與之虎牢以東豈得不謂之鄭君 張氏以爲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是深論一層大抵循例告卒則書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范注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按君母薨葬以禮史備書之春秋因魯史之舊寓貶

於言外言夫人姜氏至是乃薨愧之也幸之也

附錄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左傳

杜注八月乃葬緩慢也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簒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

考也
按胡文定以突爲能君觀其勤勞王室而復虎牢以東之地蓋有見稱於當時者故書卒葬公羊何注云
墓明者書葬失其義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告公作省

左傳
杜注赦有罪也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

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

程傳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胡傳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惡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大全鄭氏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幼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

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

臨川吳氏曰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斟量於其間不一概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姦佚罰也

陳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與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

而列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𡊮善瘖瘂

書曰肆大眚以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眚有何義乎

趙氏曰穀梁云爲嫌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弱魯豈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爲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豈有所忌赦自赦葬自葬爾

按公穀之說皆典而無禮當以杜氏爲正書法在大字肆眚固宜有之胡傳詳盡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何注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胡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考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禮其可虧乎婦當從夫謚後代訛謬無別有謚非正也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耳

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爲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沙隨程氏曰婦人之謚從夫文姜別作謚以其得罪於先公也其後或妾母僭稱夫人或雖正嫡亦不能從夫謚者著禮之亂也

按程沙隨謂別作謚以其得罪先公恐不然桓之不得正終魯人諱之未嘗顯言豈以議謚之故而發其隱乎姜氏淫而黜或屬令加美稱以示異而莊公從之歟春秋不正姜氏之罪而書其薨葬或以加謚爲變例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此書專殺之始

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

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范注禦寇宣公之子

胡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

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討辭也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人殺之焉耳

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

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譏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張氏曰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禦寇乃君之適嗣爲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

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譏禦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

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太子杜云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耶

按三傳皆不及殺禦寇之故而左傳特詳敬仲乃經外意也史記陳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據此則禦寇之殺由於宣公欲立嬖姬之子而諱言之若國人殺之者然文定謂國人擅殺而不出於君蓋未考之史記也張氏之說亦出臆度孫氏譏專殺得之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

臨川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訛爲五也

家氏曰何休云譏莊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左傳

杜注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

程傳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讎爲昏惡之大也

廬陵李氏曰按穀梁注曰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栗不書日者微者之盟也及高傒處父荀庚良夫卻犨孫林父向戌皆書日者實公盟而諱

之也此說是矣公出國都而盟惟高傒向戌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樗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為謙魯公屈體而從大夫卑弱甚矣

按公未與齊結好而將為婚故先盟而後納幣據下文公如齊則盟高傒亦公杜氏說非當從公穀

冬公如齊納幣

左傳

杜注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范注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程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胡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册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昏娶讎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己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與及向戌盟于劉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觀此為惡之大者也

家氏曰或謂魯與齊既為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請婚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讎人之弟猶曰為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讎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

臨川吳氏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

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己與齊大夫盟而求婚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

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讎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趙氏曰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廬陵李氏曰書納幣三文二年公子遂議喪娶成八年宋公孫壽昏禮不當使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皆譏矣

按呂氏三失禮之說盡之矣吳臨川謂莊公制於母而不得娶文姜不令子娶大非人情竊疑文姜十五年如齊或是議婚因齊女幼而令待之至是始納幣乃制之必令娶齊女非制之不令娶也

春秋詳說卷十三終

春秋詳說卷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莊公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張氏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

王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讎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觀社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汪氏曰說公羊者以謂公如齊淫此末必然夫莊公議婚於齊至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扈屢爲好會納幣觀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是其急齊桓許之如此其緩又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恥耶

按書至自齊以了納幣之案失在納幣而不在至也

公羊謂公一陳佗只是恐其見殺於他國而何注援
陳佗為例以為如齊淫甚無據也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范注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胡傳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

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為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

王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

臨川吳氏曰祭圻內之國王臣也不當外交諸侯而祭自入春秋伯之來公之來叔之來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禮或朝或聘其罪一也

按此只是責祭叔之私交其奉王命假王命皆經文所無殊多一折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

范注尸主也主為女往

程傳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胡傳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地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誇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也

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爲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

服炫惑婦人而盡其心要其從己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

劉氏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境內不可以言如

按因曹劌之言固見輕舉而穀梁得其意謂之尸女爲婚計耳豈曹劌有不便言者歟

附錄左傳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王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哉況公之意以觀社爲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按觀社不須多日想通媾議而卽返

荊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

左傳

杜注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公羊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胡傳荊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

不恪而感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迻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陳氏曰聘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

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

王氏曰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略之也蓋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於舉號則爲進之耳

廬陵李氏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夷狄之情每假禮以行其詐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秦人歸襚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謀離閒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按荆人來聘據事爲可嘉而漸盛爲可慮陳氏進之者憂之也甚有見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張氏曰爲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爲婚姻則當經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

汪氏曰莊公急欲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禮而爲此會也胡傳義見盟扈

按以婚求遇深爲可鄙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何注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汪氏曰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　齊莊公弔杞梁之

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
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梁妻之知禮而辭蕭
叔之朝則爲不悖於禮矣今莊公詘於私欲而受非
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而不曰來朝所以交貶之
也

張氏曰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禮也

廬陵李氏曰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爲名胡氏以人中
國附庸稱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
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爲附庸又曰蕭叔之朝公

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
者王者以天下爲家無適而非所也

按交譏固是而魯不當受朝於外尤重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公楹非禮也

何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按將娶而丹楹以示誇大其見甚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左傳

杜注扈鄭地在熒陽卷縣西北　孫氏曰扈齊地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胡傳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
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
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
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
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

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
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
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
之貴尙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
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
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
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
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爲後戒也

孫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卽位
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婚者文姜制之

不得以時而婚耳故毋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

張氏曰至此又盟以結其言而後許之也

臨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婚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婚者可許則許不可則卻魯欲求齊婚不以媒妁往覬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

之之甚也二國之婚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

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編會盟惟此盟及葵丘書日此盟公羊以爲危之范甯以爲喜之二說各不同穀疏曰傳雖有桓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數蹁惡之事故知此日者善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德既盛與公結盟何得有危故范氏以爲臣子所慶而詳之也然以上文三書至之法觀之則公羊說亦是

按齊女待年而許婚遲此其本情也伯者動有權術因魯莊求之急而故緩使之求遇求盟輸誠無貳而後已不然婚雖屢請何至結盟哉蓋齊之欲服魯久矣借婚以籠致之而魯莊不悟也　爲婚而屈己至於結盟春秋書以示貶或云危之或云慶之俱非正意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胡傳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逆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讎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

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鑒也

王氏曰楹以黝堊桷以斲礱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僭侈甚矣魯用天子禮樂而莊公又過之以誇示讎女聖人備書而惡自見矣

家氏曰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泝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泝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爲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爲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隆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爲榮也不以僭

禮爲孝也今莊公忘父之讎徇母之欲娶讎女爲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以蓋其無父之恥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宮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宗廟不足以崇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獨踰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

按丹楹刻桷相繼爲之穀梁說爲盡其義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廬陵李氏曰逆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爲合禮非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王非正也

胡傳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

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王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臨川吳氏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

陸氏曰公羊曰親迎禮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逆於齊是也

蜀杜氏曰公羊杜元凱皆以爲禮不明春秋常事不書之旨耳

按如齊至自齊皆譏其頻數之意以見不當爲婚於齊吳臨川責其越三年而親迎是旁意　穀梁不正其親迎是大義而云先至非正又僅小失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秋哀姜至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何汪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

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范汪薦進舍置

胡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讎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汪氏曰公以七月至而姜氏八月乃入

臨川吳氏曰若以爲齊僖女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母妹爲夫人若以爲齊桓女則計齊桓之年蓋下於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可壻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　凡卿爲君逆夫人本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失禮甚矣

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

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不亂何待故日入以惡之

陳氏曰制於其母必俟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觀社遇穀盟扈壹歲而三見於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書入者入逆辭也書逆以病莊公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家氏曰不書至或謂其娶讎女不敢以見於廟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於

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耳

啖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難也以義不當入故言入爾有何難乎

按胡傳夫人齊襄之女吳臨川考之亢確文姜淫於襄而以襄女配公其配甚矣莊公制於母而不知恥非人哉忘父之讎尤不待言也變文書入蓋禍所由起也似不僅爲不與公同至而另起一例　公羊謂與公有所約杜氏以爲孟任故其說甚異親逆之時夫婦不相見返國而後成夫婦之禮莊公卽素寵孟任夫人何以卽知而形之於言爲八月之約又將何

爲也此說恐出附會只是魯急齊緩故參差前後耳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杜注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胡傳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

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茅堂胡氏曰大夫宗婦覿譏同見也故不稱及用幣譏同贄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覿只書宗婦覿足矣以丹楹刻桷等事考之其使大夫覿宜有之矣

張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覿同贄是失男女之別

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弒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嬀

疑之際可不愼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自盟防納幣於始至宗婦覿用幣於終見於經書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

劉氏曰穀梁謂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倶在其中可得勿見乎殆不常見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按杜注謂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明日卽戊寅也但書大夫宗婦覿用幣則是未行朝廟之禮而大夫宗婦以私見故書覿也張氏謂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此但言覿用幣則是大夫亦見於內此並覿

之失也宗婦宜用榛栗而亦用幣此同贄之失也非大夫全不當見亦非大夫宗婦全不用幣穀梁之說未是

附錄左傳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公羊傳

何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汪氏曰莊公娶讎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按何氏歸咎夫人淫二叔說得太早只是陰盛之兆爾春秋致謹民事大水例應書不專爲哀姜起見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左傳

杜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旣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

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胡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辭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奚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二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爲戎

所逐而出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

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爲子也侵伐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張氏曰羈繫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棄國庶孽也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天子方伯不能正

陸氏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非也

劉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

陳氏岳曰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旣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

按胡傳以不書爵爲貶似責重曹羈愚謂赤通戎而奪國當重貶赤故赤亦不棄以曹若戎之專制不足責矣病齊桓更是餘意

郭公

左傳

杜注蓋經闕誤也

公羊傳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胡傳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旣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

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汪氏曰說文亡字從人從己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趙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

劉氏曰穀梁謂赤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曰郭公赤歸于曹豈顚倒迷錯如此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旨意卓佹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

按胡文定引管子之文於郭亡爲有據左傳闕疑公

穀謬解不可用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此諸侯交聘之始

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杜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矣

啖氏曰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按聘者常事爾有何可

嘉穀梁之說是也

汪氏曰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强大而專命耳

按前此書聘者有矣女叔來而季友往此爲交聘之始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公羊傳

何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篡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

汪氏曰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按子突救衛不能朔入即位故爲逆天子命其立不以正也不書葬未必因此或史失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注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　日食厤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范注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

胡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大全周禮注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贊佐也擊其餘面

永嘉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

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眉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

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

汪氏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答天變其過不旣甚乎

臨川吳氏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爲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爲非禮故書爾

趙氏曰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凡此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爲得禮又云以朱絲營社

據書禮無此文

劉氏曰左氏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按救日宜用鼓但當鼓于朝不鼓于社鼓于社非禮也又不當用牲作兩層看　胡傳依左氏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云云杜氏謂正陽之月用幣周六月即夏四月爲正陽之月豈其當用幣而不當用牲歟愚謂用幣一層可不添出　穀梁謂鼓禮也失鼓當于朝

之義公羊竟以爲善魯得禮尤非

伯姬歸于杞

左傳

杜注不書逆女逆者微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孫氏曰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

汪氏曰或以爲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爲桓女也

按逆者微書以示譏　伯姬當是莊公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杜注門國門也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張氏曰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内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徇其文而無實徒以牲牲求免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繆戾此魯之所以亂也

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爲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按鼓牲社門總非所以救水書以示譏

附錄左傳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

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此内大夫出聘之始

左傳

杜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友莊公之母弟

汪氏曰此季友私行之階也

吳氏曰凡公及内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

廬陵李氏曰此内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聘行

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於此豈無意乎

按女叔來聘聘魯君也則季友答聘亦聘陳君而二人私交又在聘禮之外汪氏謂季友私行恐不然若例書如陳則是尋常紀事之文若季友私行則是書以示譏此不可以不辨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張氏曰爲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

襄陵許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

附錄左傳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蜀杜氏曰伐戎無譏其致者公出師於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於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按伐戎例書至於春伐夏至見其久故云危之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左傳

杜注不稱名非其罪

公羊傳何以不名眾也曷爲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胡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

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

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劉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公羊云不名眾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穀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二卿一卿命于天子說者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陳氏曰凡殺大夫恆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晉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歟

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惟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爲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疚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者或以其有罪足爲世戒或無罪而昭其節或矜其不幸也

廬陵李氏曰曹殺大夫公羊以爲前年曹羈諫曹伯禦戎曹伯不聽而死於戎諸大夫不伏節死義嗣子立而誅之不書名者眾也曹伯之死不書者爲曹羈諱也穀梁以爲此大夫卽曹羈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卒於受戮君子愍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迂晦不明不可取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耳杜氏陳氏之說得之

按胡傳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

非有不足紀此見書法之貶專殺明矣而不言殺之故大抵除不附己是也公羊以爲誅不伏節死義穀梁以爲誅羈皆非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左傳

杜注宋序齊上主兵

胡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張氏曰徐嬴姓國近齊魯

臨川吴氏曰穆王之時徐偕稱王帥九夷以伐宗周

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僭王猾夏

汪氏曰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葢桓公

伯業未盛亦若伐鄖伐鄭之先宋也明年盟幽於是

而後授之諸侯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十八年救鄭

宋序齊下

按宋齊將卑師少而公會之葢公急欲除戎乘宋齊

之合力而遂親往伐也宋甚近徐故主兵

附錄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

非君命不越竟

杜注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胡傳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

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

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

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

姬而與訓亡矣

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家氏曰于洮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

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

陳氏曰內女爲夫人七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

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爲皆

未之前聞也

汪氏曰公會杞伯姬于洮猶之可也季姬及鄫子遇

于防則惡又甚矣婦人會遇固皆非禮而其罪有輕

重焉

按陸氏參譏之當以貶莊公爲正意書法在公會二

字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

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

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

也

范注前同盟于幽諸侯尙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直

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

程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胡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陳氏曰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蜀杜氏曰諸侯同志而盟其戴天子齊桓主之

汪氏曰齊桓前盟于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詹魯又受鄭詹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于幽魯與盟而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爲心不復攜貳蓋齊桓伯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

廬陵李氏曰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傳范氏曰自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首戴七年甯毋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固無可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矣但衣裳兵車本只穀梁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訓九爲糾則諸家紛紛可不必辨矣

按此同盟所以深予齊桓也夫子非有取於伯功蓋

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使當日無齊桓振作一番則諸侯無統紀楚人肆志周室早亡矣故夫子論管仲大其功可以爲夫子予齊桓之證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杜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示譏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

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逼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胡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遍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譏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遵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卽魯而圖婚其後陳莊

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陸氏曰臣無境外之交况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按春秋前後無有虛說其事以爲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爾陳國大夫安得書卒乎穀梁之說非也

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

汪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娶婦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爲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爲季平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無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春

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

劉氏曰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舉是忘宗國之亂也况去莊公沒尚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

按季友之行未有不請之君者請之君以遂其私事亦爲私行　此以譏季友私交爲正意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

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胡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違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趙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爾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度歸寧乎
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於

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張氏曰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按書會書來以譏莊公愛女之過若杞伯無足責也高氏譏杞伯非書法所重且於會洮擬之文姜齊襄則太甚矣故不錄
附錄左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左傳
杜注卿自爲逆則稱字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傳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不曰逆女亂於君夫人者也書叔姬自其理然
陳氏曰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爲公親焉則莒慶伉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爲强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
按譏莊公自主婚嫁女於莒大夫於慶無譏焉陳氏謂慶伉是旁意　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媵姪皆爲

朡想當時以此禮爲不便故嫁女於鄰國之大夫一夫一妻父母之心其安此亦古禮漸變之一端也

杞伯來朝

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何氏濟川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僻陋

汪氏曰桓公之經三書杞侯公穀皆作紀此書杞伯以後並書伯惟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二十七年書杞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文定據左傳謂杞用夷禮故貶稱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徵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然春秋未嘗書杞公亦不可攷姑闕疑以俟知者

廬陵李氏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爲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成公用夷禮故僖二十三年貶稱杞子卒二十七

年來朝稱杞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若如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杞侯者皆作紀而杞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黜杞而伯之後之稱子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而貶之也胡氏於杞子卒下云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貶之則胡氏意亦以爲杞本伯爵故於此條下無注矣然胡氏本不信時王黜陟之說則是棄杜預之前說而用杜預之後說也竊嘗考之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始莒以微國尚伐杞而取其邑則杞之微乎微可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爲侯本無所据但胡氏略而不言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爲是紛紛耳

按高氏致伯姬之說爲得其實　杞之稱伯諸說紛

歸當時王室雖微猶行黜陟謂降自周王爲是若朝
覲貢賦之屬雖僅同於子男而稱謂之際似不便自
改其爵秩也李氏謂杞之爲侯頗異舊說姑闕其疑

李氏以陳杞宋爲三恪頗同予見

附錄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傳

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

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汪氏曰相會於衛地而後伐衛則爲謀伐衛明矣然
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
也

按齊魯會於衛地自是謀衛而伐衛魯不與者或魯
欲助兵而齊桓自知有餘力不須魯歟觀下書齊人
伐衛桓公亦不須自行可見

春秋詳說卷十四終

春秋詳說卷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莊公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
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
師未得乎師也

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
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
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
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胡傳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
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
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
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
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其社稷

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辭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衞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衞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衞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五峰胡氏曰春秋之時天下無號令甚矣衞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爲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爲衞侯者卽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

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衞而非繫於齊也

張氏曰衞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衞爲主罪之也不地於衞都也

高氏曰初衞與兵助子頹簒王而齊爲伯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衞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衞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爲乃若是

臨川吳氏曰前年冬齊侯出會魯於衞地矣今年伐衞稱人者蓋齊師待於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衞不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衂也

陳氏曰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衞也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衞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

趙氏曰公羊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云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夫文字本以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曰敗者稱師衞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

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按衞稱人者罪逆王拒大國以取敗微之有何義乎

劉氏曰穀梁謂衞小齊大其以衞及之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非也衞欲戰則衞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衞不爲國大小也又云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衞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

盧陵李氏曰伐衞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爲去年同盟衞懿公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衞未有

罪也穀梁以爲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遽有侵伐之舉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氏以爲予齊罪衛之文與三家皆不合竊原其意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甗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即戰可知矣此胡氏所以爲考據之精也然考之去年同盟

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霸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何足詳哉故以左氏賜命之說爲有則齊侯伐衛之說不可謂無以王命之說爲有則取賂之說亦不可謂無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正與楚丘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之與伐楚同乎胡氏拘於將卑師少之例意有未備當兼陳氏說爲是

按公穀皆糊矣語左傳亦略當依胡傳罪衛爲是

吳臨川謂齊師待于城濮但遣徵者往伐云云尤有理於上文本文俱說得無礙　以王命爲辭而歸之取賂齊桓不能無不是而書法重在責衛於齊無貶取賂見於傳非經所有也

附錄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蘧蒢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婁人諸侯救始此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穀梁傳善救鄭也

程傳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胡傳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

張氏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

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三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檉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薦致侵伐於鄭齊桓於是大舉次陘之師以聲罪於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誘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沒而鄭伯卽朝於楚然則齊桓攘夷安夏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卻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霸者爲愈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爲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內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嘗試齊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

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按此是齊桓第一義舉大有關繫春秋深予之　齊桓主兵而書公會齊人宋人魯史之文自當如是救鄭以卻楚未必將卑師少但是命將非桓公自行耳

冬築郿　郿公穀作微

左傳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杜注郿魯下邑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胡傳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鄱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

張氏曰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

呂氏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廄者一比事以考之而莊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

啖氏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囿之下不宜濫在此

劉氏曰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邑與都相較無幾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又當殊而通以城名之何耶

廬陵李氏曰三傳皆以爲築邑但公穀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云虞之非正也似以爲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按書築郿下卽書大無麥禾則其譏可知　築者創作邑尤見多事

大無麥禾

公羊傳冬旣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胡傳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汪氏曰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桓宣有年大有年皆書於冬　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傳言饑而不害宣

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蝝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豫至於未如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

劉氏曰經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

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吳氏曰公羊云曷爲先言築郿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郿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關諱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爾有顧如何爲義也

按公穀注疏皆以禾爲苗於冬不合胡傳以倉廩言之則麥禾皆謂穀之成者非苗也今中州人謂麥秋亦舉其成者言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杜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

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胡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國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常事不避難我不如

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汪氏曰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且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苟齊人不與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葵丘五禁曰毋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

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據諱是譏非善之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按諸家多譏文仲非也莊公不恤民力以致饑而又漠然視之告糴之請出於文仲而又自行以濟事何咎焉書此所以病莊公非譏文仲也平日文仲非專任魯政者趙氏譏臧孫為政無畜失其實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左傳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杜注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

按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嬴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家氏曰延廄馬閑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正義每廄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

茅堂胡氏曰書新延廄者爲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仍舊可也

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

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廄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

趙氏曰左傳云新作延廄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廄不當云新

啖氏曰左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入此說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農隙作之

按書法在新字延只是廄名家氏謂又延廣之非也合上文觀之則不當新自見　劉氏謂延廄夫子之廄當革不當新別是一論非正意不錄

夏鄭人侵許

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

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按書侵以譏鄭若受齊命則於鄭無譏許後從中國其畏鄭畏齊未可知

秋有蜚

左傳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劉歆曰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孼

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爲將

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新安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竹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甚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爲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蜚螟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書故不言多而言災

汪氏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爲蟲獨山海經以蜚爲獸但負盤常有當如書蝝書螟不當書有始存識以俟參考

吳氏曰左氏云凡物不爲災不書春秋記異多矣何必爲災乃書

按左氏謂爲災公羊但云紀異穀梁亦不言災諸說紛紛究不知何物劉氏見則大疫之說尤異　竊以爲蝗之能飛者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左傳

杜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胡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不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臨川吳氏曰叔姬娣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爲姑而爲服大功之服也與叔姬莊十二年歸酅此卒於酅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託雖寄寓於酅以待死其爲紀國夫人之娣則如初也

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爲國亡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

按錄叔姬之賢是正意借此以見紀侯之不能自立是旁意胡傳似失賓主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杜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又曰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今十月定星

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
功息

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范注傳例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
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也

楊疏凡城之志皆譏也此云可城也者傳以得土功
之節者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者則責之深故傳云
可城也不謂此城無譏也

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
爾其閒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

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廄於
是又城諸防豈不爲亟而譏之乎

啖氏曰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必
小大乎

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後城記爾

汪氏曰左氏以謂書時也穀梁以爲可城特拘於常
例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按公羊何注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穀
梁以大及小或亦是此意然皆無關繫之說非春秋
本意左傳謂時以月計耳在莊公則不恤民困頻用
其力不得謂之時書法終是譏辭

附錄左傳樊皮叛王

三十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
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左傳

杜注齊將降鄣故設備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

能救鄣也

張氏曰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當從公穀書
師成魯地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不復
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陳氏曰次于滑也書公于郎敗師之此其但書次何
以是爲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于齊也君父死焉
不能討誅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於是
次成齊人降鄣雖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
貶也

汪氏曰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夫欲救患而不能謀陵弱而爲援皆罪也然鄣乃紀之附庸觀魯之加恩禮於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鄣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之仁而畏齊强盛不敢援鄣故佯爲救鄣之虛名猶次滑之意耳

按此非公自出故但云師　救鄣本穀梁之說此時魯方附齊必不敢顯言救鄣趙氏之疑甚有理或是合齊圍鄣而中止耳如前會城濮原以討衛及齊伐衛未嘗用魯師可以類推

附錄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

執而梏之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

左傳

杜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

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穀梁傳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

胡傳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强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趙氏曰凡服從內附曰降不言鄣降降由於齊

鄱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當有存亡繼絶之功得鄣之地不足以爲廣幷鄣之衆不足以爲强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孑遺聖人所以書降鄣

而深致其誅貶也

家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鄣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郕雖降而猶存鄣則不復見矣

啖氏曰公穀云鄣紀之遺邑按鄣自是小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

劉氏曰公羊云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假借爲避諱也

按書法自是旣齊桓雖遂以兵脅而罪其主者非以將卑師少稱人也　鄣以紀附庸爲是附庸別爲一國則魯無緣救鄣公穀以爲紀邑故有救鄣之說而實非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胡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旣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

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高郵孫氏曰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爲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

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

汪氏曰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惟紀叔姬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娣媵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獻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亡繼絕之遺旨也

按叔姬不以國亡易其心故破例書葬而繫之於紀以褒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葢魯地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衞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霸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

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爲志焉爾非也設若外爲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按許氏深得齊桓之心會而不用其師所以咨謀結好防患霸者籠絡人心之術也

齊人伐山戎

左傳

杜注山戎北狄

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已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胡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眾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

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强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

茅堂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内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爲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候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玁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

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爲中國患尚未正辠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

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

按齊桓伐山戎借威遠以服近而戎非勁敵救燕又爲有名自是霸者之作用春秋於此當無譏意穀梁以齊人爲齊侯而稱人以愛之其說頗曲故胡文定

直以稱人爲譏愚謂此舉未必齊桓親征因下文齊侯來獻戎捷遂以爲親征耳雖他書有可爲桓公北伐之證者據春秋觀之終爲疑案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左傳

杜注刺奢且非土功之時董子曰譏驕溢不恤下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胡傳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豫占候是爲遊觀之

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徐氏曰郎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

家氏曰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譏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

按胡傳何以書厲民也此論正大而公羊以爲臨民之所漱浣蓋謂臺臨泉泉者民所漱浣其說甚小而俚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廬陵李氏曰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以爲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爲齊桓所黜亦未有考胡氏於此亦無傳不知用何例張氏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桓公二年滕子下

按程沙隨謂大國責賦於小國不堪多自降以從殺李氏引此蓋謂自降爵也是臆度之說

築臺于薛

左傳

杜注薛魯地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按薛伯國也此薛魯地雖相比而書不可混看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

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范注菽豆

胡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大全注前漢書陳湯傳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湯爲西域副校尉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得漢使節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千餘人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爲湯延壽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復爭乃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

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

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綏中國而遠事戎狄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於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

劉氏曰穀梁云內齊侯不言使也非也去年伐山戎知其當爲齊侯者正以獻捷乃齊侯也今此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今既稱齊又曰來獻安見內乎又云戎菽也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北字類艸狄字類叔傳寫訛謬并爲一字耳

廬陵李氏曰獻捷例二胡氏於此條兼用左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爲內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於楚人使宜申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又曰戎菽者蓋因管子有出戎菽及蔥布之天下之說故以戎爲豆非也

按穀梁言使公羊言親來而云旗獲過我則非眞獻矣胡文定從公羊以爲躬來誇示誇示亦非眞獻書來獻所以抑之似皆非確說夫使來獻捷則當至魯國豈齊桓親至魯國獻捷乎若在國之外又何以不地也李氏因穀梁疏有云還經魯界使人獻捷遂變其文謂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亦未明言獻之道旁獻之國中蓋有難以指實者矣愚謂將伐而莊會魯齊既伐而齊使來獻捷只是往來酬答之常春秋備書一伐一捷以紀此事之始末非有所譏獻捷出齊

侯之命卽書齊侯於義不悖也胡傳書來獻以抑之
張氏又謂齊之獻魯之納皆畀恳意未能慊然 獻
捷非獻俘只分遺所獲之物耳若戎菽則太細 或
謂此來字謂齊侯自伐戎來而獻戎捷與道經之說
頗合但不合來獻之例

秋築臺于秦

左傳

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

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
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
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
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范注秦魯地

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
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
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啖氏曰穀梁云虞山林藪澤之利此當施於築囿下
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之變故築臺此說無益於
爲敎又曰公羊三築臺各有說一云譏臨民之所浣
漱一云譏遠也一云譏臨國按一歲三築臺假如皆
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按三書築臺以深致其譏意各有所在總屬不宜不
必過爲分析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程傳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
也

張氏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

得歷時而言也

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微然及月者書月及
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曰冬不雨則一時無
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閔
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爲嗣歲之災也故
特書之

呂氏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纔一
時不雨爾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
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興土功屢見災異故詳志
之也

按不雨卽旱杜氏謂不書不爲災非也　周正之冬爲酉戌亥當收秋禾種麥田之時不雨最害農王氏謂穀已成實未甚害或囿於所見不識北方農事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左傳爲管仲也

杜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

穀梁傳

范注小穀魯地

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沙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也

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麋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郿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洊饑而輕用民力乎

高氏曰杜預以小穀爲齊邑左傳云爲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爲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按魯邑爲是左氏云爲管仲誤　莊公用民力此其終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杜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閒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汪氏曰何休謂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然隱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衞地而衞序齊宋下蓋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邂逅莫適爲主故以爵之尊卑爲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爲序耳

廬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衞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按宋公請先見則宋爲主齊爲賓故先宋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

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杜注牙慶父同母弟　女公子子般妹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

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胡傳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陳氏曰雖酖之而立叔孫氏喪以大夫之禮也　季友以君命酖牙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

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

石氏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徇一人

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爲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酖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迹二叔之罪已彰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爲文也

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强盛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爲之諱也

廬陵李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諡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曰慶父以孟爲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

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爲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諡也其後子孫以字爲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劉炫以爲慶父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爲伯而已爲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於此

按季友酖公子牙必有據公羊謂弑械成是也其酖也祕故以病卒爲言而春秋亦爲之隱者見季友善處兄弟之際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後世常用此語出於公羊多昧其原　大夫自爲序本仲也而稱

孟不敢與君爲雁行仲其實而孟其名故或稱孟或
稱仲李氏之說稍異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

胡傳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六位姦之竊也
危病邪之何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
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

爲不強卽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
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
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弑
則不地　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
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女子小
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
至哉

張氏曰書月書日謹之

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
而已又曰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
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衞次于滑狩于禚
及圍郕盟蔇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
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
宋師劫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霸業故數年
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
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扈皆
爲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
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爲一經之
特筆然多麋有蜮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

荆人祭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尙歸乎魯幽之盟
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意乎魯宜可以有爲
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郿新廄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
三築臺焉坐置其國於晏安沈酣之域欲無危得乎
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
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
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爲風敎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
誅也得之矣

按莊公在位三十二年國勢頗振取重鄰封可謂全
始全終矣然忘父仇縱母惡屈意媚齊釀成子禍蓋

由不知禮義之大閑也而且幸國無事習爲驕奢輕用民力災異疊見若非齊桓營霸厚撫近鄰則國之危不待身後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杜注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孔疏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胡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卽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張氏曰子般見弒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閒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皐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盧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赤是也

劉氏曰穀梁之說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豈不益明乎何若日之與正卒相亂哉

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弒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卽見弒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於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爲又弒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娣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

以無事昭公又書卽位與閔公異何耶

按子般之弒在慶父之專兵而不在圉人犖之鞭左氏所載鞭犖事特其細者也卽不鞭犖慶父欲行弒豈無假手之人乎或以此責莊公不自誅犖亦非也莊公之失不在不誅犖而在不能禁慶父之專兵莊公貽禍於子於般也無責焉

公子慶父如齊

左傳

杜注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胡傳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卽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王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弒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

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卽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恤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爲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

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弒而尙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爲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齊魯爲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爲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卽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率之職也

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末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

于邾公子慶父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横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

劉氏曰穀梁云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見子般之弑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弑君此魯人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使其罪不見乎文十八年子赤卒下季孫行父如齊則行父亦弑子赤者耶

按慶父如齊求援非奔也如齊即復仍專魯權若奔則不能遽復矣春秋魯史書本國事有所諱聖人欲以即事見意也故連書卒書如齊知如齊必有故僅謂其專兵自恣似未盡書如齊之意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

左傳

杜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强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按狄書伐以見其公然敢於稱兵也冬書狄伐邢正月即書齊人救邢以見齊桓救患之速此爲下地合觀自見

春秋詳說卷十五終

春秋詳說卷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閔公

胡傳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

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於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大全注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　汪氏曰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

家氏曰子般者莊之太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弑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爲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即位

張氏曰閔公以幼爲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仗義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爲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爲弑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非也去年十月子

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
廟乎朝廟豈非卽位乎
按公穀皆謂繼弒君不言卽位左傳亦云亂故則因
不書卽位可得弒般立公之實胡傳內無所承上不
請命固是正論然於時事不甚緊切　左氏謂亂故
蓋謂繼弒而立未免諸事草草卽爲不成禮豈必不
朝廟而爲不成禮乎劉氏駁左蓋遵胡傳而以左氏
與胡傳不同也　公羊之鄧扈樂想卽左傳之圉人
犖　張氏云累齊桓是餘意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
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
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
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
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
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
稱人將卑師少也
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
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
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狄來救而中
國不救遠國往救而四鄰不救皆罪也救而譏其次
則著其怠於解紛也救而譏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救
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
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鬬
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
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
民左衽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管仲發
其端也
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
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
公之救未爲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既
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
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

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爲矜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霸者之心也

按書救邢所以深予桓公其書人者桓不親往也伐山戎以救燕書伐山戎而不書救燕者燕遠救緩伐諸山戎之地以懲之故但曰伐山戎此則以師至邢以救邢故曰救邢也　胡傳於救邢稱人曰將卑師少於伐山戎稱人曰貶蓋爲親往不親往起見也是謂兩處稱人當一例看人者衆辭所以張大其事

也　春秋予齊桓攘救之功伐山戎其大者若謂桓公越險遠伐貶而稱人則桓之霸功俱屬多事於此不能無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弒誤矣

按莊公薨十一月乃克葬季友能去叔牙而莊公不能決計除慶父可謂自貽伊戚矣　莊公之不早定世子使其孤弱無助而被弒其中必有見制於哀姜者史不得其詳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杜注落姑齊地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按公羊何注謂季子奉閔公託齊桓非也當從請復盟納爲是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

杜注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程傳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胡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

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出此起矣

汪氏曰朱子謂夫子書季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襃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古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

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子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

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爲之也慶父爲之則閔公不弒以閔之見弒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爲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慶父弒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陸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蓋惟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祕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

張氏曰邦之杌隉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爲國之輕重而敘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爲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重權外則出奔強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於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落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按公羊注季子從齊來非也不見於傳而見於注自是臆說李氏信之亦非　吳臨川謂世臣忠於國者請復季友以季友之賢平日豈無深交而臨難爲之援者此亦不必致疑　朱子言及季氏後來事只是閒議論據經文季子來歸自以深嘉爲說不必因朱子言而謂有防微杜漸之意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疎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胡傳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辭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茅堂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

張氏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爲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啖氏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按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廬陵李氏曰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

按魯有落姑之盟故齊有仲孫之來省難出於善意左氏文多浮誇後人因桓公問答之語遂交譏之掩其睦鄰省難之善意視爲窺伺吞併之狡謀桓公營伯方仗大義服人似不然也　公穀以仲孫爲慶父大誤

附錄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

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左傳

杜汪陽國名齊人偪徙之

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

家氏曰齊桓遷邢義也爲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别擇

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爲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爲附庸幷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强其所不欲之辭也

汪氏曰齊人遷陽以力偪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鄣遷陽則不絶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杞則興滅繼絶之意也霸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按遷陽自非義舉便其私耳汪氏謂不絶其祭祀或有之

付錄左傳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

杜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别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新主既立特祀于寢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

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宫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宫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何注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傳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

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爲然哉

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

家氏曰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祖羣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爲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羣廟之主烏在其爲審諦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禘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議矣

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

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爲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臨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别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爲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爲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眞聖筆也

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礿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

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程氏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爲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爲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爲合祭羣廟之主故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

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祫其謂禘爲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纂例譏左氏妄引禘名以經證之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錄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荀諸國皆有禘則曷爲惟魯一國有禘樂耶劉氏曰公羊云未可以稱宮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

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得之

按魯禘之非禮不待言此處書法重在吉字二十二月未及大祥不當行吉祭也公羊之說甚明　胡文定駁公羊宮廟之說以爲但祭於寢亦有理只是於莊公主前從吉行禘祭也莊公非始祖亦必不以桓爲所自出而祭之但用禘禮祭莊公耳既僭而又太早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程子天子禘諸侯祫皆合食之說朱子有辨故文定引程子云云宜活看看來天子有祫禘不合食祫乃合食諸侯有祫無禘

魯僭禘禮祫亦當兼行文定謂春秋言禘不言祫春秋所書皆譏失禮其合禮者不必書也若四時之祭其禘名非周定制與大祭不相混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胡傳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删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

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張氏曰凡人於其父祖之罪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矣

汪氏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况羽父再不氏於隱薨之前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閔薨之後鈇鉞之誅顯然於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爲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討賊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劉氏曰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令季子力

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公羊之說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爲義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按閔弑而書薨自是魯史舊文孔子因而不改而於下文姜氏孫慶父奔見其意恐非原書弑而孔子故諱之也其不地不葬聖筆所削或有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

杜注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

孔疏言外淫者謂與外姓爲淫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范注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

胡傳夫人稱孫閒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閒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陳氏曰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絕也

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很之態已見於薦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

淫妓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弒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於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於邾雖不去姓氏而絕之之意已著矣

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按胡傳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蓋因桓被害而夫人孫齊不書姜氏故如此分別范氏謂文姜殺夫哀姜殺子此輕重之差竊以爲聖人書法恐不如是孫齊猶云歸本國也孫邾愈見哀姜與邾無交涉所孫非其地也　哀姜以通於慶父而孫邾乃因淫而出也依左傳注疏竟是於邾又行淫矣當曰孫邾不知何因是亦下流惡歸之意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

請而葬之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强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

之永鑑也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或問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貶其公子與翬同莩堂胡氏曰翬不稱公子者爲戒貴戚之卿主兵擅權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弑公也
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
汪氏曰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篡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爲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圉人犖卜齮之釁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碏雍廩之謀則其仲之奔亦未居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

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霸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於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爲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其弒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歟

陸氏曰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爲義

廬陵李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爲季子推親

親之恩夫慶父弒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張氏陳氏之說是矣

按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可謂辭嚴義正下文寬季友而歸咎於莊公則所謂譏失賊者見公子不當令專權非責季友之失賊也　閔公書薨而下文連書夫人孫邾慶父出奔則見公薨之有故原非以失賊責季友　季以僖公適邾非已避禍恐慶父更弒僖耳季雖在邾必有共謀之人在魯爲除慶父計不然慶父何以出奔　書公子牙公子慶父俱不沒其實以見骨肉之禍爲可畏而季子有難以處此者矣

附錄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左傳

杜注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

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程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胡傳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

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

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

也春秋內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

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覘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况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有庸於魯耳

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于蔇齊無君文不沒公卽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按高子來盟上繫之齊自是齊桓使然桓因仲孫來未定魯難而使高子將兵以威鎭魯令其不敢復貳此是霸者仗大義以服人處而諸說多美其臣而疑其君乎無取焉　凡人臣出使雖奉君命雖未有一定之畫而經權常變自當慮無不周謂齊桓本不令其盟而高子擅盟於魯爲有惠於君爲不忠非至當

之論也　如齊桓令高子覘魯可取則取則高子之盟必繫覘魯不可取而後盟高子之本心亦不善矣又何賢乎　齊桓問仲孫可取之語在前亦不可泥王此猶據以疑齊桓誤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

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穀梁傳

范注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

胡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謁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泆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卽位宣姜淫泆耽樂忘政習貫爲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爲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正書入也以衛爲春秋初之大國纔五十年淪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募則滅可不戒哉

陳氏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

汪氏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不能攘夷狄故爲之諱或以爲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蓋桓公始雖不能卻戎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

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辭又春秋之變例也

按胡傳追論入衞之由而歸於淫亂可以垂戒　范氏謂爲桓諱非也陳氏謂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得之　狄入衞擄掠而去非據其地而有之其不書滅宜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胡傳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朱子曰孔氏以是詩爲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

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非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袁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

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
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
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
臨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
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
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鬬之事乃
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
民而何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
不足責也

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
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
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
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
文而深譏之也
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
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
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
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按不書高克自是高克不足責杜注謂高克狀其事

以告魯非也　書鄭棄其師鄭以國言責専在君胡
傳君臣同責當分別看　惡高克而欲遠之何遂別
無計畫而令其帥師翱翔河上久而致潰如此舉動
非自棄其師而何聖筆之妙曲盡情事
附錄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
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

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
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
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
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
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
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
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
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
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
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

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

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杜注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詳說卷十六終

春秋詳說卷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僖公

胡傳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

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

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或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是亦嘗請命於王矣不書即位何也茅堂胡氏曰閔公之薨魯使不告於周亦不書周使至魯僖又不見於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

張氏曰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

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爲君至此久矣國內已粗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

啖氏曰左氏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按僖公之立原屬造次其內無所承不待言也而胡文定必兼上不請命爲說蓋以大義律之也受方伯之命而不由於天子能無罪乎然在當時不以爲非矣　僖公之立由季友左傳謂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屬僖公故成季立之林氏謂禮事成季是也只是小心奉承之意非哀姜通慶父之比朱子謂通成風似看事字太重則成季不得爲賢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

左傳

杜注次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邢地

公羊傳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

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程傳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

釋擐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謂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

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循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也

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

其怠於進兵而救患之不敢也救者次雍揄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矣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也

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

趙氏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何用曲爲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云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

得云不與

劉氏曰公羊云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也非也若此當貶又何遂其意乎若當褒則次非救者非所褒也又云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于聶北其刺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直言齊師曹伯有何不可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何

以獨無師乎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榆也胡氏通爲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爲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別公羊以爲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釋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此二說皆不見貶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

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又曰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爲諱齊侯穀梁以爲微齊侯皆非

按先次後救實能救也非貶辭合下自見行師趨利非必以直前爲尙易稱左次无咎但期志在必救雖次無害於義也若名救而實不救則不在此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

杜注夷儀邢地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胡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

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雖自潰而非爲狄所入也諸侯逐退狄師然邢國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曰遷邢　邢卽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

啖氏曰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中爲附庸公羊云遷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或自請遷或自遷仍爲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但言其移國都而已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是也

趙氏曰從而臣之曰遷某齊遷紀郱鄑郚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國遷曰某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亦是但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夷此其異也

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

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有居之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高氏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按左傳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無私離邢之遷而師實代爲遷也但出自邢人之意故書邢遷既遷于夷儀而又爲之城以居之城即城於夷儀也是舉可謂仁義之師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傳

杜注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何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胡傳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

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高氏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

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沙隨程氏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戎或謂齊人取其尸歸於齊者非也既薨于齊地則以歸者歸于

我也

或問齊人以歸是齊人於此時告魯許之以將歸姜氏歟抑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則曷爲至十二月方至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半年方至何其久也茅堂胡氏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

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閔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同

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

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在以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夷或爲魯地或齊地雖不可考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辭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爲已甚然先儒謂武后篡唐唐之臣子猶當廢庶人而戮之況齊桓而不可殺哀姜乎

按左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告歸魯則不宜用請字當是寄柩齊地魯人請葬十二月乃至耳依公穀是齊人以姜氏歸薨于夷則歸謂自邾歸也文理倒置未敢遽信　歸只作許歸而待魯人之迎似亦可通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

左傳鄭即齊故也

杜注荆始改號曰楚

胡傳楚稱人浸强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强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

晉人者以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汪氏曰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爲進之此稱人則以爲浸强何也蓋來聘來盟則嘉其慕義於中國故曰進之侵伐中國著其陵暴故曰浸强也

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舊名前此侵敗中國皆以州舉獨來聘稱人自此始稱國稱人則浸强而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儼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廬陵李氏曰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閒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殺兄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倘不能逞至三十年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强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疑亦得之

按楚人自定其號曰楚故因而書楚衰敗不關乎此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

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

杜注犖卽檉也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汪氏曰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誤耳

按杜氏謂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夫以本國事將誰告會謀救鄭不待盟固有之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

左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杜注偃邾地　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

孔疏犖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與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并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

其理當然也按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即求齊齊既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胡傳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

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而撓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之罪矣

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按邾戍虛丘欲侵魯在未會之前恐會檉時戍猶在虛丘也魯人因其歸而敗之邾人自有罪不得專責僖公　魯邾之釁自夫人孫邾起然成季亦以僖公適邾想夫人孫邾而僖即歸魯邾又為夫人謀魯耳

何氏謂魯怨邾以夫人與齊不合情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犁穀作麗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杜注酈魯地大夫生死皆曰獲

公羊傳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

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胡傳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然後興師而來伐

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辭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高氏曰書公子師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譏而目之所以深責之也獲挐所以絕慶父之賂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

汪氏曰莒人受賂而責賂固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

左氏公羊皆謂予季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爲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

劉氏曰左氏云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挐與鄭偧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

啖氏曰穀梁云季友搏殺莒挐拔季友賢哲之士豈爲匹夫之事乎傳誣也

廬陵李氏曰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紿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按穀梁之說荒唐不足信當從左公爲予之之辭胡文定信穀梁亦似誤　依左傳莒人前已得賂而又重求不言莒興師依公羊是求賂不得而興師伐魯二說小異文定用公羊說爲責魯不以辭命喻之使知不縮而引去不知喻之不去將如何若詐擒主將

必不然也　般閔連弒魯國大亂夫人孫邾慶父奔莒邾莒之來必有其故而三傳所載不得其詳愚謂聯書邾莒之敗以見成季輔僖立國定亂之功　敗者彼來而我敗之也不必拘詐戰曰敗之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杜注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

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胡傳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絶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於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

乎下也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爲非義不可逼乎春秋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云不言姜爲齊桓諱殺同姓也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弑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爲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則非春秋所諱矣
高氏曰齊誅之是齊已絶之矣魯請之是魯不忍絶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絶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卽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孫氏曰閔二年孫邾不貶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姜差輕
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不稱姜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
汪氏曰文定謂書夫人喪至以譏齊桓據劉氏專責魯僖之請姑兩存之
廬陵李氏曰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爲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

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爲闕文是不察於春秋從公義矣
按齊女淫齊殺之亦出於義况行伯討乎左氏律以從人迂矣齊桓不殺魯敢殺之乎何以正其罪　或書夫人姜氏或書夫人或書姜氏若夫人氏三字不成文理非衍氏則缺姜似不必曲爲之說　喪自齊至則前云以歸當是歸齊　高氏云葬於死所極是僖公迎喪於情爲是於理爲非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國語衛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胡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患相恤以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溥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孫氏曰此會檉之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貶也
汪氏曰不言桓公貶不書諸侯者略之使若魯自城爾　僖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爲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伯者命之則爲專封矣
劉氏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

爾彼衞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于
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許之則桓公爲有德以
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
此之謂也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
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城
焉爾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
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
朝焉爾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
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　穀梁云國而曰城此邑也
而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

之何哉
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
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
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
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衞而桓公之德在其中
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
於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按城楚丘以存衞義舉也魯史自書以美魯君而伯
者之功亦因以見未必是書齊桓專封之意　三國

城邢並書師次聶之師而城也此專書魯城楚丘當
是會檉歸而別起事也故書法各異　語氣只是說
我魯又起大衆往爲衞城楚丘耳諸侯同城自在言
外無可疑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茅堂胡氏曰書哀姜孫于邾薨于夷夫人氏之喪至
其誅絕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日葬書小君謚更無所
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

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
臨川吳氏曰哀姜有罪齊桓以霸令誅之者義也然
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子無絀母之道故
僖公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按前迎喪歸矣自宜以禮葬僖公此舉固是子不絕
母之誼而亦所以結齊桓殺哀姜之局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晉始見經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

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杜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

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

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程傳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卽書滅

胡傳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

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旣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　晉武公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爲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閒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

辥氏曰虞啓晉伐下陽非虞則晉不能伐虢滅虢則虞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虞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書法同皆衰世之意又曰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太子仇及成師仇爲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幷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爲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佹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

使大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伐東山皋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於此

趙氏曰公羊云夏陽郭之邑曷為不繫之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若在下陽受兵何得不見擒乎穀梁云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按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

按其造謀者晉也臨事導晉師以入者虞也故先虞以見虞之貪甚於晉之狡爾　下陽曰滅為虢言也下陽亡則虢從而滅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胡傳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藉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其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

盟不煩諸侯也

汪氏曰貫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黃皆荊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廬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為諸侯在然何氏范氏之注則但春秋褒以偏至之辭耳啖子謂

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張氏說是又曰江黃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按貫宋地江黃服齊桓與之盟宋爲地主故亦與焉未必諸侯皆至　書此以見齊桓之服遠爲服楚之漸自是于之之辭

附錄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左傳

杜注傳在三年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范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爲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按此爲始至下文六月方雨合觀方見憂勤之意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爲令尹兵勢浸强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按楚有所侵而後有陽穀之會有三年之伐鄭而後有召陵之師春秋備書以見齊桓攘楚之始末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左傳

杜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爲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注太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年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卽書善其應變改政早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毎時而一書閔雨也習

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張氏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之所以編於詩而去年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

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

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爲旱也若眞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於首月書之見其爲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爲念也

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經閒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此說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不以爲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按不雨經三時而左氏謂不曰旱不爲災似不近理當依穀梁爲是　何氏放佞臣理冤獄云云亦可備

考

徐人取舒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

高郵孫氏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復存也

家氏曰魯頌曰荊舒是懲舒與荊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攘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廬陵李氏曰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亦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

年從楚伐吳亦稱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又曰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爲易趙氏以爲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減其滅罪乎以爲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爲書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逼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夫

夏之旨也

按下五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則徐之叛楚附齊可知矣書徐人取舒爲齊桓伐楚之漸予之故稱人

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杜注示旱不竟夏

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過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爲可喜

張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

劉氏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於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閔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

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爲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惟有道者不然己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己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以百姓之心爲心是故與民同憂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王事之成也

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爲政猶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陸氏曰公羊云上雨而不甚也按此釋迂僻之甚
按頻書不雨以見其憂書雨以見其喜自是君之留
意民事處而其中修省補救可以意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
杜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
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
乎桓公之志

胡傳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
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
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於陘所謂聚而爲正
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
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
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
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
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掎角之勢明矣此
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汪氏曰二年楚侵鄭故　公羊云桓公曰無障谷無
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竊疑此當在盟葵丘之
下盍錯簡耳與孟子所載五命之辭及穀梁明禁之
目略同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遏糴穀梁所
言雍泉訖糴也
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
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
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爲伐楚
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
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

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
按伐楚是春秋大關頭亦是桓公大作用觀其頻年
盟會全副精神無非在楚動出萬全故能一舉而有
召陵之盟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
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杜注涖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
卿詣齊受盟
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
穀梁傳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

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

汪氏曰旣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在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爲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謂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

廬陵李氏曰涖盟對來盟爲義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涖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莨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爾則涖盟爲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按涖盟爲下會伐楚計自是善舉季友之行書公子重其事也亦非專予季友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汪氏曰楚師三至於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檉于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矣

按齊桓久爲伐楚謀而楚又伐鄭所以明年正月遂伐楚也

附錄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春秋詳說卷十七終

春秋詳說卷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僖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杜注民逃其上曰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　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范注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

胡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

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　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譎　或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蓋

桓公每事持重當時楚甚强大僭王亦非一日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卽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朱子曰然

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

陳氏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强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簒弑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

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詘楚也桓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詘使其大夫卽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罪致伐然楚衆方强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

劉氏曰公羊云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爲別也又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俟屈完也亦非也若實俟何爲不言屈完如師啖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

家氏曰左傳云蔡姬蕩公子囿公怒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爲私怒而發殆不然也

高氏曰齊桓欲攘荆楚經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爲蔡姬擧哉

廬陵李氏曰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辭也逃其上則擧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

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又曰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止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止書侵蔡之類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辭一曰兩事之辭一曰專事之辭公羊又有生事之辭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

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爲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爲善之尤者葢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按春秋時稱王卽後世之稱帝也楚居然與周並稱王猶後世之草竊稱帝法所必誅者也齊桓旣爲伯主烏得不問其罪若令其去王號彼已數世勢所不能但責以包茅不共示以大義使知有周天子在上而已此伯主之論理兼論勢也本爲伐楚徑由于蔡不破蔡慮其附楚爲患故先侵蔡蔡潰遂伐楚左傳

蔡姬之事無關繫也　遂伐楚張大其事深幸之之辭入春秋來僅見此舉胡文定謂譏其專恐非春秋之旨　楚强且狡諸侯以客兵深入自宜致慎次陘以觀楚之動靜亦非貶辭　胡文定以侵蔡爲奇兵似謂借侵蔡以緩楚若然則當以伐蔡爲名何云侵乎愚謂侵蔡只是道經蔡因其附楚而侵之非陽爲侵蔡而陰爲伐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胡傳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令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椑音闢汪氏曰棺親尸者

高氏曰新臣卽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汪氏曰穆公也子業嗣是爲僖公

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葢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

劉氏曰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穀梁之說非也

按左穀皆言卒于師胡文定引劉原父謂歸于國依地勢論之劉說似長蔡與召陵皆在許東南召陵古蹟在今郾城爲許州所屬陘在召陵南去許當不過百里許男病篤歸國自是近理　下文盟召陵左傳

云師退次于召陵陘在召陵之南可據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杜注于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范注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

胡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

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揚子法言注緼亂也

陸氏曰楚蠻夷之强國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

之　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

蜀杜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彊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

張氏曰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雖錄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

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也

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

廬陵李氏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爲齊侯之績故袁夔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爲桓不得志者非也

按陸氏謂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甚有見蓋事雖豫定設兩面之策以遣使而使臣相機行事其常也未有不命之盟而遽盟者諸說多專美使臣

愚意還重楚子遣屈完來盟以見服楚　陘在召陵南如師者在陘也既請盟歸好退而後盟爲合禮公羊謂師在召陵殊未分曉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家氏曰齊桓執鄭詹與其執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詹執陳轅濤塗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

啖氏曰公羊云濤塗說桓公令師濱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罪故左氏說是

廬陵李氏曰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是其甚乎故胡氏全取公羊爲是

按濤塗爲申侯所愚桓公惡而執之執仍在將歸諸國未散時也召陵去海甚遠何至濱海陷大澤中既

已濱海則行遠矣濤塗何在乃顧而執之此說出於附會　濤塗爲其本國情亦可原不聽其說遽執而伐其國亦過矣故書齊人致貶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臨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汪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按魯非特伐循歸途以問其罪耳尚有侵陳在下江黃不與伐楚則江黃爲旋起兵或以其近歟　觀下書公至自伐楚則此伐陳非歸而另舉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范注楚强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臨川吳氏曰公與齊桓爲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取其重者志之

汪氏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之功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歟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朡伐淮夷故耳

陸氏曰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公羊之說非也

按此行原爲伐楚不但伐陳是旁事即侵蔡亦是旁事非因侵蔡而後伐楚益明　久出則歸而告廟自當書至何氏謂危公之久此義恐不當言危也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劉氏曰左氏云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耶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爾

按卒于師不足信則葬加二等亦未確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　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杜注茲叔牙子

胡傳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

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會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弘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

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大全汪揚子先知篇注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　三國志劉焉傳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以荊州降劉璋以操得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時操已定荊州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判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　五代史高季興世家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其誰不解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陳氏曰齊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於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衞侯稱人　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謀弑子般公子慶父弑閔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制楚之功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遂以三國伐之令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

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怨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模弘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

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諸侯小惡皆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爲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

不能大挫強楚之焰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浸衰矣惜哉春秋於伐楚也爵以褒之於其伐陳侵陳也人以貶之其義著明矣

高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國皆貶而人之則公孫茲與貶可知矣齊之首惡罪不勝誅也

按此罪霸主是正意魯不自爲主陳氏責公孫茲帥師謹志世將是旁意

附錄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

春

附錄左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

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傳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

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大全汪漢書趙倢伃傳倢伃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戾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事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爲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陳氏曰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

陳氏曰太子縊于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

慮不過爲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皐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狐突先友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爲避禍之謀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

張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旣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所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按申生書世子明其無罪被讒而死也本非殺而與殺同惡故書晉侯以深譏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范注譏伯姬杞伯魯侯也

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

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

按此俗情引甥歸母家稽之正禮則非也吳臨川謂豫託其子爲得其實　參譏魯爲輕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杜注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君命聘于牟因自爲逆而傳實其事

臨川吳氏曰魯於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牟小國也桓十五年牟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茲乃往聘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託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按假聘而娶譏世卿之專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公穀作首戴）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杜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　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

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何注儲君副主當世父位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別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惟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范注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

齊列

程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胡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敍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

啖氏曰齊不敢爲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爲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

陳氏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爲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閒矣

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或謂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爲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爲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襄王之爲世子實惠王命之爲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廢襄王齊桓適事之權定天下之

大本於危疑之際乃霸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
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
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
是
按穀梁云世子含王命會齊桓則世子之出非惠王
不知而竊爲之也當是齊桓請於王雖非王意而勢
不可止耳汪氏非有父命之說恐不然　魯史書法
當云公及而事實由齊桓

附錄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
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
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秋諸侯盟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何注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
盟者時世子不與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
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
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
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
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
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
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
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
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
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
也

胡傳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
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
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
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
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
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
盟美之大者也
汪氏曰新君卽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
劉氏曰首止葵丘會盟同地而再言之者孔子曰書

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首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大經大法也葵丘盡王者之禁皆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者也

汪氏曰太子鄭乃惠王之長嫡桓公會首止以定其位所以明父子之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殊會之所以明君臣之倫首止之盟重與諸侯要言共尊世子爲天下之儲君且不敢使王世子同盟又以申明父子君臣之道也

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歟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爲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

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俑者由致王世子遂致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

陳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侯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侯之抗也春秋是以予桓也

廬陵李氏曰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爲桓公挾天下者非

按此當深許齊桓高氏罪作俑非春秋之意孔子於桓文有正譎之分何得以召王與會世子同論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杜注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可以寡犯衆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

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趙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家氏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旣盟乃去然後於義爲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

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徇私違棄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

臨川吳氏曰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獨鄭伯不欲與尊戴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

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旣

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甚開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國之非一日矣纔踰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强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

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鄭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道溴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予齊晉也昭昭矣

劉氏曰公羊云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按當時鄭與王室多嫌故王欲廢太子之意鄭獨知之而不與盟撫女從楚之命似屬添設　公羊何注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從盟此與經書逃歸不盟不合乃是臨盟先逃依古云云將出誰口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始滅中國

左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任氏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

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也

張氏曰鬭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頑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開鄭而師師滅弦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興復故不絕也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桓公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横與

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秋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按事繫于楚意在于齊孫氏惡桓不能救深得春秋之旨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

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

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杜注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何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數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范注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

程傳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胡傳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縕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辭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劉氏曰虞公不名而曰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奪是滅而不能死者也　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鑒而省之可以戒矣　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揜

其大惡春秋曷爲聽之耶左氏怪其文理異常因彫琢遷就爲此爾

張氏曰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國家之將絶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前書滅下陽而後書執虞公則虞公之自取亡滅與晉獻無道絶滅虢叔虞仲之祀片言可見

王氏箋義曰滅而稱執者言虞當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滅虢不書者方罪虞以爲世戒若書曰晉侯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

汪氏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即此或恃謀或侵地然未嘗沒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惟虞虢之滅書法不同蓋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耳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胡髠沈逞國未滅而書滅皆變其常法也或曰虞公嘗爲天子之三公故稱公執天子三公其罪重於滅國故不言滅虞特書晉執而貶人之未知是否

按前書虞師滅下陽此書晉人執虞公合觀之虞公被執自取之也譏虞爲正意晉之滅人國而執其君不待貶而自見　公者泛稱猶言虞君耳何氏謂奪正爵可玩

六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范注齊桓糾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

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顯于下圍伐之文
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
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
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爲予桓公獨公羊以爲惡桓
公之與爲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
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按鄭伯逃盟背齊從楚罪在鄭也伐圍之舉與齊無
譏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
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
所楚子從之
杜注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穀梁傳善救許也
按楚在鄭南楚師北來先至許而諸侯救許則自鄭
而南　遂救許自是深予之之辭　許服楚之事左
傳恐非全虛但傳之過爾楚未嘗入許城也　楚救
鄭而圍許諸侯解鄭圍而救許楚亦解許圍去事勢
當是如此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傳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
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
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
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
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
何以致久也
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之圍釋

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
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
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
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
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
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
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
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
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翼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
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

文之圍實爲王室計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

廬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爲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書次爲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爲善之尤著救兵不以生事爲貶不以專事爲疑也

劉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爲義無擇於國與邑也　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趙氏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按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云微子啓如是又何疑乎

按夏出冬至歷時已久自宜告廟書至非有貶也伐鄭事未竟故明年齊伐而後乞盟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按救許而公書至是救許之後諸侯多歸不復圍鄭也齊桓不欲頻動諸侯兵故自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

左傳

杜注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公羊傳

何注齊桓公白天子進之

按小邾魯附庸始得王命故朝魯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讒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劉氏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其貪侈爭欲亦有以取之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陳濤塗怨申侯之反己勸之城虎牢美乃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愛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按鄭伯有知所由來之說乃殺申侯蓋殺申侯以見絕楚事齊之意李氏爲得其實　鄭伯殺人以說于齊自是可貶申侯小人亦不能無罪穀梁謂殺無罪以穀梁不知有左傳前後事實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母 穀作）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

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

鄭冬鄭伯請盟于齊

杜注甯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　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爲内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

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衞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總作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臨川吳氏曰疑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伯乞盟

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卻子華内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

按官受方物是伯者持大體處　世子未盟鄭已服矣而子華貳於其國罪莫大焉不受其私管仲之正言桓公之從善爲兩得之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按盟後繼之以聘魯國之於霸主可謂勤矣書公子友以見重臣之往也

冬葬曹昭公

附錄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春秋詳說卷十八終

春秋詳說卷十九

牟陽冉覲祖輯撰

僖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左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杜注洮曹地　乞不保得之辭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

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胡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祕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

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甯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

乞盟于此

高氏曰楚爲中國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懾服則楚之不復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絶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

啖氏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重之辭耳言酌與之迂辭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酌之

廬陵李氏曰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爲桓公德衰甯毋之會鄭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

按盟洮謀王室自是義舉書以予之　鄭伯或問子華之故故不復遣子華而自來乞與盟也書乞以見鄭之自服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襄陵許氏曰晉恃强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臨川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按春秋兼記列國事晉亦霸國故備書其始末未必因齊桓起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范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

人　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妾不為夫人明矣

胡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

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己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先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含賵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

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

家氏曰夫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薨葬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

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釁夏猶謂

以妾爲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于以見魯衰之甚而舊典猶存也

趙氏曰左氏云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公羊云譏以妾爲妻也蓋魯于齊媵之先至按若娶于齊則不當媵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無人受魯而立齊媵

劉氏曰穀梁云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爲見其妾也蓋有深義非穀梁所能見

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此四者唯不薨于寢爾苟謂四者不備不致於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

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尊妾母成之爲夫人自此年禘于太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廟見何以不稱姜氏哉

廬陵李氏曰夫人之說左氏以爲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

既稱夫人以薨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於姑而弗致乎公羊以爲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夫僖公作頌賢君縱爲齊所脅豈得以媵爲夫人乎趙子以爲致聲姜則聲姜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爲成風者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

按三傳之說大異而先儒皆主穀梁是也禘是天子五年大祭魯僭用之已久此用致夫人失禮之中又失禮故書禘書致是因致而書禘也然在當日只是因行禘禮之時而致夫人亦未必專爲致夫人而舉禘禮　致夫人劉向謂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僖公子也何以立母爲夫人看來是告諸廟尊以爲夫人耳孫氏謂使之與祭亦有理蓋妾母不得與祭因禘太廟而與祭則是尊以爲夫人也　五年禘三年　春秋不言祫蓋因僭行禘禮而謂凡祭皆禘不復存祫之名故杜注禘三年大祭混禘祫爲一也

成風事季友謂禮敬之說已見前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

也

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按前疾今崩吳臨川說是

附錄左傳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胡氏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公羊曰不書葬爲襄公諱按不葬者魯不會爾爲襄公諱有何義乎

按宋桓力贊齊霸始終不渝而其國賴以無患蓋宋之賢君也不書葬或史失之歟同事日久亦未有不會葬者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杜注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程傳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胡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

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陳氏曰桓嘗殊會王世子而不殊會三公春秋是以予桓也

汪氏曰尊無二上三公雖貴亦人臣也王世子天王之貳非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列宰周公雖兼公相之職僅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爲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爲盛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

廬陵李氏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又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丘

按會書宰周公於諸侯之上盟只書諸侯俱見尊王臣之禮　左傳云伯舅耋老加勞當爲句林氏謂加賜一等則勞字虛帶連下欠明觀孔疏云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不連加勞也耋老加勞謂耋老而又加以勤勞耳　顏咫尺己之顏也言天威如在面前非謂天子之顏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啖氏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

汪氏曰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爲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

蓋諸侯絕期苟嫁爲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爲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按公穀皆謂許嫁笄而字死以成人之喪治之似例宜書卒矣然常事不書書必有意故汪氏以爲溺愛之過　竊疑有缺字非必在室之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

還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程傳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書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弘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敘其美也

汪氏曰桓公以五命之辭約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卞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穀梁以爲美之公羊以爲危之褒貶不同愚

竊以爲是盟乃桓德盛衰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衛卻狄盟召陵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固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奈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辟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鄫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於葵丘之盟書日者美其盛而憂其衰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惟六國會鹹牡丘

皆七國會淮八國並書舊盟之國凡有九國叛乎

廬陵李氏曰葵丘書日穀梁以爲美之何休曰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爲信此復以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衣裳之盟矣此說固然但既以爲桓德極盛而將衰則以書日爲謹之爲危之亦何不可而强欲反前例耶蓋再言葵丘以著其美而特書日以謹其怠此正聖人之微意也

按胡傳用穀梁專言美爲是公羊危之非也左傳宰孔言晉侯之言亦似無因汪氏李氏俱有美中不足之意涉于騎牆不如只以美之爲說　宰孔云西爲此會杜氏謂葵丘在陳留外黃縣今俗傳以考城爲葵丘則亦只在伐楚道邊非別爲西面經營也　下書晉侯卒豈以病還耶抑未來會耶公穀皆不言晉侯來會事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按上書九月戊辰此甲子當是甲戌公羊爲是纔過甲子五日而戊辰再至甲子則五十五日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白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

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大全注前漢書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及惠帝即位呂后囚戚夫人使人持酖飲之斷其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汪氏曰衛宣殺伋壽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伋壽之亡漢武奇愛少子因巫蠱事殺戾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訟其冤隋文以讒譖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閔默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弗敢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嫡庶長幼之分斷不可紊也觀獻公託其子於荀息自知廢正恐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亦自知之矣

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爲嗣獨君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

蜀杜氏曰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也

陳氏曰過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紲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

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

高氏曰國人不君之而書曰君之子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

按上書晉侯卒卽連書里克殺奚齊所以著晉獻之溺愛受禍也里克弑嗣君之罪不待貶而自明　曰君之子猶云君愛子爾非必未踰年之子若謂未踰年例稱子則君之二字說不去

附錄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

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昬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

臨川吳氏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衞陳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衰不能與伉而魯朝之辱莫甚焉

狄滅溫溫子奔衞

左傳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衞

杜注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蘇子周司寇蘇公

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

張氏曰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

臨川吳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衞齊桓雖存邢衞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

按左傳溫子有取滅之道然書狄滅溫意重在狄之强不重責溫子

晉里克弒其君卓 公作卓子

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苑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飱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

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胡傳曰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簒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簒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卻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烏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弒君之罪

按奚齊卓異其稱當是于次于朝之分既立則爲君也始謀立者奚齊卓不與焉卓爲無罪克弒奚齊兼及卓爲已甚故正其弒君之罪而書法有異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胡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

家氏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

不免猶有所愧

汪氏曰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强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捍勍敵者固有閒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覩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爲此善於彼也五季馮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託孤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人乎故朱子曰荀息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也

按荀息不食其言書及其大夫自是深予之之辭生平不無可議能以節終皆足以蓋之矣　荀息明知里克有異圖而不能爲之備或權力之不同歟抑才智之不足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左傳

杜法北戎山戎

陳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當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役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强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汪氏曰杜氏注北戎爲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

按此舉何以獨曰許許在南戎在北勢亦不便三傳皆不詳其事無可究詰矣　戎杜注謂山戎固未確汪氏駁之亦未有定指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

享國也長矣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矣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何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

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胡傳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辭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朱子曰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

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己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之辭

茅堂胡氏曰里克前諫獻公謂冢嗣不可使將君子

稱其善乎父子之閒後殺奚齊協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難致晉國大亂者五世縱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弑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之迹至難明也凡弑君者皆賊也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有弑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夫又不與州吁無知爲比乎此里克之事至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私也里克弑二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辭伐罪以討里克弑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必書曰晉人殺里克今惠公上不顧兄下不恤弟外賂秦伯內賂里㔻將以求入

則里克之弑惠公心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歉而懷愧克之受誅勢屈而心不服穀梁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削其大夫哉衛侯衎許政由甯氏喜遂弑剽衛侯得入惡喜之專遂殺之夷吾衎之賂里甯以圖復國其事正同克喜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illegible]沒者書以官

張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汪氏曰㔻鄭非弑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

問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㔻鄭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惑二者孰正潛室陳氏曰效荀息不得猶刻鵠不成尚類鶩效里克不得則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啖氏曰公羊云曷爲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按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按書法是罪惠公謂之其大夫與惠有私也克有可殺之罪惠殺之不以其罪猶之擅殺其大夫爾

秋七月

附錄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冬大雨雪公雪作雹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為異

按周正之冬為酉戌亥月酉戌月雪為異亥則不異也況雪必不能歷三月何為以時書或謂初入冬即雨雪爾公羊以冬雪無足異故以為雹然左穀皆云雪不敢遽信公也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胡傳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

高氏曰丕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貳心以事君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

汪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欒祁犁而傳言欒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胥甲

按稱國以殺罪惠公也胡傳為多忌濫刑危其國最是正論而兼罪其用事大夫者為郤芮等起見耳

附錄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

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左傳

杜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胡傳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及夫人陽

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辭比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孫氏曰參譏之也

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於外非歸寧之禮也

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

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厠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按夫人之會失歸寧之禮然沿俗爲之非有他惡也書法與魯桓不同汪氏得之 參譏有重輕當以譏魯爲正而齊爲餘意胡傳謂伯業怠是深推一層

附錄左傳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

秋八月大雩

左傳

杜注過時故書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范注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

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按書大雩自是因旱而雩遂以得雨不書旱也春秋譏民事故大雩必書何氏謂公與夫人出會不邺民之應未免附會　吳臨川謂以大雩爲祀上帝譏僭之僭又一意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胡傳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卽華所謂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吏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陽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

臨川吳氏曰楚之强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於亡也

汪氏曰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侈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

按胡傳滅溫滅弦皆不書伐獨滅黃書伐者罪桓公與會盟而不能救也深得春秋書先伐後滅之意以見伐而不救至於滅也非矣然而滅之救不及也

葵丘會後桓公無足觀矣當由管仲死無輔導致然爾左傳十二年冬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云云與胡傳不合文定自據穀梁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

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與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

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汪氏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按穀梁所載管仲之言深有理江黃近楚勢有所不能救當慎於始桓公志在伐楚故收服江黃後不能勤兵於遠卒負江黃損霸業也　黃人謂郢及我九百里郢爲楚都楚地廣而境實與黃近故兵易及

秋七月

附錄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按平戎事不見經齊桓不能伐戎而平戎于王失體之甚歸美管仲亦似浮誇不足信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左傳

林注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春秋詳說卷十九終

春秋詳說卷二十

僖公　　牟陽冉覲祖輯撰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胡傳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怠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

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張氏曰楚旣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臨川吳氏曰北狄之强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況今管仲已亡霸業寖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按左傳十二年諸侯城楚丘之郛懼狄難至是狄又侵衛齊桓不興伐戎之師豈以侵爲小故歟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杜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汪氏曰十一年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

帶子帶奔齊此謀王室爲戎難也

按狄侵衛而後會鹹左傳云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不及于衛蓋據下事言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按會而使卿如齊蓋習以爲常矣

附錄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

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注緣陵杞邑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

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胡傳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辭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

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陳氏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

臨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敘著齊桓之志方勤而伯業向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敘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業向衰也不曰杞緣陵者杞未遷也

張氏曰城緣陵之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

亦輕重之權衡也

永嘉呂氏曰城緣陵不如城邢楚丘不如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觀之當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于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杞未遷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而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遷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但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錄者矣

汪氏曰存杞之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滅特不待其自遷而城緣陵以遷之未如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舉而不削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功亦劣於楚丘也

陸氏曰公羊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按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謬可知

家氏曰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爲既滅蓋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爲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

廬陵李氏曰桓公三城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爲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爲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爲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爲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按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義舉也春秋皆予之功有不同書法亦異公羊專封之說似可不從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何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范注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

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

胡傳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非義會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大全注後漢書梁鴻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裝飾入門鴻不答光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光更爲椎髻著布衣共入山中以耕織爲業肅宗聞之求鴻不得

徐氏曰季姬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此年遇防明年九月歸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

張氏曰僖公愛女而使自擇配鄫子聽其使而朝魯請之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僖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子且不婦也

臨川吳氏曰未嫁之女而與鄫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鄫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如此何以居人上乎

汪氏曰春秋書及者爲主以季姬爲主則其與鄫子遇而使來請已可知矣

吟氏曰左氏謂季姬鄫子之夫人公怒鄫子不朝季姬使之朝按稱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鄫夫人不當與鄫子遇又明年歸于鄫明此時鄫子請娶之若言魯之處女不當與諸侯會則文姜哀姜淫佚至甚

劉氏曰若實來寧何故再書其歸乎杞伯姬來何以不書歸乎

永嘉呂氏曰范甯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此亦事之不然然春秋之世閫閾不嚴男女之別亂如文姜比年出會里巷匹婦尚或恥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

嫁之辭也豈其許嫁于鄫而未歸于鄫故遇之而使來請己乎

按范甯不信穀梁而引左傳爲說甚有見魯僖賢君縱其女而自請婚必無是事當從左傳　季姬嫁于鄫而鄫子久不朝魯因季姬歸寧公怒止之不遣歸鄫季姬請身召鄫子鄫子亦聞其說故遇于防而使之來朝也鄫子朝畢先歸公仍留季姬踰年而使歸春秋備書其事以譏失禮不可因事之曲折別生穿鑿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胡傳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異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李氏曰沙山名鹿山足林屬山曰鹿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也

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詩山冢崒崩猶以爲異此異之甚也

趙氏曰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

劉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山不可以繫國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爲天下異乎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

汪氏曰文定於梁山崩言爲天下記異則沙鹿之崩疑亦非止一國之異矣

按左傳晉卜偃之言則沙鹿在晉地無疑杜氏謂平陽元城是也若魏郡元城不屬晉不得混看　公羊云爲天下記異也只是天下凡有異皆記故沙鹿晉地魯史記之似非謂其異關天下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

伐邢滅溫而至此伯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桓公之怠也

按三傳不詳其事看來狄之侵只是突然擄掠而去耳　張氏責桓不能治觀後來狄救齊似是狄與齊通好故縱而不問

冬蔡侯肸卒

左傳

林注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汪氏曰穆公也父獻舞見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劉氏曰臣子慢則赴不具月月春秋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鄭厲衛惠何不惡之哉穀梁之說非也

按此因事而書無別意

附錄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傳

杜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汪氏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爲合禮乎

按此但記事之常非以合禮而褒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臨川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而爲楚所伐可悲也夫

按下有牡丘之會以謀救徐猶愈於伐黃滅黃而齊若罔聞知也　黃近楚恐齊桓有莫可如何之勢而徐近齊兵力猶可及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左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鄭氏曰牡丘齊地與匡近

遂次于匡

左傳

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

左傳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杜注敖慶父之子

公羊傳

何注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

穀梁傳善救徐也

胡傳楚都於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爲存徐計亦自爲也徐近於齊楚人伐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爲謀深矣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

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卽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霸主救災恤患之志怠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孫氏曰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患可知也

陳氏曰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弑隙者也而敖世爲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又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救而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

牡丘桓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
悼公爲之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
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曰經書
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
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許氏曰遂救許遂之
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
也
按書盟書次然後書救而又繫以大夫則救之怠緩
可知雖伐厲無損於楚宜乎楚師再舉而有婁林之

敗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按穀梁傳范注以爲夜食恐未必然當從左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杜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閒欲楚之必救
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於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
明年不克救徐而還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

之曹矣
按諸侯大夫帥師同救徐而齊曹獨伐厲想分兵不
一處也厲在徐南或楚師暫退而救者過徐及厲也

八月螽公作螺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按師在外而國被災見民之難堪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穀梁傳
范注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

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
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而以會
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廬陵李氏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按不書至自救徐而書至自會救徐無功故不繫之
救徐高氏得之言久言危俱淺

季姬歸于鄫

左傳
杜注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臨川吳氏曰鄫子請娶季姬僖公許之至是始歸也

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傳云止之豈絕之哉魯人爲國諱醜雖斲止之之說以求揜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按此當從杜說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杜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何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范注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

胡傳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爲因此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夾漈鄭氏曰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

高氏曰不曰公孫者大夫三廟宜毀而不毀故貶之也

趙氏曰公穀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晦者晦朔之晦耳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

必書之以爲厤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孚微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按襃貶當以義類豈有爲天所罰反乃書字反於理甚矣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

按晦當作晦朔之晦　穀梁言過制高氏言宜毀而不毀是就廟爲說左傳言有隱慝又是以人爲說俱不得其詳看來書震以示儆則必有宜震者矣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

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慽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家氏曰宋襄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於此春秋所以譏也

廬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爲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

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入以歸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産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按此以貶宋爲正意而因以見齊霸之衰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杜注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

張氏曰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陳氏曰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衆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爲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爲盟主病矣

高氏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於婁林以罪之

劉氏曰徐伯益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

陸氏曰穀梁云夷狄相敗志也按有赴告則書無他

義

廬陵李氏曰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爲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據之言也

按此書徐敗以見齊桓救徐無功于徐無譏非以不稱人示貶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

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
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
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
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
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
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
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
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

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
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
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
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
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
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
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
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
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
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
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
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
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

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
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
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
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
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
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
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
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胡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

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趙氏曰凡戰而死者書滅生禽曰獲

陳氏曰不曰以歸罪晉侯也是故獲夷狄不書夷狄交相獲不書必大國也若宋華元齊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將尊師衆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恥晉何侯也而言獲是夷晉侯於大夫也

劉氏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

穀梁云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爲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爲重耳

廬陵李氏曰秦顓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爲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霸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遞見春秋備書之其五霸迭興之會也歟

按書法專責晉猶云晉侯及秦戰而被獲耳若云秦伯以晉侯歸則主秦伯書法不同在此杜氏謂貶絕下同衆臣陳氏謂夷晉於大夫恐非正旨　杜又云不書敗績師不大崩爲得其實蓋晉侯陷泥中而被獲非全師皆敗也　秦伯幾被晉獲倖而得勝晉之强固在也故不敢加害而歸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作賈

左傳隕星也

杜注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星隕如雨見星之隕於四遠而不見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

公羊傳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楊疏散辭也者對下聚辭也爲言此石散在宋四境之內故後言其數以散辭言之鷁則聚在宋都之上故先言其數以聚辭言之又云耳治也者謂隕石先以耳聞故言先言隕鷁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聞見先後爲次

按本星也在天爲氣入地爲石陽以陰凝也一氣所流卽可爲五石非必五星隕　後之隕星者掘地多有石　程子謂自空凝結而隕可疑嘗見見其先隕也而掘之得石耳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穀作鶂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杜注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　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何注後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程傳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胡傳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隕石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

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張氏曰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

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爾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弒雨木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鸛鵒來巢而昭公

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劉氏曰公羊謂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穀梁云石爲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

番陽萬氏曰梁山沙鹿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蜚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

陸氏曰穀梁云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以日月爲例故云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

不獨以民聚爲義

按杜氏謂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此可謂異而不可謂災或是當時傳聞異事而書之未必告也聖人借以垂戒故不削　一星異一風異皆宋之凶兆內史謂非吉凶所生謏語耳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左傳

杜注自是季氏世謂卿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胡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輩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汪氏曰聞諸師因斬裁之受伊川學　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率以爲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於北宮喜析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

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郤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

劉氏曰公穀皆云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子來歸足矣死何以復賢之乎且書季友云

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按書法自是子之之辭專政病魯乃後世事不宜豫爲之譏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胡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著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而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大全注三國志魏明帝紀太和六年幼女淑卒上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合葬欲自送葬陳羣諫曰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之月而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古未有此況欲親臨祖載乎

汪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共姬書卒葬杞叔姬以出不書葬郯伯姬齊子叔姬亦出幷不書卒杞伯姬歸杞四十餘年不書卒葬疑必有故鄫季姬違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人以賢而卒

葬之

按季姬去年九月歸鄫至四月僅半年耳春秋常事不書以季姬中止於魯歸鄫未久而卒故書其始末胡文定責季姬自擇配不能自克以禮故記卒不記葬子不能無疑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左傳

杜注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

按茲不及季友之賢亦無過舉故書公孫卒無譏辭

附錄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杜注鄫爲淮夷所病淮臨淮郡左右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

番陽萬氏曰許以男而先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爲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

汪氏曰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怠忽矣御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況魯之僖公在會遽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爲鄰國討强家又遷怒於其君待聲姜會卞而獲釋悖君臣之分紊男女之别霸事之傎莫此爲甚蓋會淮之前楚伐黃滅黃而不能恤狄侵

衛侵鄭而不能遏儕於存杞不若存邢之功緩於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桓會不至而惟牡丘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或謂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稱既克淮夷在泮獻馘而春秋不紀其事蓋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以此頌禱其君而願其有是功如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功安得不以伐山戎伐北戎之例而特書于經邪

按下書伐英氏則會淮之舉爲報楚非專爲淮夷病鄫也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杜注英氏楚與國

張氏曰英氏皋陶後之封也爲徐伐英氏桓公之興師末矣

王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

汪氏曰桓公舍楚不討而加兵於厲與英氏區區之小國是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按爲徐伐英猶是霸者之信義蓋謂楚能伐我與國我亦能伐其與國雖不足病楚亦所以儆之也諸家多責不能伐楚似言之太易

附錄左傳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夏滅項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杜注項國子爵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胡傳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内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陳氏岳曰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内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内事則取汶陽田取鄟取邿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未有書内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内也

陳氏曰公猶在會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滅項非常也是故常事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志之

啖氏曰公穀皆云齊滅之爲齊桓諱也按其文義乃是魯滅豈可爲齊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爲之諱乎

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項爲齊滅賢桓公故爲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内滅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按滅項左傳謂魯公穀謂齊先儒多主左傳今以地勢考之項在陳旁近楚齊人伐英還師滅之亦是滅楚與國故經以接伐英之下直書滅項無可疑也若

謂魯僖在會未歸而魯卿滅項魯去項遠越國行師且近楚疆能必勝乎且事出無名必不然也項去淮邻不遠君在淮而卿取項不以聞於君當時未遽跋扈至此也胡文定謂季孫所為原出臆度不可為據

公穀謂齊滅項是也而不知連上文為說邻以為諱是文義之失於事無舛只云春齊人伐英氏夏滅項有甚不明處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杜注卞魯國卞縣

張氏曰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遠會夫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臨川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為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好成人之美者猶焉

高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

趙氏曰參譏之

按吳臨川謂于路而會是也齊侯前行道經魯而覗女耳前已有陽穀之會此會亦不足異非有公被止而代請之事也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注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

穀梁傳

范注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

臨川吳氏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按夫人會卞已書秋矣此云九月至則魯僖於齊侯之歸先後間耳或別有耽延讓齊侯前行亦不足異若謂被止遲歸不知夫人會卞時魯僖隨齊師乎抑禁於別所乎是時齊魯方睦且僖爲桓壻必無是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

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耳

范注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虛國謂齊無人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

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

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廬陵李氏曰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霸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

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霸也以古之未始有霸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爲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霸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强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鄭分許郜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郕弱而偏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二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狄

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闕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在是數年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荊震於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爲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遠功過乘除齊霸之顛末可考矣

按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不得以純王之道律之管仲

輔桓公而闕霸局及仲卒而霸業遂衰子謂桓公無他長處只能用管仲是其長處耳　且時月日以書卒自是鄭重之辭穀梁不正云云迫論初入國徙多葛藤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杜注納孝公

穀梁傳非伐喪也

按宋伐齊而齊殺無虧則是宋襄謂不宜立無虧宜

立孝公也不可泛以伐喪論然立孝公本非正故春秋書伐　無虧長衛姬所生卽武孟

附錄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蜀杜氏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按魯之救齊當是爲無虧欲固其位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杜注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程傳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

績書敗責齊臣也

按左傳得其事之實穀梁得書法之大義齊桓屬孝公於宋襄故宋襄欲立孝公不負齊桓之託在宋襄自謂理直氣壯非有所責望於齊也然孝公本不當立齊桓之託本非正而齊人已立無虧齊有君矣又何必强爭以成此不義之舉乎以大義律之宋襄不能無罪　公羊謂豎刁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謂春秋與宋襄說得無關繫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胡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

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主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臨川吳氏曰書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之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孫氏曰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爲主而不與宋襄伐齊也

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戎首深罪之也

永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於宋不可謂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

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以義則無虧正桓公屬公子昭於宋以爲太子則桓公之罪也

劉氏曰戰于甗公羊云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寧可亦曰與晉郤克之征齊乎所異於晉者何哉

按無虧長衛姬所生當立故救齊者皆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左傳

杜注孝公立而後得葬

胡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襃以此

劉氏曰會于幽爲九合之始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番陽萬氏曰穀梁稱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左氏於鄄之再會曰齊始霸也是北杏之會鄄之初會皆在未霸之前則桓公既霸衣裳之會止於九合而已或者以北杏陽穀非管仲之欲或又以鄄幽再會以地而言則止於九皆未免臆度之說也

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强其處己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爲務肉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

按自卒至葬凡九月矣書葬之緩見其有故罪齊桓貽謀不善羣公子無足責　九合無定說故朱子以九爲糾省去葛藤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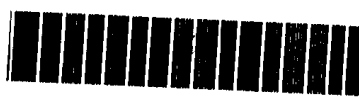
左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胡傳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

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而衛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

S
2121·5
16
2074522
ZW 21101000542029

之見伐而衞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
張氏曰邢黨狄以伐衞然論其曲直則衞之忘恩背
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
見罪衞之深也
臨川吳氏曰邢爲周公之胤衞爲武之穆皆嘗亡於
狄賴齊而復存今衞伐齊喪固有罪矣然爲宋所驅
非主兵首惡也狄既救齊而又責衞伐齊喪之罪以
狄爲之亦可傷中國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興師
以伐人者皆不義也况邢小國猶不當黨異類伐同
姓或迫於狄之命而不得已也歟然其後衞竟滅

邢其怨讎未必不基於此
高氏曰伐衞以邢爲首者衞雖有罪而邢不當與狄
連兵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夷狄先中國也
廬陵李氏曰衞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
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衞知有桓公之命
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衞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
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
以戰齊人狄以伐衞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
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
德安知衞人不自以爲報齊乎

按衞文賢君也因同宋伐齊立孝公所以奉桓遺命
在當時必以爲義而律以少長之分則孝公不當立
桓公之屬宋襄之伐皆非也正論固是如此而非當
日之情事胡文定責宋衞過嚴李氏之說可玩　邢
狄伐衞名爲救齊未必不爲私怨狄稱人因邢人而
及之也邢與狄同事邢固不智而狄亦無可取春秋
書此以見齊桓沒後時事遂至如此紛紜耳據事而
書非專罪衞
附錄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春秋詳說卷二十終